19 世纪下半叶，英、法等国的探险家
相继进入非洲的心脏。
他们前来寻找尼罗河的源头，
勘察刚果河和赞比西河流域，
并且踏上了月亮山。
然而，这群对地理感兴趣的探险家，
也为殖民政治效劳。
四处扩张势力范围的欧洲国家，
从非洲获得财富与活力。
非洲这片黑色的大陆，
向世人褪下了神秘的面纱，
自己的命运却为之不变……

ISBN 7-80622-618-4
9 787806 226186 >
定 价: 35.00 元

发现之旅
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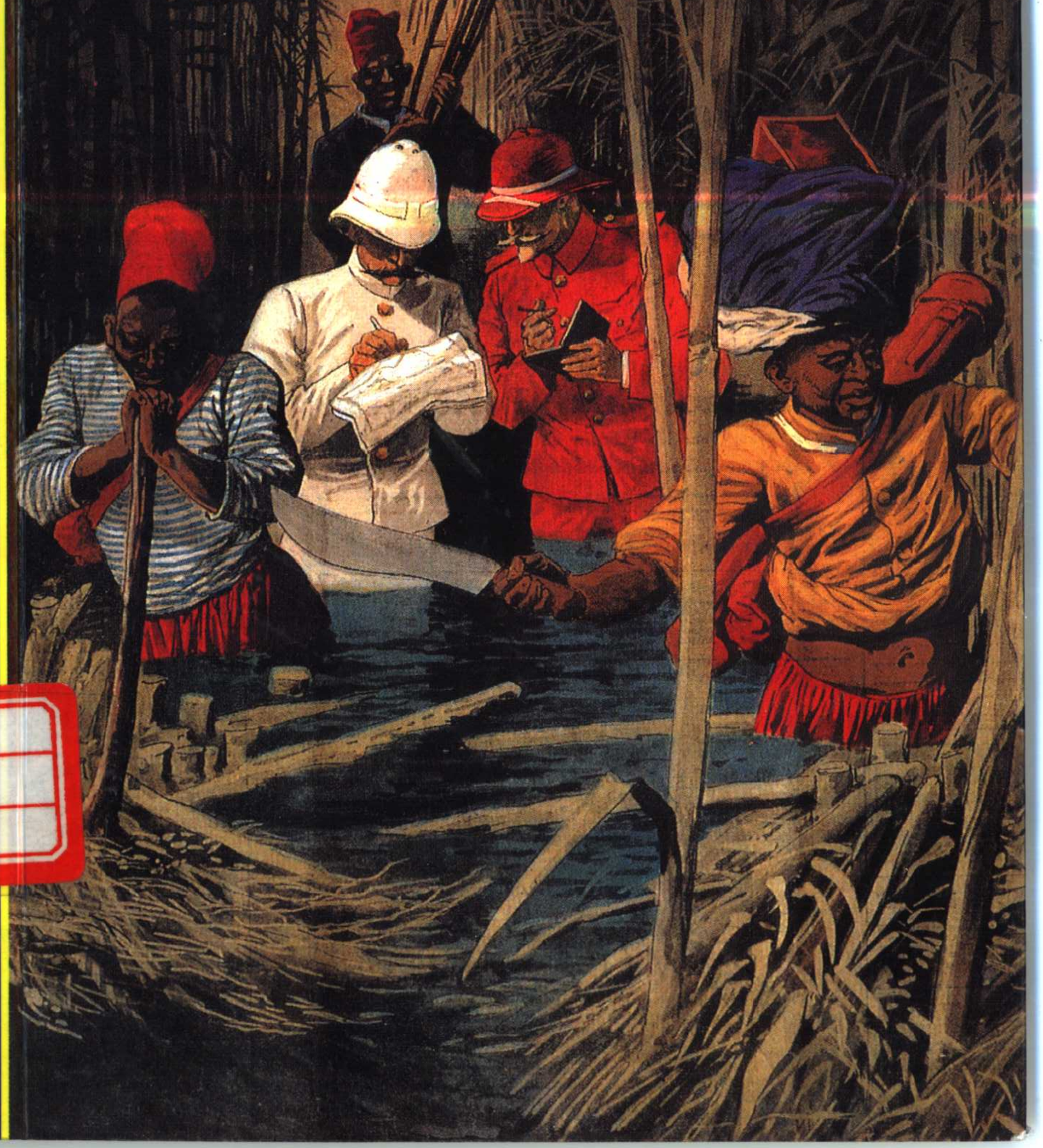
非洲探险 黑色大陆的秘密
原著 译者

VOYAGE D'EXPLORATION
L'AFRIQUE DES AUTEURS, VERS LES SOURCES DU NIL

N84
Y830

非洲探险
黑色大陆的秘密

原著＝Anne Hugon
译者＝王文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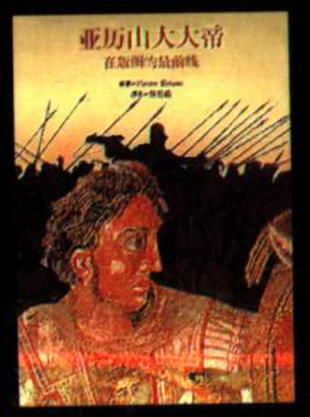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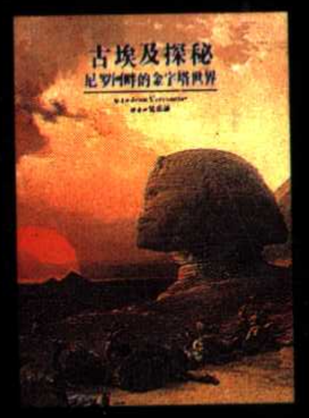
发现之旅 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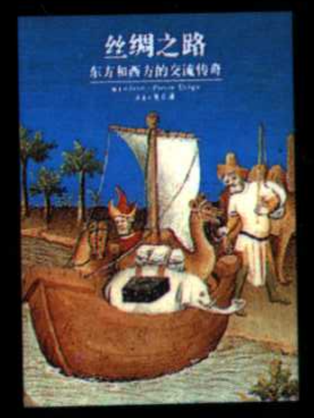
非洲探险
——黑色大陆的秘密

原著: Anne Hugon
译者: 王文融
出版者: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书店出版社
(上海福州路424号)
特约编辑: 李　云
执行编辑: 金良年
技术编辑: 吴　放
印刷: 深圳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
版次: 1999 年 12 月初版
印次: 2000 年 3 月第二次印刷
印数: 15001—19000 册
书号: ISBN 7-80622-618-4　G・118
定价: 35.00 元

Copyright © 1991 by Gallimard
Chinese language publishing rights arranged with Gallimard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版权代理—博达著作权代理有限公司)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in simplified characters version
© 1999 by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目录

15 第一章：待发现的世界

41 第二章：尼罗河源头之谜

67 第三章：利文斯敦的使命

89 第四章：在大森林的心脏

109 第五章：探险这一行

129 见证与文献

167 年表

169 图片目录与出处

174 索引

Anne Hugon

历史学家，毕业于巴黎高等师范学校。
具法国大学和中学教师资格。
近年来致力于非洲探险史研究。
在法国里昂第二大学授课。

非洲探险

黑色大陆的秘密

原著＝Anne Hugon

译者＝王文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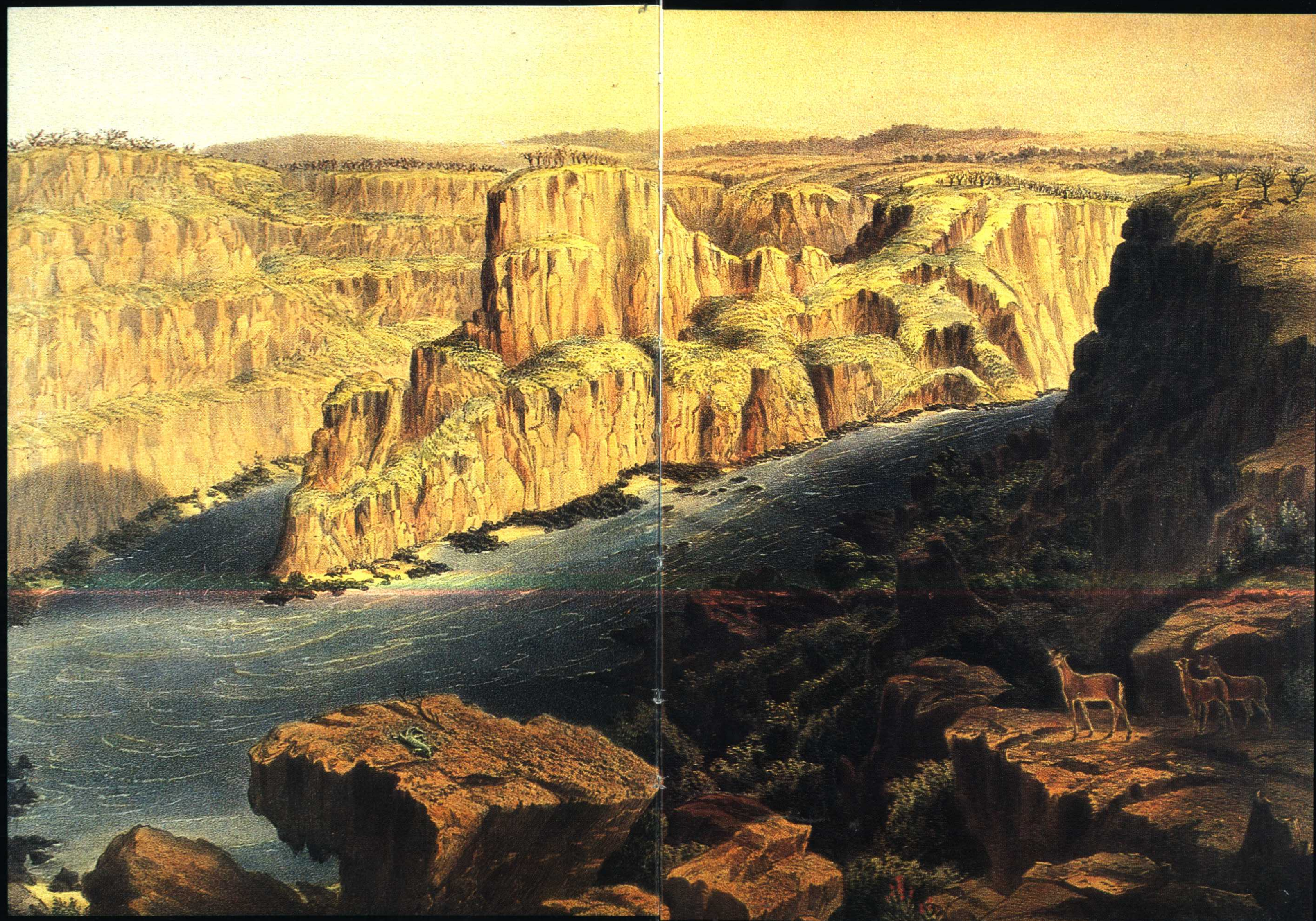
藏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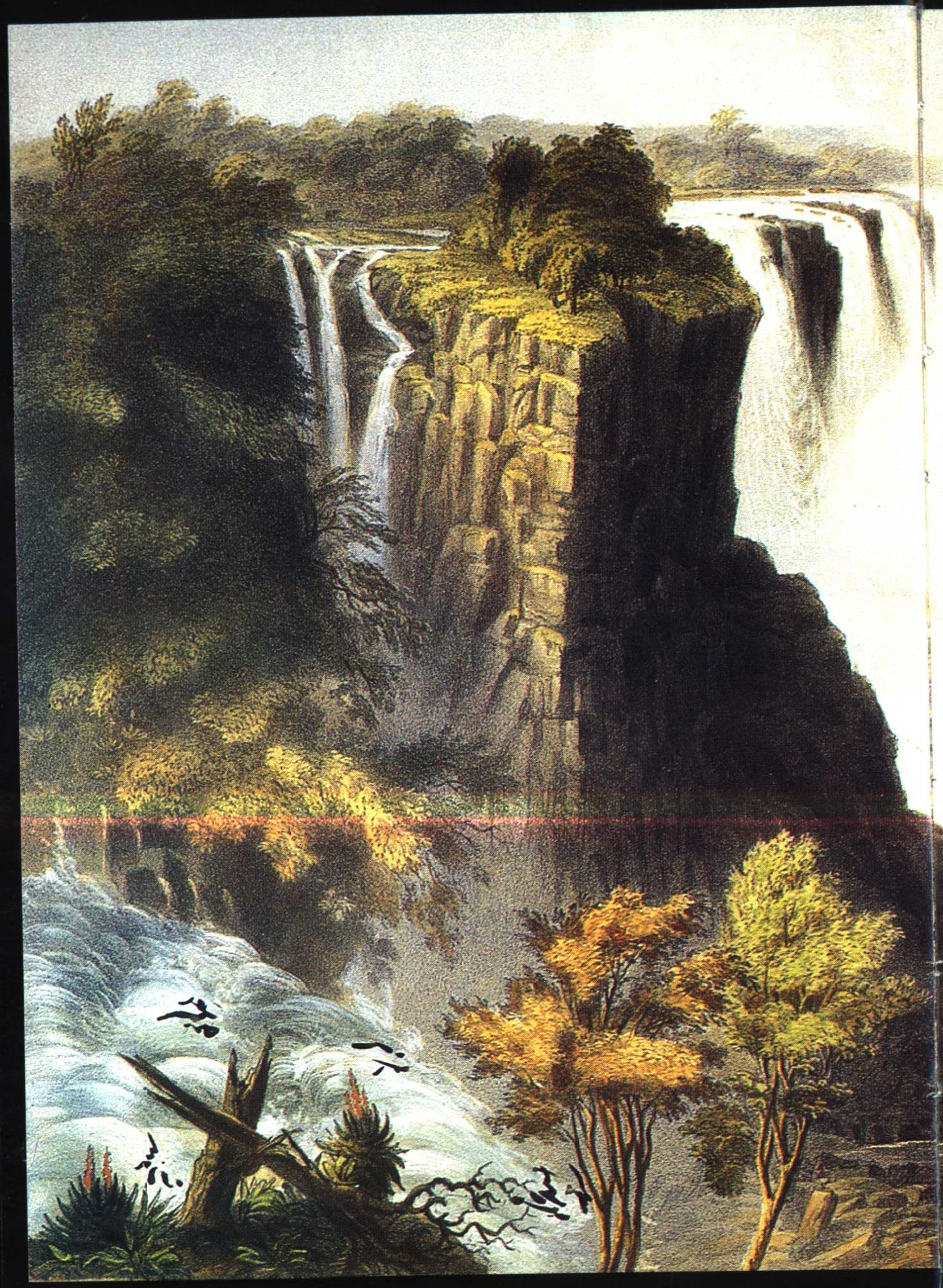
藏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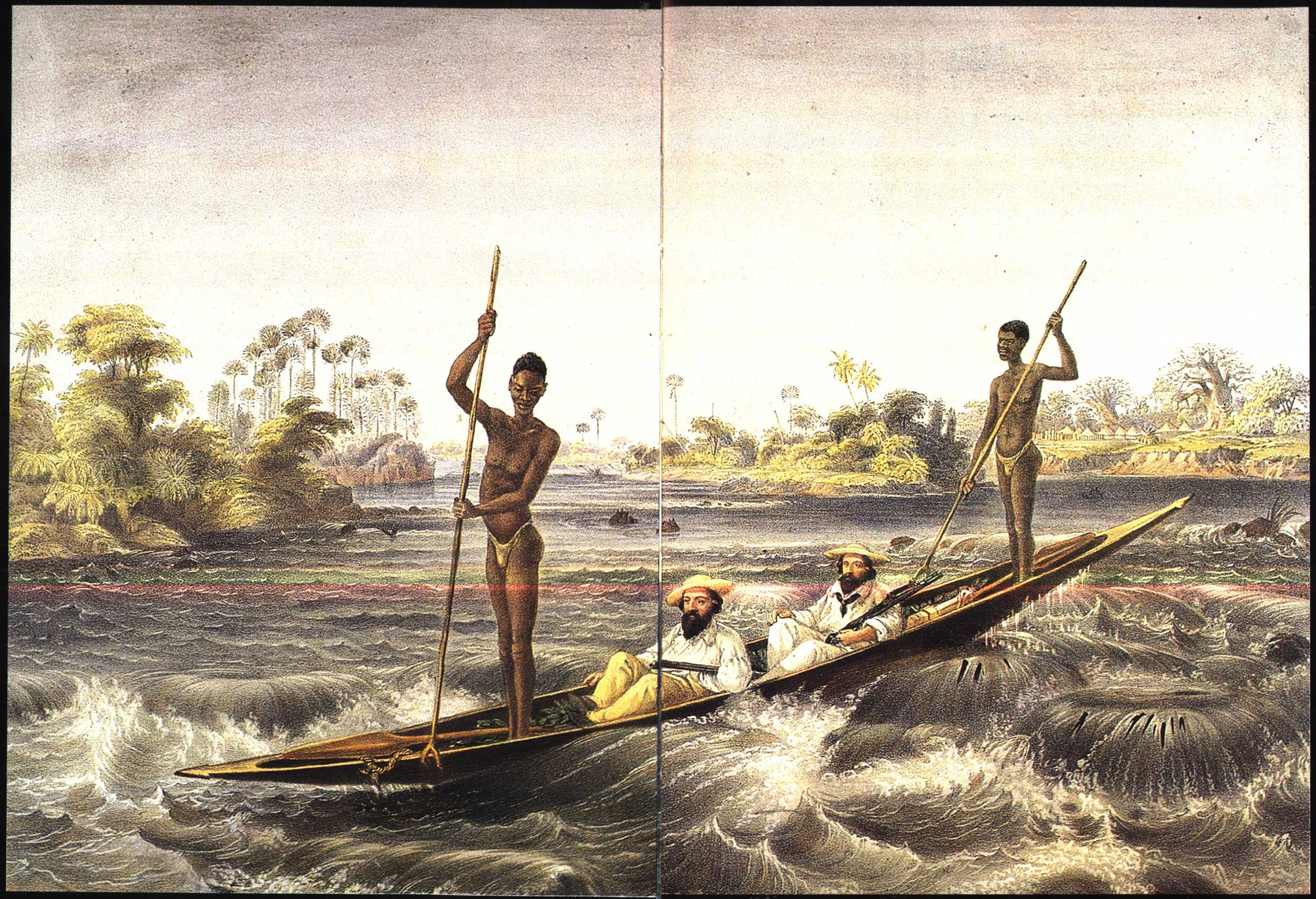
030392

“17 日，我和塞克勒图一同去看瀑布。
瀑布叫做松古埃（Chongoue），也叫
莫西 - 奥阿 - 图尼亚（Mosi-oa-Tounya）。
从卡拉伊航行 20 分钟，便能瞥见瀑布
飞流直下，雾气迷濛，景色十分优美。
我离了船，登上几乎位于瀑布
中间的一座岛，欣赏眼前的壮丽景象。
瀑布好似一条上千米宽的大河，
一下子坠入宽度不到 20 米的深渊。
这是我在非洲所见的景色中，
最惊心动魄的一幕。
我把这瀑布命名为维多利亚，
在岛上种了一百多株杏桃和许多咖啡豆，
围成一片园林。一个土著答应
照顾这片园林，并围上篱笆。
然后我把自己姓名起首的字母，
刻在一棵树上，下方又刻了‘1885’。”

利文斯敦







目录

15 第一章：待发现的世界

41 第二章：尼罗河源头之谜

67 第三章：利文斯敦的使命

89 第四章：在大森林的心脏

109 第五章：探险这一行

129 见证与文献

167 年表

169 图片目录与出处

174 索引

Anne Hugon

历史学家，毕业于巴黎高等师范学校。
具法国大学和中学教师资格。
近年来致力于非洲探险史研究。
在法国里昂第二大学授课。

非洲探险

黑色大陆的秘密

原著＝Anne Hugon

译者＝王文融

藏书

藏书

030392

1800年左右，非洲内陆的地理情况
还无人知晓；一百年之后，
非洲大陆已由欧洲大国殖民统治。
这一百年间，探险家的足迹遍及中部非洲。
他们测定山川位置，编制动植物索引，
与非洲人接触。带着征服色彩的
欧洲帝国主义，从非洲获得新的活力。

第一章
待发现的世界

18世纪欧洲人心目中象征非洲的事物，全部包含在这幅寓意画里：棕榈，威武的雄狮，“原始的”武器。一位肉感的非洲女子在画中占主要地位。整幅画展示了虽已成定规，却极其诱人的异国情调。

许多人以为，非洲是一块孤立的陆块，与世界其他大陆隔离。事实并非如此。早在史前时代，非洲便与亚洲和欧洲有了交往。中世纪初期，阿拉伯商队穿越撒哈拉沙漠（Sahara），把北非的盐、武器和衣料运到南方，再带回黄金、象牙和奴隶。

阿拉伯旅行家的记述，例如伊本·巴图塔（Ibn Battuta）、伊本·哈乌加尔（Ibn Hauqal）或阿尔·依德里西（Al-Idrisi）等人的著作，是有关非洲——至少有苏丹地区的珍贵资料。

至于欧洲人，早在15世纪，便在非洲西海岸建立了商行，用制成品交换异国产物和奴隶。16世纪初，他们勘测了大陆四周的边界，并与东部沿海地带的阿拉伯商人有了接触。

非洲的地理条件，颇不利于深入腹地

有很长一段时期，对非洲的了解仅限于干燥地带和沿海区域。大西洋的涌潮和沿海的沼泽地，还常常使海岸难以接近。由于气候和草木生长极为繁茂，潮湿的赤道雨林地带似乎根本无法通行。树木往往高达60米，必须靠斧子和大砍刀开路，才能在交缠的藤蔓中间行进。

此外，非洲有些大的王国权力集中，组织严密，这在大湖区最常见到。但在其他地区，例如刚果河（Congo，今称扎伊尔河）流域，司空见惯的现象是分裂：语言不统一，种族繁多，政治力量分散。探险者为了强调非洲的所谓古风，常常夸张这种分裂，或以为分裂是常态。于是，向这些地区推进就变得更难了。

于使用了骆驼，阿拉伯商队才得以穿越撒哈拉沙漠。这种运输工具也加深了阿拉伯人关于非洲地理的了解。

除以上种种障碍外，还有一些传说足以打消跃跃欲试者的冒险念头：不是有人提到无头人、半人半兽的怪物吗？更不用说食人肉的习俗令人毛骨悚然……

直到18世纪末，非洲的危险（不论是实际存在的

1820年时的开普敦。下图为中世纪的一幅加泰罗尼亚语世界地图。图里，帐篷代表非洲各王国，尼罗河和尼日河在这些王国所处的纬度上汇合。地理位置显然有误。

或是出于想象的），使欧洲人不敢去内地冒险。再说也无利可图。自16世纪起，他们与非洲交往的主要动机是黑奴贩卖，而且只在沿海接触。1790年，整个非洲大陆的欧洲人不足2.5万，而且全部集中在沿海地区，其中2.1万在开普敦。

正在这时，欧非关系逐渐出现转折。多种因素使欧洲产生了新的兴趣。在不到一百年里，两个世界的交流发生了彻底的变化。

英国最先向非洲投以新的目光。在反对黑奴贩卖的抗争中，在探险领域里，英国人都是名副其实的开路先锋。

科学突飞猛进，众人对地理产生好奇

启蒙时代末期，文人口中的“非洲地图上的大片空白”，勾起一般人和探险家的遐想。绘制地图的人，还只是凭想象画出非洲内陆的地形。在早期的非洲地图上，尼罗河（Nil）和尼日尔河（Niger）两河相会，刚果河却好似沿海的一条小江！

不久，这种虚构的说法再也满足不了有学养的人士，他们的科学抱负更为宏大。1788年，发现非洲内陆协会成立，简称为“非洲协会”（African Association）。协会在伦敦出了一本小册子，册子上有这样的句子：“至少三分之一有人居住的土地，特别是几乎全部的非洲，至今无人了解。”这种对地理的无知，第一次被视为缺陷，有损名誉，必须立即弥补。然而，对地理的好奇不是唯一的原因。自然科学和犹处于摸索阶段的人种学，已陆续发表了文章，激起欧洲精英的热情。不过，对自然现象的兴趣并不是真正的目的。欧洲精英认为，人类在以理性认识宇宙法则的同时，还应该牢牢控制所居住的世界。非洲协会便以现代人这种坚定的乐观精神，确信“拓宽吾人的认识范围，乃是实用而有益的”。这样的心理变化，是个复杂和渐进的过程，而直接的实践方式，便是去非洲探险。

1768年，班克斯（Joseph Banks）爵士随航海家库克（James Cook）赴太平洋探险，20年后创办了非洲协会。他本是国家财政大臣，同时代理协会会长的职务。他是大批发商的儿子，交际很广，科学界人士提供信息，仰慕者亦众，甚且包括威尔士亲王。

废奴主义者的时代

18世纪末年，欧洲还出现了一股主张博爱的人道主义思潮。航海家前往太平洋探险以后，欧洲人开始关注他们一直不了解的文明。某些旅行家的文章别有所指，认为那些所谓的原始文化，堪称社会和睦的楷模。“高贵野蛮人”(bon sauvage)的迷思风靡一时，对遥远文明的好感油然而生。

为了反对奴隶贩卖采用了各种手段：发动请愿，印行旨在打动舆论的版画。

与此同时，“开明”舆论在英国兴起，反对黑奴贩卖。现代工业资本主义以劳动力的自由为基础，奴隶制则阻碍了资本主义发展。在经济上，英国比欧洲各国先进，于是希望能藉着反对奴隶贩卖，更削弱对手的力量。一些既注意经济问题，又关心意识形态的英国人，想到同胞竟然积极参与“人对人的交易”，不禁义愤填膺。

若干英国人和欧洲人向公众揭发这种当时属合法的交易，并呼吁予以废除，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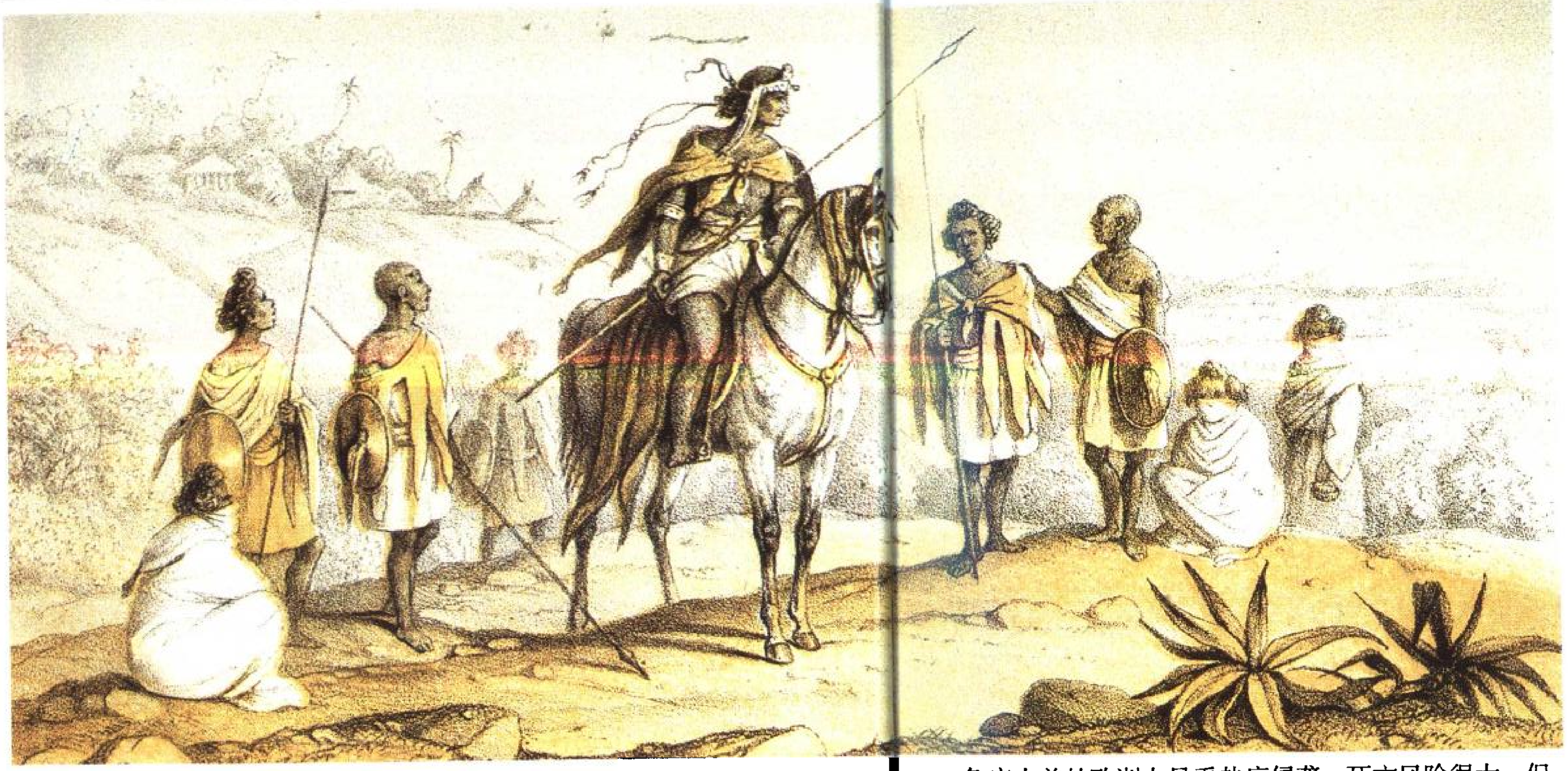
废奴主义者固然充满善意，强调四海之内皆兄弟，但他们实际上采取了父权式的态度。他们和非洲以兄弟相称是没错，但欧洲人必须是老大！这种举止近乎“仁慈的种族主义”。

主张废奴人士召开重要会议，例如1840年伦敦的反奴隶制学社代表大会。自1830年起，奴隶制在英国领地已属非法，但仍继续实行。废奴主义者在上流社会，甚至在工商界寻求支持，支持者中不乏妇女。有些商人和工业家，视废奴为经济进步的一个因素。

始更热切地关注非洲人民。1815年，在欧洲列强重新分配势力的维也纳会议上，反对黑奴贩卖人士如愿以偿，英、法等国决定禁止贩卖黑奴（但尚未废止奴隶制度）。

禁止贩卖黑奴的决定，归功于哲学家之间的竞争，但他们对非洲社会依然所知甚少。他们力求在非洲大陆上促进“文明”与幸福，却忽略了一点：黑人文化自有其特殊性。即使素来不蔑视非洲人的英国牧师利文斯敦（Livingstone），也明白自己的目的，乃是“帮助非洲部落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表露了一种出于善意的恩赐态度。

这种藐视之所以生成，是由于西方世界（新近）在技术上的进步。欧洲人根据西方技术文明的进展来推断，认为自己在智力上高人一等，从而生出一种未经反省的优越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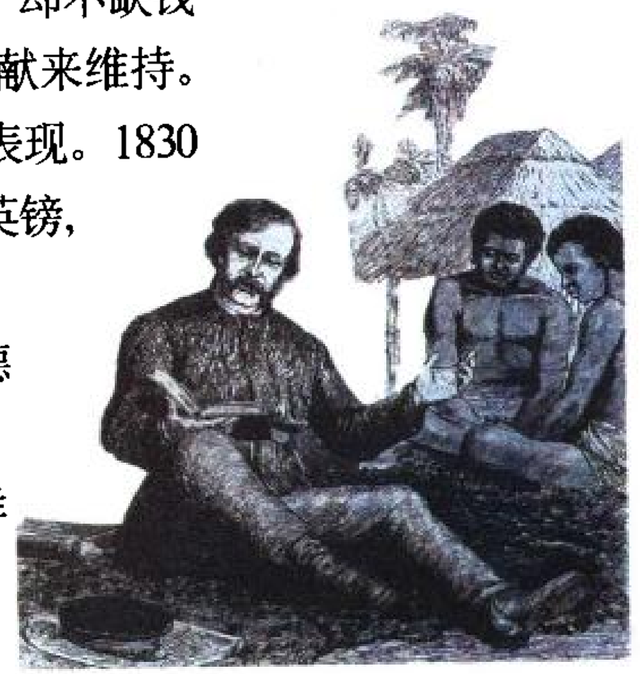
传教士大力宣扬他们的善行，学校、诊所和教堂，是传福音的圣地。在利文斯敦口中，皈依基督教的要求很高："只有识字并且理解基督教性质的人，才准许受洗。"至少原则上如此。利文斯敦也说，信仰基督教的动机并非总是纯粹的精神上的因素；他慨叹，有某些人为了得到物质利益而佯装信教。传教团经常储存一些成品，如工具、布匹等，分发给皈依者，作为他们劳役的补偿。

传教士在非洲发现了传播福音的新天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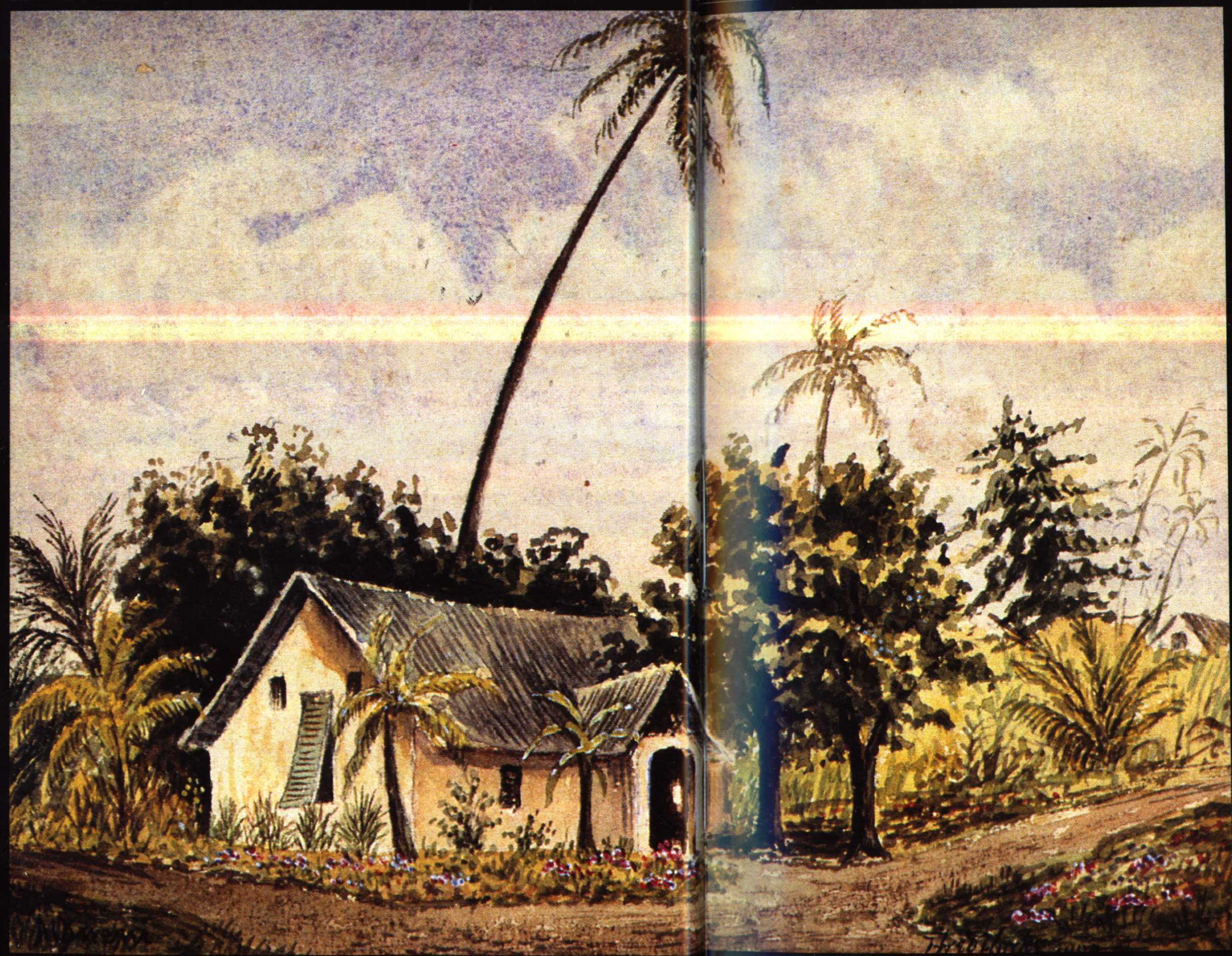
早在18世纪以前，欧洲传教士便企图把基督教传入非洲的某些地区。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西方传教士主要在刚果和安哥拉（Angola）活动。葡萄牙人尤其活跃，在传福音的工作中出了名，但成绩平平。神父们大失所望，暂时不再关心非洲人的命运。

18世纪末，基督教世界发现，贩卖黑人一事不符合基督教的期望和教诲。于是，许多传教士动身到这些陌生地区传播福音。英国教士眼中，非洲是一块等待救赎的大陆。19世纪，传教士的影响力大增，尽管免疫力差的欧洲人易受热病侵袭，死亡风险很大，但仍然不乏志愿者。传教士们虽有健康问题，却不缺钱花！在那时代，福音传教团主要靠信徒奉献来维持。捐款支持教士的活动，在当年是有教养的表现。1830年，英国圣经公会传教团的年收入是3万英镑，1875年则高达15万英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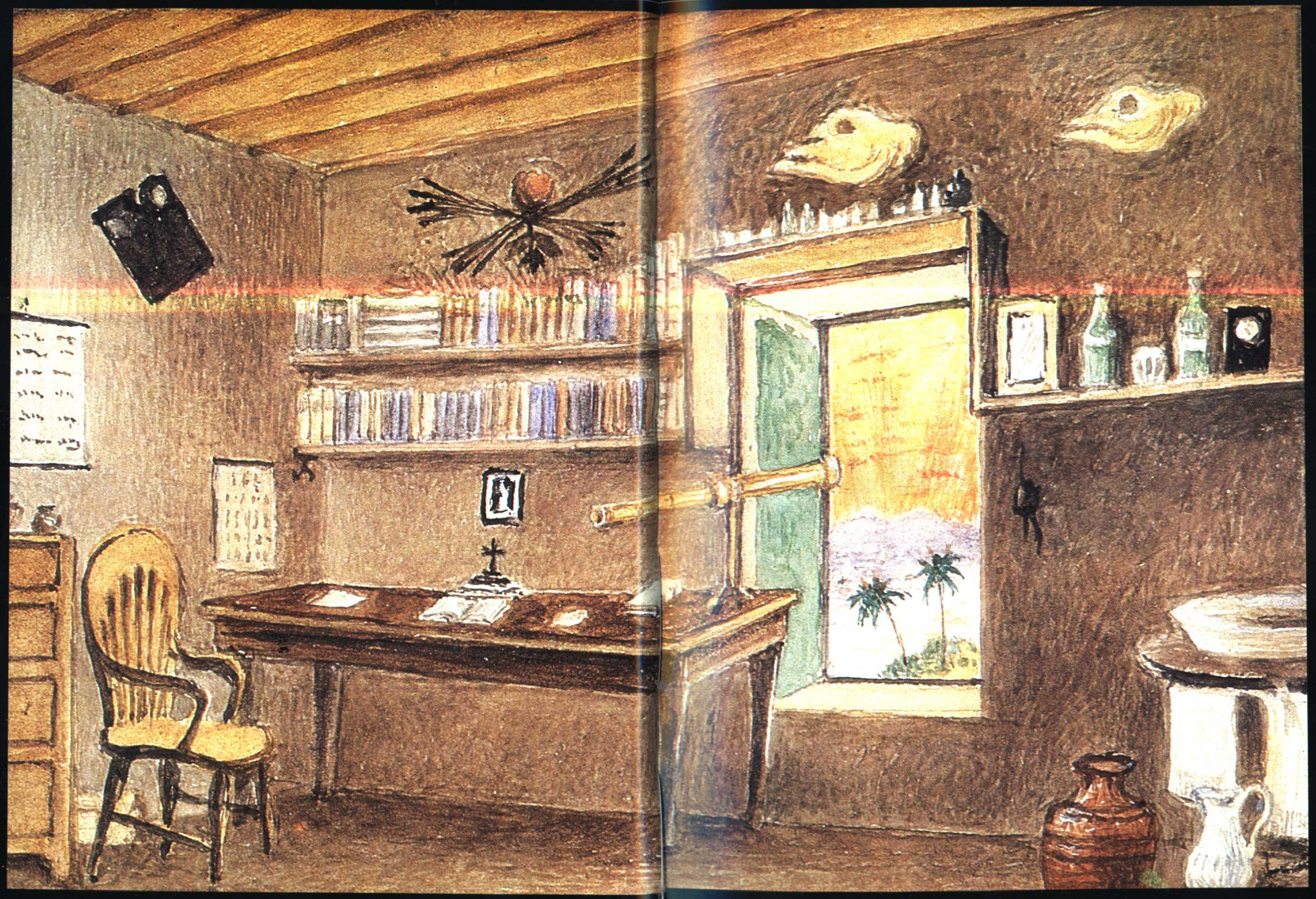
传教士和教徒早就明白，插图是绝妙的教育工具。图画既激发读者的想象力，又为枯燥乏味的叙述增添情趣。在欧洲出版的游记全配上大量插图，这些版画经常出于旅行家之手。上图是画笔下的埃塞俄比亚（Ethiopie）绍阿（Shoa）的土著，由传教士克拉普夫绘。



最早进入中非的传教士当中，有两名德国人：克拉普夫（Krapf）和雷布曼（Reb-mann）。1840年，他们抵达东岸印度洋畔的蒙巴萨（Mombasa），把《圣经》译成斯瓦希利文（Swahili），一种东非人民使用的语



基督教传教团因为数众多，往往激烈争夺非洲的领土。不但罗马天主教会和新教教会互为敌手，而且新教各教派之间也展开竞争。这中间还经常掺杂着欧洲各国间的纠纷：天主教传教团主要来自法国，新教传教团一般来自英国、德国，甚至美国。传教士并不完全照非洲人的方式生活，即便在传统非洲风格的房子里，他们也摆上全套欧式家具。就这样，他们在传教的地点四周，树立起新的文化样式（不仅仅只设下宗教规范），定下了新的生活需求。



在赤道地区，竟有积雪终年不化！古人提过的奇特山脉，激发了欧洲人的想象力。他们梦想非洲大陆资源丰富无比，遍地黄金和钻石。最喜欢冒险的人，满怀发财的希望来到南部非洲。

言，以便更能说服当地人成为信徒。他们也是欧洲人中，最早提到古老的肯尼亚（Kenya）雪山，以及非洲最高峰——乞力马扎罗（Kilimandjaro）雪山的人。但是在欧洲，不出门的地理学家，对克拉普夫和雷布曼的发现抱怀疑态度。

当然，大多数传教士深居简出，并不四处探险。不过，有些传教士在偏远地区设立据点，并向欧洲传播新发现。这些新一代的使徒发表作品，举办讲座，欧洲人对非洲的熟悉程度因而大大提高。其中最著名的人物，乃是利文斯敦。

商人的希望

黑奴贩卖尽管已废除了，但非法交易仍时有可闻，不过，交易的规模到19世纪已明显缩小。欧洲有些商人不得不考虑另谋出路。

另一些商人渐渐看出，与已纳入国际贸易轨道的非洲做买卖，将有利可图。因为，这个大陆看来能提供大量的异国产品，如制肥皂的棕榈油和制药的树胶。而且，非洲有丰富的矿藏，足令欧洲人垂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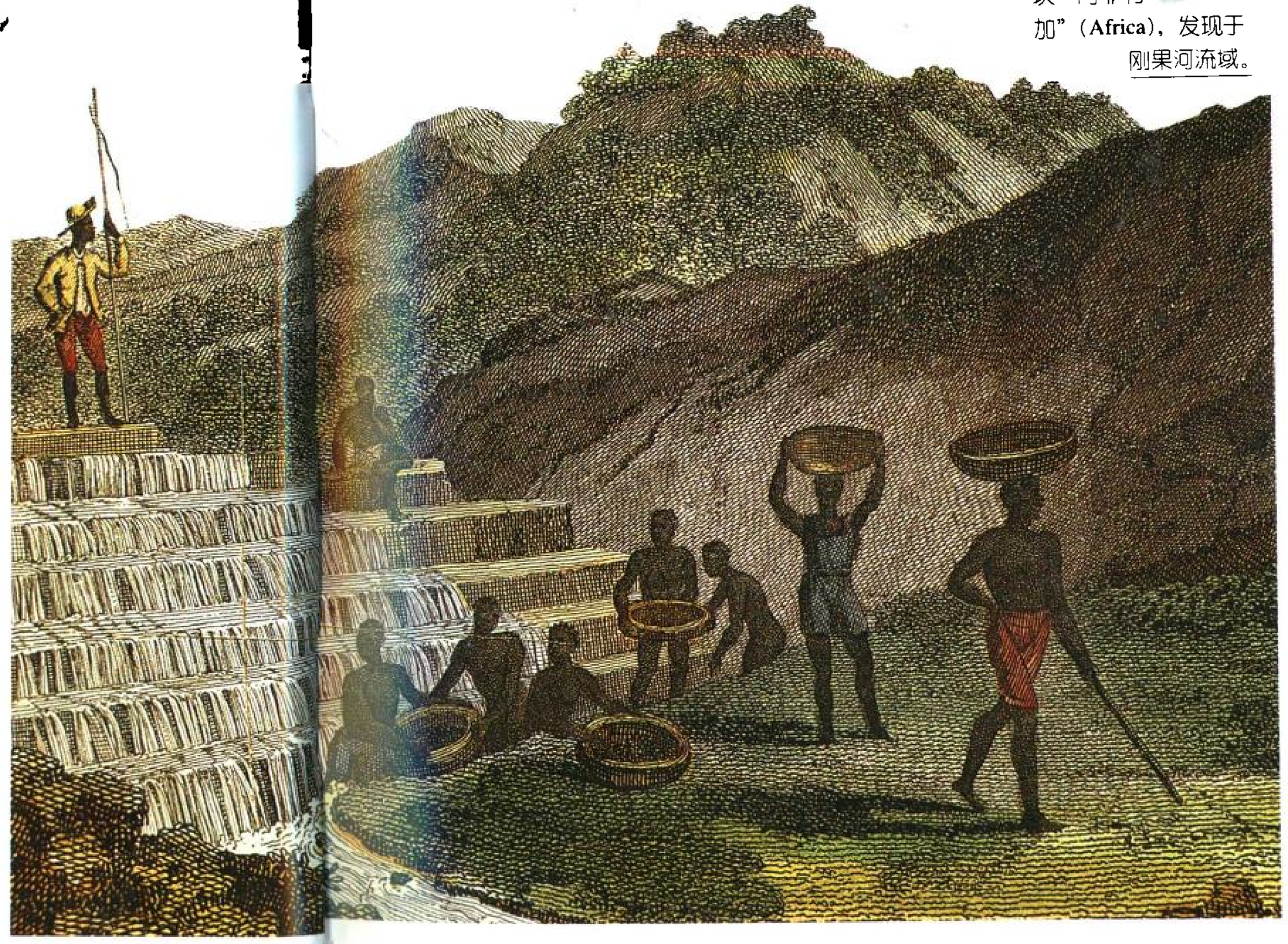
比方在利文斯敦的描述中，在加丹加（Katanga）

流通的铜条，重量竟达50公斤！工业欧洲做着美梦，想要控制这生产原料的来源……

还有一点不容忽视：随着内陆地区开放，非洲可以成为制成品的巨大市场。西欧继英国之后，变成“世界的工厂”，工厂必须推销产品，任何能扩大市场的前景都受到欢迎。

但是，逐区查勘并绘出地图，与非洲人民建立联系，是任何商业渗透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所以，商

天然金块“阿非利加”（Africa），发现于刚果河流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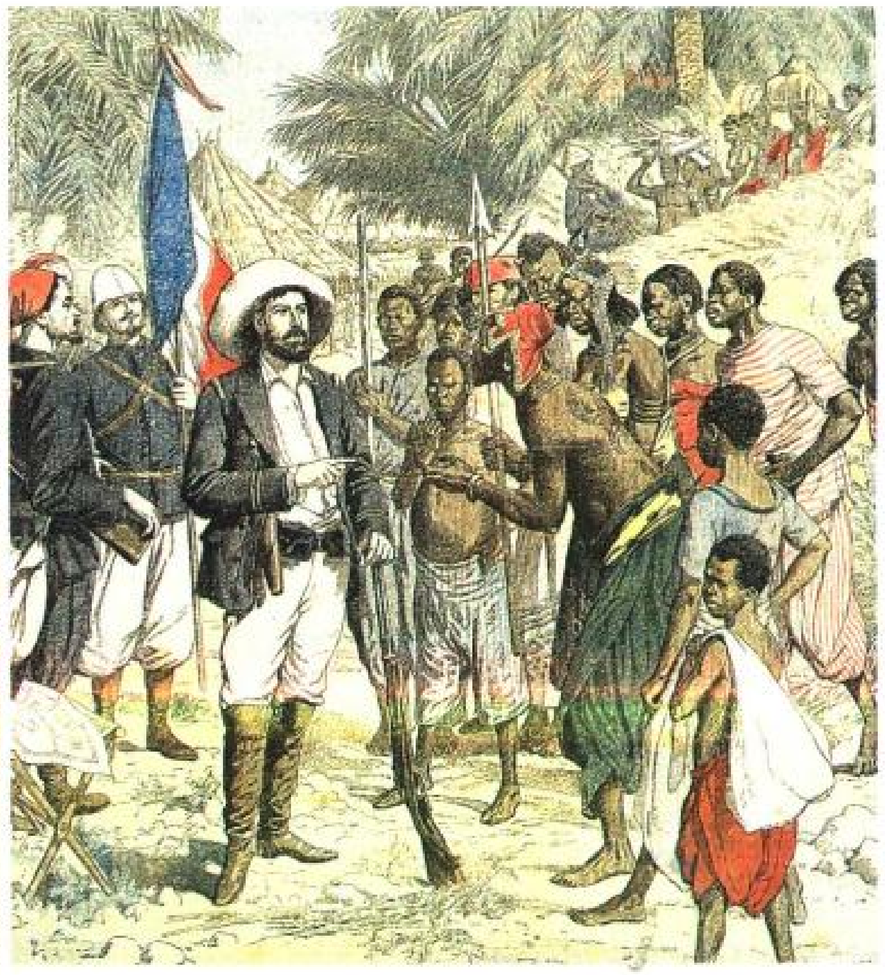
业实用主义中，自然也掺杂着人道主义的因素。两种考虑互相结合，非洲中部地区即将发现。

从19世纪末叶起，探险与殖民同步进展

19世纪80年代，欧洲列强模模糊糊地有所感，晓得在非洲扎根大有好处：政治上能控制非洲，可以提高威望，牢牢掌握经济王牌并确保未来。过去，探险家一直由私人机构资助；自1880年起，许多探险活动也得到政府的担保和资助。一场殖民混战开打了。

从此，由军官进行的探险不但带有军事意义，而且组织也很有系统。这些军官探险家成为外交使者，负责

18世纪末叶，伦敦成为世界上首屈一指的金融贸易中心。伦敦是英国首都，与非洲有关的知识暨科学活动，全部集中于此。另一座英国城市，依靠与黑色大陆的海上交往创立基业。这就是英国第二大港利物浦（Liverpool），以转口贸易起家，19世纪起，从事较不受指责的活动。有好几位探险家在利物浦启程，乘坐蒸汽商船远行。



非洲向军人提供了晋升的良机。有些军人确实功成名就，如布拉柴（Brazza）和马尔尚（Marchand）。

应付外国的竞争，捍卫本国的旗帜。他们前去测定陌生土地的方位时，也肩负官方使命，要与非洲君主和头领签订条约。对地理的好奇已退居次要地位，法国人尤其如此。法国士兵和军士奉命，必须先赢得某位国王的好感，然后强迫他接受法国保护。不管第一批探险者是出于自愿而行动或奉命行事，探险非洲确实促进了殖民地的建立。

诸般动机紧密交织在一起，有时很难区分。它们可以概括为五个以“C”开头的法文名词：好奇心（Curiosite）、文明（Civilisation）、基督教化（Christianisation）、贸易（Commerce）和殖民（Colonisation）。

18世纪末叶，欧洲对非洲的新兴趣，以上述种种动机为基础，而足以为象征的，便是在陌生领土上充当开路先锋的探险家。

欧洲人的典型形象

“探险家”这个字眼所引发的联想，是一个看来筋疲力尽，但始终身先士卒的人物。他头戴有边的盔帽，不停地捕猎猛兽或大象，与蚊子和其他害虫缠斗。他决不放弃肩上的使命。他既敦厚又专横，既固执又圆通，满腔热情而也看破红尘。这是个全面发展的人，最憎恶欺诈和光说不练。

实际上，探险家的形象要复杂得多，而且受到历史的局限。一般说来，探险家是欧洲人（或北美洲人），肩负着明确的社会职责：把世界状况告诉同时代的人，把白种人比其他种族优越的观念发扬光大。同时，他们应该勇气十足，愿意牺牲自己。凭着这些优点，他们可以传布知识，并成为“文明”世界在中非的代表。

不过，这些旅行家心中时有矛盾，经常与自己所属的团体决裂。生在19世纪的传统社会，尤其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英国，他们感到生活空间狭小，于是向往一个不那么闭塞的世界。如果能够去探索非洲这样一个

大不相同的天地，或许可以彻底摆脱现实生活中，那令他们难以忍受的清规戒律。

以英国探险家伯顿（Richard Burton）来说，他自认为置身于“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当中时，他无法自在。周围的人还常常责备他，说他“不像个英国人”（unbritish）。伯顿醉心于欧洲以外的文化，在别人眼中，他一来被视为叛徒，同时却也是一位为英国效劳的天才发现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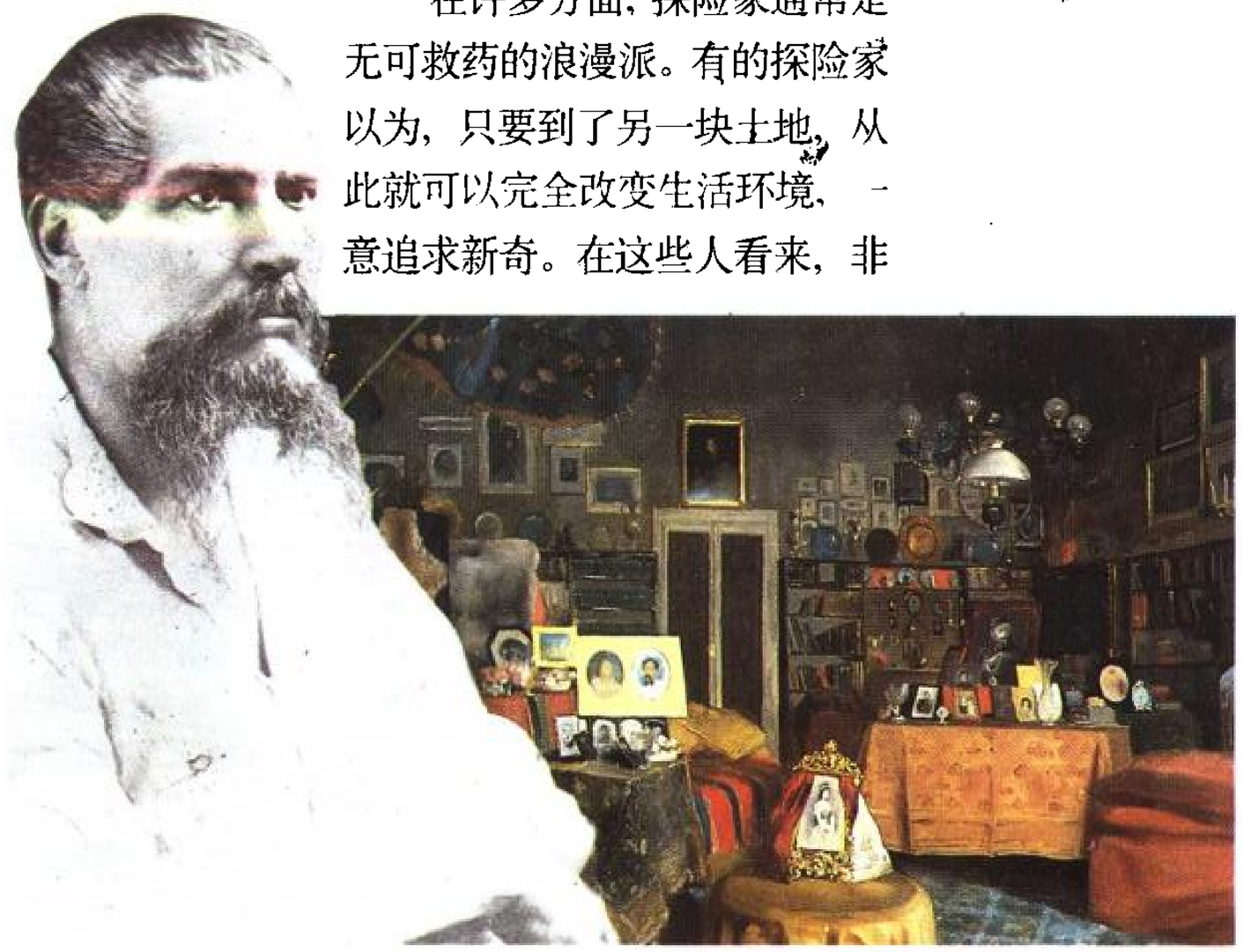
舞蹈场面令旅行家着迷。在他们眼中，这是奔放热情的表现，而不是增强群体凝聚力的场合。为了欢迎欧洲人到来，经常举行庆典。欧洲人不知如何欣赏，对这种场面大感吃惊，……但受到欢迎，倒也感到宽慰。

不过也不是所有的探险家都如此。在英国开化社会长大的女探险家玛丽·金斯利(Mary Kingsley)，虽说并非完全拥抱自己的社会，声称非洲才是她的祖国，然而，维多利亚时代的价值观她坚信不移。

伯顿养成不少东方人的习气，包括举止风度在内，结果招来刺耳的评语，但也悉心维护自己风格，坚决反对清规戒律。他素来直率，又好借端生事，同时代的人不能谅解。

一旦想起非洲，探险家也避不开陈腔滥调

在许多方面，探险家通常是无可救药的浪漫派。有的探险家以为，只要到了另一块土地，从此就可以完全改变生活环境，一意追求新奇。在这些人看来，非洲是西方这面镜子的反面，可以提供另一种观照与反省。有人为了超越自我，便在非洲寻求赎罪之道。



抽鸦片，与轻佻女子厮混，有同性恋之嫌，伯顿这些举止断送了他在军队的前程。从他特里雅斯特(Trieste)的家里，可以看出他对东方集市的兴趣。

西方人对非洲的迷恋，与非洲的神秘性有关。在欧洲人的想象中，非洲大地蕴蓄着黑暗的力量，许多地方无法接近，人民古怪奇特。西方人的迷恋中掺杂着几分恐惧，探险家的威望因而更高了。

探险家自己也推波助澜，使用诸如“黑暗的非洲”、“神秘的大陆”等字眼，更加重了非洲大陆的神秘氛围。总之，存在于探险家(和他们同时代的人)心中的，幻想多于现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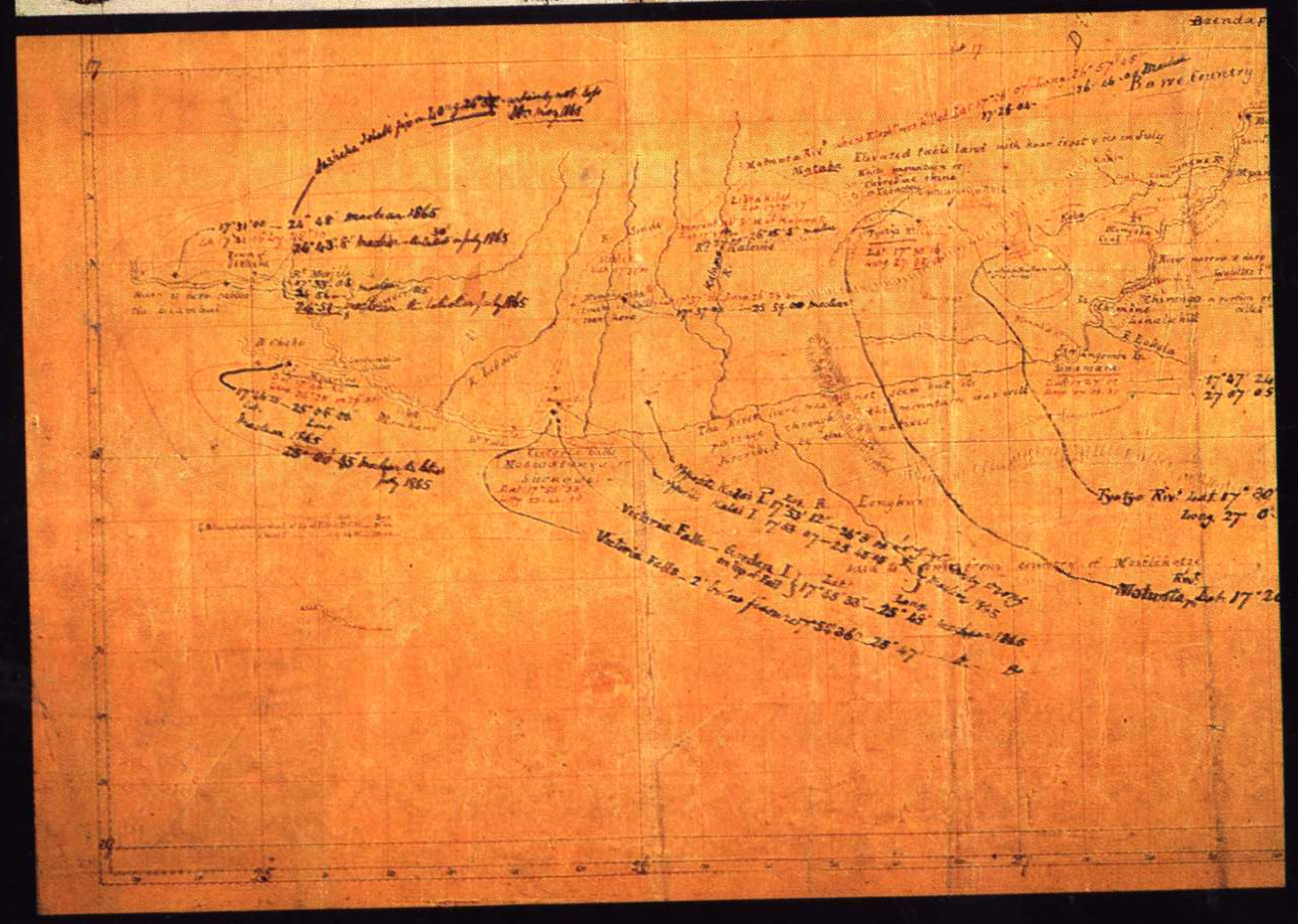
斯坦利是典型的探险家。他摆出傲然的姿势让人拍照：神情坚定，一手持枪，准备迎接热带森林的挑战。这幅肖像差点就被人当作漫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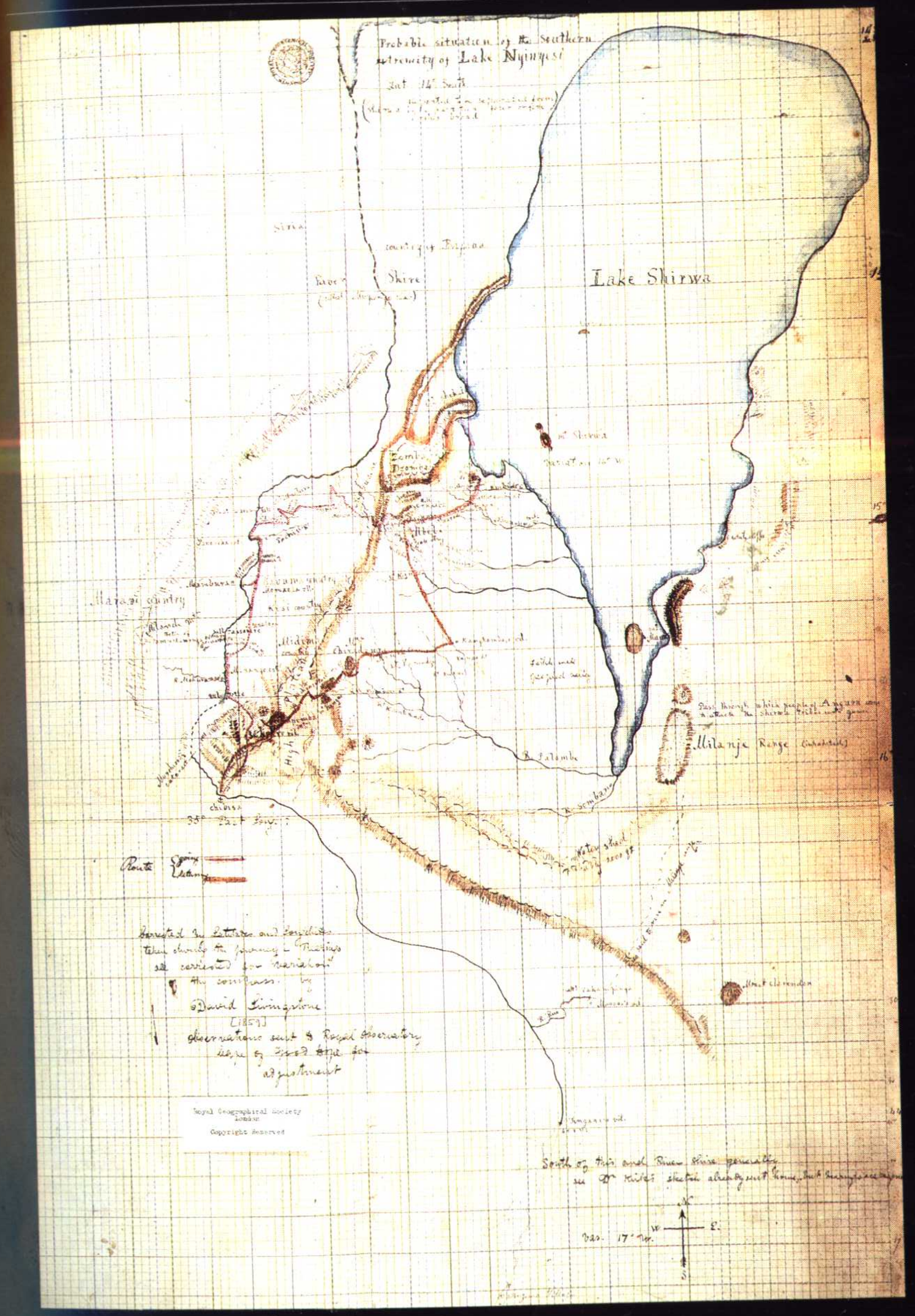
探险家几乎等于创世者

一旦探险事业有成，旅行家在西方世界便声名赫赫。陌生土地上的河流、城市、山脉等，似乎得先经过他们确认和编目，才能存在。

我们不要忘记了，非洲人早已熟悉这些空间。但是西方探险家竟然忝颜宣称：他们“第一个”登上某座山，“最先”经过了某条河，“发现”了某个湖，仿佛他们踏上了无人居住的星球。在这种思想支配下，他们为湖泊瀑布取名(其实已等于重新命名)，无视于它们饱含深意的原名。

举例来说，赞比西(Zambeze)的瀑布在当地人口中，叫做“隆隆作响的烟雾”，本是个易于想象而且生动的名字。利文斯敦来过之后，它变成了“维多利亚瀑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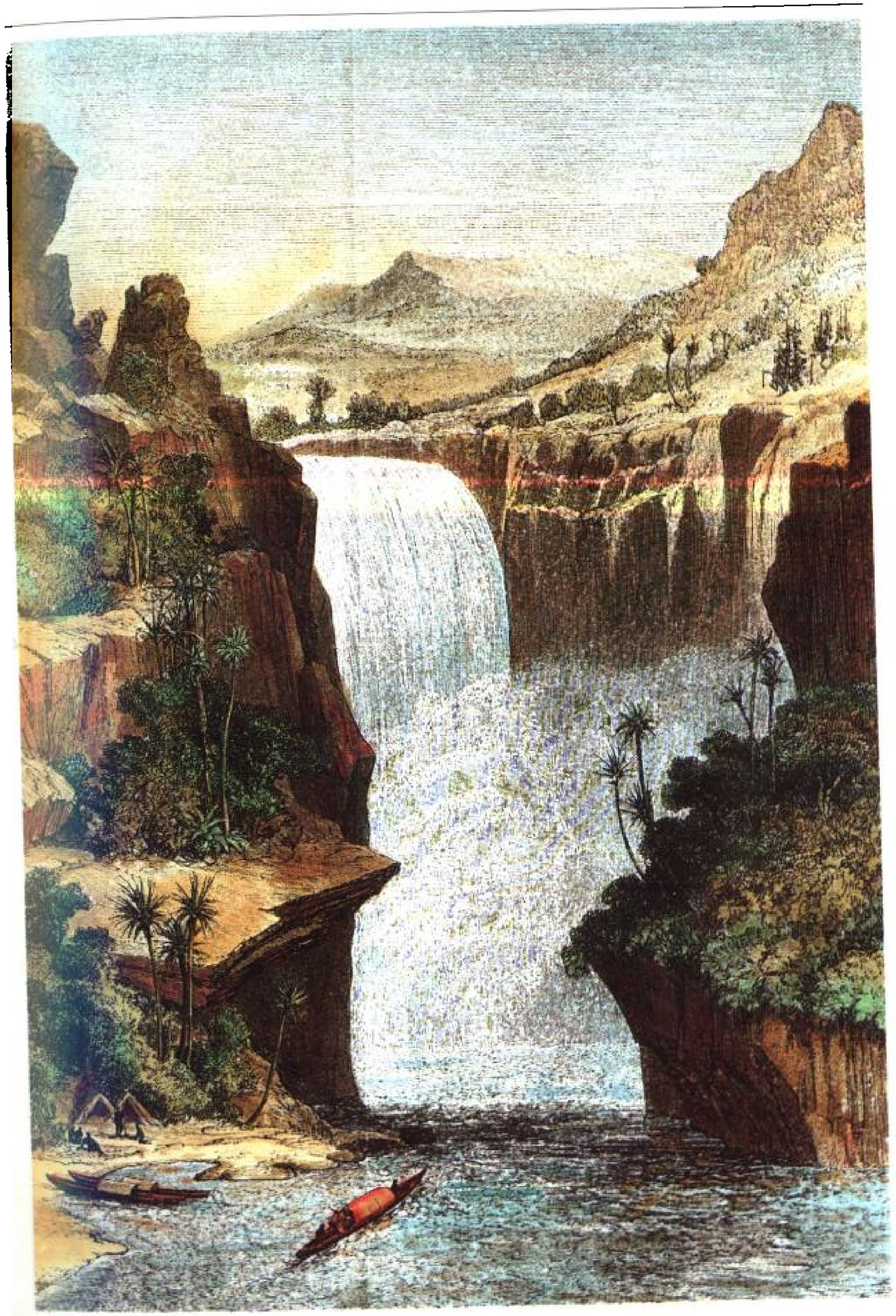

Probable situation of the Southern extremity of Lake Nyimpsi
Lake Shirwa
Shire
Mlanje Range
Route
Copied by Letters and Longitude
David Livingston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London
Copyright Reserve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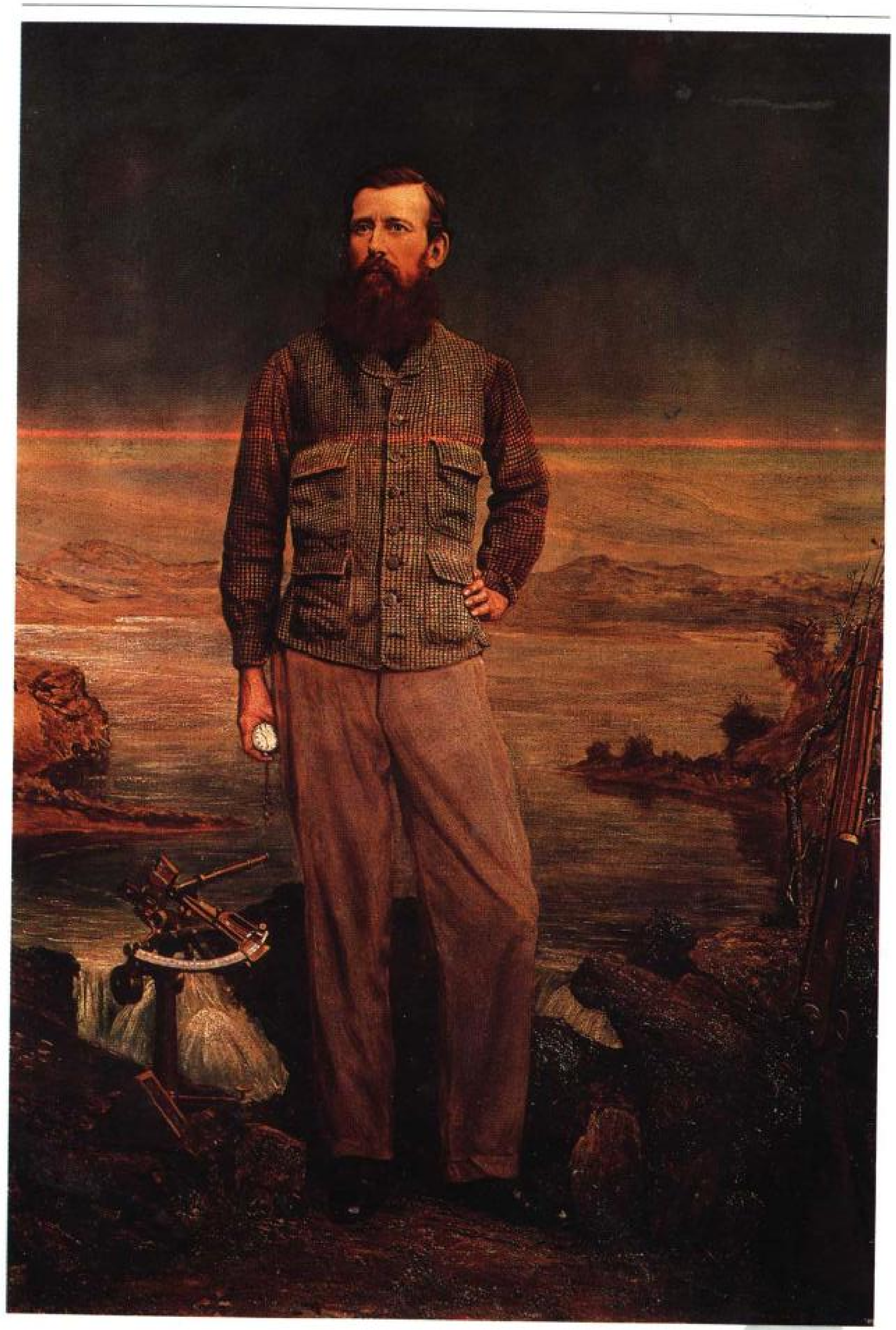
就这样，欧洲人自认有权为新发现的地点命名，而且，新的名称别有意涵。英国王室几位成员，尤其与中非的地理有了关联，例如维多利亚瀑布、维多利亚湖、艾伯特（Albert）湖、爱德华（Edward）湖、乔治（George）湖等。维多利亚是当时的英国女王，艾伯特是女王的夫婿，爱德华则是女王的长子。某些旅行家，例如斯坦利（Stanley），甚至用自己的名字来命名所发现的风景点。

也有人谦虚一些，向帮助他们实现宏愿的人表示钦佩。因此，地图上出现了默奇森（Murchison）瀑布和里彭（Ripon）瀑布，默奇森和里彭这两人，是皇家地学会（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的会长。如此一来，探险家不仅仅是发现者，他俨然还是造物主！

地质学家默奇森爵士，自1843年起担任皇家地理学会的会长，直到去世。他做事有条不紊，但独断专行；和许多致力于科学发展的人一样，他拥有可观的个人财产。他鼓吹到尼罗河源头探险，地理学会不得不承认他有理。贝克(Samuel Baker）心怀感激，把艾伯特湖瀑布命名为“默奇森瀑布”。

维多利亚女王和她的七个子女。她共有九个儿女。某些英国探险家，例如斯皮克（Speke）和格兰特（Grant），为了令非洲君主敬服，竟在他们面前自称是女王的儿子。





两千年前，古希腊学者
希罗多德（Herodote）说：
“埃及是尼罗河所送的礼。”的确，尼罗河
是埃及文明的灵魂，地位崇高而神圣。
但对西方人来说，在地理上，尼罗河是个谜。
它来自何方？有人说它发源于世界的尽头，
甚至世界之外，是真的吗？
到了19世纪，探险者经过长期的摸索后，
才开始回答这个问题。

第二章
尼罗河源头之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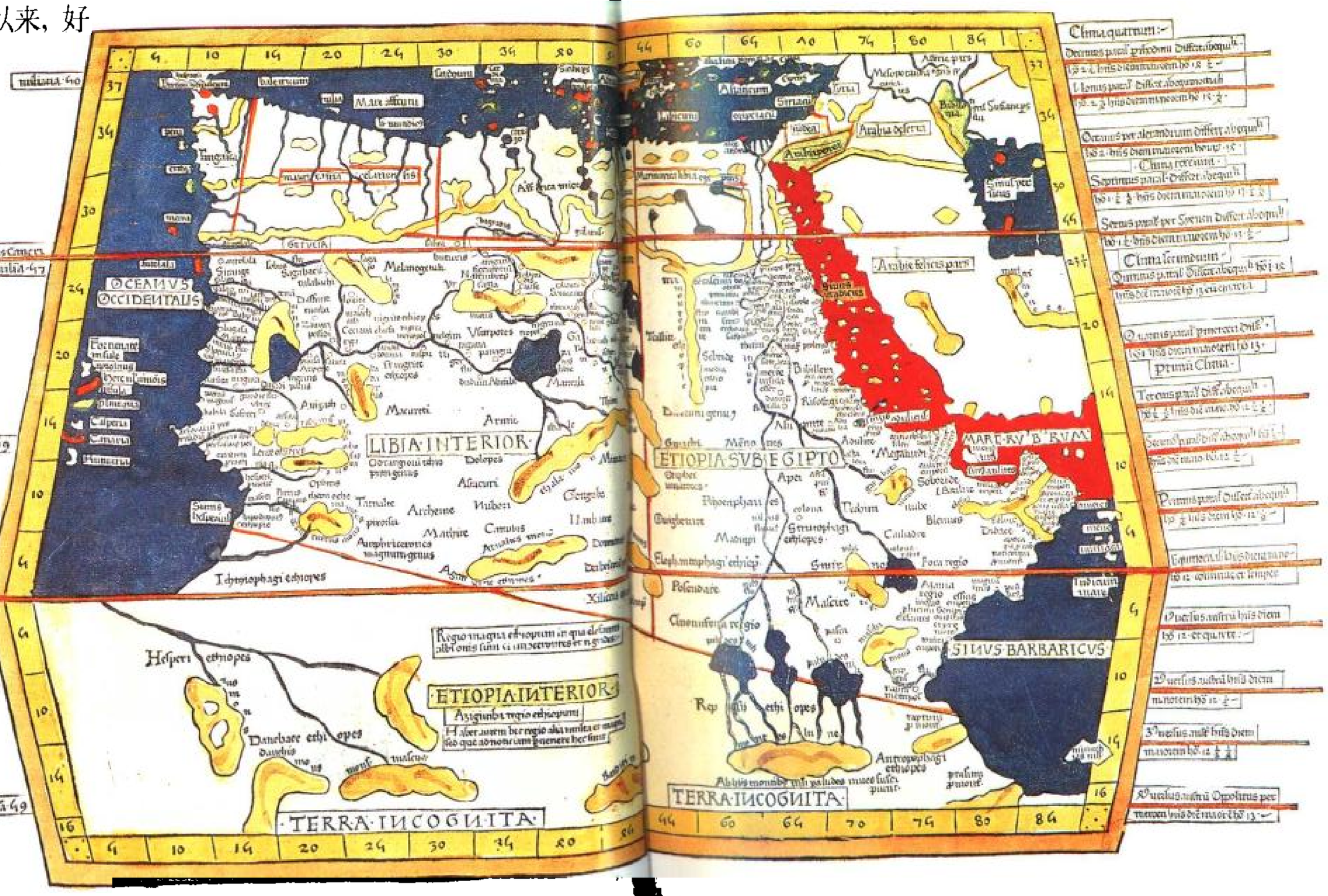
斯皮克是真正发现尼罗河源头的人。然而“尼罗河人”费尽周折，才使别人承认他的发现。他善于辨别地形，但言行异常谨慎，所以，名气还比不上某些才干不如他的探险家。

罗马人接过了希腊人的疑问，他们试图逆尼罗河而上，直抵源头。公元1世纪，罗马皇帝尼禄（Nero）派出探险队前往尼罗河上游。不知探险队伍到过何处，但同时代的人描述了“一望无际的沼泽”。探险队可能是穿过了苏德（Sudd）的沼泽地吧？

世界上最长的河流，目睹了埃及古文明发展的河流究竟发源于何处？自古以来，好奇的人不断提出疑问。是呀，既然尼罗河穿过大片沙漠，似乎来自从不下雨的地的地区，它怎能灌溉埃及？

最早的文献可追溯到古代

尼罗河上游的阿斯旺（Assouan）附近有六条瀑布不能行船。极端恶劣的地理条件，又一次使尼罗河源头的疑问得不到答案。而且在北纬8度附近的苏丹（Soudan）盆地，尼罗河消逝在难以摆脱的沼泽中，要逆流而上直探源头是不可能的。



希罗多德是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历史学家，他把尼日尔河与尼罗河混为一谈。他认为，这两条河其实是同一条河，发源于西非，穿越乍得（Tchad）盆地，流向埃及。直到很久以后，还有人为这种观点辩护。

2世纪，另一位希腊人托勒密（Ptolémee）提出了比较符合事实的看法。托勒密是天文学暨地理学家，在埃及城市亚历山大（Alexandrie）的图书馆里，他参考了前辈马林·德·蒂尔（Marin de Tyr）的著作。公元前1世纪末，蒂尔也从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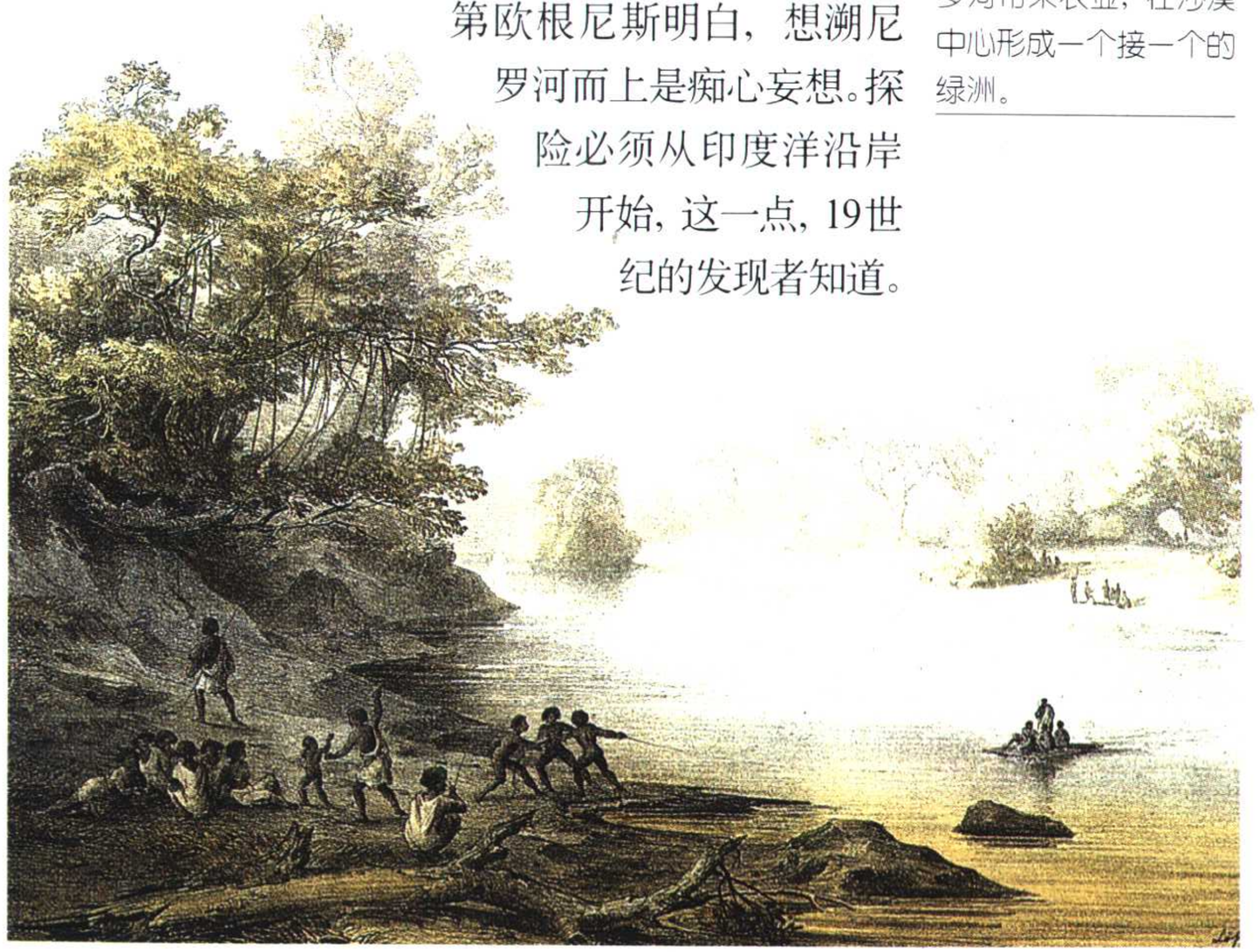
上图是托勒密在亚历山大图书馆查阅书籍。这是当时最大的知识宝库，藏书70万册。在整个中世纪，托勒密的知识重新盛行，后人可以说是忠实地继承下来。15世纪，托勒密的名著《地理学》译成拉丁文。受该书启发而绘制的地图，表现了古人眼中的非洲：一块漏掉一部分的大陆，只知北半部，南半部则是因无知而造成的空白，西部的海岸线尚未确定。在图上，尼罗河的位置倒比较准确。究竟该相信托勒密抑或希罗多德？健忘的中世纪迟疑不决，这对探险家没有多大帮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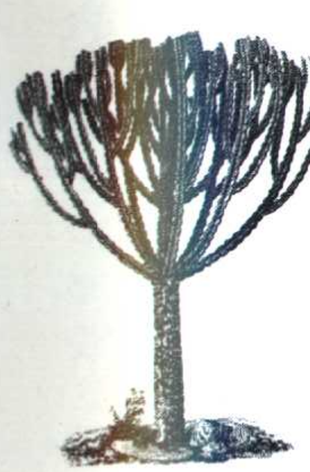
腊哲学家第欧根尼（Diogene）的记述中获得启迪，而第欧根尼曾到非洲东海岸探险。根据这些说明，托勒密设计了一张地图。图上有积雪终年不化的高山——月亮山，北侧山脚下的湖泊形成了一条河，下游有条来自另一个湖的支流，在麦罗埃（Méroé）附近与尼罗河汇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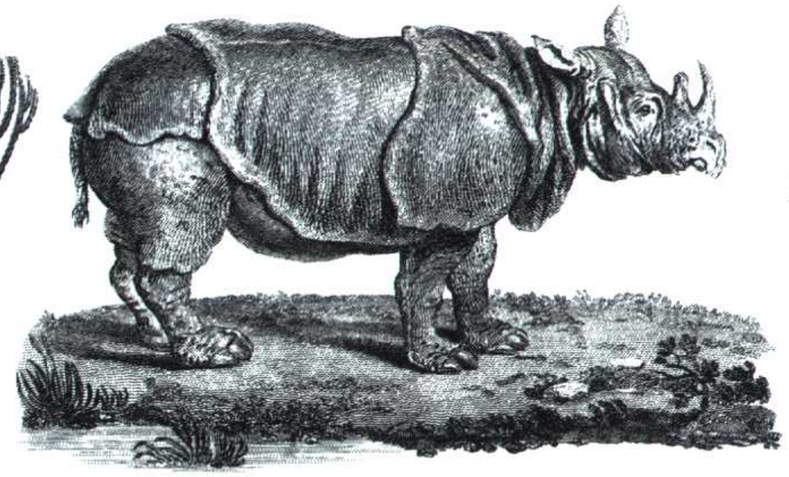
14世纪的法国文人德尚（Deschamp）认为，这幅地图所绘的源头有疑。然而，托勒密的简图竟在一千八百年后，在19世纪的发现中得到证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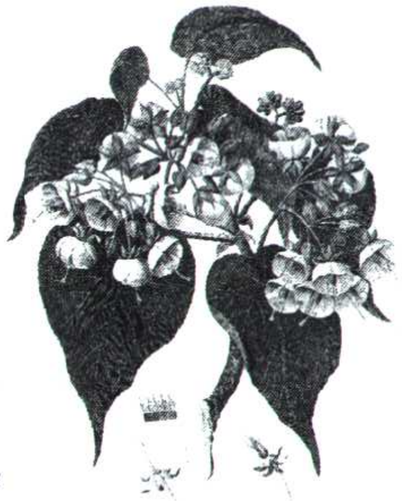
这样说来，古人已经揣测出尼罗河上游的基本地形：有高山，河右岸有一条支流，湖泊有溢流的调节功能。这支流使得源头的探寻格外复杂，因为有待发现的是两条河：发源于非洲心脏的白尼罗河，以及发源地在埃塞俄比亚的青尼罗河（le Nil bleu）。昔日，第欧根尼斯明白，想溯尼罗河而上是痴心妄想。探险必须从印度洋沿岸开始，这一点，19世纪的发现者知道。

青尼罗河没有白尼罗河长，也比较不稳定，更不如它神秘。但青尼罗河也不容忽视。它来自埃塞俄比亚高原，挟带了大量肥沃的泥沙，把成吨的河泥带到埃及沿岸。青尼罗河带来农业，在沙漠中心形成一个接一个的绿洲。









青尼罗河的源头首先查明，时为17世纪初

早期探险者的动机，一是追求名望，二是进行科学研究。布鲁斯（James Bruce）是其中一位先驱。这位身强力壮的苏格兰贵族，醉心于探索未知的世界。

18世纪70年代，布鲁斯先在北非担任领事，后来前往埃塞俄比亚，当年叫做阿比西尼亚（Abyssnie），希望在此发现尼罗河的源头。他学了一点土著的语言，很懂得使用探险所需的工具。布鲁斯在红海西岸登陆，抵达贡德尔（Gondar），强大的埃塞俄比亚王国国都。当时，贡德尔正发生政治动乱。布鲁斯先在宫廷逗留了一阵子，藉机观察当地的生活方式。然后他去了塔纳湖（le lac Tana），这个火山湖形成的太西萨（Tessissat）瀑布，气势磅礴。

布鲁斯相信，在这里形成的河流就是尼罗河。他沿着给湖供水的小阿贝江（Petit-Abbay），溯江而上，直抵源头。他宣布大功告成，声称解决了问题。但是，他查清的只是主要支流青尼罗河，又名阿兹拉克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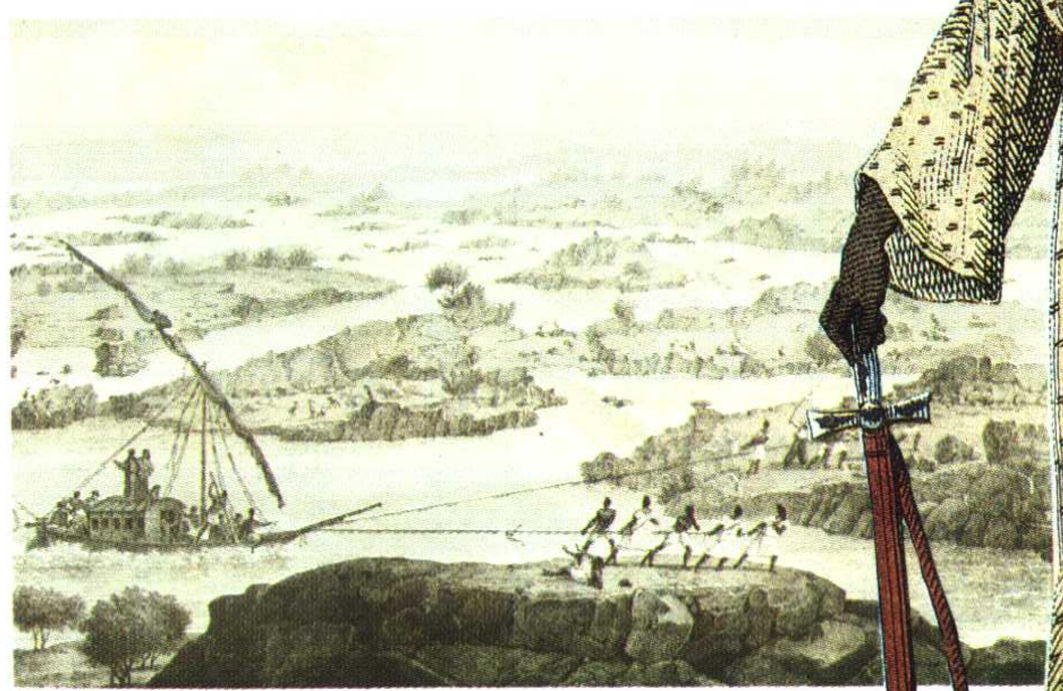
布鲁斯是启蒙运动时代的人，与多名学者有书信往来。法国自然学者布丰（Buffon）帮了他大忙。布鲁斯在海上掉了一箱探勘用的工具，正准备放弃探险旅行时，布丰说服法王路易十五，为布鲁斯运来了新工具。

(Bahr el-Azrak) 的源头，算不上丰功伟绩。早就有人取得了这个成果。一百五十年前，1617年，耶稣会教士帕埃兹 (Paez) 和阿瓦雷斯 (Alvarez)，是最早勘察青尼罗河源头的欧洲人。

布鲁斯试图抹去前人的成绩。他是坚定的新教徒，鄙视这些天主教神父，说他们是罗马的帮凶。在宗教纠葛之外，还有某种沙文主义——他已把自己的“发现”献给了君主乔治三世 (George III)，如果让葡萄牙人捷足先登，该是多么令人气恼!

其实，布鲁斯的才华不在于发现新事物，而是文学和人种学方面的表现。在1790年发表的《发现尼罗河之旅》中，他详细描述了埃塞俄比亚的风土人情。然而他得到一个结论：尽管描绘的举止看上去富有异国情调，但“人就是人，到哪儿都一样”。

继葡萄牙耶稣会士之后，法国医生也到了塔纳湖：1698年，蓬塞 (Jacques Charles Poncet) 奉路易十四之命前往非洲执行外交使命。可惜蓬塞的报告没有受到重视。



他的作品有趣生动，配上大量有关阿比西尼亚动植物的版画和插图，是有关这个地区之历史的绝佳资料。不过，布鲁斯的同时代人认为，他书中有一部分的叙述言过其实，甚至纯属捏造。

卡约和埃及探险队

在苏丹盆地以南，尼罗河朝哪儿流？提出这个疑问的不仅是欧洲人。19世纪初，埃及人自己也溯河流而上，试图解开这个谜。1820至1822年，埃及的总督“帕夏”(Pacha) 穆罕默德·阿里 (Mehemet Ali)，派遣了一支探险队赴尼罗河探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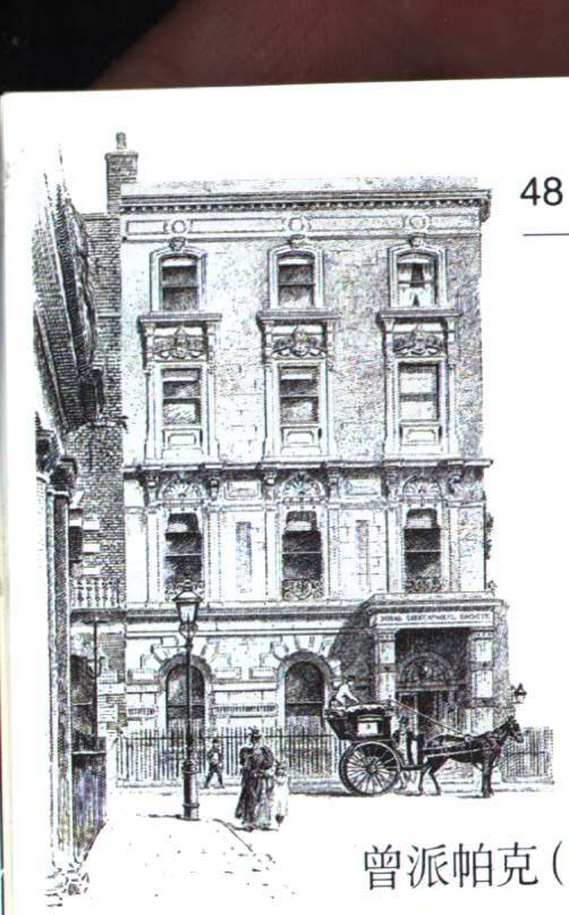
有一位法国考古学家卡约 (Cailliaud) 参加了探险队。他在河流汇合处证实，青尼罗河是大尼罗河的一条支流。探险队没有推进到贡多科罗 (Gondokoro) 上游，而白尼罗河的发源地还在往南几千公里处……

1869年苏伊士(Suez)运河，不设船闸，直接把地中海和红海连接起来。这有助于欧洲人控制东非。自1875年起，英国政府成为苏伊士运河的大股东。原因是运河把英国和印度之间的航程，缩短了约8000公里。

英国人来接班

19世纪50年代，英国希望更严密地控制非洲东海岸。自1856年起，英国在东海岸外的小岛桑给巴尔 (Zanzibar) 的势力增强。阿曼 (Oman) 受到英方压力，宣布桑给巴尔独立。英国人更加兴致勃勃了，一旦发现了内陆地区，他们将可进入中非，

考古学兼地质学家卡约，好不容易才被埃及人接纳。他对一切都大表惊奇：长颈鹿、鸵鸟、尼罗河的人民（跨页图中身着传统服装），和已经消失的麦罗埃文明遗迹，在在令他赞赏。



并巩固他们“从开罗到开普敦”的势力——这是一种几年后盛行一时的说法。

1857年，两名英国军官接受皇家地理学会和外交部委托，着手寻找尼罗河的发源地。这是官方使命，不再是个人的行动。1795年，非洲协会曾派帕克（Mungo Park）去西非测定尼日尔河的河道。皇家地理学会直接继承了非洲协会的传统。奉派完成这次尼罗河探险的，是两名英国驻印度军队的军官：斯皮克（John Hanning Speke）和伯顿。两人在类似的冒险中小有名气。地理学会不会把任务交给没有本领的人。

捕猎猛兽的好手斯皮克，也学习过植物学和地质学。他曾经到喜马拉雅山脉和西藏旅行，培养了冒险的兴趣和发现者的非凡本能。可惜他的文学才华较为逊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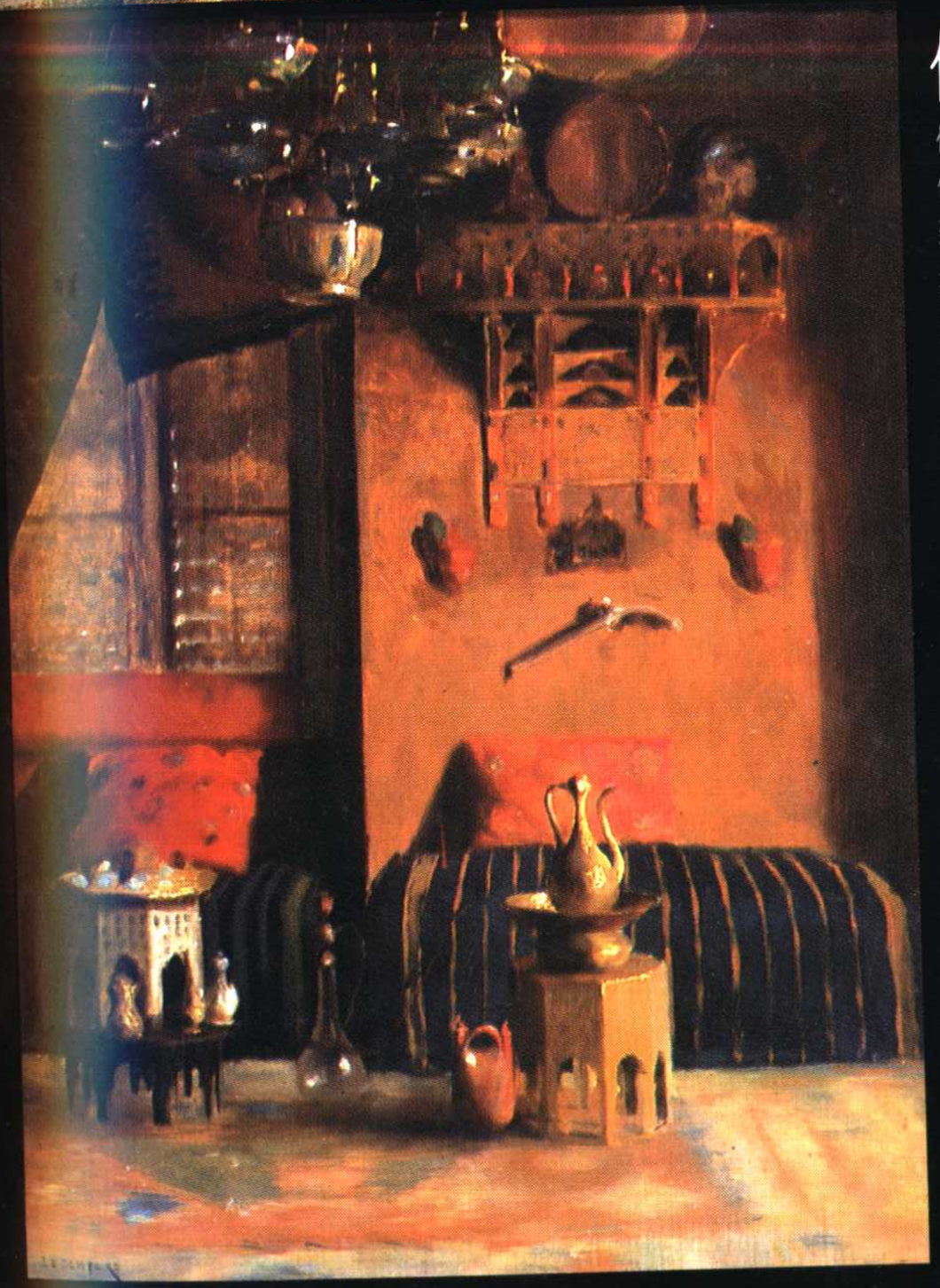
伯顿和斯皮克的第一次探险

1857年6月16日，两人从桑给巴尔岛对面的巴加莫约（Bagamoyo）出发。伯顿按照阿拉伯商队的形式组织探险队。他们招募了一百多名脚夫，搬运用来付通行税的商品：布匹、玻璃珠子、黄铜丝。随行的还有一支30人的护卫队，以及一名阿拉伯向导，赛义德·本·萨里姆（Said bin Salim）。他是桑给巴尔苏丹推荐的，后来成为伯顿的左右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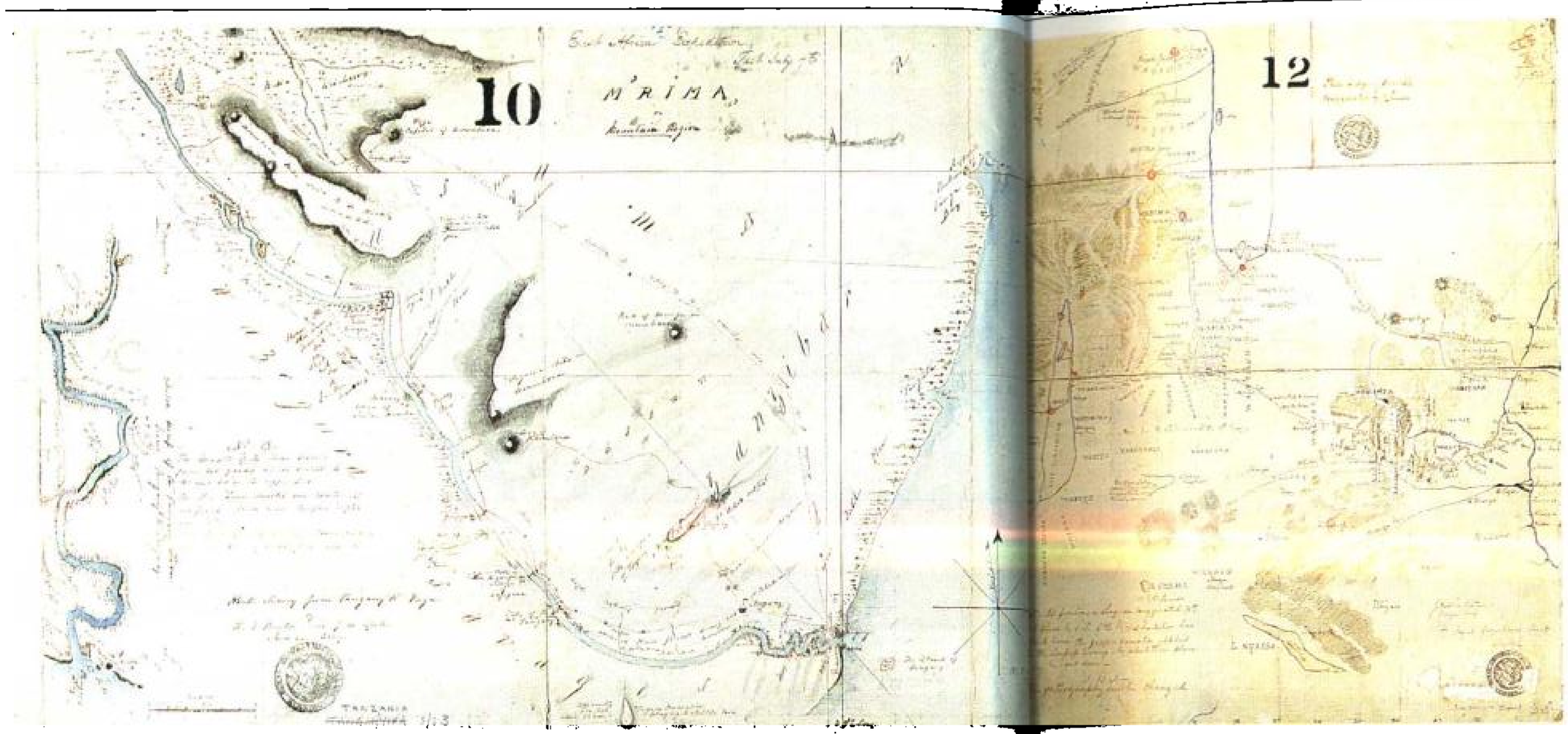
然而，探险队出师不利。脚夫人数太少，负载过重。两名探险家本想雇用175人，但是，皇家地理学会和外交部的资助有限，不够付这么多人的工钱。另外，气候恶劣，延迟了动身日期。阿拉伯或斯瓦希利商人，向沿海运送奴隶和象牙，开辟了一条路。探险队沿这条路走了134天，到达卡泽（Kazeh）。两个欧洲人过沼泽，穿沙漠，翻山越岭，身体日渐虚弱。

他们染上疟疾，伯顿称这病为“沼泽热”，只好躺在吊床上由人抬着，并被迫在卡泽停下休息。然后，一名阿拉伯人建议伯顿，朝北方尼安萨（Nyanza）湖方向前进。探险队不予理会，径向西进发。

经过八个月的跋涉，1858年2月13日，两人终于瞥见了一片浩瀚的水域。他们成为最先看到坦噶尼喀（Tanganyika）湖的欧洲人。由于有病在身，他们只好在滨湖的商城乌吉吉（Ujiji）停留。这时，斯皮克眼睛发炎，一度无法看见东西；伯顿舌部肿胀，不能正常进食，几乎瘫痪。



伯顿无法抗拒东方的魅力，也挡不住疯狂挑战的吸引力。他的第一项战绩，是化装成阿富汗的朝圣者，抵达麦加，然后躲藏在埃塞俄比亚的哈勒尔（Harar）。他在旅行期间练就绝佳的观察力。伯顿是天生的语言人才，能讲三十多种语言，包括阿拉伯语和北印度的方言，印度斯坦语（Hindoustani）。他甚至发表了《一千零一夜》以及几篇印度色情作品的译文。过分的野心之外，他还有着难以相处的性格。待人苛刻专横，性情高傲暴躁，还打乱了既定的社会准则。结果，他只在特里雅斯特当了名小小的外交官。除了妻子崇拜他以外，大家都把他忘了。



不过，他们仍然勘察了坦个噶尼喀湖的北端，寻找湖的出口。他们发现，别人提过的一条鲁济济河(Ruzizi)，乃是注入坦噶尼喀湖，而非由此湖流出。斯皮克还认为，湖的海拔772米，太低，不可能向尼罗河供水。兴奋之后却大失所望。

斯皮克独自旅行

5月份，斯皮克和伯顿又出发了，并再次在卡泽停留。但两人的关系恶化。他们在体力上受到严峻的考验，脾气变得乖戾，本已不合的性情更见磨擦。

于是，斯皮克决定丢下伙伴，独自去北方寻找另一个湖。在此期间，伯顿努力恢复健康，同时搜集有关这个地区的资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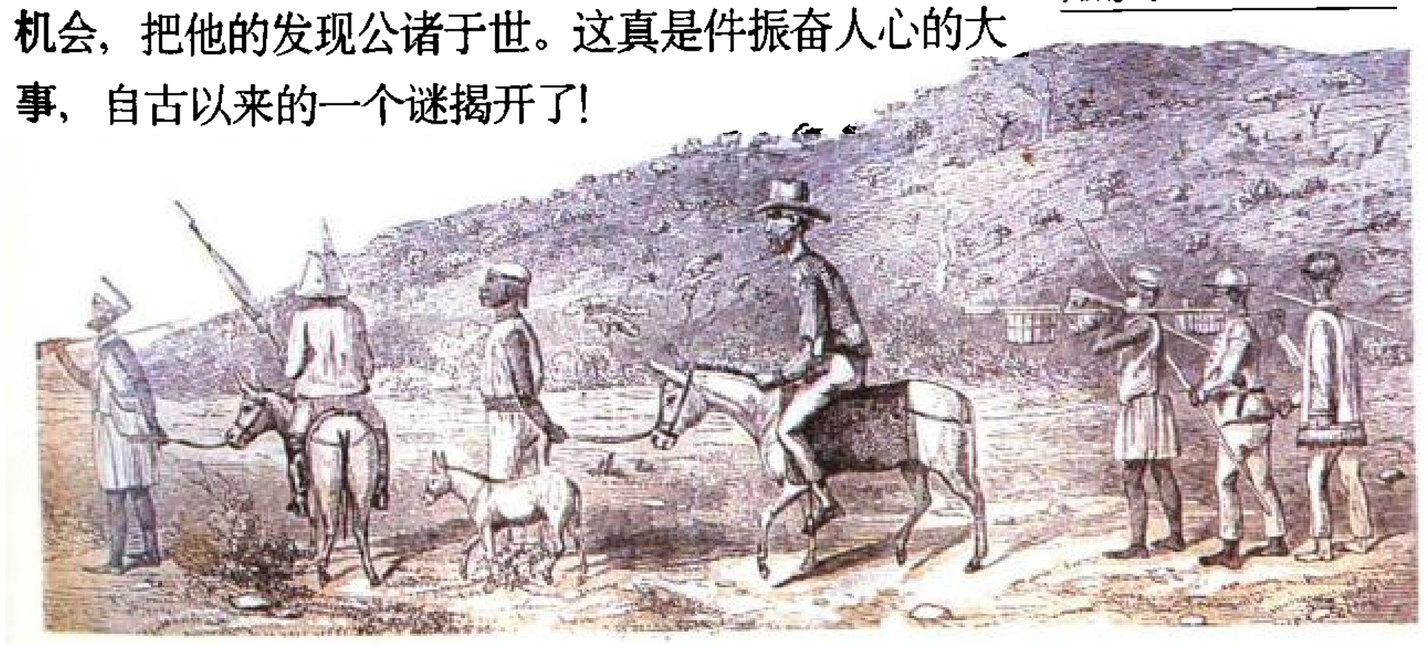
1858年8月3日，斯皮克一行人抵达姆万扎(Mwanza)，发现了真正的内陆海。非洲最大的湖，面积6.8万平方公里的湖，就展现在他的眼前。他故意不理会这个湖的非洲名称，而把湖命名为维多利亚。他等不及勘察湖的四周便赶回卡泽，对外宣布，他已经查明尼罗河的源头。这不过是一种直觉，但后来证明，斯皮克的直觉是准确的。那时，伯顿对斯皮克这个说法极尽讽刺之能事，而他自己坚信，必须往乞力马扎罗山去寻找尼罗河的发源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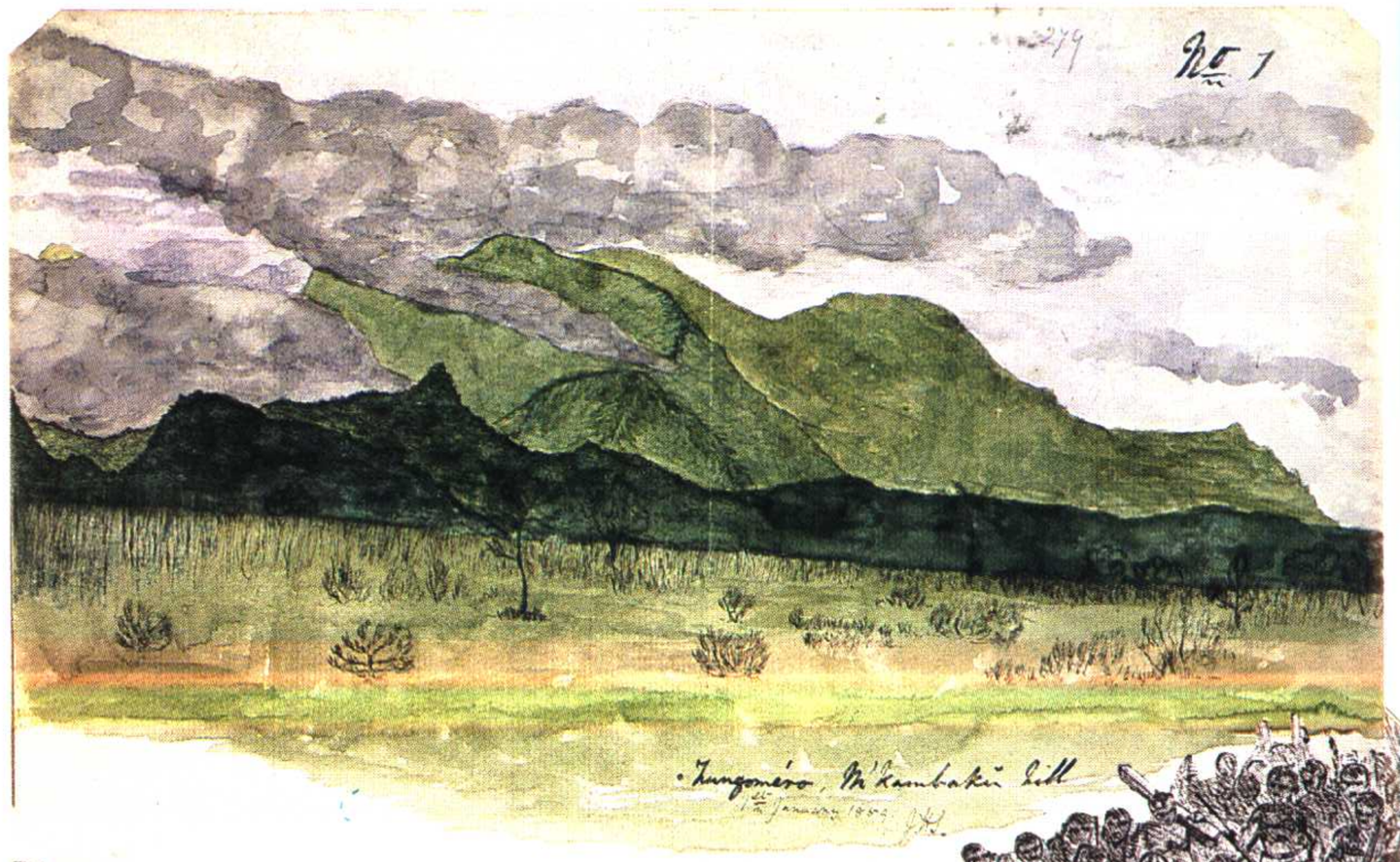
1859年2月，两名探险家，反目为仇的知己，在桑给巴尔分了手。斯皮克回到英国。他违背早先向伯顿做出的许诺，而利用向皇家地理学会做学术报告的机会，把他的发现公诸于世。这真是件振奋人心的大事，自古以来的一个谜揭开了！

“一看，坦噶尼喀湖令人无比吃惊。湖慵懒地躺在群山的怀抱中，晒着热带的太阳取暖，湖畔芳草萋萋，水面宽约30至40公里。碧波荡漾，在东风的吹拂下，月牙状的涟漪轻起。这幅画面，只差树木葳蕤，赏心悦目的别墅和花园，便堪与我们所知的美景一比高低。我忘却一切：危险、疲劳和没有把握的归程，全抛在脑后。”

伯顿

伯顿对驴子颇有微词：“阿利博隆师傅(maitre Aliboron)不但有着人尽皆知的固执，还有马的四大毛病：偶失蹄，易受伤，直立，在障碍物前退缩。它原地打转，自高自大。”17世纪的法国文人拉封丹(La Fontaine)，在一则寓言里称骡子为“阿利博隆师傅”。





伯顿未能同享胜利，深感痛苦。他后来发表了游记《中非湖区》(*The Lake Regions of Central Africa*)，书中包含丰富的人种学和地形学的资料。他还与昔日的伙伴展开了激烈的论战。

斯皮克说服皇家地理学会，给他一项新使命

两人的辩论激起了地理学家的兴趣，一些著名探险家加入了论战，比如利文斯敦就支持伯顿的观点；他错了。斯皮克于是决定再出发，认为这是让中伤者信服的唯一办法。当时皇家地理学会的会长默奇森爵士，拨给他2000英镑以资襄助。与伯顿合作是一次教训，他经一事，长一智。这回他挑选与他同行的，是性情随和的格兰特(James Augustus Grant)，一位印度驻军的军官。这次，旅行队有176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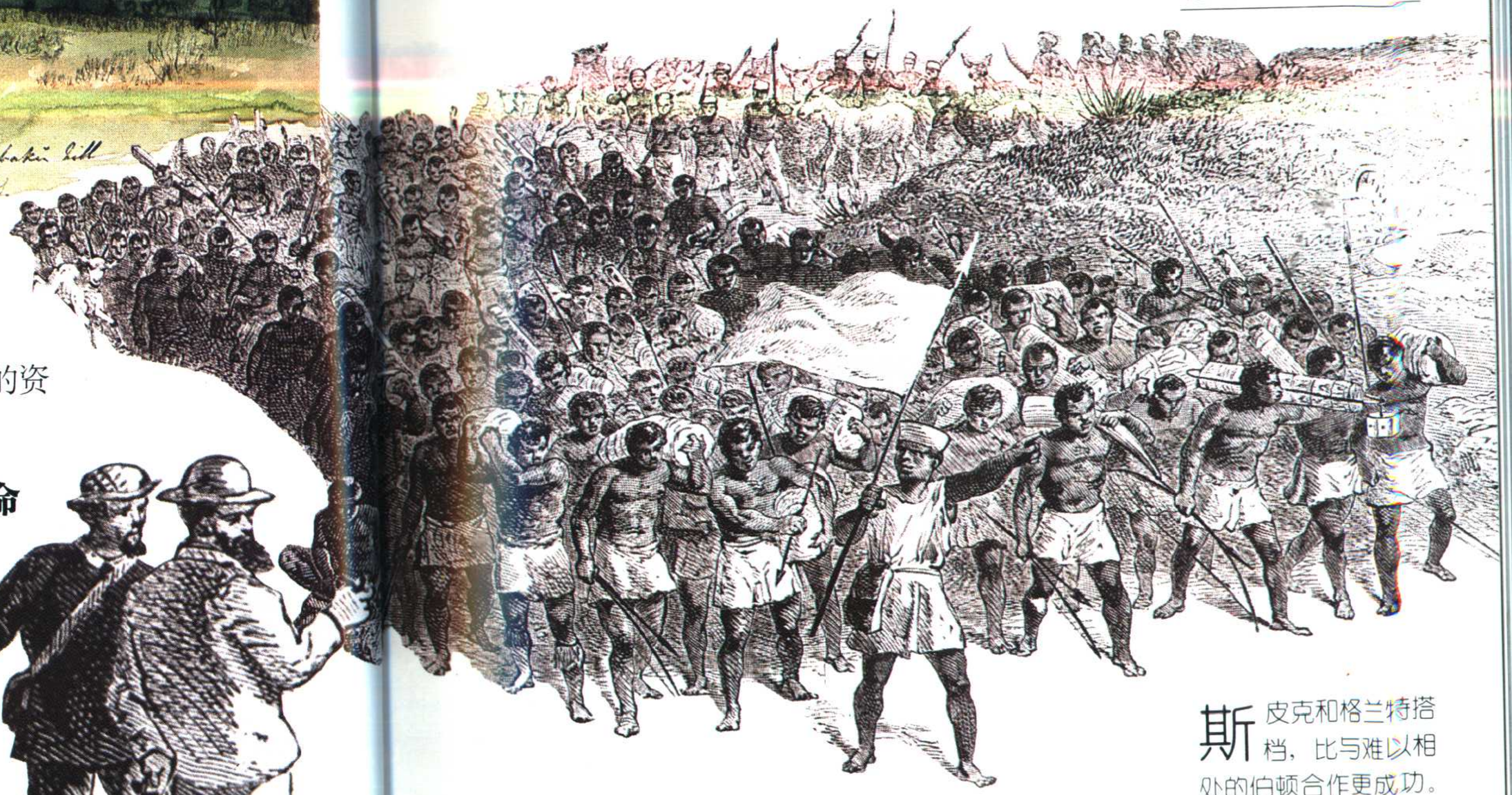
脚夫——出发时真的有这么多，但到达目的地只剩下18名脚夫。大多数人因太过艰苦而打退堂鼓。

1860年10月，斯皮克从桑给巴尔出发，在熟悉的地域行进。他沿着1857年的路线顺利抵达卡泽。然后，旅行队前往尼安萨湖，也就是维多利亚湖。湖的西北是布干达(Buganda)王国，由君王穆特萨(Mutesa)领导，这儿是现在的乌干达(Ugand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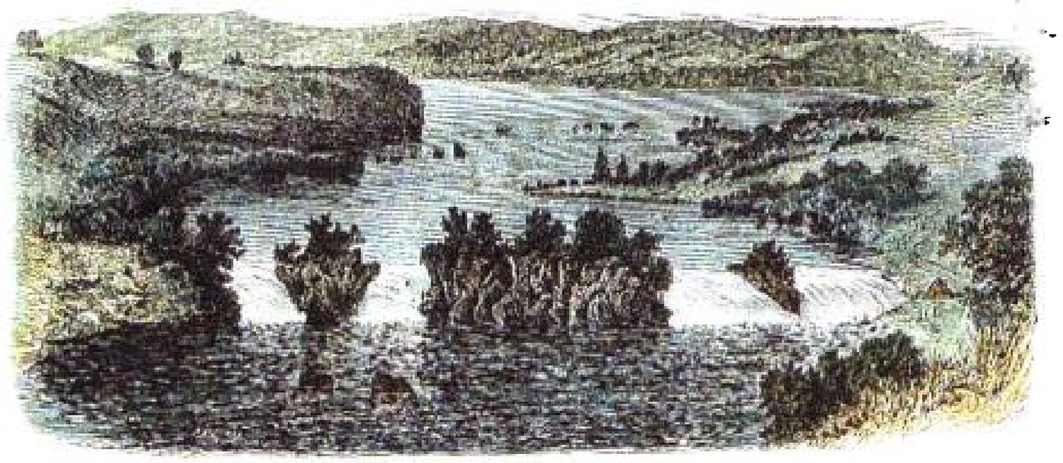
然后斯皮克和格兰特决定，兵分两路。格兰特继续朝北走，目标乃是位于湖区的集权国家，布尼奥罗(Bunyouo)。斯皮克则稍微偏东，绕湖而行。

1862年7月28日，斯皮克到达维多利亚-尼安萨湖北端，发现了别人报告过的大瀑布。他测定了河从湖中流出的确切地点，证实了自己1857年的直觉：尼

君主穆特萨。斯皮克诋毁他，斯坦利佩服他。



斯皮克和格兰特搭档，比与难以相处的伯顿合作更成功。斯皮克经验丰富，有能力领导一支人数众多的队伍。格兰特初战告捷，发现了维多利亚湖的主要支流，卡盖拉河(Kagera)。



“探险已达目的。我看到古老的尼罗河从维多利亚-尼安萨湖流出。我深信，《圣经·旧约》中所说的，摩西婴儿时漂浮过的圣河，就发源于这个大湖。”

斯皮克在里彭

罗河的确发源于维多利亚湖。为了向玉成此事的皇家地理学会致意，斯皮克以会长里彭的名字命名瀑布。

深入这个地区探险，确是一大诱惑。但是时间紧迫，两人必须在贡多科罗与运送粮食的驮畜队会合。贡多科罗位于尼罗河畔，奴隶和象牙贩子云集。斯皮克赶到布尼奥罗，格兰特差点儿被国君卡姆拉西（Kamrasi）扣留。

他们和尚未变节的手下一起横穿埃及。在开罗，一行人向伦敦发了电报：“尼罗河问题得解！”话讲过了头，因为里彭瀑布不是尼罗河的源头，事实上，还需要沿着流入维多利亚湖的河流溯水而上。

现在必须说服犹有怀疑的人。皇家地理学会为斯皮克和伯顿安排了一次会晤。可惜，1864年9月，见面第一天，斯皮克在一次狩猎事故中丧生。有人说是自杀。这事引起混乱，利文斯敦认定，斯皮克的说法是错的。

事实上，斯皮克和格兰特只为中非地理带来了一片拼图

另一位英国人贝克也希望获得一份荣耀。斯皮克和格兰特在归途中，与贝克及其伴侣佛洛伦丝（Florence）在贡多科罗重逢。这次相遇虽然出人意料，其实并非偶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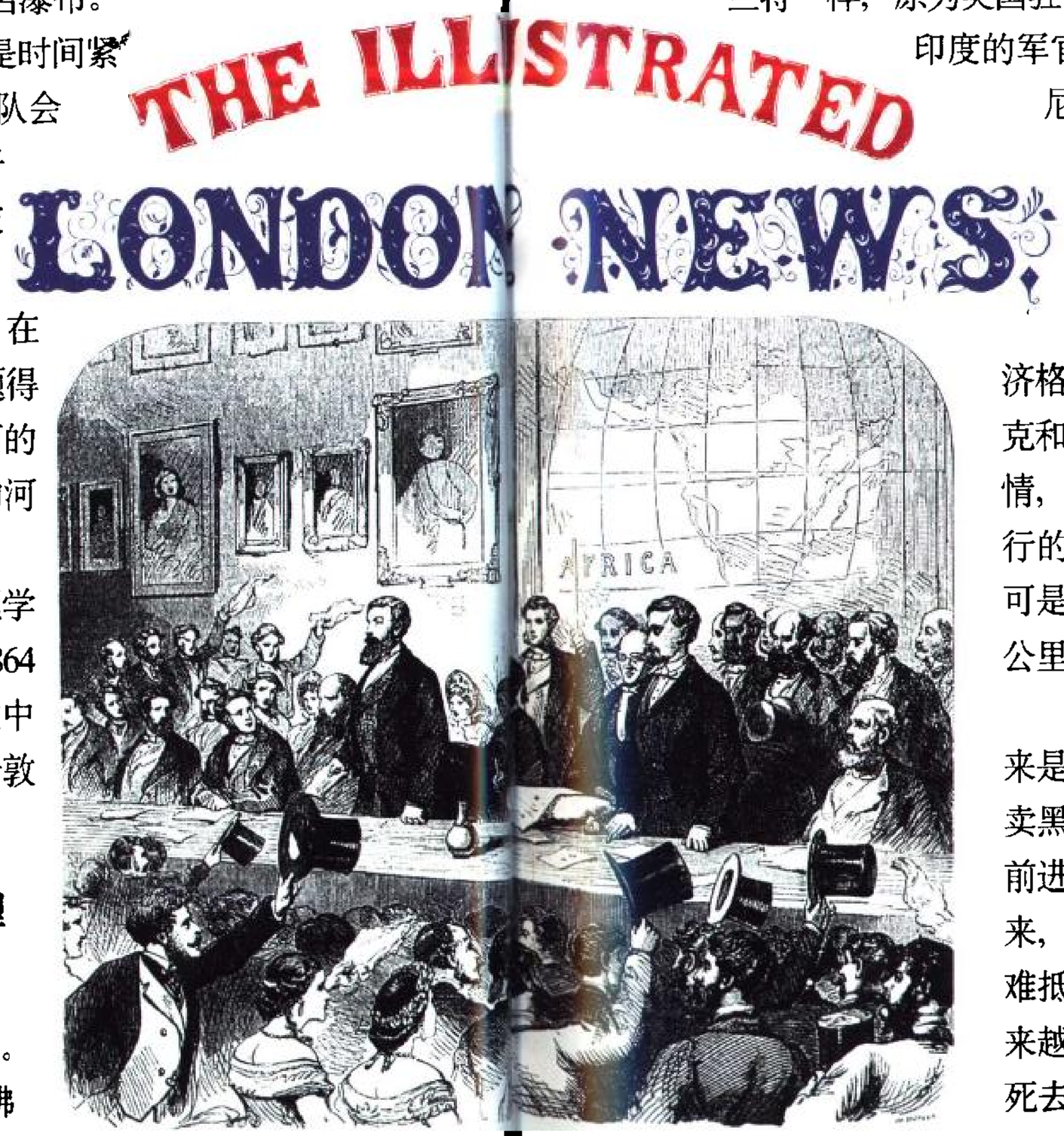
1863年，应皇家地理学会的请求，英国驻苏丹首都喀土穆(Khartoum)的领事佩西里克(John Petherick)，派贝克去寻找两名失踪的探险家。贝克与斯皮克和格兰特一样，原为英国驻印度的军官。贝克乘小汽轮沿尼罗河抵达贡多科罗。

贝克听说，在尼安萨－维多利亚湖的西北，另外还有一个湖：卢塔·恩济格（Luta Nzigue）。贝克和佛洛伦丝两人一腔热情，满怀着希望，不顾旅行的困难去寻找这个湖。可是，他们一年才走了250公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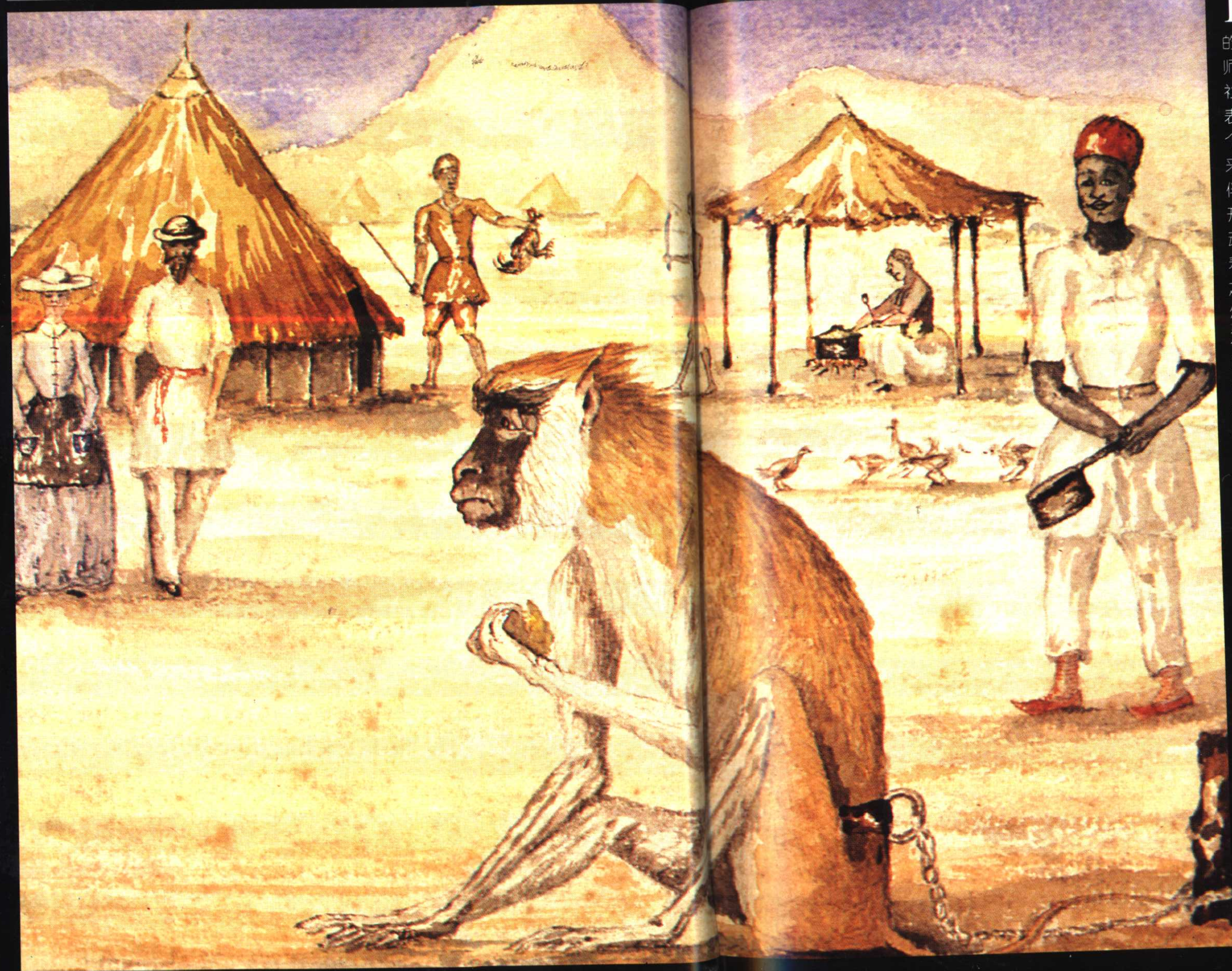
速度缓慢的原因，一来是他们不得不与一支贩卖黑奴的商队同行，商队前进的速度非常缓慢。二来，由于缺少奎宁，他们难抵热病的侵袭；储粮越来越少，驮畜一头接一头死去。

“好几艘船停泊在河边。我们远远看见跑过来一个人。乍看以为是我们正在找的那个人。片刻之后，老友贝克亲切地与我握手。我才醒悟过来。巧遇的激动，难以用笔墨形容。”

斯皮克在贡多科罗



斯皮克和格兰特回国后，在皇家地理学会受到热情接待。在热情洋溢的一群绅士面前，两人被授予奖章。学会多次举办与非洲有关的“晚会”，邀集著名的旅行家出席，晚会更受到欢迎。



1821年，贝克诞生在一个非常富裕的家庭。他接受家庭教师的教育，没有进上流社会的学校。稍长，他表现出带点保守味道的个人主义。在他身上，来自远方的呼唤，没有伴随着任何特殊的思想开放。是成功、体育运动成绩，以及狩猎吸引着他。早在去非洲冒险之前，他已到锡兰和巴尔干半岛旅行。他认为，英国既然统治许多国家，证明英国的种族高人一等。在19世纪的种族主义理论出现前，他便相信，盎格鲁—撒克逊人（Anglo-Saxons）是所有人类的精华。他的叙述充满这种全凭个人经验产生的排外思想，同时也为自己大唱赞歌。不过他的绘画才华倒不会招致这种批评。

佛洛伦丝是贝克的伴侣，后来成为他的妻子，一生经历极不平凡。她原籍匈牙利，后来成为俘虏，在土耳其的奴隶市场上被拍卖。贝克在那里注意到她，把她买了下来。从此她再也没有离开过贝克。她临危不惧，镇定自若，贝克一直赞不绝口。

贝克夫妇证实，还有另一个大内陆湖存在，情况因此变得复杂

终于，他们到达布尼奥罗的首都穆鲁利（Mrooli）。卡姆拉西以礼相待，把他们看作斯皮克的“兄弟”，起初不放他们走。原来，国君怀疑贝克夫妇暗藏政治意图，王国正为改朝换代而起纠纷，贝克携带的武器足以用来推翻他，支持另外一个对手上台。另外，探险的动机在国君看来甚荒唐可笑。由此可以看出，双方的文化鸿沟有多么深。20世纪初搜集到的口头传说中，有一个片断说明了卡姆拉西的疑心：“他知道外国人是在撒谎。谁也不会不顾疲劳和危险，离开自己的国家和家人，只是为了看看一大片平静的水面。”贝克笃信白种人优越，不堪忍受一个非洲人作威作福。误会更深了，关系变得十分紧张。

最后，贝克夫妇离开了布尼奥罗，带领着小旅行队朝西走。1864年3月14日，他们到达了另一个湖的湖边。这就是白尼罗河的支流——著名的卢塔·恩济格湖。它以维多利亚女王已故

“我将不偏不倚，依照我的评价来描写野蛮人。非洲人粗暴、心狠、冷酷无情。他们不信上帝，那种似乎自然而然在我们心中生根的神圣感，他们没有。炎热的气候，使当地人有气无力。他们不愿工作，而好休息玩乐。由于不需解决任何问题，智力日渐衰退，最终几乎消失。没有工业，性格柔弱，以致迷恋富裕和奢侈。”

贝克

丈夫的名字艾伯特重新命名。贝克猜想，在他面前的，正是尼罗河的第二个源头。但是他无法确定此湖注入大河的地点，所以没有验证这个直觉。事实上，发现了艾伯特湖之后，尼罗河的源头问题变得益发复杂：难道同时有好几个源头？

贝克夫妇决定返回英国。归途并不顺利。脚夫开了小差，靠了卡姆拉西的帮助，他们才得以离开。1865年5月，他们到达喀土穆，然后从那儿又去了开罗。在漫长的几个月后，终于在英国登岸。

1866年，贝克发表了《艾伯特-尼安萨湖》。这篇记述反映了作者的成见。贝克关注景色，对物品的细节

描述详实可信，却忽略了非洲人本身。他排斥中非文化，仅凭眼见，便认定大湖区居民野蛮粗暴。其实全属他个人的偏见，而且看法有时过于简单。

不过，贝克的探险才能得到同时代人的好评。维多利亚女王封他为贵族，但妻子佛洛伦丝没有得到官方的承认。一个女人，未结婚便跟着一个男人跑到天涯海角，决不会受到女王的接待!

“我急忙爬上山顶，突然，努力的成果展现在眼前。我脚下是茫茫一片水银似的湖。湖的南和西南部与天际相接，湖水在正午的阳光下泛着波光。我的扬扬得意难以用笔墨形容。我看到，多年来坚持在中非的寻找获得酬报。英国发现了尼罗河的源头。〔…〕布鲁斯发现了青尼罗河的源头，斯皮克和格兰特找到了白尼罗河的源头维多利亚湖，现在我有机会补上一笔，发现了艾伯特－尼安萨湖。”

贝克

谜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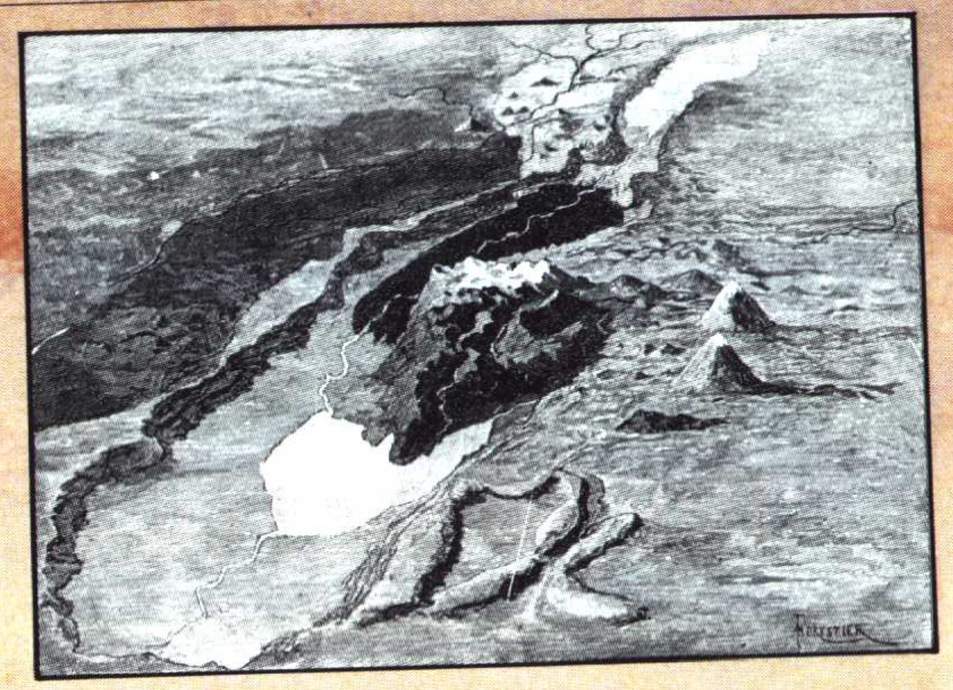
所有发现者都遇到同一个问题：这个地区的地形太复杂，不可能了解全貌。湖泊水面辽阔，无法一下子确定它们所属的水文地理网络，必须绕湖一周才能明白，哪些河流流入或出自这些湖泊。

尽管斯皮克的理论所争取的信徒日众，但仍然有疑点。比方说，必须在维多利亚湖的上游，更准确地查明尼罗河的源头。另一方面，艾伯特湖是否真的是尼罗河的第二个源头呢?

到了19世纪70年代，利文斯敦和斯坦利先后试图揭开这些谜。但是，利文斯敦壮志未酬身先死，他的寻找位置太靠南，在坦噶尼喀湖附近。然而，1875年5月，斯坦利证实了斯皮克的发现。他勘测了里彭瀑布，绘制了第一张可靠的维多利亚湖地图。

这次探险的前几年，斯坦利找到了利文斯敦，在非洲出了名。他在这个地区逗留了几个月，与穆特萨

王相处融洽，互相尊重，彼此信任。斯坦利得到这位君王帮助，发现了另一片水域——爱德华湖，接着又发现了面积稍小一些的乔治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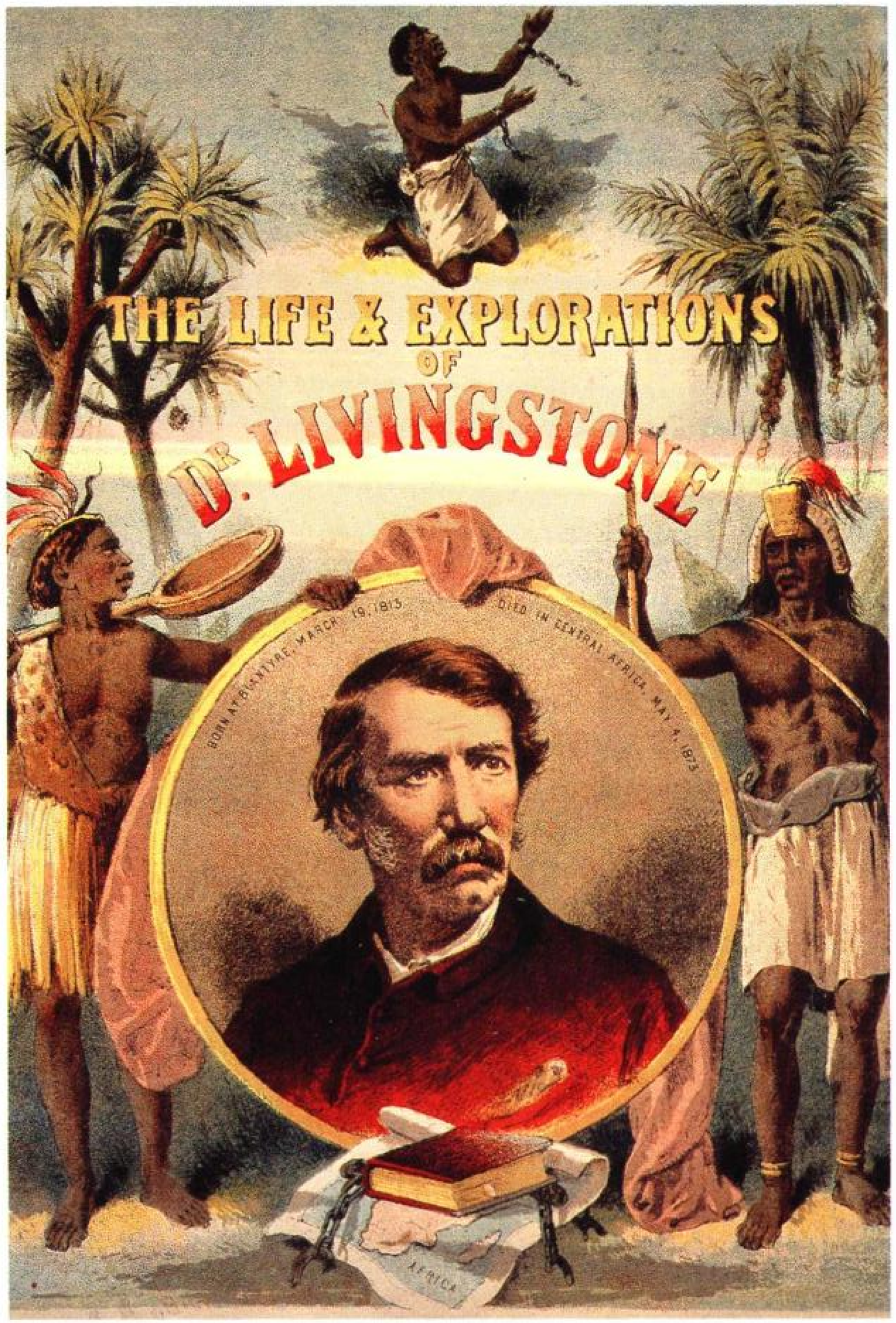


此外，斯坦利还瞥见了大名鼎鼎的月亮山，也就是鲁文佐里(Ruwenzori)山。山顶白雪皑皑，终年不化，海拔超过5000米。一千八百年前的托勒密原来并没有错!

到了20世纪，后继的旅行家证实，尼罗河实际上有多个源头，其中最南边的离坦噶尼喀湖不远，有好几个源头在卢旺达(Rwanda)和布隆迪(Burundi)查明。所以，尼罗河同时源于青尼罗河和白尼罗河的多条支流，比方有维多利亚－尼罗河、艾伯特－尼罗河等等。地理复杂若此，人类花了千年功夫才弄明白埃及的圣河源于何方，便不足为怪了。

“一天以来，鲁文佐里山清晰可见。这道山脉顶上白雪皑皑，纯洁耀眼，隐没在深邃无比的乳白色天穹中。它随时辰变换颜色，直到夕阳西下，暮色降临，景象奇妙无比。我们不应该妄自尊大，尼罗河的起源古代旅行家早有清楚认识。他们听说过月亮山、三个湖，以及产生埃及大河的泉水。”

斯坦利



“我怀着热切的心情写这篇游记。
希望原本严禁欧洲人活动的非洲能开放，
并在这片丰饶辽阔的土地
开创事业。〔…〕最后，
希望经由我的叙述，
在这块不久前尚不为人知的地区，
福音得以传播。”

David Livingstone

第三章

利文斯敦的使命

宗教的、“教化的”抑或地理学的使命？利文斯敦在这些不同的角色间游移。同时为欧洲人和非洲人做事是十分棘手的，很难同时满足双方的利益。

19世纪中期，南非是非洲大陆上欧洲人最熟悉的地区。早在17世纪，荷兰人受到宜人气候的吸引，就来到开普敦地区定居。18世纪，荷兰人向东挺进，与土著班图人（Bantous）发生冲突，掠夺了他们的土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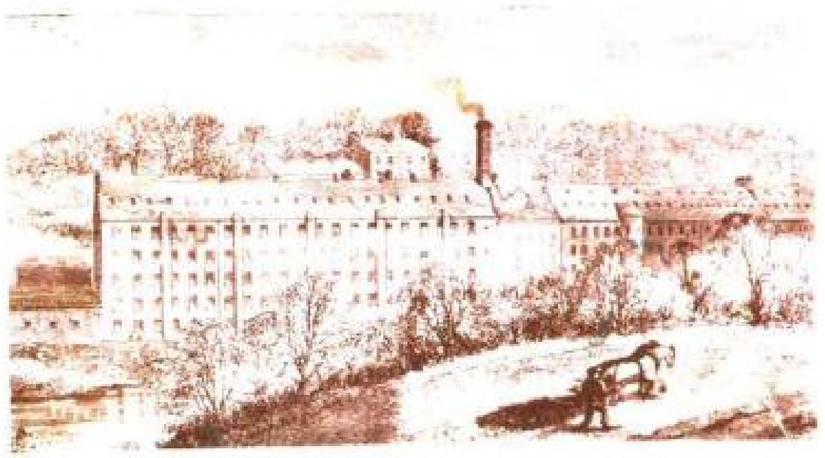
19世纪初，英国人兼并了开普敦，想强制废除那儿的布尔人（Boers）所实行的奴隶制。为了摆脱英国的控制，布尔人便深入非洲腹地。这段时期称为大迁徙（Grand Trek），约自1830至1850年。他们起初在印度洋畔的纳塔尔（Natal）安身，迁徙后定居于内陆的奥兰治（Orange）和北方的特兰斯瓦（Transvaal）。

政局动荡不安时期，利文斯敦抵达南非

1840年，利文斯敦受伦敦传教团委派，以医生兼传教士身份到达南非。一开始，他似乎并无闯出一番事业的打算。利文斯敦生于苏格兰，家境贫穷，年仅十岁便不得不到一家棉纺织厂做工。尽管工作繁重，他仍然发奋读书。后来，他获得格拉斯哥（Glasgow）大学的奖学金，并取得医学和神学博士学位。

利文斯敦自述："我十岁那年，被送进工厂做工。我带着字典读书读到半夜，隔天早晨六点钟还得到工厂，除了午餐和晚餐的时间外，必须不停地工作到晚上八时。"

27岁时，他来到非洲大陆，深信肩负着传福音的神圣使命。他抵达茨瓦纳人（Tswana）领土上的库鲁曼（Kuruman），就是现在的博字茨瓦纳(Botswana)，牧师莫法特（Robert Moffat）已在那里设立了一个据点。但是，反对英国的布尔人不欢迎布道，牧师的工作并不顺利。利文斯敦娶了莫法特牧师的女儿。



经过几年抗争，他决定离开已被布尔人夷为平地的库鲁曼。利文斯敦并不在意，他天性独立不羁，宁愿在无人涉足的地区传福音。于是利文斯敦朝北走，与妻儿一起乘坐布尔人大迁徙时使用的货车，穿越浩瀚无垠的卡拉哈迪（Kalahari）沙漠。

"旅行了三个月之后，我在1840年抵达开普敦城。在那儿待了不久，便去阿尔戈亚（Algoa）湾，再向内地进发。我旅行用的是这个地区常用的交通工具，一辆两头牛拉的货车。"

1849年7月，他到达沼泽地带。1849年8月1日，他看到恩加米（Ngami）湖，是见到此湖的第一个欧洲人。为此他得到皇家地理学会的嘉奖。这个发现大

大鼓舞了利文斯敦。他决定当一个专业的探险家，开始学习天文学的运算。

他预感到探险旅行的危险，遂与家人分了手

自1851年起，利文斯敦展开一系列探险活动。与这些活动相比，在恩加米湖的游历好似悠闲的散步。

他起初在赞比西河中游，克洛洛人（Kololos）的聚落那儿安顿下来。克洛洛人的首领塞比图瓦纳（Sebituane）极为友善。利文斯敦趁机观察这个地区。1851年6月，他推进到谢谢科（Shesheke）。家人仍然在身边，妻子已有孕。

利文斯敦已有三个孩子出生在非洲土地上，其中一个染上了热病，还在旅途中失去了一个婴儿。利文斯敦心有所感，知道家人随着他一同冒险，也明白家人对他构成妨碍，决定送他们去开普敦，由那儿返回英国。由此可以说他雄心勃勃，为了在非洲的目标而牺牲了家庭生活。不过，或许他家人不这么想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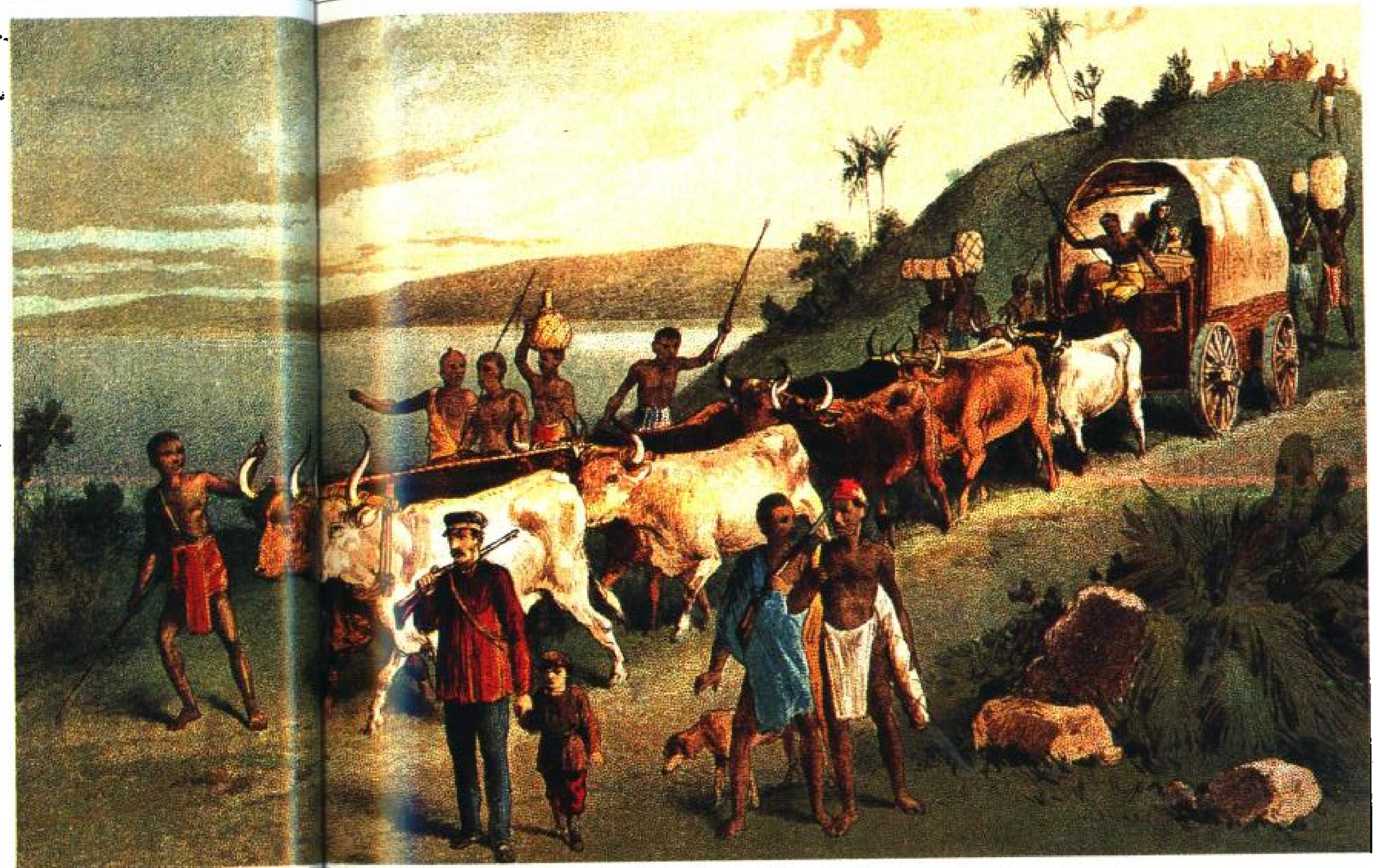
从此，他可以进行大规模的探险了。他给自己的任务，是避开布尔人的领土，在赞比西河与西海岸之间开出一条路。他预想的路程长达1800公里！

从赞比西河到西海岸，首次横穿大陆

他从克洛洛人的首都利尼安蒂(Linyanti)出发。克洛洛的新首领塞克勒图（Sekeletu）正想扩大贸易前景，利文斯敦得助，终于组织起一支小探险队。运送的物资有限。探险队不大，只有27人。除去食品和几件武器外，利文斯敦坚持随身携带各种工具：六分仪、温度计、指南针、望远镜，甚至一架幻灯机，以便有机会时放映《圣经》中的故事。

1853年，探险队离开利尼安蒂，朝西北行进。起初，他们走水路。利文斯敦得了疟疾，搭船是比较方便的。不过，每次停下休息，他都在日记里记下大量细节和说明。后来他写游记时，这些细节十分宝贵。

他对非洲的植物深感兴趣，记下所有可以采集到



1879年至1890年，是从发现到殖民混战的过渡时期。这期间，汤普森（Joseph Thomspon，左图）在赞比西河与大湖之间的地区探险。他是受过专业训练的地质学家，主要靠方法而不是靠发现成名，尽管他行程有5000公里，他从不喊累。汤普森爱护手下，坚持以和平方法前进，不惹麻烦。

“丢下货车12天之后，我们到达了恩加米湖的东北端。1849年8月1日，我们全体朝湖最宽阔的部分走。欧洲人第一次见到这片美丽的水面。可惜湖水不深，始终不能成为交通要道。”

利文斯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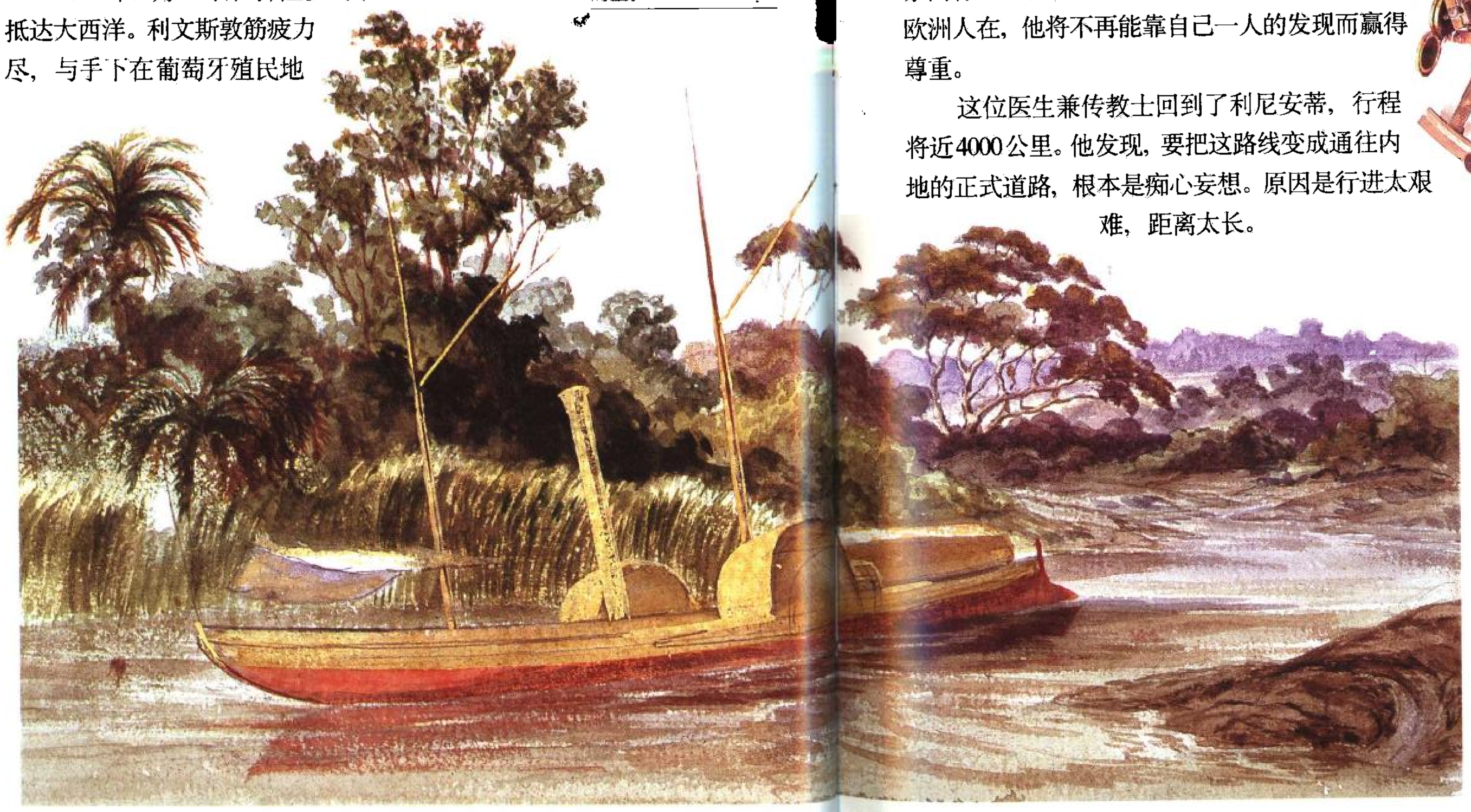
的药草，并拿自己身体做试验。当水道无法行船时，利文斯敦就骑在牛背上。

由于热带植物生长繁茂，气候闷热，行进很困难。此外，与所经地区的非洲人关系往往十分紧张，他们要许多贡品，双方互相猜疑。

非洲桨手在歌中唱道："谁也不知道它从哪里来，不知道它到哪里去。"利文斯敦转述了这首歌，并且说："对这个地区的居民而言，这条河有点儿神秘。"从安哥拉到印度洋的路程，是2700公里。由于有急流和瀑布，赞比西河难以逆流而上。

几个月后，他到达安哥拉的首都圣保罗－德－隆达（Saint-Paul-de-Loanda）

1854年5月31日，探险队终于抵达大西洋。利文斯敦筋疲力尽，与手下在葡萄牙殖民地



休息了三个月。他利用这段时间给皇家地理学会写报告，然后决定顺原路返回赞比西河流域。利文斯敦声称，他的首要目的是打开非洲大陆的门户，但他对荣耀并非无动于衷。轶闻一则可以为证。离开隆达时，他不让一名德籍的葡萄牙博物学家同行。理由是一旦有另一个欧洲人在，他将不再能靠自己一人的发现而赢得尊重。

这位医生兼传教士回到了利尼安蒂，行程将近4000公里。他发现，要把这路线变成通往内地的正式道路，根本是痴心妄想。原因是行进太艰难，距离太长。

利文斯敦甘冒物资匮乏的危险，决定"轻装"旅行。纸是珍贵的东西，而科学家要经常做许多笔记：景物描绘，旅程说明，地形记录。旅行很辛苦，记忆力衰退，做笔记是留下记录的好方法。探险家做笔记，还指望一旦遭逢不幸，同伴们会把他的日记交给路上遇到的第一位白人。

利文斯敦朝东去碰运气

他去西部探险，加深了对非洲的认识，并绘制了一张所经地区的地图。但这只是个小小的安慰。他的愿望是开创欧洲贸易，以及把基督教带进大陆腹地。

于是，1855年9月，他又朝东出发。塞克勒图再次负责组织探险，特别交给利文斯敦许多象牙，以供缴纳通行费。

利文斯敦试图沿赞比西河朝下游走。1855年11月17日，他瞥见一条瀑布，雾气蒸腾，十公里以外便可看到，好似荆棘丛林着了火。这正是“隆隆作响的烟雾”，而他命名为维多利亚瀑布。景象宏伟壮丽，利文斯敦欣喜若狂，带着几分天真，把自己姓名的起首字母刻在树干上。接着他穿过一个无人居住的地区。战争和奴隶贩子的劫掠，使这儿满目荒凉。通行费很高，奴隶贩卖酿成的悲剧招来了敌视。

利文斯敦到达维多利亚瀑布时写道：“航行了20分钟，我们瞥见一股股被称作烟雾的蒸气。从我们所在的地点看，这些烟柱的顶端即将消失于云层中。柱基是白的，越往上颜色越深，更像从地面升腾的烟雾。景色非常优美，难以形容，高大的树木各具姿态，遍布河畔和岛屿。树丛中有几株鲜花盛开。”

一行人绕远路，以避开某些村庄。到达葡萄牙人设在莫桑比克（Mozambigue）太特市（Tete）的商行时，利文斯敦体力尽失，不得不躺在吊床上叫人抬着。1856年5月，他来到濒临印度洋的奎利马（Quelimane），成为第一位横穿非洲，从西海岸到东海岸的欧洲人。尽管利文斯敦东行的经验并没有什么结论，但是欧洲人对南非的认识因他而大大前进一步。

回伦敦后，探险家获得殊荣

利文斯敦因这场旅行而一举成名。1856年从奎利马回到英国后，他打算介绍自己的经验，说服同胞去非洲传播“文明”。他受到空前的欢迎，仿佛是一位民族英雄，应邀到各学术团体、大学和有权有势的机构做报告，或出席官方宴会。他获得了无上的荣誉和显赫的地位，以及一枚又一枚的奖章。

社交生活之余，他写了一部游记，甫出版便大获成功——《南非考察和传教旅行》（*Missionary Travels*

“不论我以前的发现有多大的价值，我认为，最宝贵的发现，是看到地球上有许多好人。感谢至仁至善的上帝，他照顾我，并让黑人和白人都对我心存好感。”

利文斯敦

and Researches in South Africa），发行了七万多册，畅销一时。事实上，各种读者都对该书感兴趣：深居简出但嗜读惊险故事的英国人，苦于对黑色大陆一无所知的地理学家，受异教士地吸引的传教士，幻想征服新空间的批发商，因书中叙述黑奴贩卖的段落而惊恐的人道主义人士。

旅行家和奴隶贩卖

利文斯敦走过了大肆贩卖黑奴的地区，英国官方镇压奴隶交易的地区集中于西非，其他地区普遍仍做着“生意”。他和同时代的许多人一样，坚信只要有欧洲人在，就可能废除这种卑鄙的买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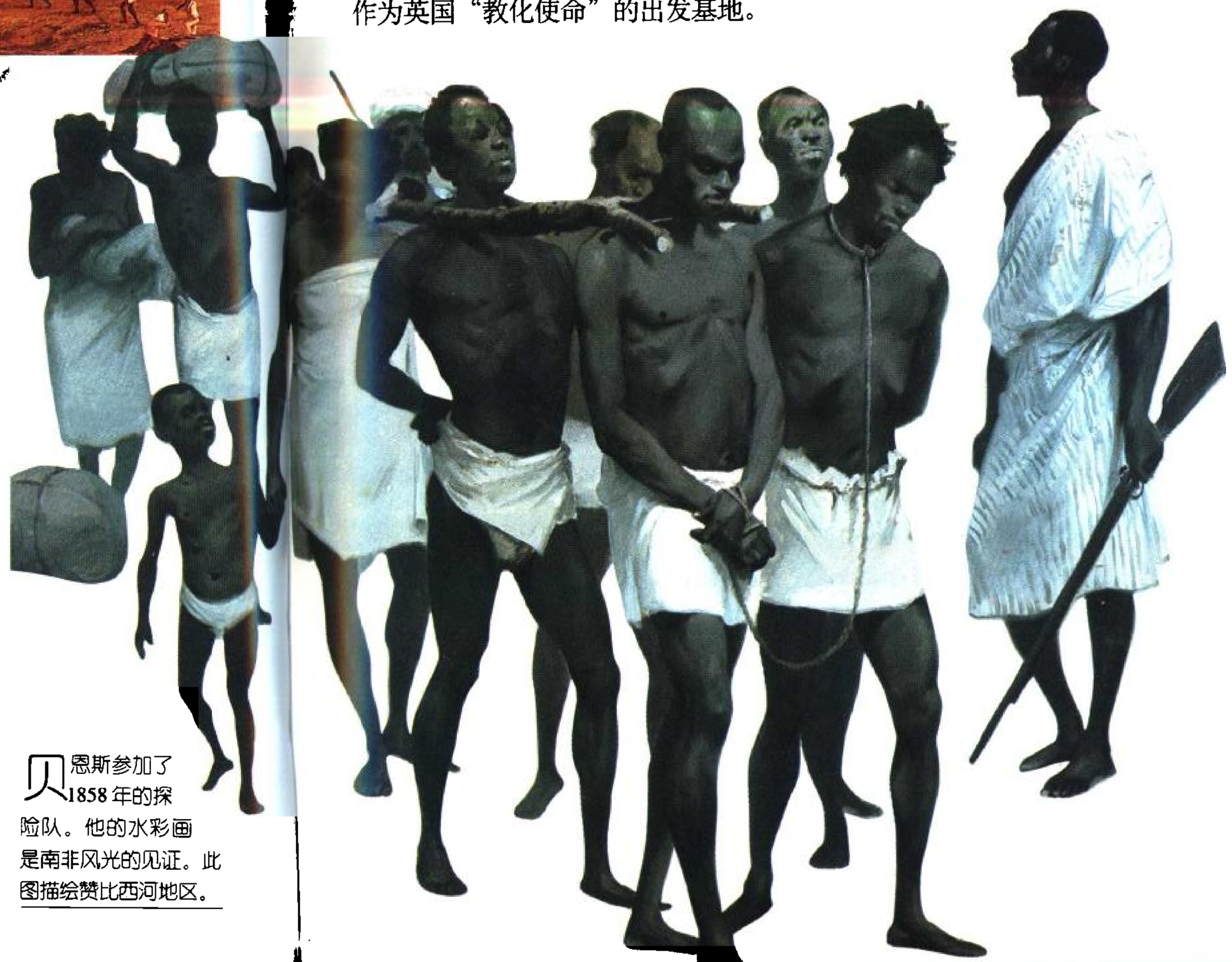
然而，现实情况要复杂得多。当年从事这类交易的，主要是东海岸的阿拉伯人和中非若干部族。但白人当了帮凶，比如在东海岸和安哥拉的港口，葡萄牙人猖狂活动，肆无忌惮。

利文斯敦的描写令同时代人大为震动。在中非经常可以见到，用链条锁住的俘虏，排成长长的队伍行进。他们拖着脚步走便挨打，跟不上队伍就被杀。旅行家利文斯敦常常不得不与奴隶贩子同行，这样的事情他看得太多了。贩奴现象十分普遍，利文斯敦深感忧虑，这是他再次启程的主要原因。

受到政府和公众舆论的支持，利文斯敦再次动身赴非洲

他在伦敦待腻了。但突然而至且纠缠不休的名气，他倒是懂得利用。外交部任命他为领事，交给他明确的任务，其中一项是在赞比西河上建一个航站，作为英国“教化使命”的出发基地。

利文斯敦揭露了当局的妥协行径：“次日，又释放了50名奴隶。这伙人的头子向我们保证，他的行动得到太特市地区长官的批准。他没有必要告诉我们。我们明白，地方长官根本不知情。”



贝恩斯参加了1858年的探险队。他的水彩画是南非风光的见证。此图描绘赞比西河地区。

新任务来得正是时候。利文斯敦正受到责备，说他传教不力，三天打渔，两天晒网。于是，他不再为伦敦传教团工作——这可说是他获得探险家荣耀的代价。这一次，利文斯敦不是一个人走。1858年，与他同赴非洲的有六人，其中包括他亲弟弟和画家贝恩斯(Thomas Baines)。探险队的规模和井井有条的组织，决非他昔日势单力薄的景况所能比拟，还有六十多名脚夫同行。

执行任务期间，利文斯敦和队友发现了尼亚萨(Nyassa)湖，如今称为马拉维(Malawi)湖，面积将近3万平方公里。葡萄牙人耳闻过这个湖，但没有亲

眼见到。这批英国人还沿着希尔河(Chire)和罗夫玛河(Rovuma)逆流而上。

此次探险构想不错，但整体来看没有成功：探险后证实，赞比西河不能通航，基督教传教团想在此长期扎根的努力也失败了。而且，利文斯敦单独行动时成果不错，领导一队人却显得力不从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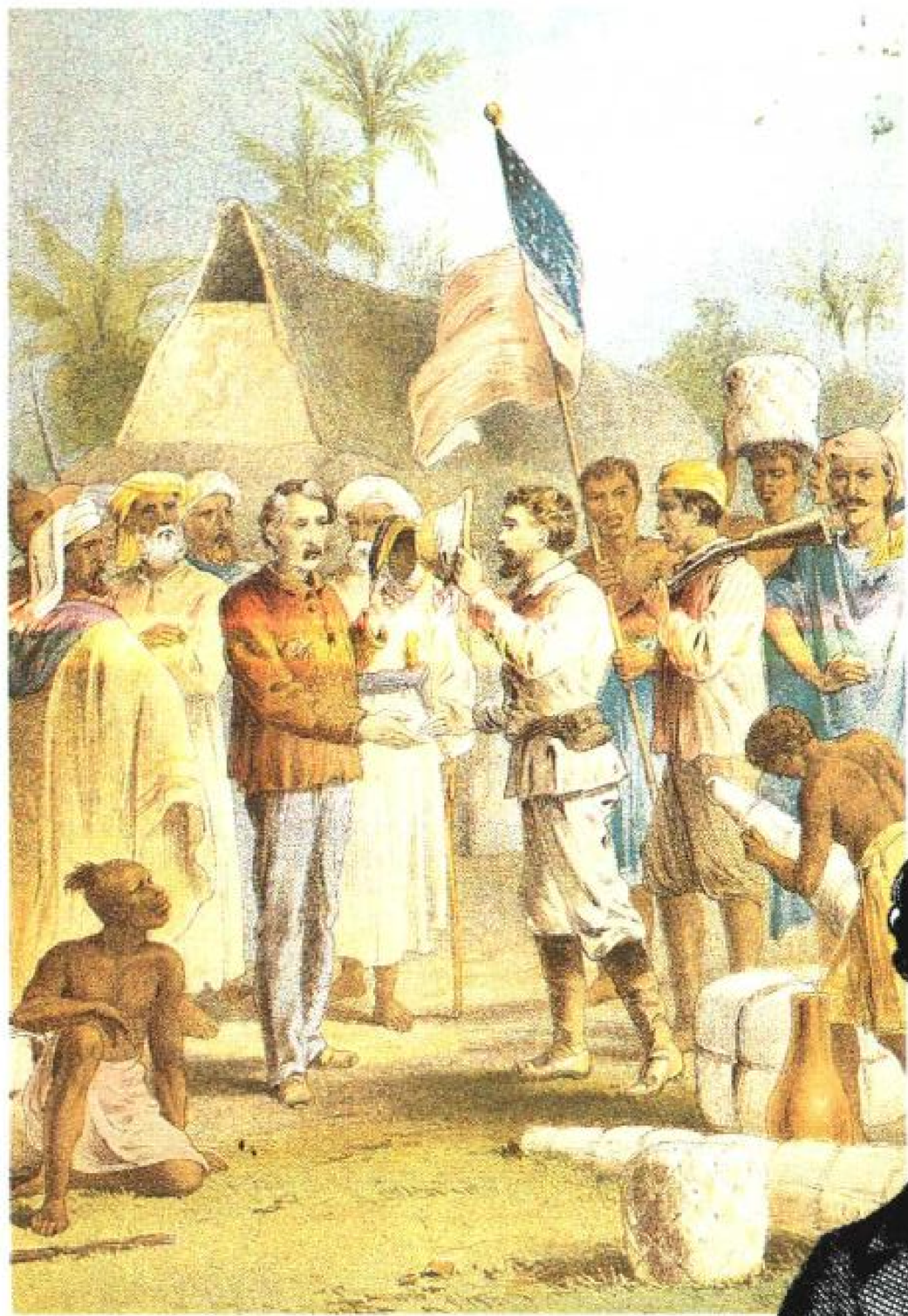
玛丽·利文斯敦离开英国，在赞比西河上与丈夫重逢。她了解非洲，身体健壮，但还是病倒了。探险队的医生没有治好她的病。1826年4月，玛丽死于热病。同伴们隆重地把她安葬在一株猴面包树(baobab)下。

专为1858年探险设计的一艘船——“我的罗伯特号”，名字是因纪念玛丽而得的。这艘120吨级的小轮船可以载36名乘客。不过它令人失望，船身易受腐蚀，木柴消耗过多，行驶速度太慢。没有多久，就改名为“气喘病人号”了。

1863年，他奉召回英国。回国期间，他写了第二部著作《赞比西河及其支流探险记》(*Narrative of an Expedition to the Zambezi and its Tributaries*)。书未出版先轰动。斯皮克和伯顿两人有关尼罗河源头之争，他极感兴趣，所以急于动身。

在坦噶尼喀湖地区，第三次探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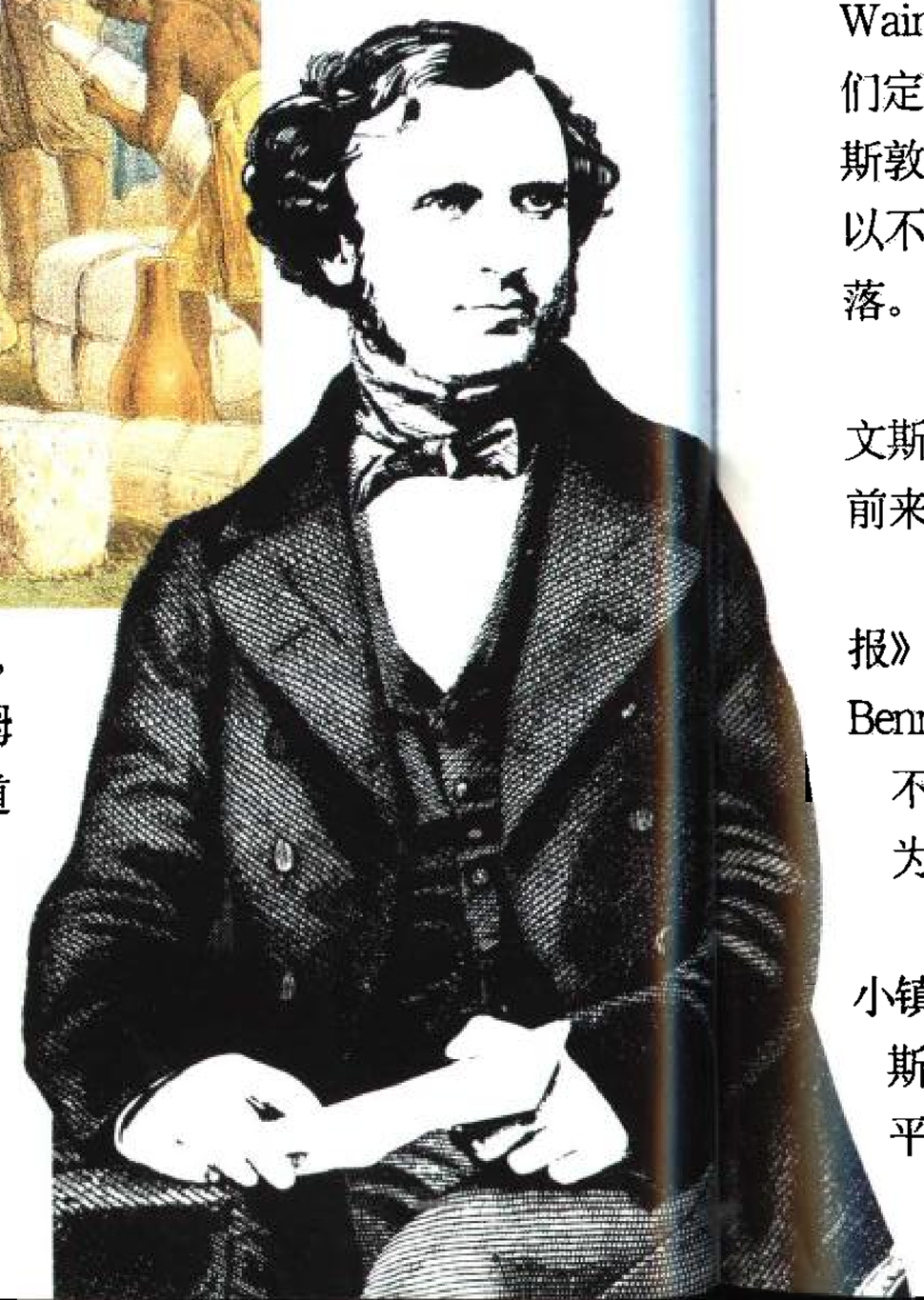
这一次，他仍然得到外交部的资助，此外还有皇家地理学会提供的资金。1866年1月，利文斯敦出发，



“我穿过两排好奇的人，”斯坦利说：“一直走到阿拉伯人围成的半圆前面。圈外站着一位‘白髯老人’。我真想跑过去拥抱他，但聚集的人群令我胆怯，又不知他将如何接待我。我只好遵照拘谨的礼仪，笔直朝他走，脱下帽子……”

在罗夫玛河河口登岸。然后向西北前进，直抵尼亚萨湖和坦噶尼喀湖。他发现了姆韦鲁（Mwero）湖，以及湖的出口排水道卢阿拉巴河（Lualaba）。利文斯敦以为，这条河就是尼罗河，而源头则是姆韦鲁湖南面的班韦乌卢湖（Bangweolo）。

疾病损害了利文斯敦的健康，一箱药又不见了。他身体虚弱，无法验证自己



对地形作出的假设，由人抬到坦噶尼喀湖畔的乌吉吉。但他坚持在卢阿拉巴河的周围寻找，尼扬圭（Nyangwe）航站的阿拉伯商人群起反对，利文斯敦只好返回乌吉吉。

“我猜你是利文斯敦博士吧？”

1871年，欧洲已有三年未得到探险家利文斯敦的音讯。他的一些脚夫提前回到东海岸，散布流言，说他已去世。但是欧洲人并不真正相信。

其实利文斯敦没有“迷路”，他完全清楚自己身在何处。他身边有极好的向导，比如伴随他多年的苏西（Susi）、丘玛（Chuma）和雅各布·温赖特（Jacob Wainwright）。不过，传教士素来倚赖阿拉伯商人，他们定期走乌吉吉到东海岸的这条路线。反过来，利文斯敦反奴隶制度的信念，商人却不抱多大的好感，所以不想帮他向欧洲带话，因此欧洲大众不知道他的下落。

1871年10月30日，乌吉吉全城轰动。苏西告诉利文斯敦，一名白人即将登岸。这人就是几个月前出发，前来非洲寻找失踪医生的斯坦利。

美国记者斯坦利生于英国威尔士，由《纽约先锋报》派往非洲。先锋报报社的社长贝内特(Gordon Bennett)，相信利文斯敦仍然活着，也相信斯坦利坚韧不拔，定能完成使命。一旦斯坦利找到利文斯敦，将为报纸打一次新颖的广告。

贝内特的直觉没有错。在坦噶尼喀湖畔的这个小镇上，出现了一个传奇式的场面。斯坦利面对利文斯敦，难以抑制激动和快乐，讲了一句名言。句子平平常常，与这个异乎寻常的时刻恰成对比：

斯坦利和利文斯敦代表了两类截然不同的旅行家。一位的举止像旅行队队长，必须管理一支大队伍，队中有妇女和儿童。另一位正相反，他独自旅行，不引人注目，但同样卓有成效。

“我猜你是利文斯敦博士？”

“对。”传教士以同样平淡的声调回答。

斯坦利把信件和药品交给他。两人还开了一瓶香槟酒，隆重庆祝这件大事。

为了找寻传教士，斯坦利和190名随从人员走了三千五百多公里，历时411天。斯坦利与其他探险家不同，他得到了优渥的资助。贝内特让他带1000英镑动身，需要时再取，多少次都可以。贝内特的做法确乎令人印象深刻，利文斯敦和斯坦利见面之前说：“这一定是位奢侈的旅行家！”

最后一次横穿大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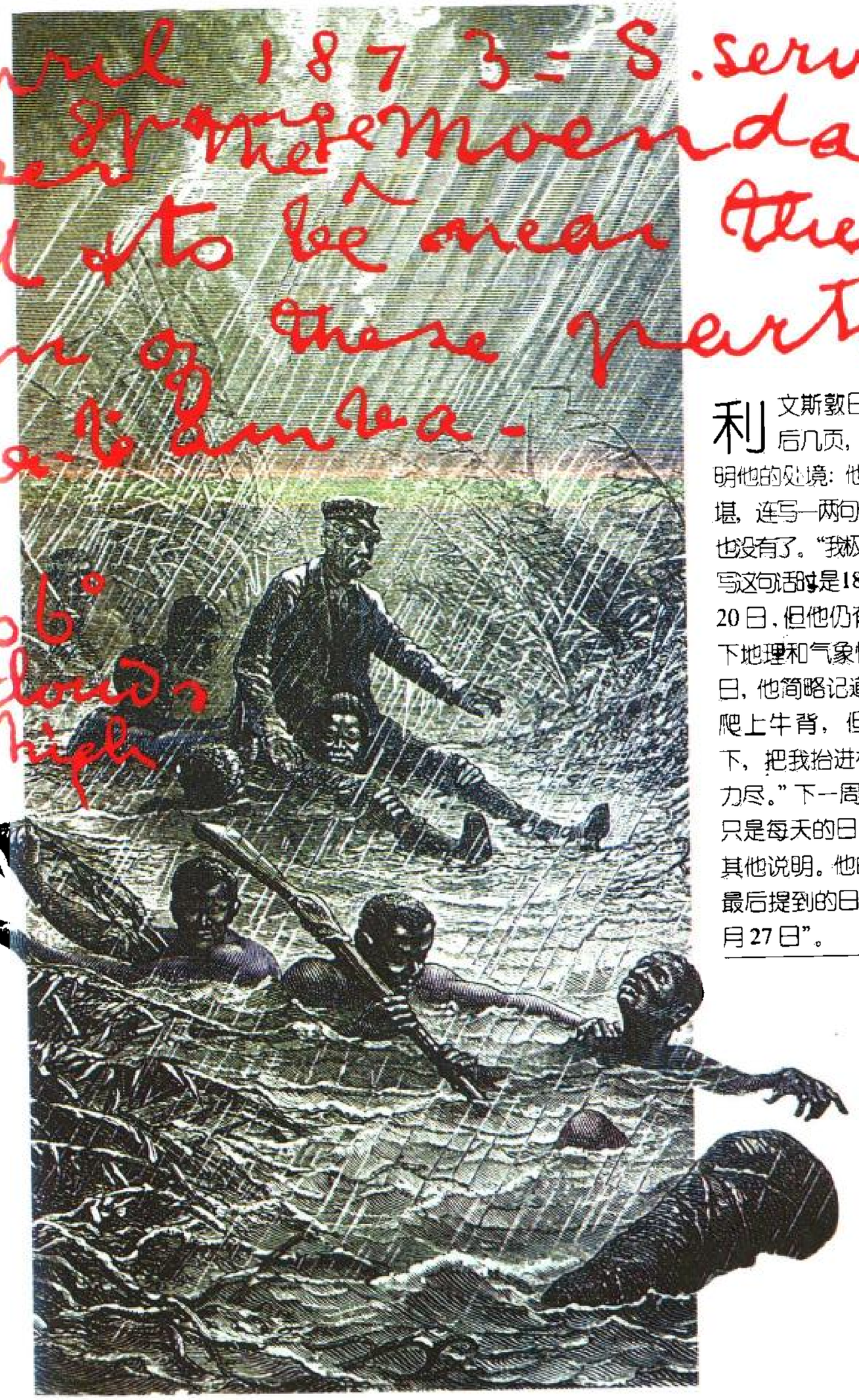
两人性格不同，但一见如故，一起绕坦噶尼喀湖航行了一个月，为绕湖并雇了16名划桨手。和伯顿一样，他们发现鲁济济河流入此湖，并非出自它。他们只得承认这不是尼罗河。

斯坦利觉得利文斯敦太虚弱，劝他回英国，但他根本不听。1872年3月，他把记者同伴留在卡泽，自己上路去寻找假定的尼罗河源头。

接着他去班韦乌卢湖地区。此时恰逢雨季，利文斯敦剩余的体力丧失殆尽。他搞错方向，迷了路，几乎吃不下东西，多次出血。这固执的探险家坚信，卢阿拉巴河、刚果河上游和尼罗河是同一条河。这个信念变成定见。

斯坦利在坦噶尼喀湖写道：“湖面相当平静。碧绿的水映照出晴朗的蓝天。”

他永远也不会知道自己错了。1873年5月1日晨，在小城伊拉拉（Ilala），他的非洲同伴发现他跪在床脚下死了。他们用盐和酒精在遗体上做了防腐处理，把他



利文斯敦日记的最后几页，很能说明他的处境：他疲乏不堪，连写一两句话的力气也没有了。“我极端虚弱。”写这句话时是1873年4月20日，但他仍有毅力记下地理和气象情况。次日，他简略记道：“试图爬上牛背，但被迫躺下，把我抬进村。精疲力尽。”下一周，记下的只是每天的日期，没有其他说明。他的日记中最后提到的日子，是“5月27日”。

抬到桑给巴尔，最后一次穿越非洲大地。由于跟随传教士的非洲人热诚相助，英国得以为英雄举办国葬。1874年4月18日，利文斯敦隆重下葬于伦敦的威斯敏斯特教堂（Westminster），英国人的忠烈祠。

利文斯敦身后的名声

在利文斯敦以前，已经有白人到达非洲某些地区。但他本人并不知道，因为前人的记述没有公开。早在16世纪初，就有好几名葡萄牙人来到赞比西河河畔。然而，利文斯敦仍然是历史上顶尖的探险家，享有很高的尊崇。他的命运和事迹本身固然不同凡响，但他声誉如此之高，其中原因还须探究一番。

研究他的文章往往充满溢美之辞，历史分析比较欠缺。其实，利文斯敦的方法与其他非洲探险家的方法既有相同的地方，也有大相径庭之处。传说他不断为非洲人谋福利，不用武力，对雇来的脚夫和仆役大施恩典。确实，利文斯敦不是性情暴烈的人，但硬说他连打猎时也不用枪，则未免夸大了他的温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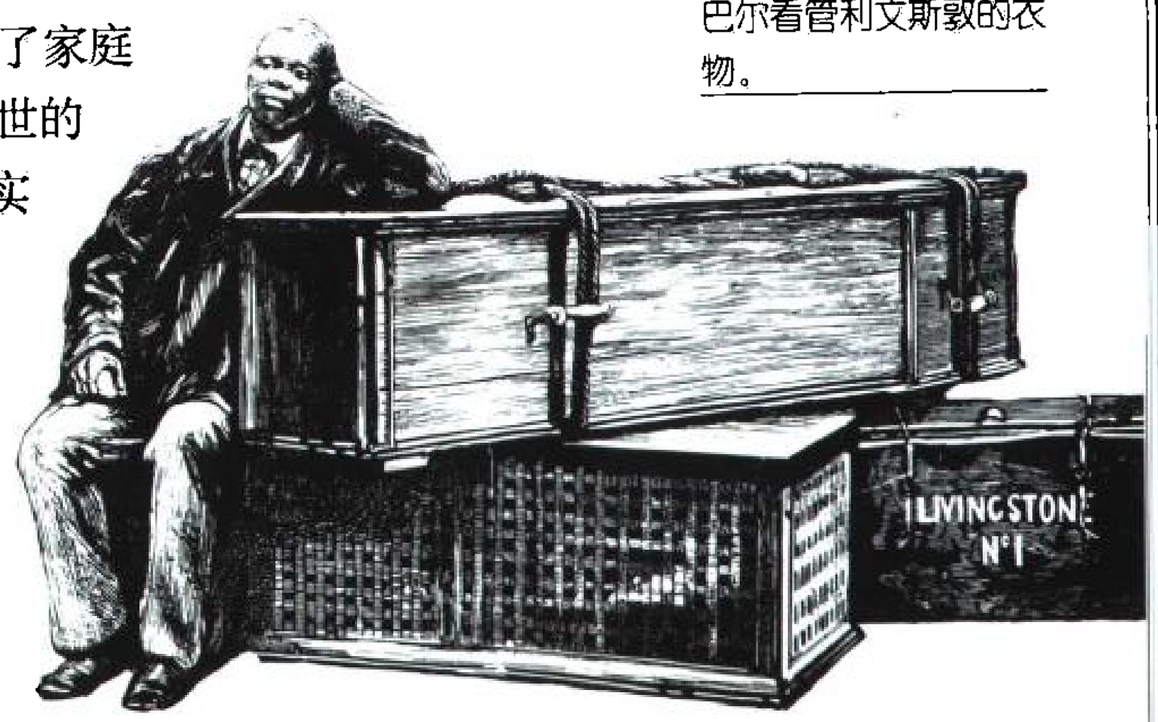
当然，其他旅行家通常瞧不起非洲人，他却尊重当地人，这是他的一项优点。然而，他打从心底相信白种人高人一等，从他的各种看法都可以清楚见到这种态度。他认为白人优越并不是天生的，而来自文化教养，以及基督教的长期影响。

利文斯敦出名的另一个原因，则是他满足了英国人——推而广之，全欧洲人——的自尊心。他是一位谦虚的英雄，对于他一心一意要“拯救”的非洲人，以及他鼓励继续其使命的欧洲人，都可以说是完全奉献自己。

手下的人对利文斯敦逝世悲痛万分，他尸体被发现时的姿势，也令他们震惊。

1874年2月，利文斯敦的遗体运抵桑给巴尔，连同医生的文件和衣物交给莱恩（Arthur Laing）先生照管。遗体在红海畔的亚丁（Aden）被装上马尔瓦号，4月16日到达英国。从南安普敦（Southampton）运到伦敦后，弗格森（William Fergusson）爵士和利文斯敦的朋友一起检查了遗体：左臂有一个假关节，死者身份确定。1843年利文斯敦被一头狮子咬伤，靠近肩膀的肱骨粉碎性骨折。

的确，利文斯敦花了三十年的时间，跑遍了外界所不知的大陆，最后如愿以偿，死在非洲。他在非洲失去了健康，牺牲了家庭生活，以基督教救世的希望也没有完全实现。可是，有了利文斯敦，欧洲得以更进一步认识非洲——无论是最好还是最坏的事物。



下图是忠心耿耿的温赖特，在桑给巴尔看管利文斯敦的衣物。

“利文斯敦说，想要顺卢阿拉巴河而下
是疯子才干的事。没错，这的确是场冒险。
如果从头再来，我至少要带两百枝枪。
我这些话也许永远不会有白人读到。
但我继续旅行，继续写作，
把命运交给上帝。”

斯坦利日记

第四章

在大森林的心脏

19世纪末，欧洲人全把目光投向刚果河地区。这个时期，各国政府经由国际协定来解决殖民纠纷。1884年11月至1885年1月的柏林会议，为刚果河流域的殖民活动奠定基础。

桑给巴尔岛距离东海岸30公里。19世纪，此地的经济飞速发展，成为非洲一个贸易中心。桑给巴尔是贩卖奴隶的大市场，深受欧洲资产阶级喜爱的象牙由此过境。阿拉伯人和印度人从事收益丰厚的交易。他们帮助探险家组织探险，提供商品和劳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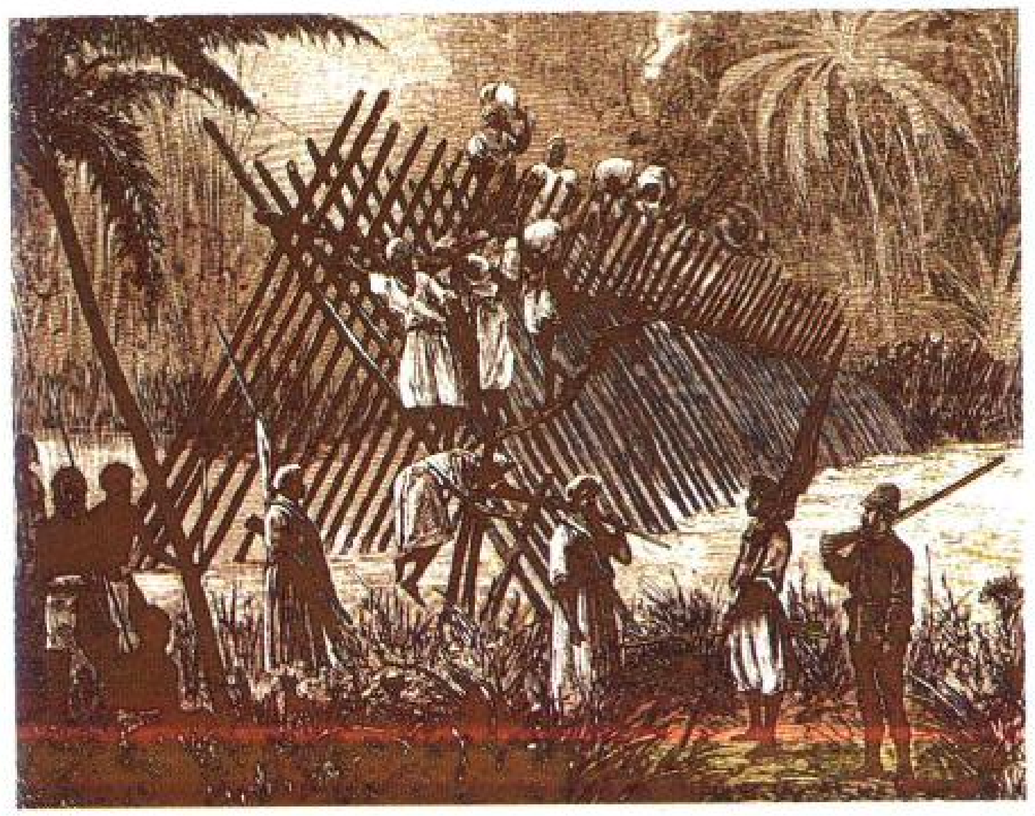
一直到19世纪70年代，地理考察还只限于大湖区和南部非洲，刚果河流域仍是一个未知数。地形上，这儿是赤道大森林的王国，再加上政治方面的原因，此地区很难接近。然而，几年之间，刚果变成欧洲各大国心目中一项重要的殖民赌注，探险活动与帝国主义之间的关联，在这儿比别处更明显。

循着利文斯敦的步伐：卡梅伦横穿黑色大陆

斯坦利遇上利文斯敦时，皇家地理学会也正考虑派出一支探险队，去中非寻找利文斯敦。

有一名皇家海军上尉卡梅伦（Verney Lovett Cameron），申请参加探险队。他本来的工作，是在一艘负责镇压桑给巴尔附近黑奴买卖活动的船上。卡梅伦是牧师之子，深信欧洲人有必要待在非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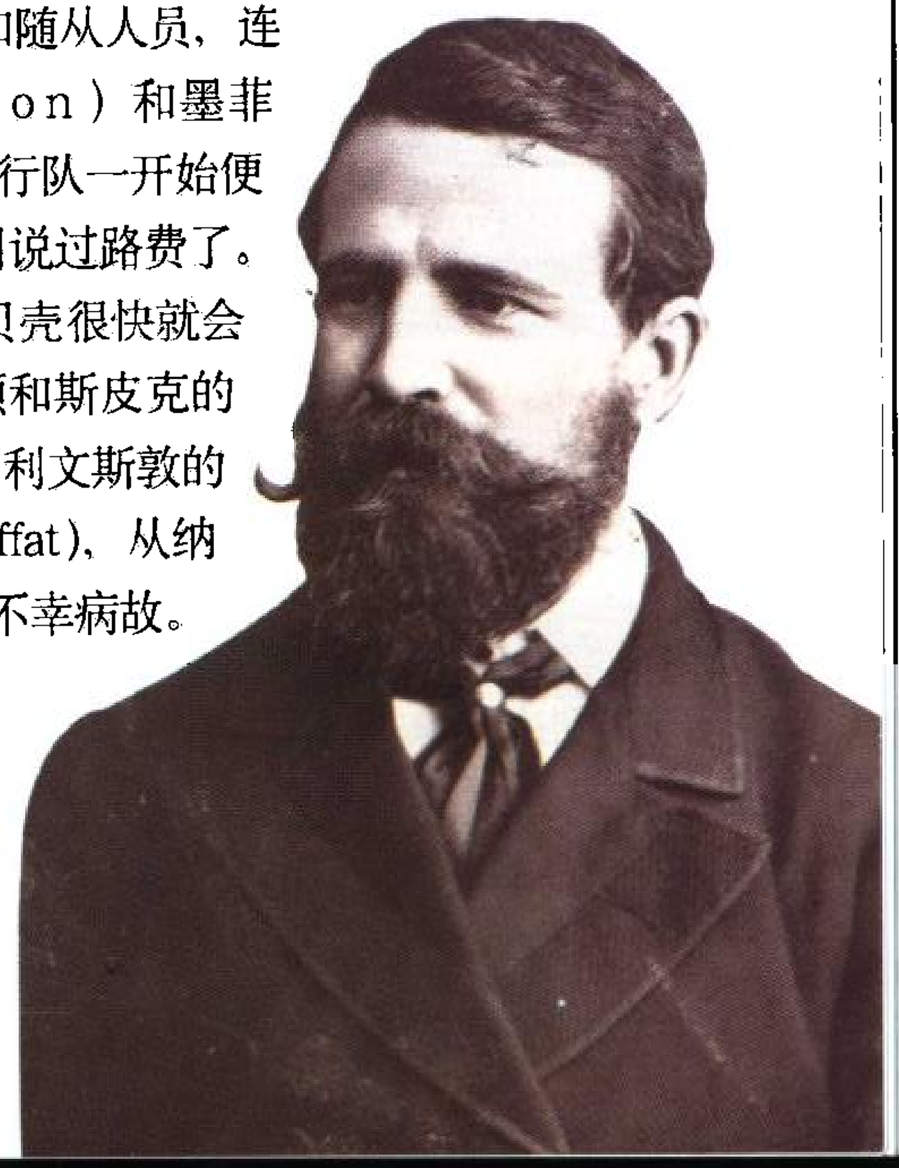
他没有任何人举荐，但皇家地理学会有感于他的决心，便把这项任务交给他。1873年1月，卡梅伦抵达桑给巴尔，花了几星期组织了一支旅行队。一开始，



卡梅伦于1875年穿越了葡萄牙黑奴贩子去过的非洲土地：乌桑比（Ussambi）、乌伦达（Ulunda）和洛瓦勒（Lovale）。但他最先记录下这些地方的地理、植物和人种情况。他在雨季旅行，因而更困难。不过，31个月的旅程中，探险队只有两人死亡。

脚夫有200名，数目可观，但不久就有人开溜……由于招募困难，卡梅伦一出发便先支付脚夫工钱，这显然是错误的决定！

1873年3月23日，卡梅伦和随从人员，连同另外两位英国人狄龙（Dillon）和墨菲（Murphy），离开了巴加莫约。旅行队一开始便遇到问题：食品价格过高，更不用说过路费了。以这种开销，当货币用的布匹和贝壳很快就会用光。探险队走的是十年前伯顿和斯皮克的路线。欧洲人经不起疟疾折磨。利文斯敦的外甥罗伯·莫法特（Robert Moffat），从纳塔尔动身前来与他们会合，5月不幸病故。



10月，卡梅伦听到一个可怕的消息：他要找的人已死了

卡梅伦在卡泽遇到了利文斯敦的脚夫，他们正护送传教

士的遗体去桑给巴尔。探险队的目标既失，已没有理由存在，卡梅伦必须决定今后的去向。墨菲和狄龙打算回国，留下卡梅伦一个人继续前进。

1874年2月18日，卡梅伦到达乌吉吉，从一名阿拉伯商人那里，得到利文斯敦的私人文件。他大感荣幸，把这些文件带回英国，也算些许安慰吧。

卡梅伦想勘察坦噶尼喀湖以西的地区，但别人力劝他再等几个月，这个地区不安全，想探险必须拥有一支强大的旅行队，而这是办不到的。

于是他沿着湖的南岸，走了两个月。逗留期间，他绘制了50万公里的地图，并测定了海拔高度。他发现，湖水在雨季注入卢库加河（Lukuga），这条河属于刚果河的水系。

非洲的地名把欧洲人弄得晕头转向，同一条河常常有好几个名字。拿刚果河来说，它在东段叫卢阿拉巴河，斯坦利把它命名为利文斯敦河，情况又复杂了一些。

刚果盆地的开路先锋卡梅伦，没有再顺流而下，却朝南行进

卡梅伦打算沿卢阿拉巴河走，进入西部地区。1874年8月到达尼扬圭。商人提普·提卜（Tippu Tib）说服他，放弃这个过于大胆的计划。卡梅伦将会后悔没有坚持自己的计划，三年后，斯坦利因此举出了名。不管怎样，卡梅伦听从了提普·提卜的忠告，倒有幸多证实一项事实：卢阿拉巴河和尼罗河不是同一条河。

卢阿拉巴河在尼扬圭的海拔，比尼罗河在贡多科罗的海拔低，而水量是尼罗河的五倍！

在阿拉伯君主的帮助下，卡梅伦向南走，想穿越大陆到西部。这是项荒诞的计划，探险家受到严峻的考验。探险队经常挨饿，他得了坏血病，与土著的关系非常紧张。卡梅伦尽管迟疑不决，仍然被迫率领队伍，与一名奴隶贩子同行了一段路。

1875年11月7日，卡梅伦终于横穿大陆，到达安哥拉沿海的本格拉（Benguela）。手下个个疲惫不堪。他只好暂时把他们留在后

提普·提卜是中非最有影响的批发商。他不受桑给巴尔苏丹的束缚，在尼扬圭周围称王称霸。他的手下则在市郊大肆抢购，向他提供象牙和奴隶。

卡梅伦和许多英国人一样，认定唯独盎格鲁-撒克逊人能够镇压黑奴贩卖，以此证明，他们待在非洲是对的。

面，自己与几名忠实的仆人一起，前去向沿海的葡萄牙人求援。终于得救。

1876年4月，卡梅伦抵达英国利物浦，受到学术界的热烈欢迎。他得到皇家地理学会的嘉奖，几所素有盛名的大学授予他多个荣誉头衔，维多利亚女王也赐下头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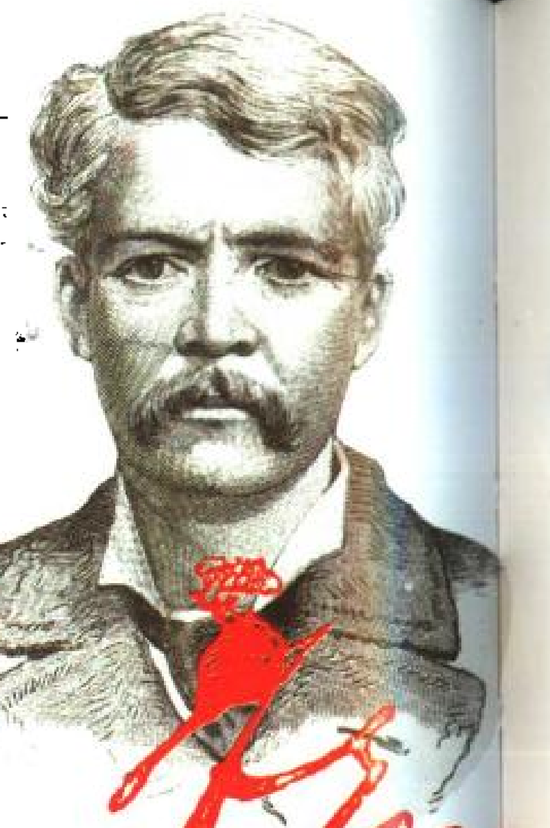
探险耗资1.2万英镑，金额可观，皇家地理学会不得不寻求私人赠款。由于朋友们一再督促，于是卡梅伦撰写了冒险记《穿越非洲》(*Across Africa*)，表达了对非洲人的深挚心意。书中还谴责了他亲眼目睹的奴隶贩卖行为。

卡梅伦不像其他探险家那样有名，这实在出人意外。他的事迹其实是相当值得注意的，他足迹所至的地区，欧洲列强很快就表现出浓厚兴趣。或许因为他的谦虚，后世才没有公平以待——但也许只是斯坦利的名声太响亮，大大掩盖了卡梅伦的成就。

至于斯坦利则野心勃勃，想顺卢阿拉巴河而下，希望它就是刚果河

因寻找利文斯敦而出了名的斯坦利，不费吹灰之力，筹集到他大计划——顺卢阿拉巴河而下——所需的资金。出钱的是新闻界两位巨头：《纽约先锋报》的社长和《每日电讯报》社长。斯坦利组织了一只庞大的探险队，带了一艘可拆卸的、13米长的船“艾丽丝小姐号”，总共雇了360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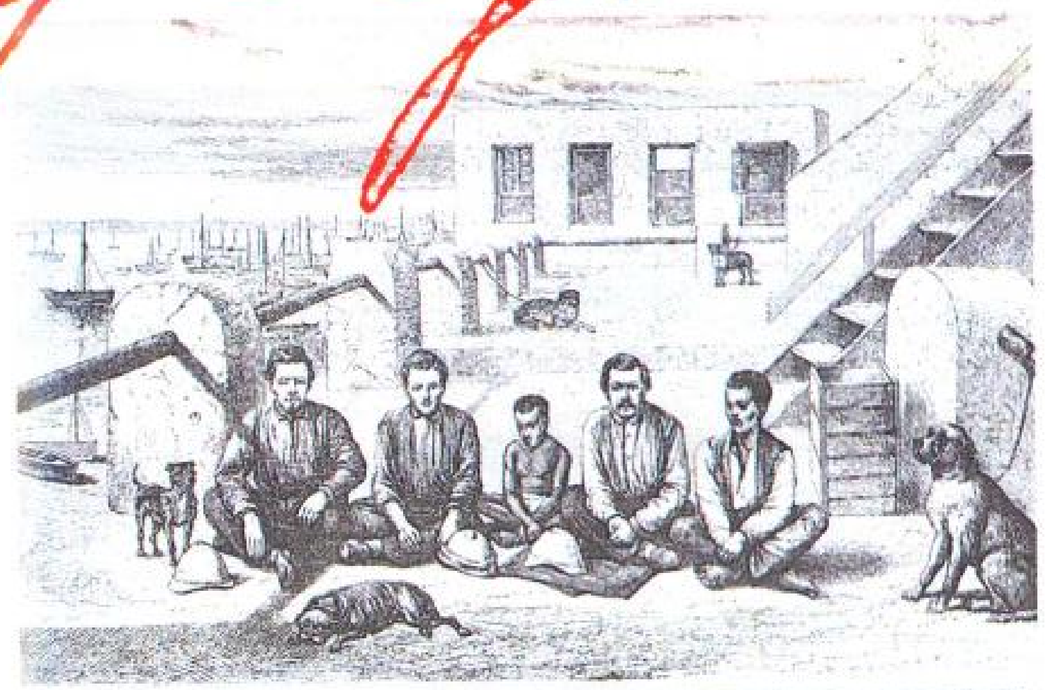
1874年11月17日，斯坦利从桑给巴尔出发，接近大湖区时稍事停留。然后他从坦噶尼喀湖朝西北方走，1876年10月到达尼扬圭。这时他身边只剩下一名欧洲人波科克（Franck Pocock），其他欧洲人都在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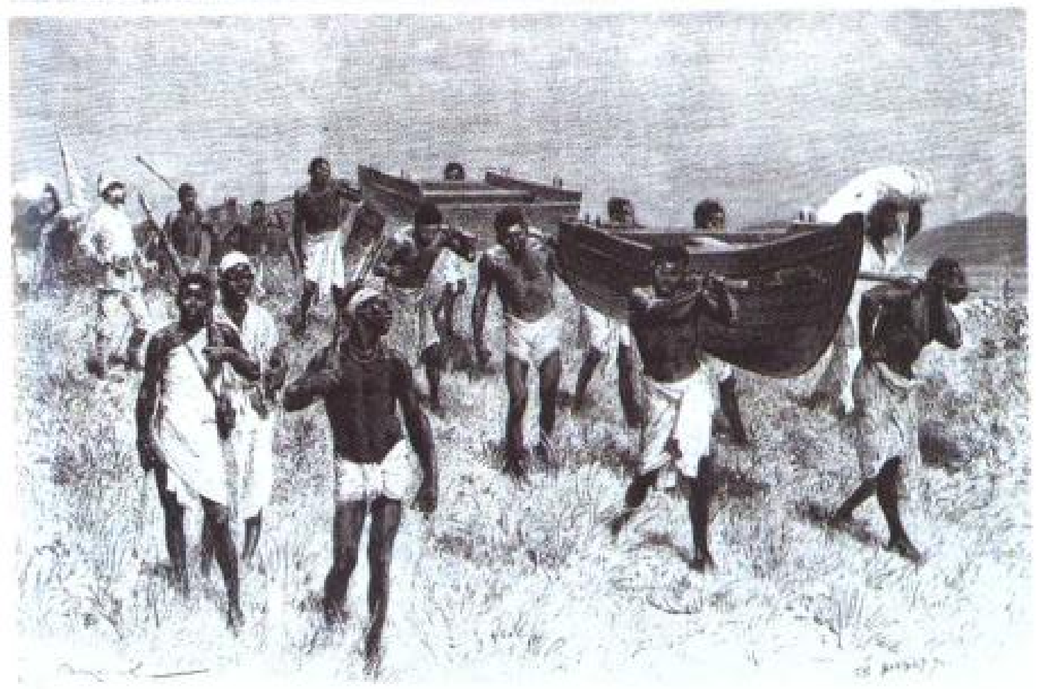
斯坦利原名约翰罗兰（John Rowlands），1841年生于英国威尔士。他是由女仆生下的私生子，14岁时到一艘驶往美洲的船上当见习水手。后来由一名美国商人收养，改名为亨利·莫顿·斯坦利。1865年，他当上记者，为《纽约先锋报》报道阿比西尼亚的一桩案子。后来他因找到利文斯敦而家喻户晓。

中死亡。尼扬圭航站的下游，茂密潮湿的大森林开展。斯坦利下的赌注似乎风险越来越大。他决定占卜，看看是否应该继续前进。抛向空中的钱币说必须折回，他十分恼火，决定不理迷信，继续行进。

提普·提卜确实是一位可贵的朋友。斯坦利与他做了一笔交易：斯坦利出价5000美金，要提普·提卜在两个月内招来一支700人的队伍，并得到食物和额外的武器。



波科克兄弟和巴克(Frederick Barker)三人，脚边放着太阳帽，很容易认出来。三个人中谁也没有到达大西洋，……连狗也不适应气候。斯坦利大为失望。



本应连在一起运送的艾丽丝小姐号。桑给吉巴尔的一名木匠，受托把这条船分成几段。斯坦利以未婚妻的名字为它命名，但当他结束探险时，艾丽丝已经嫁作他人妇了。

1876年11月5日，队伍沿着河道朝北出发。一只只小船顺流而下，历时多日。瘴气弥漫，植物茂密。沿岸居民素有吃人肉的恶名，而且动不动就攻击，因为他们认为外人闯入是一大威胁，往往不热情相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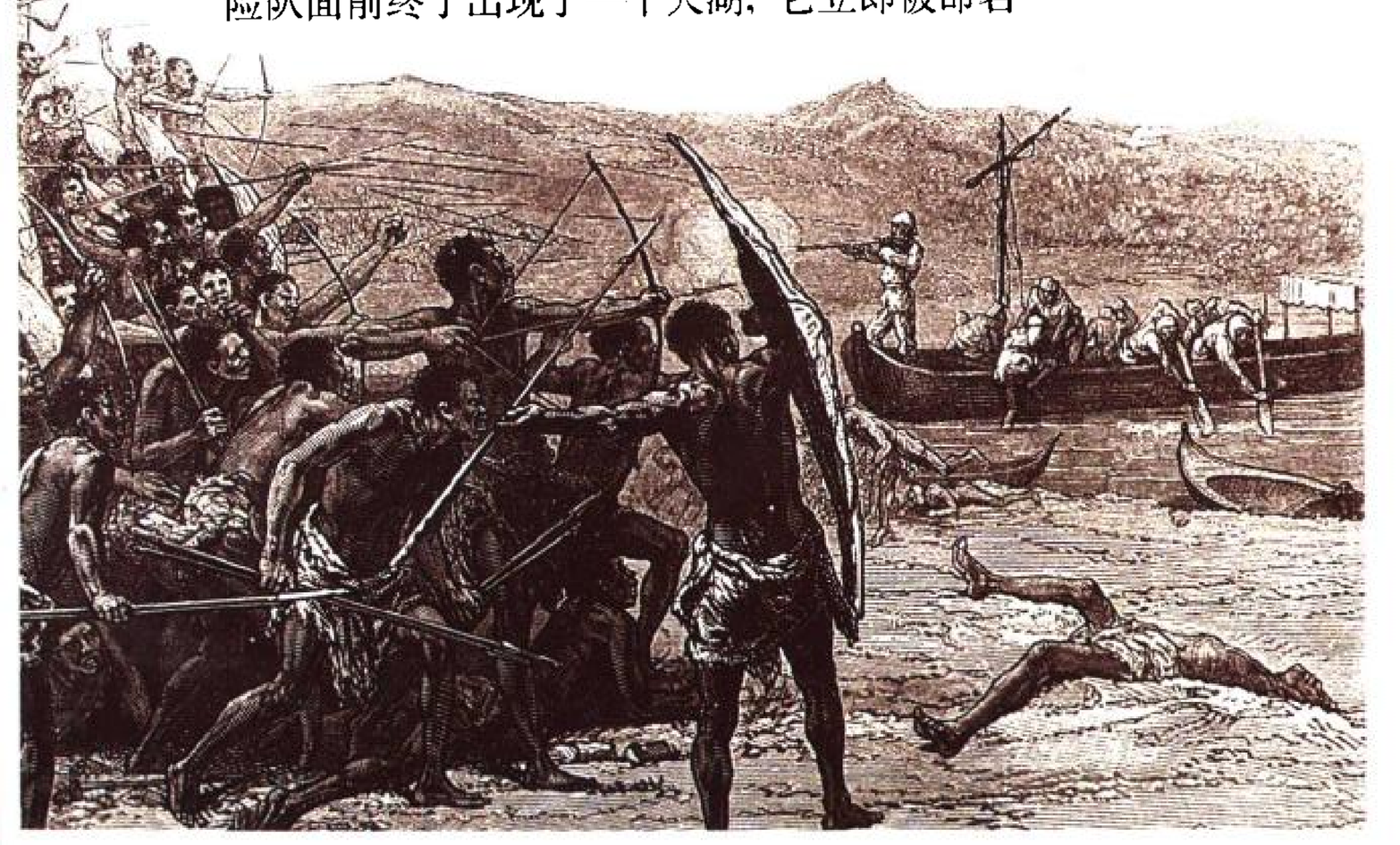
斯坦利在某些地点滥用火器，在伏击中损失了若干人员，他们予以反击，把整座村庄夷为平地！这次探险期间，他打了32场仗。

斯坦利瀑布和斯坦利湖

河继续朝北流，绵延数百公里，它可真是刚果河？到了赤道，河水改向西流，斯坦利的假设得证。1877年1月，他发现了一个大瀑布，并谦虚一点，叫它“斯坦利瀑布”(Stanley Falls)。2月，从一名非洲首领口中，斯坦利终于得知，这条河叫刚果河。

这下再无疑问了。可惜他们只走了一半的路。瀑布阻碍了队伍的前进，许多人淹死在急流中。3月，探险队面前终于出现了一个大湖，它立即被命名

非洲人为何怀有敌意？很容易解释：旅行队经常是捕奴隶的同义词，欧洲人的善意令沿岸居民起疑。此外，白种人有吃人的名声，但探险家在每一棵树干后面，都看到食人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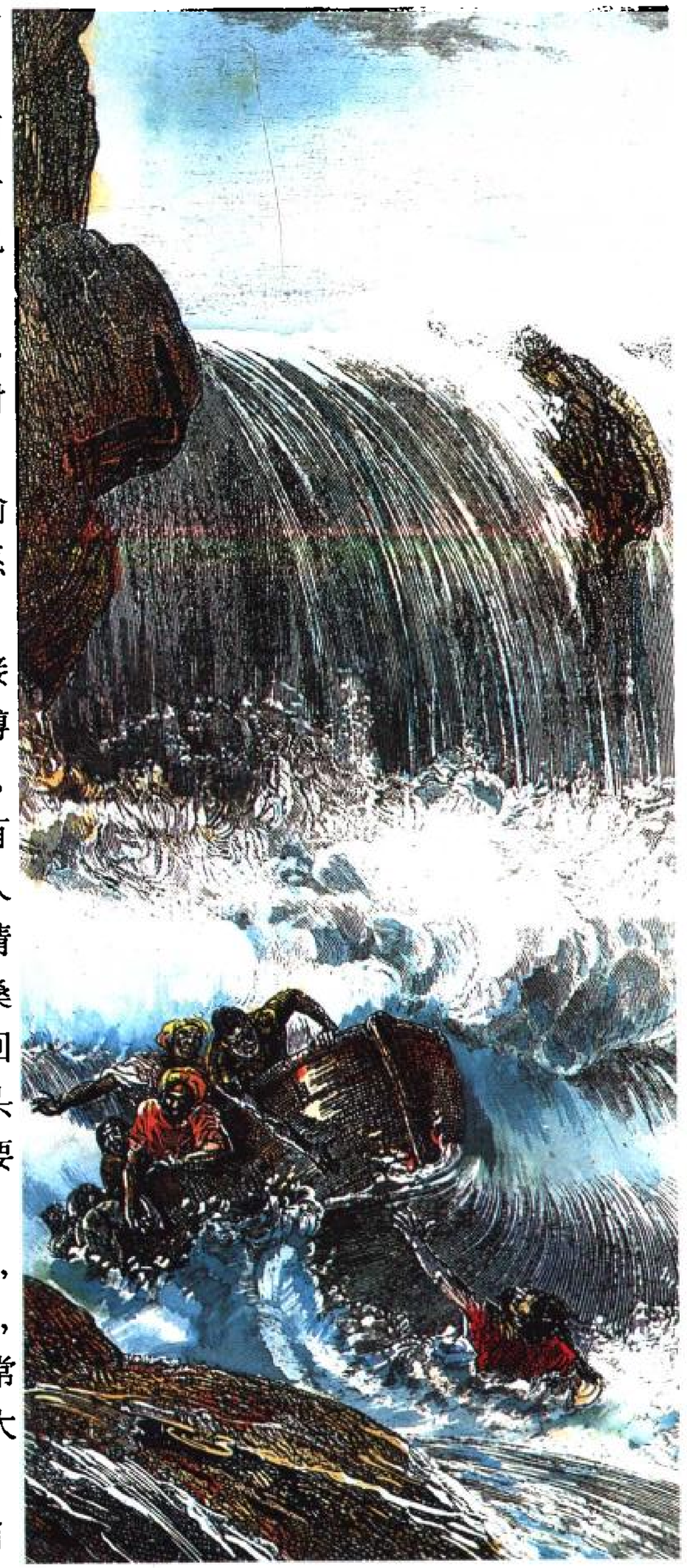


为“斯坦利湖”(Stanley Pool)。

五个月后，快到大西洋时，景况十分悲惨：有一半人丧生，斯坦利似乎也被困难压垮了。在日记中，他喊累，抱怨深感到厌倦。在大西洋沿岸，非洲人对探险队的商品兴趣不大，很难对付。脚夫到村里偷食物，与沿岸居民的关系更难处理了。

1877年8月4日，接近目的地的斯坦利，向博马(Boma)派出一个小组，大部队得救了，但还是有人因衰竭而死。活着的人员患了严重的思乡病，情绪消沉。所以，斯坦利在桑给巴尔用船先把他们送回国。他本人也老了许多，头发白了，神情严肃，瘦得要命。

这一点儿都不奇怪，斯坦利已旅行了一千天，而所经过的地区环境异常险恶。他在《穿越黑色大陆》(*Through the Dark Continent*)一书中详加描



述。派往非洲大地的历次探险中，这是最悲惨的一次。

斯坦利返回英国后，娶了个有钱的女人，她是17世纪时的英国将军克伦威尔(Cromwell)的后裔。“统治阶层”(establishment)大为气恼，他们不欢迎斯坦利进入他们的行列，何况他还是个私生子。

在往后的岁月中，斯坦利着力巩固他的非洲探险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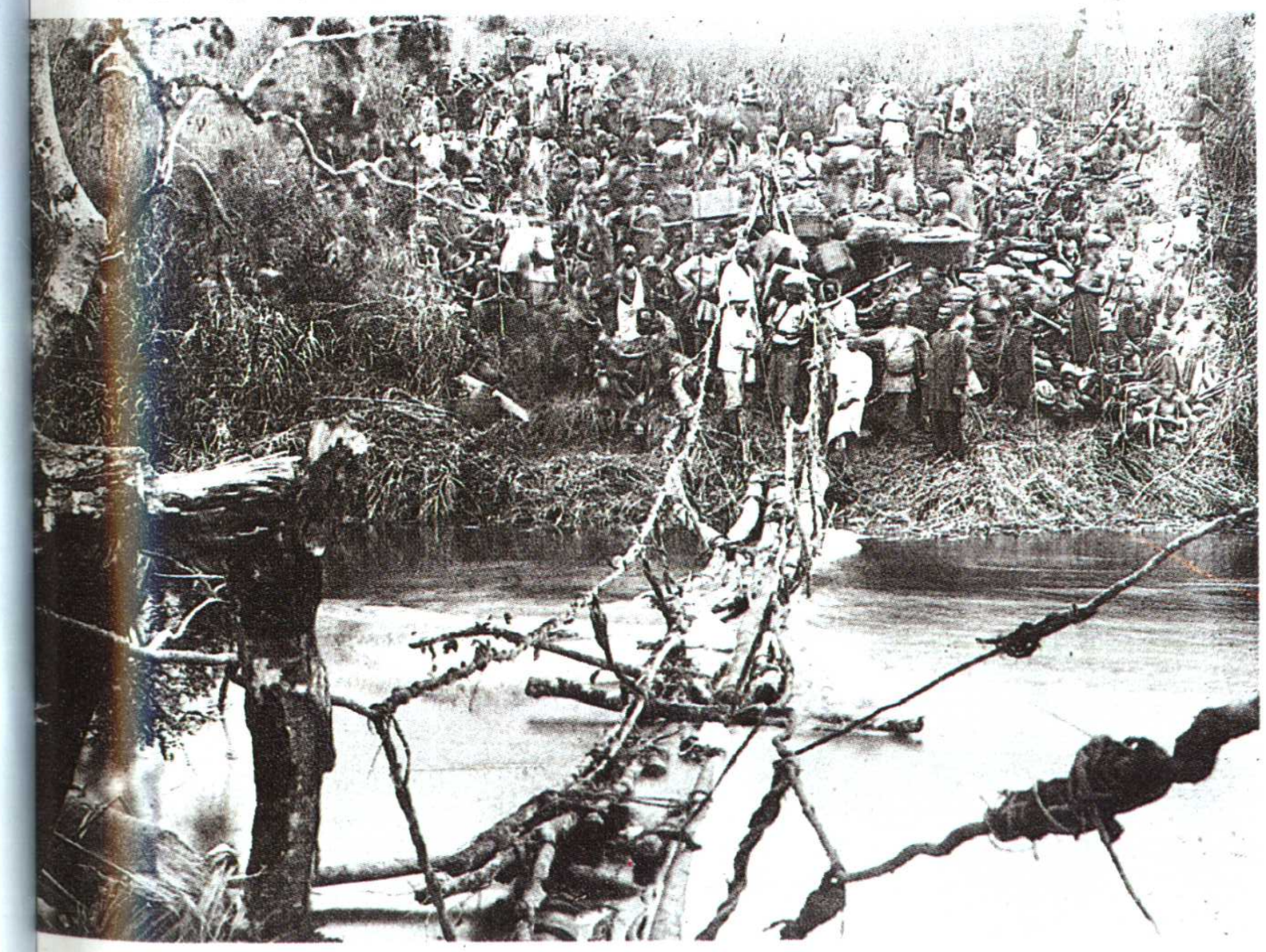
19世纪70年代末，斯坦利开始为比利时国王效力。1876年，这位国王利奥波德二世(Leopold II)创立了国际非洲协会，幻想扩大自己在海外的影响。他依靠斯坦利的探险成绩，在刚果河左岸建立起个人帝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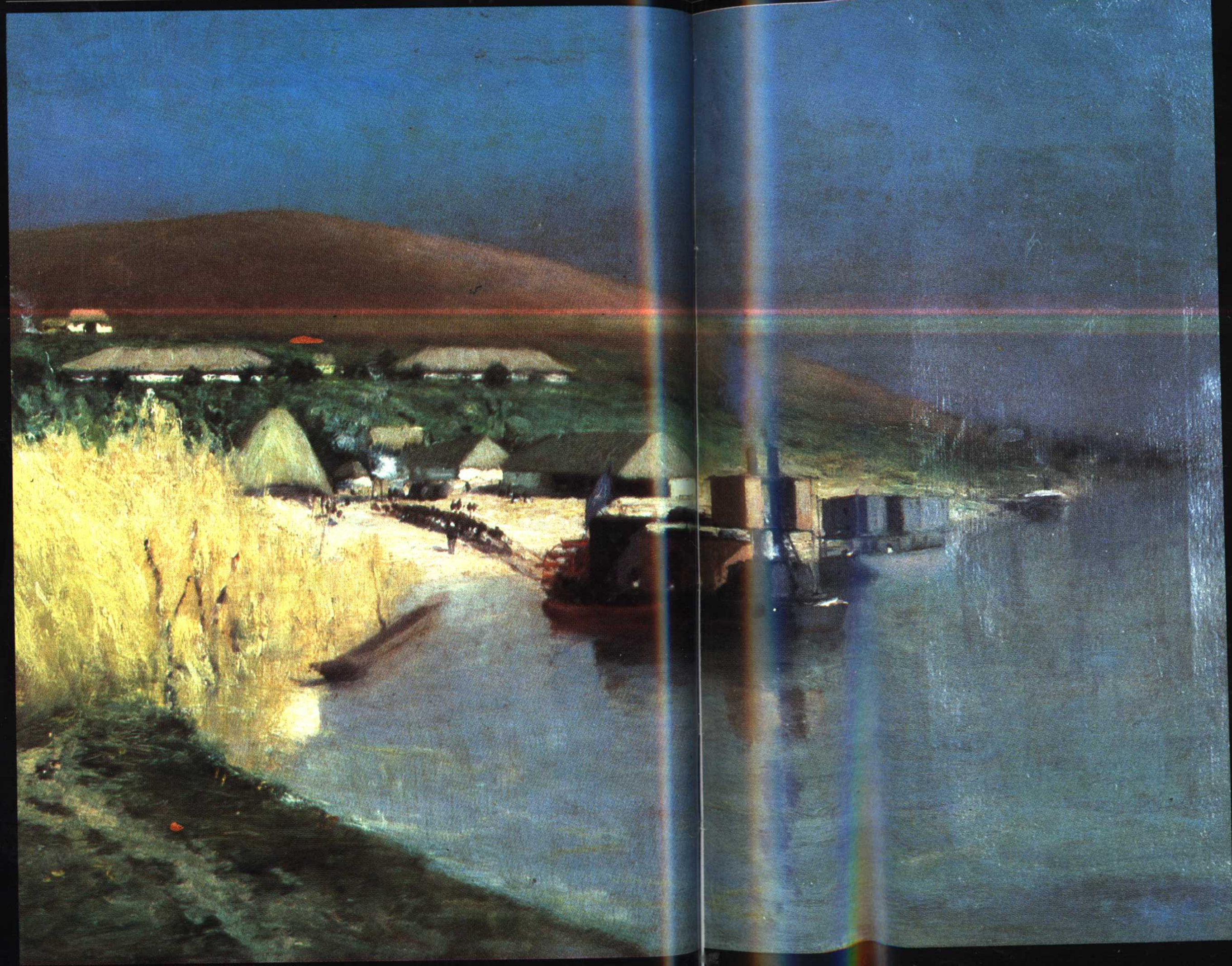
斯坦利满脑子开发刚果河流域的计划，亟思开辟一条绕过瀑布的路。他还发起修建了一条铁路，在斯坦利湖畔建了两个城市，利奥波德维尔(Léopoldville)和斯坦利维尔(Stanleyville)，字义上就是“利奥波德之城”和“斯坦利之城”。为了巩固利奥波德的势力，他必须说服某些非洲首领接受比利时的监护。1879到1884年，他在刚果河地区领导了几项大工程，因此很快便得到一个“碎石机”的绰号。工程并非无私的举动，内地拥有巨大的财富。在1876到1877年探险期间，斯坦利掠夺的象牙共值五万多美金!

1887至1889年，他最后一次在非洲执行任务，去援救一位叫艾明·帕夏(Emin Pacha)的德国博物学家。此人为埃及工作，1883年间，埃及爆发了一起马赫迪(Mahdi)的反抗事件，把他隔在离艾伯特湖不远的地方。这一次，从桑给巴尔出发时，旅行队共有八百多人。经过几个月的急行军和挨饿，找到博物学家了，他却不愿离开。斯坦利不得不说服他让人还他自由!

《在最黑暗的非洲》一书中，斯坦利叙述了他最后一次的冒险经历。斯坦利在萨里(Surrey)安度晚年，夫妻生活颇为幸福。

利奥波德二世建立的制度，早已失去了人心。土地掠夺、苦役和虐待，不是比属刚果特有的现象，但这些现象遍及刚果，则惊动了其他强国。





利奥波德维尔是典型的殖民城市，1881年从旧城址金坦博镇（Kintambo）上发展起来。斯坦利为了向利奥波德二世致敬，便以他的名字命名该城。设立利奥波德维尔的本意，是为刚果河左岸设一个“教化”站，1926年它才成为比属刚果的首都。1883年，在斯坦利瀑布下游附近，斯坦利还建造了斯坦利维尔，……谁能忘记是他把刚果变成殖民地呢？1966年，利奥波德维尔改称金沙萨（Kinshasa）。

德·布拉柴，法国的代言人

1880年前后，斯坦利投身于征服殖民地的竞争，与法国人的野心相抵触。萨沃尼·德·布拉柴（Pierre Savorgnan de Brazza）是法国人在这个地区的代表。此人原籍意大利，1874年入法国籍以前，已是法国海军少尉。

海军部长是他的朋友，交给他勘察奥格韦河（Ogowes）的任务。早在1842年，便有法国人在河口定居，但他们对河的上游所知甚少。只有迪沙吕（Paul Du Chaillu），一位有点古怪的法籍美国人，在19世纪60年代初到过克里斯塔尔（Cristal）山。迪沙吕在号称食人族的芳格人(Fang)那里住过，曾撰文详述捕猎大猩猩的经历。

布拉柴的小探险队于1875年出发，开始历时两年的远征。同行的有20名非洲人和三名法国人：一位医生、一位军人和一位博物学家。

布拉柴以法国名义所进行的殖民活动，野心勃勃而且耗资巨大。他第一次去奥格韦河执行任务时，得到1.75万法郎的资助，却花了4万法郎。这像是斯坦利的大探险。布拉柴向其他写过游记的法国军人要求协助，如马尔什（Marche）和孔皮涅（Compiegne），这两人在布拉柴之前就到过奥格韦河。

la peau de son front, rejetée en avant et en arrière, faisait mouvoir en tous sens le poil qui la recouvrait, et donnait à ses traits une expression diabolique. Il poussa encore un rugissement à faire trembler la forêt ; il me sembla qu'un coup de tonnerre ébranlait le sol sous mes pieds; puis le monstre nous regarda en face, et se battant la poitrine, avança encore.

左页图里，斯坦利挽着妻子手臂。英国人素来讨厌斯坦利，说他粗鲁，性好吹牛，又加入美国国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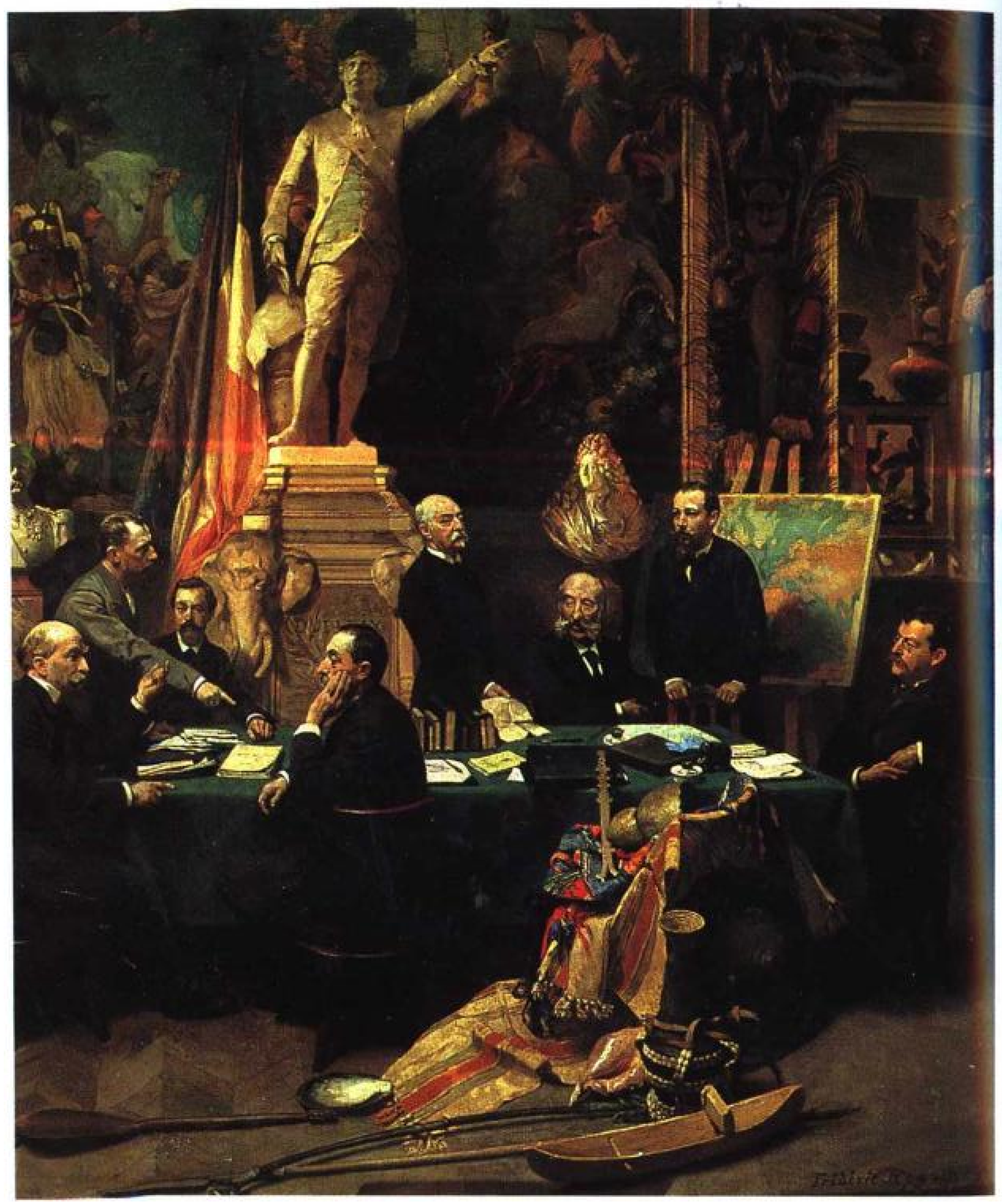
布拉柴一行溯奥格韦河而上，发现这条河不可能是深入内地的一条重要水路。河不再能通航时，队伍只好走路，朝刚果河的一条支流阿利玛河（Alima）去，但沿岸的一个部族拦住了他们的路。布拉柴选择了折回，没有诉诸武力以求继续前进。因为这种温和克制的做法，他没能一直走到刚果河，而不多久，斯坦利在那里扬了名。

1880年，布拉柴得知斯坦利的情况后，说服法国政府在这些地区开展政治活动。他坚信法国有教化使命，尤其应反对奴隶贩卖。斯坦利和一般英国人，他并不放在眼里。布拉柴再次率领一小队人溯奥格韦河而上，来到靠近斯坦利湖的刚果河左岸。巴特凯人（Batekes）住在这个地区，由世俗兼精神领袖玛科科（Makoko）统治。

布拉柴受到玛科科隆重接待，深受鼓舞，与他签订了“友好”条约。根据条约，玛科科把领土置于法国的保护之下，还把领土中央的一块地割让给法国，这便是布拉柴维尔（Brazzaville）未来的城址。法国人送给这位君主一面三色旗，以为报偿。

布拉柴与斯坦利会晤后，法国承认了这项条约。

起初，有关大猩猩这种几乎有人形的大猴子的描述，只招来怀疑。“大猩猩的吼叫，是这片森林中最怪异、最吓人的声音。开始是断断续续的狗叫，接着变成低沉的隆隆声，恰似远方的雷鸣。”（迪沙吕）



1883年布拉柴再度出发，任务更有建设性：建立航站，记录奥格韦河周围的地形和人种情况。这一次，探险队有一百来人，法国加入投资。1885年，布拉柴奉召回国。在以后的岁月中，他始终捍卫自己的殖民理想，以“人道”面目行征服之实。

法国首相茹费里(Jules Ferry)积极推动法国在非洲的扩张。他鼓励布拉柴占领法属刚果，他的内阁于1885年垮台。

玛丽·金斯利，一个特殊人物

在一长串男性探险家的名字中，有一个例外：玛丽·金斯利(Mary H. Kingsley)。1893年，她启程赴赤道非洲：一来要为大英博物馆带回鱼类标本，二来要搜集有关非洲宗教的情况。她组织了两次旅行，第一次从1893年7月到12月，第二次从1894年12月到1895年11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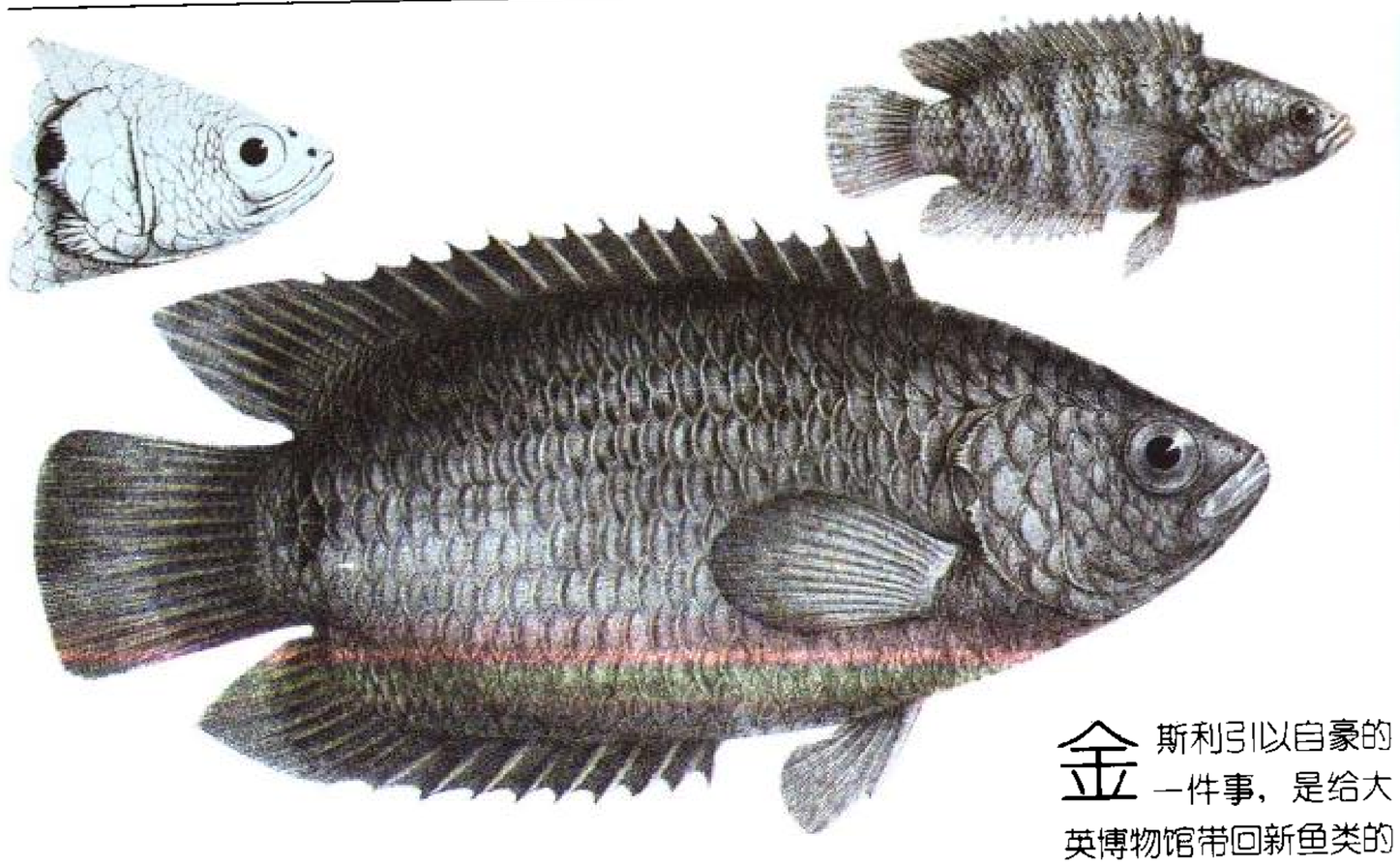
她乘船沿非洲海岸航行，从塞内加尔(Senegal)到达安哥拉。她感兴趣的地区是现在的加蓬(Gabon)，1895年时在这儿逗留了很长的时间。她是一位独来独往的旅行家，同行的只有几名脚夫。

她先溯奥格韦河而上，然后朝北方的伦布韦(Rembwe)走，取陆路，穿越地图上没有画出的地域。除了自己微薄的收入之外，玛丽·金斯利没有其他资助，因此她做点生意，出售朗姆酒、衣料和金属鱼钩，换一些象牙和准备给博物馆的鱼。

1895年，她沿一条没有人走过的路，攀登位于今日喀麦隆(Cameroon)境内的喀麦隆山。爬上山顶后，她故意把自己的名片留在两块石头之间，任凭风吹雨打！这则逸闻足以表明她与男探险家多么不一样。

她不全靠胆量和勇气出名，主要以幽默感和距离感，成为一个饶

玛丽·金斯利的一生极不平凡。她生于1862年，父亲是医生，母亲是女仆。30岁之前她从未离开过家，父母在几个月内先后去世。她自学了拉丁文、物理和化学，还上了几节德语课。她父亲酷爱旅行，培养了她对遥远国度的兴趣。父亲的藏书中有许多游记和科学著作，她从书中学到了知识，又得到了消遣。



金斯利引以自豪的一件事，是给大英博物馆带回新鱼类的标本。这些鱼的分类名称得自玛丽，叫“金斯利类”(*Kingsleyae*)。她旅行时带着宽口酒精瓶，携带极不方便！瓶里保存着她亲手钓得的鱼，或从非洲渔民那里买来的鱼。

有趣味的人物。她的探险时间不长，但方法特殊。她总是“轻装”旅行，不要人抬，有时泅水过沼泽。她还学会了独自驾独木舟，露天过夜，当地有什么吃什么。她唯一的奢侈享受，是依英国习惯喝茶。

人种学的先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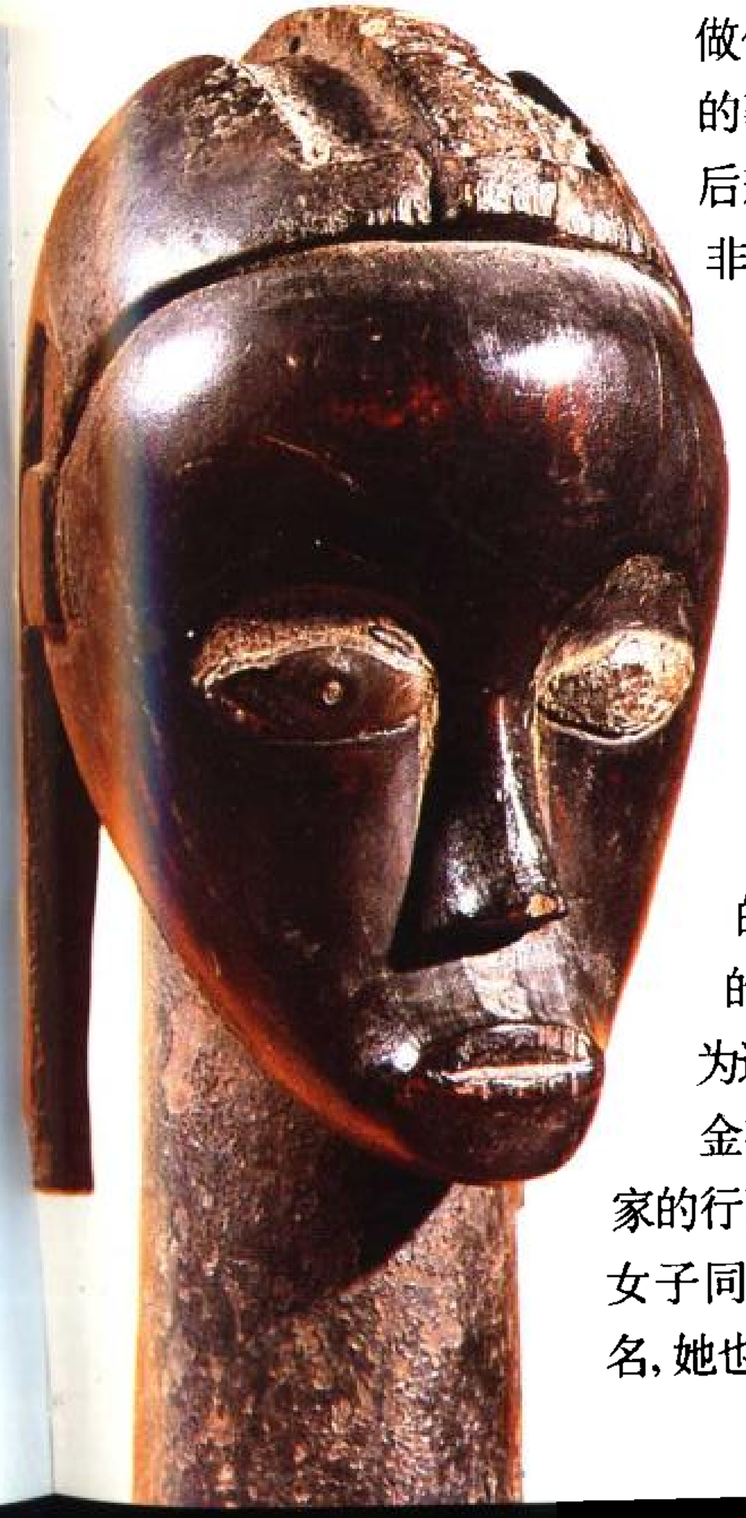
金斯利是业余的人种学者，曾在加蓬的芳格人那里逗留。她努力理解芳格人的文化，分析非洲的许多制度，如多配偶制。她为多配偶制说话，与传教士的意见相左。她决不从道德角度做出评价，却试图理解非洲风土人情的根基，因为她坚信，任何文化都有其内在的特性。今日，人类学以此为基本态度，但在当年这是近乎革命的看法。

1895年她回到英国，以前寄给几家报纸的文章已使她出了名，读者热切期待更多情况。她撰写的第一部著作长达750页，于1897年出版，书名为《西非纪游》(*Travels in West Africa*)。这个书名有点骗人，她旅

行的地区主要在赤道非洲，不在西非。一出书立即受欢迎，第一年再版了四次。以后她又写了《非洲研究》(*African Studies*)。

她的作品以人种学的内容为主，不久便被公认为黑色大陆的专家。她是殖民部长张伯伦(Joseph Chamberlain)的私人顾问，见过人类学家泰勒(Tylor)，与斯坦利很熟，和作家吉卜林(Kipling)交往。尽管她探险、写作都有成就，也和政治人物、文化人士相熟，但她依然谦虚，说自己没有做什么不平凡的事。

上图是金斯利为一个芳格家庭拍的照片。她善于实地考察人种现况，这种资质难能可贵。但全凭经验的观察方法和充满善意的结论，常常是不可靠的。她那个时代，人类学还是一门新兴科学，女探险家也没有完全摆脱时代的成见。她的错误之一，是依据人种起源的多源说，认定白人和黑人来自人类不同的支系。



后来玛丽·金斯利去南非当护士，照料被英国人俘虏的布尔人，最后死于一种热带病，享年39岁。

她一向拥护帝国主义，并为此自豪。她把反对帝国主义的思潮比做霍乱。同时，她支持“聪明的”、更符合非洲习俗的殖民方式，因为她认为这样才是有效的殖民。

金斯利为19世纪探险家的行列增添了亮色，表明女子同样可在这些地区扬名，她也为女性立下了典范。

有些人凭一时的兴致投入旅行生涯。
但他们很快便明白，光靠临阵磨枪，
在非洲不会有任何发现。
探险能否成功，全看探险者的本事——
或许更要看同队里名气不大，
但能力杰出的伙伴。组织工作必须精细，
人员的深谋远虑和吃苦耐劳，
是可贵的品德。

第五章
探险这一行

“准备到非洲探险的人，在桑给巴尔的生活是活跃的。时间过得很快，每一分钟都该用来购买各类布匹、玻璃珠子、金属丝。这些是所欲前往之国家的通用货币。”

斯坦利

桑给巴尔的位置得天独厚，英国人垂涎已久。1873年，应英国人的要求，巴尔加什（Bargash）的苏丹废除了黑奴贩卖。据斯坦利说，1874年，原来的奴隶市场变成教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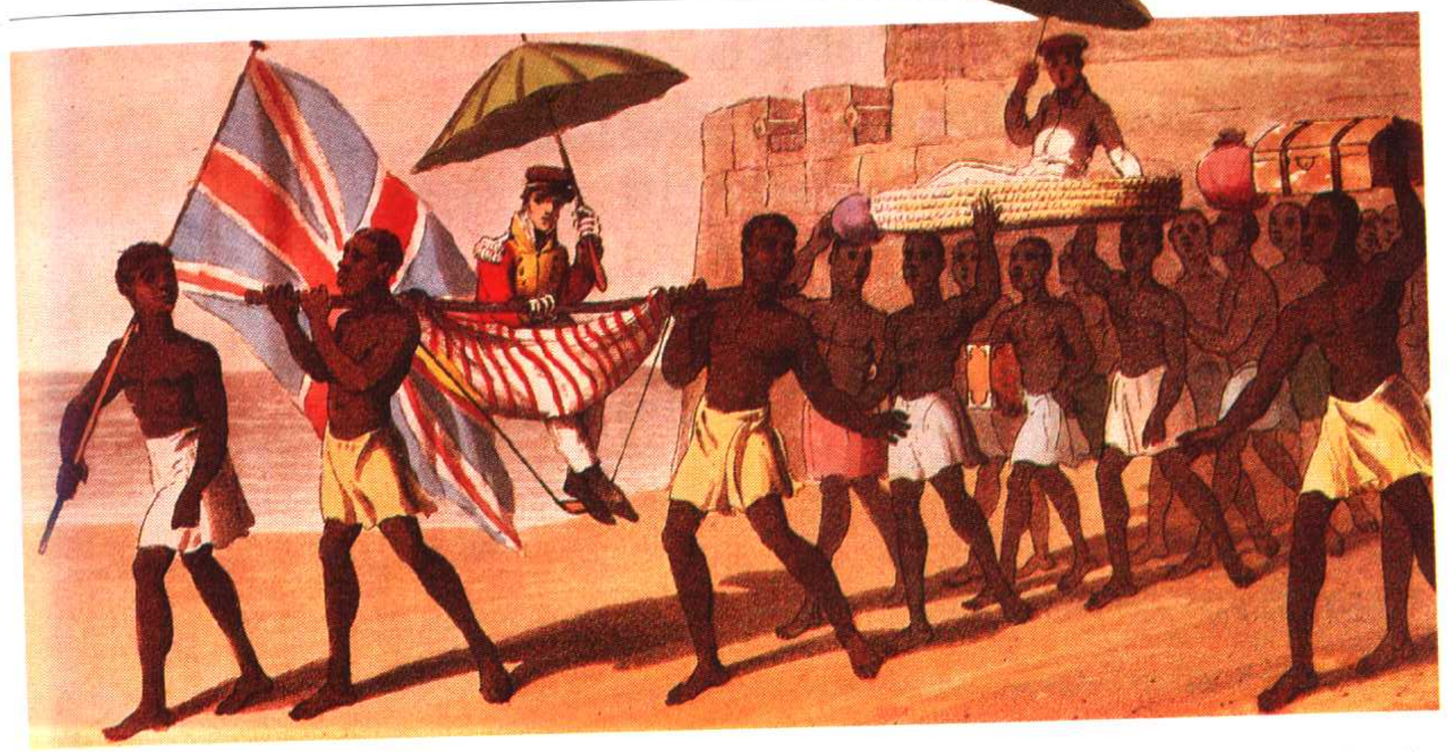
准备工作分成两步骤：先在欧洲，后在非洲

冒险精神，自然是任何探险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但光靠这一点是不够的。必须先在欧洲搜集资料，先行了解打算前往地区的情况。

比方玛丽·金斯利跑遍了图书馆，阅读迪沙吕、布拉柴、斯坦利等人的记述，埋头研究各种地图，以熟悉非洲的地理情况。

探险者出发时，大多携带有关当局所写的介绍信，收信人主要是在非洲任职的欧洲人。有了这些信，他们将受到总督、领事和其他官员的接待或支持。所以，他们也得想办法请到够分量的人写介绍信。

探险者抵达非洲后，首要的任务是招募人员；或者像金斯利那样，临时雇几名志愿者，或者由代理人招募。在桑给巴尔，扮演这个代理人角色的是阿拉伯人。雇用非洲人有时很头痛，他们不见得忠于临时的雇主，也未必认真工作。



凡称得上探险队的队伍，都以一面旗帜开道，一来显示威力，二来让别人从远处即可辨认。利文斯敦很快得知，朝着他走来的探险队是由美国人率领的，因而大大松了一口气。他原来担心领头的是法国人，而他对法语一窍不通！欧洲人既怕热，又怕累，，由抬吊床的人来为他们服务。

不应忘记的事很多，打点行装是一开始的难题

探险者开的单子上列有五花八门的物品。药品能救人命，所以得小心收着，一般交给忠心的脚夫保管。1860年开始，探险者要服用预防疟疾的奎宁，此外，探险者还要带吗啡、药膏、补药、绷带和酒精。一路上再增添些草药和土方，山穷水尽时，欧洲人往往也用这些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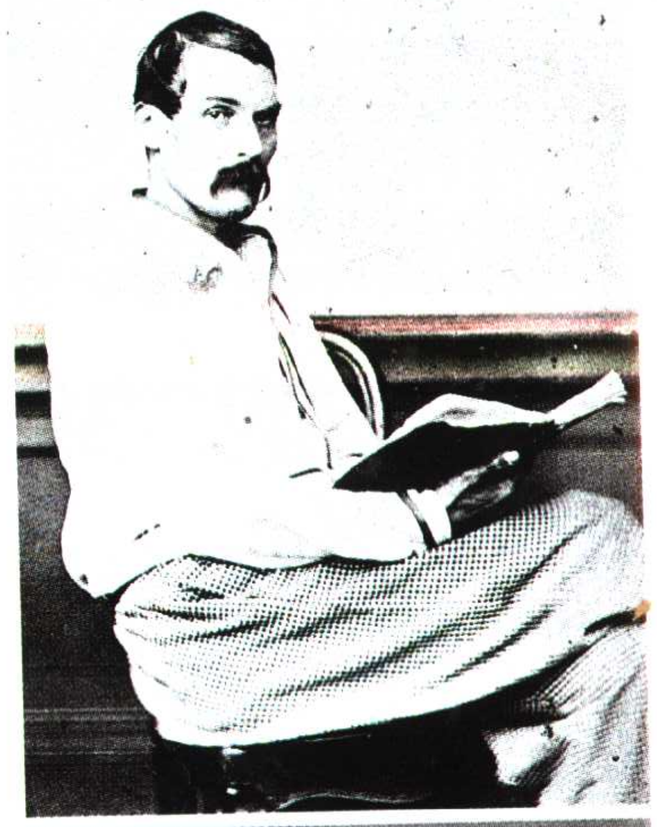
野营用具一应俱全：探险者不反对过野外生

活，但有人要求有床！所以他们通常准备帐篷、防雨布、被褥、枕头、蚊帐和凉席。脚夫只有被子盖。

衣服和鞋子虽然结实，也得经常更换，伯顿就带了三大箱。在热带的气候下，有件小事听来奇怪：厚厚的法兰绒极受欢迎，大家以为穿上它之后，可以不染上疟疾，同时免受日晒。

工具用来开路，甚至造便桥、茅屋和独木舟。别忘记还有武器。最后，为了预防一切可能发生的情况，必须储备大量食品。食盐、香料、茶叶、咖啡、鱼、肉，再加上蔬菜罐头、油、糖和饼干，将可补充野味和当地食品之不足。

探险家即使出身低微，也都是有学问的精英人士。他们热爱书籍，信仰科学。



行囊中往往有稀奇古怪的物品，探险家携带心爱的书旅行

金斯利有一部关于鱼类的专著，伯顿至少带20本题材各异的著作，听说斯坦利顺刚果河而下时，读莎士比亚。

莎士比亚的书非常有用：有一天，非洲人要斯坦利烧掉他的日记，以为日记本有魔力。斯坦利不愿失去宝贵的日记本，而把莎士比亚的书扔进火里，它与日记本的尺寸差不多！最有才华的人除了书，还带着画纸和绘画用品。

测量地形和辨别方向所需要的科学仪器，也是必备之物。时计、日晷、雨量器、指南针、六分仪、温度计、望远镜、直角器和测绳，都包括在行李中。然而这还不是全部。探险必须测量，量

海拔、经度、纬度和水的深度，若没有仪器，等于什么都没有。

最后，大部分包裹里面装着的，是用来做实验或支付过路费的商品。内陆的非洲人很乐意得到布料或成品，如钓鱼钩、黄铜丝、火器。某些贝壳是很好用的货币。

当然，背包里需要装些什么，首先看探险家打算进行何种类型的探险。拿玛丽·金斯利来说，她只有一枝手枪，而且从来不用。她带的行李也很少。

筹措探险的资金

读一读探险者的装备清单便可明白，没有钱是不可能成行的。资金是重要的问题。以前，布鲁斯靠个人的财产去阿比西尼亚。从18世纪末开始，资助者渐渐多了，即使是身分低微的冒险家，也能向非洲进发了。

学术团体竞相成立，常常资助探险，给探险家带来意想不到的好处。皇家地理学会先后资助了斯皮克、利文斯敦和卡梅伦，此后，学会的名字便永远与非洲的发现连在一起。

皇家地理学会之所以能够参预探险事业，是因为它本身增加了收入：19世纪50年代，它每年有1000英镑，到1875年已有8000英镑。

某些专业性杂志也补助探险者，鼓励发现，法国

伯顿说他“走路用的勤务兵靴，骑马用的马靴，在我看来是最好的，尺寸比在英国穿的大一号”。

的《环球旅游》(*Le Tour du monde*)杂志，就发表了大量游记，向读者介绍欧洲探险家在非洲和中南美洲的活动。从19世纪60年代起，各国政府开始动用政府部门的基金（如英国的外交部、法国的海军部），投资海外地理勘察。

不过，同时有多位投资者是最合算的。斯坦利去“解救”帕夏时打破了纪录：他共有3.3万英镑可支用，但只花了五分之四。

这笔钱靠许多个捐赠者慷慨解囊：埃及政府几乎提供了总金额的一半；好几位英国贵族出钱，其中一位是早期探险者布鲁斯的后裔；此外，皇家地理学会出了一部分钱，报纸读者和工商企业也共襄盛举。

一般说来，运输费至少占总支出的四分之一。脚夫的工资固然低廉，约占总支出的百分之十，但渡海

前往遥远的国度探险，足以令年轻人浮想联翩。他们毛遂自荐，要求帮助老资格的旅行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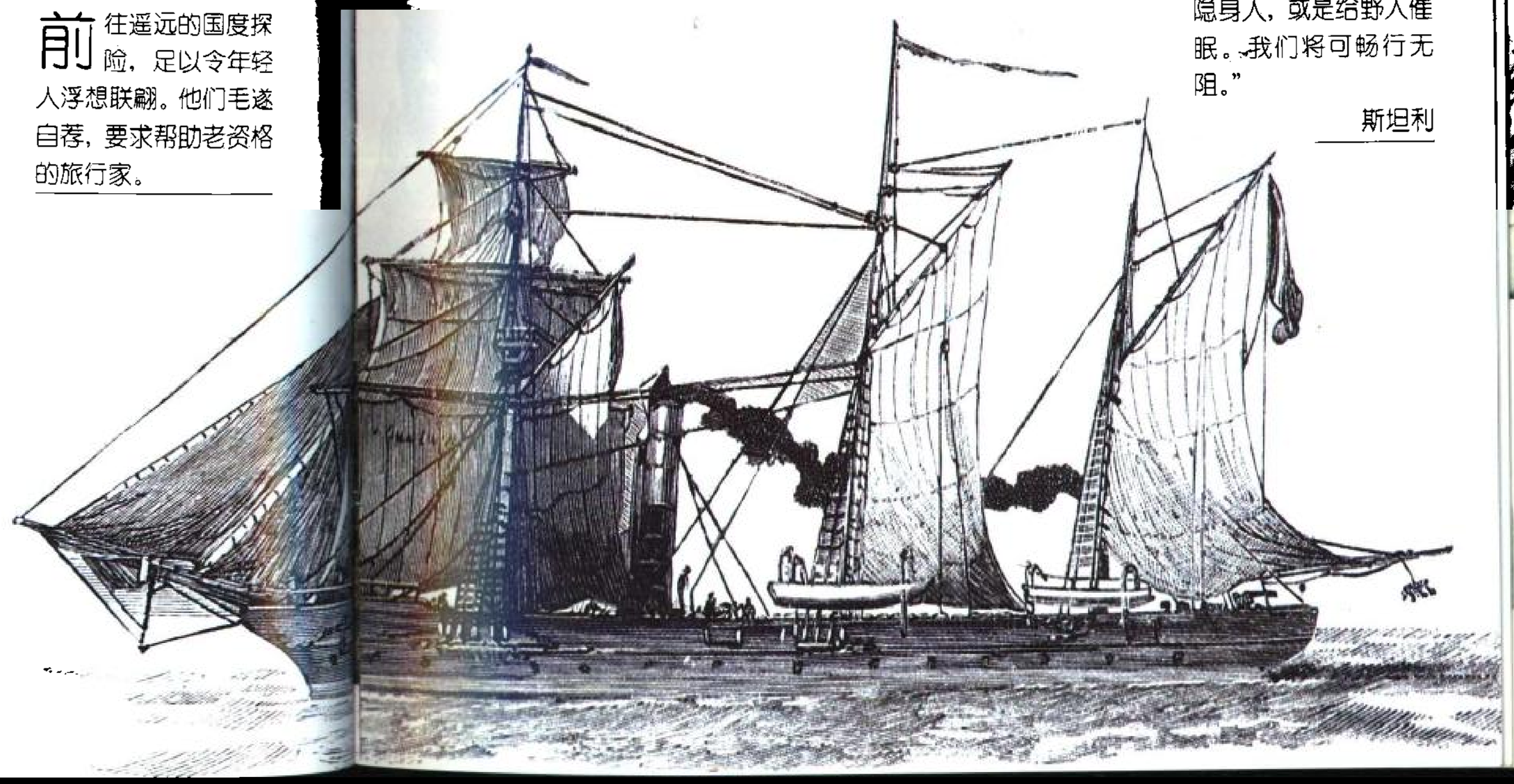
与河运的开销很大。此外，还得加上过路费、保险费、医疗费、电报费等等。万一脚夫在途中死去，还得向他的家属支付赔偿金，而脚夫因事故或因病半途死亡是常发生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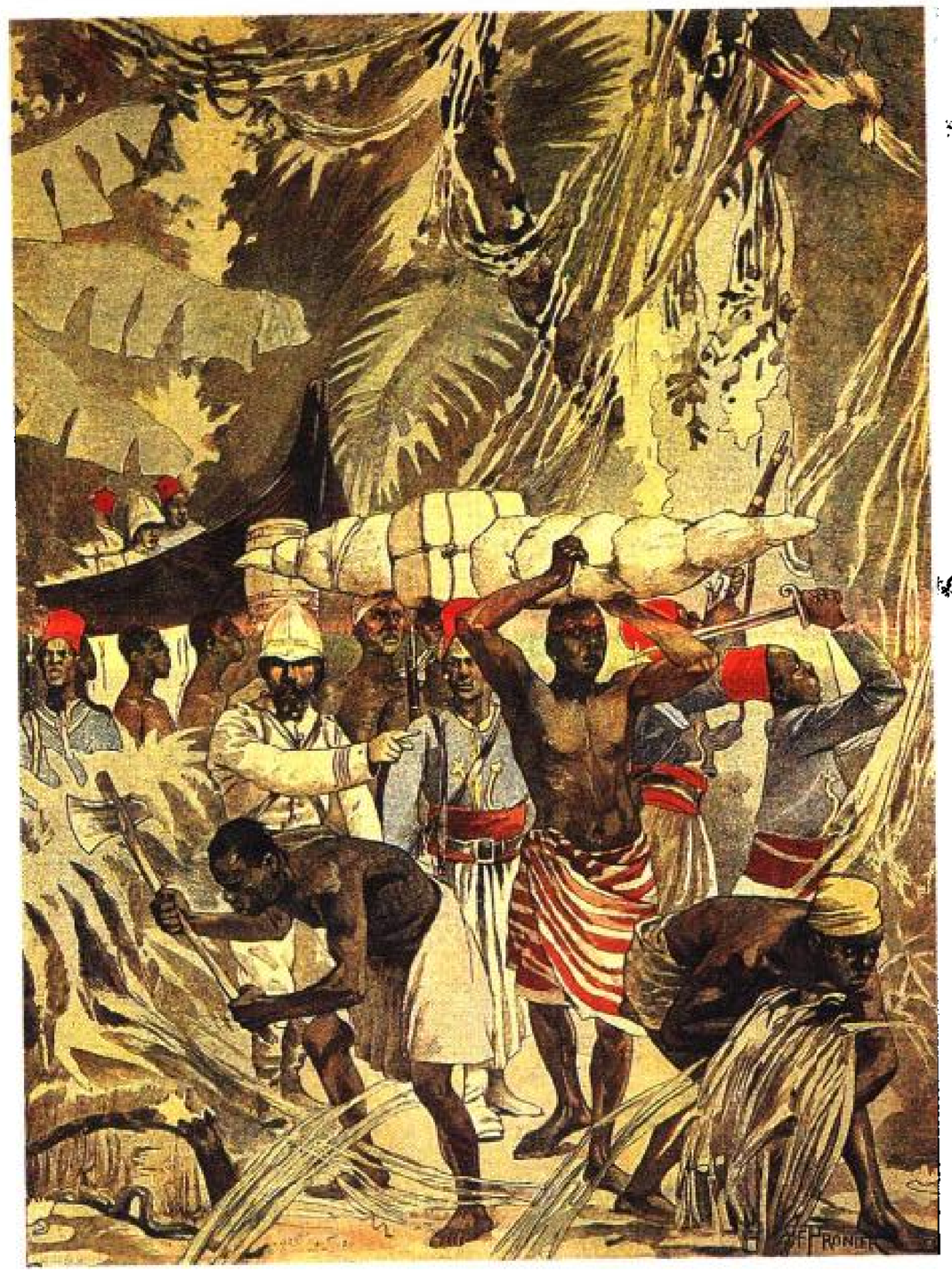
旅行队的组织等级分明，领队的探险家一开始便规定了每个人的位置

每个人的境遇不尽相同。欧洲人始终是绝对的首领，不过某些幸运者也享有若干权力。比方旅行队总有一名副手，但能担任此职的非洲人寥寥无几。队伍的组织反映了西方的世界观：白种人高高在上，接下来是阿拉伯人，最下面是黑人。但某些情况下，非洲人也居负责的位置。

“上千封信涌向《电讯报》和《先锋报》，要求与我同行。写信来的人背景殊异，有军官、工程师、水手、厨师、磁气治疗师、灵媒等。大家都了解非洲，确信能给我最大的帮助。他们可以带我乘气球上天，把我们变成隐身人，或是给野人催眠。我们将可畅行无阻。”

斯坦利





19世纪初，猎取象牙的风气骤起，以应欧洲上流人士日益增长的需求。象牙用来做钢琴琴键、撞球和中产阶级客厅里时髦的小摆设。在安哥拉的乔奎人（Chokwes）和尼扬韦齐人那里，象牙贸易导致了一场社会经济革命。象牙在当地并无用处，却可以使他们进入世界经济，并获得枪枝。

最大的旅行队往往有数十人，甚至数百人。人数多时，就分成若干小分队；每个小分队有一个队长，必须领导手下的人，同时为他们的行动负责。这些队长常常是非洲人，是从实用和心理角度挑选出来的。他们一般会讲斯瓦希利语，属于东海岸深受伊斯兰教影响的文化。所谓下等的工作，诸如搬运、划船、打杂，全留给非洲人。

但区别还是有的，比方某些部落当搬运工特别受赏识，部族间有真正的专业分工。

另外，在维多利亚湖和坦噶尼喀湖间定居的尼扬韦齐人（Nyamwezis），以忠诚和工作热情高著称。而且，他们积极从事象牙和奴隶的大宗买卖，熟悉从巴加莫约到本国疆土的路程，是很受欢迎的雇工人选。

因此，某些探险家便有自己的习惯。例如金斯利，她坚持一定要雇用加蓬地区最有名的桨手，加尔瓦人（Galwas）。

马尔尚上尉的护卫队，有150名塞内加尔步兵。这些人有多种用途，既当脚夫、士兵，又做法国军官的仆役。明信片在当年是传播殖民理想的一种方式，以埃皮纳尔（Epinal）式的图画，赞颂法兰西的伟大。

一次陪伴斯坦利探险的于莱迪，是艾丽丝小姐号的船长。他深谙水性，总共救了12名落水的人，有时还亲自下水救人。1874年他25岁，是顺刚果河而下的探险队里21名首领之一。

探险队内部的分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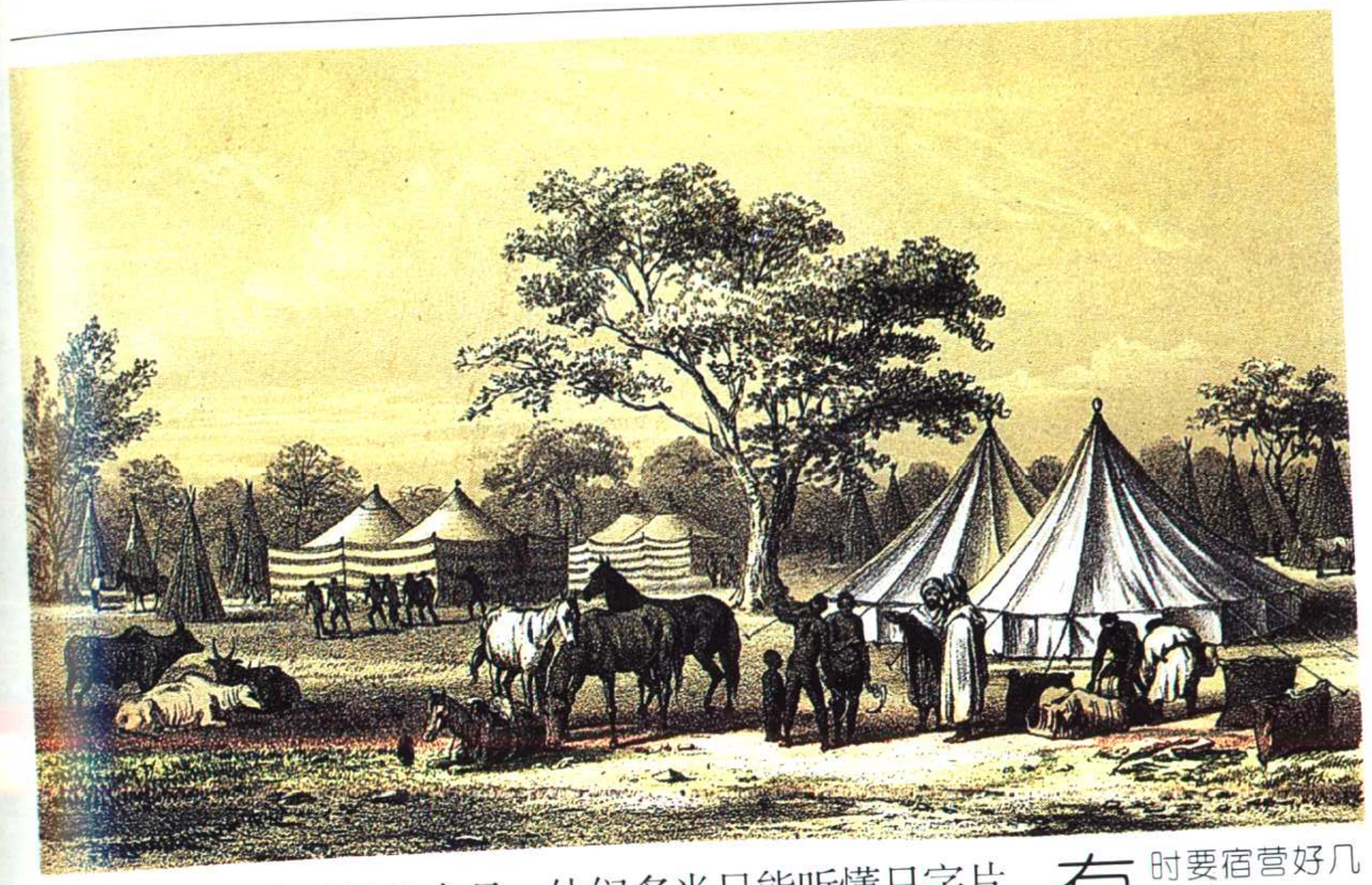
在嗤嗤蝇造成驮畜大量死亡的地区，运输主要靠人背肩扛。所以在旅行队的劳力中，脚夫占最多数，常常占招募人员的四分之三。1874年，斯坦利的手下都当着证人的面，与他签订合约。依合约，受雇者预支四个月的工钱，可以享受良好待遇，有病可得治疗。他们则保证，至少为斯坦利效力两年。

此外，脚夫在队中有确定的位置，包裹指名分配给每一名脚夫。各人的负担不能转让，每人负担的重量在28至32公斤之间。

探险队当然不会只有脚夫。探险家多半还雇用一两名贴身仆人。他们随时递上一件个人用品，替他扛武器，侍候他用餐。这些“仆人”往往是小男孩，由于忠心、机灵、听话而受赏识。武装护卫队的成员年纪大一些，负责保护探险队队长。厨师是旅行队的重要成员，即使手艺蹩脚。队伍的士气的确大大取决于他供应的食品！

另一位重要人物是翻译，人际交往全依赖他。虽说伯顿有语言才华，但他是例外。探险者一般对非洲的语言不很感兴趣，也没那天分，即便

卡卢卢（Kalulu）是斯坦利1871年雇的一个小男孩。探险家认为，要他当自己的小跟班是抬举了他！“我很快发现他挺灵巧的，便升他为仆人。他尽职尽责，不可能做得更好了。拿侍候用餐来说，即使塞利姆也不可能那样快猜到我需要什么。卡卢卢动作的敏捷，头脑的灵活，是难以想象的。他那双黑色的小眼睛不停转，从一件物品溜到另一件物品。”1877年，卡卢卢在刚果河的急流中遇难。斯坦利于是叫这道急流为卡卢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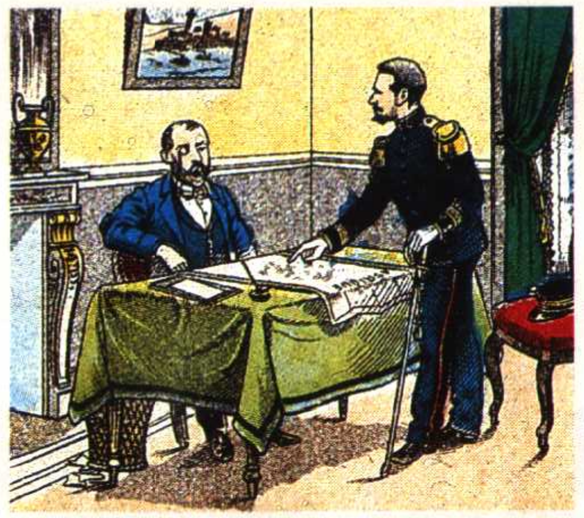
在这儿已经待了好几个月，他们多半只能听懂只字片语。玛丽·金斯利甚至很天真地论断，加蓬地区的语言极其简单。

事实上，非洲的语言可分成四大语系，总共至少有一千种相异并且无法沟通的语言。东非一带的通用语言，是属于班图语系的斯瓦希利语。在阿拉伯商人将阿拉伯语带入桑给巴尔后，斯瓦希利语吸收了许多阿拉伯语汇，渐渐成为许多人使用的语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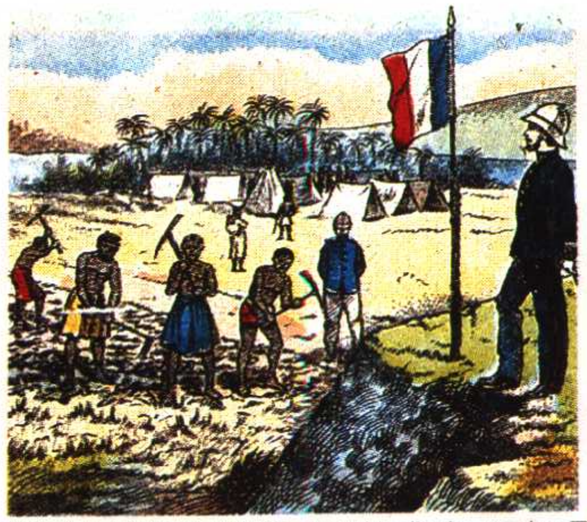
翻译们还会讲阿拉伯语，有时能讲英语，或不如说某种洋泾浜英语（pidgin English）。探险者常常以轻蔑的态度，模仿土人说的英语。

经常同时需要几位翻译。最简单的情况里，由一位翻译把斯瓦希利语译成阿拉伯语，另一位再把阿拉伯语译成英语（或者相反）。在其他地区，所雇用的非洲人，则会讲势力最大的欧洲人的语言，例如葡萄牙语、法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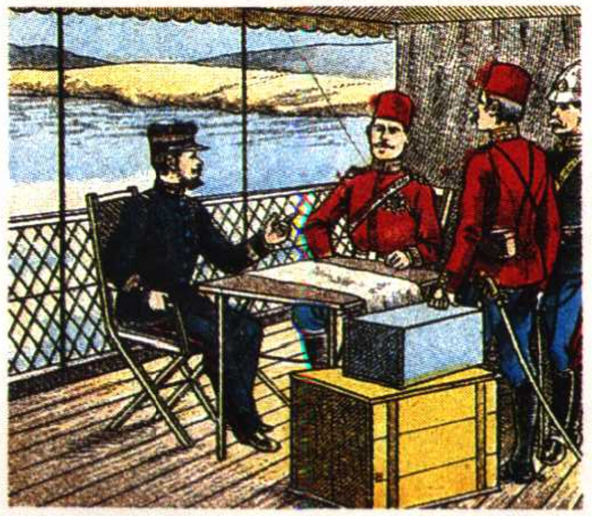
有时要宿营好几天，营地便形成一个临时的村庄。生活更加平静，于是安排远足或科学考察。还乘机购买食品，治疗病人，记笔记。



马尔尚29岁获上尉军衔。他向外交部长陈述自己大胆的计划，要赶在英国人前面穿越非洲。他立即接到这任务。



英国人说这次探险不可能成功。三年多后，马尔尚在法绍达把三色旗插在尼罗河畔。他在那里牢牢扎下了根，并养花种菜。



见马尔尚勇敢坚定，英国将军决定派探险队的一名军官去通知法国政府。

法国的希望

马尔尚万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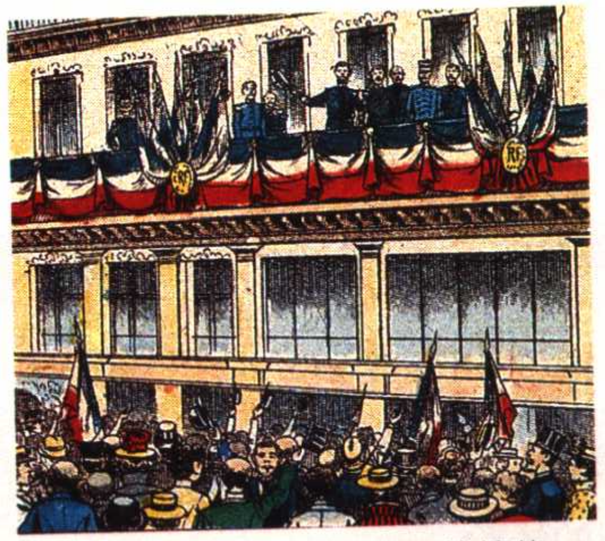
应政治的需要，马尔尚只好撤退。他心如死灰，离开了法绍达。英国军队以军礼相送。

英勇无畏的参谋部，以及由忠诚的黑人步兵组成的小部队跟在后面。他穿过寸草不生的沙漠，跨越荆棘丛生的沼泽地，每一分钟都冒着危险。

他看见英国人来了，与勇敢的伙伴一起发誓，将以身殉职。

世纪之交，马尔尚成为法国深得民心的一位大英雄。他受命从刚果出发，赴尼罗河探险，开辟一条从达卡(Daker)到吉布提(Djibouti)的通道，把大西洋和红海衔接起来，打断英国人从开罗到开普敦的南北通道。1896年，马尔尚上尉率领一支庞大的队伍，向尼罗河上游进发。同时，他以调解为名，强硬镇压了反法的叛乱。1898年7月，考察团抵达苏丹航站法绍达(Fashoda)。法国国旗刚刚升起，由基奇纳（Kitchener）率领的2万名英国和埃及人也到了。法、英之间出现严重的外交危机。11月，法国终于命令马尔尚撤离。但法国民族主义者感到受了屈辱，借这事发起了声势浩大的爱国主义宣传。

他被任命为营长，并获得第三级荣誉勋位。阿比西尼亚王隆重接待他，授予荣誉头衔。



在法国，他每到一处，都受到热情的接待。在巴黎军人俱乐部，他受到凯旋般的欢迎。

利文斯敦评价助他横穿非洲的非洲人："塞克勒图送我12头牛，还有锄头和玻璃珠，我才得以买一条小船。没有他的慷慨馈赠，我是无法旅行的。

"发现"了大陆，非洲人居功厥伟

非洲人对"发现"的参与，至关紧要。可是有谁知道丘玛、苏西、蓬波（Bombay）、于莱迪（Uledi），以及其他许多人呢？他们的名字被人遗忘，但他们的勇气与欧洲人相比毫不逊色。借用一部书名来形容，他们是"黑色的伙伴"。

荣耀归于欧洲人，桨手、脚夫、侦察员、翻译和向导的作用，旋即湮没，他们往往是真正的行家。相比之下，欧洲人只是微不足道的业余人士！

有些非洲人连续参加了数次探险，几年间走过的路远超过他们的雇主。陪同斯坦利或利文斯敦穿越非洲，等于有了一张绝佳的"名片"，这种名气为某些非洲人带来非常不一样的人生。探险家力求雇用前人的队友，以便利用他们的经验。

这样一来，某些向导竟曾为四、五位发现者效过

力！蓬波原为尧人（Yao）的一名奴隶，在1857、1860、1871和1876年，先后跟随过伯顿、斯皮克、斯坦利和卡梅伦。丘马是另一名获得自由的尧人奴隶，曾在利文斯敦身边工作，还参加过其他探险。苏西的情况也一样。

当年赫赫有名的这些非洲人，皇家地理学会奖励他们忠诚的服务。斯坦利的探险结束之后，有18人获得了奖章。利文斯敦的最后一次探险结束后，地理学会向他的60名旅伴授了勋。还向当中某些人发放一小笔终身年金：经过连续不断的长旅旅行，蓬波在1876年得到退休金。

上图为丘玛和苏西。"发现"的概念是骗人的，仿佛这些由欧洲人确定了位置的地区，以前并没有任何人知道。

旅途的考验

为探险者服务不是件闲差，因此非洲人更值得称赞。工资通常都很低。在伯顿的探险队里，非洲人所领的年工资在7至25美元之间，但伯顿的左右手赛义德·本·萨里姆，竟领到500美元。

"Moobarik Bombay"
who has accompanied Capt. Speke during 2 Expeditions in Central Africa.

依靠克洛洛人和其他非洲部族的帮助，我才去了东海岸。我对他们永远感激不尽。"

劳动力虽然宝贵，欧洲人却往往不知爱惜，斯坦利尤以待人粗暴闻名。

非洲人的死亡率高得惊人，至少在20%左右，潮湿季节则高达50%。死亡的原因很多，如交战、谋杀、溺毙、热病（疟疾和伤寒）、痢疾、坏血病、野兽的袭击、劳累过度等等，甚至营养不

其实，非洲人，往往还有阿拉伯人，非常熟悉非洲大陆的地理情况。但这些情况的传播有可能引人垂涎，对他们没有好处。欧洲人的功劳，在于搜集了地形方面的资料。

良。这些病欧洲人也不能幸免，在刚果河探险中，斯坦利的同胞全部遇难。白种人首要的死因，是各种形式的热病。

饮水和食物的缺乏，是所有探险者担心的问题。他们沿途必须打猎或捕鱼，途中还得试着向当地居民买食品。

旅途中既然有种种困难，在这种条件下，许多人半途偷溜是不足为奇的。伯顿探险前一共雇了98人，半路逃了55人。如此一来，每到一站必须再招募人员。探险队里的人来自不同部落，人种也就非常混杂。行进的速度往往十分缓慢。每天25公里是个平均数吗？实际上，大队人马有时要好几天才走25公里。

可怕的野兽确实让探险者日子难过，鳄鱼也让人胆战心惊，但是蚊子比鳄鱼或猛兽可怕得多！金斯利特别讨厌蚊子，曾在文章里详尽解释打死蚊子的最佳办法：不要猛力出掌，而要慢慢伸出手

被嗜嗜蝇叮了，会患昏睡病，还能造成某些动物死亡。牛、马和狗怕它叮，驴和骡子的抵抗力略强。这种昆虫并不是分布于全非洲大陆。凡这些致命小蝇肆虐的地区，利文斯敦则在夜间穿过。

指，然后用力把它压住。她也讲述了穿越沼泽后，如何除掉贴在她颈上的水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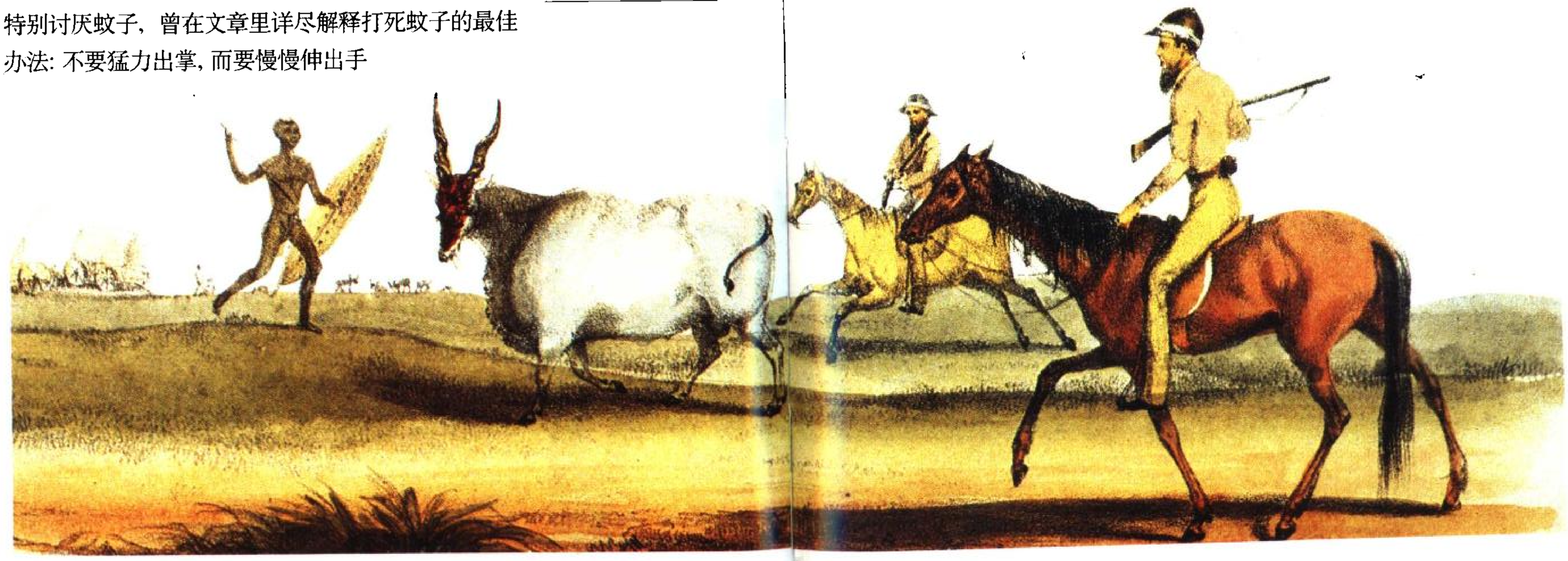
探险家传播了一种知识，同时也塑造了一种意识形态

探险家返回欧洲时，往往已经大名鼎鼎。他们应邀四处做报告，来往于各地，向学术团体或妇女联谊会讲述最近的冒险经历。几乎人人发表了游记。布拉柴例外，只写过几篇文章。

有人还把长途旅行中所用的物品，馈赠给各个学术组织。所以，今天我们可以在皇家地理学会里，欣赏金斯利旅行时戴的小帽。

旅行家竭力树立个人的名望，名望则通常带来金

斯坦利一般采用强硬手段，但依靠一路上设立的人民法庭审理大案。有五人被判死刑，其中的两名杀人犯和一名偷溜的人并未处决。



钱。同时，他们向有学问的公众描述这个陌生世界的各种情况。藉着阅读旅行游记，“坐在屋里探险”，在当时蔚然成风。

这类读物虽然提供了有关非洲的信息，内容却远远不是中立或客观的，而是传达了一个时代的意识形态，依据的信念是白种人的优越感。作者们总透过这面变形的镜子来看非洲人，或多或少有意识地要证明，他们打交道的对象是一些野人。在欧洲人笔下，这些野人不但懒惰、怯懦、爱说谎、残忍，甚至堕落，一身缺点。

法国军官用乱七八糟的叙述，来描写非洲居民道德沦丧。读者既气愤，又兴奋：“这是个古怪的节日。男人们关在茅屋里，女人们大跳狂乱的舞蹈。从老太婆到小女孩，个个争先恐后地大声喧闹，做出猥亵姿态。”

相对于西欧的高雅社会，这些热带地区混乱而放荡。旅行家们自然承认，非洲不全是如此，某些地方例外，但他们自己也表示惊讶。

有一点很值得一提：某些作者诋毁非洲社会的倾向比别人更强。利文斯敦或金斯利比较持平，贝克则容易陷入窠臼，用过于简单的眼光来看事物。

游记的魅力和局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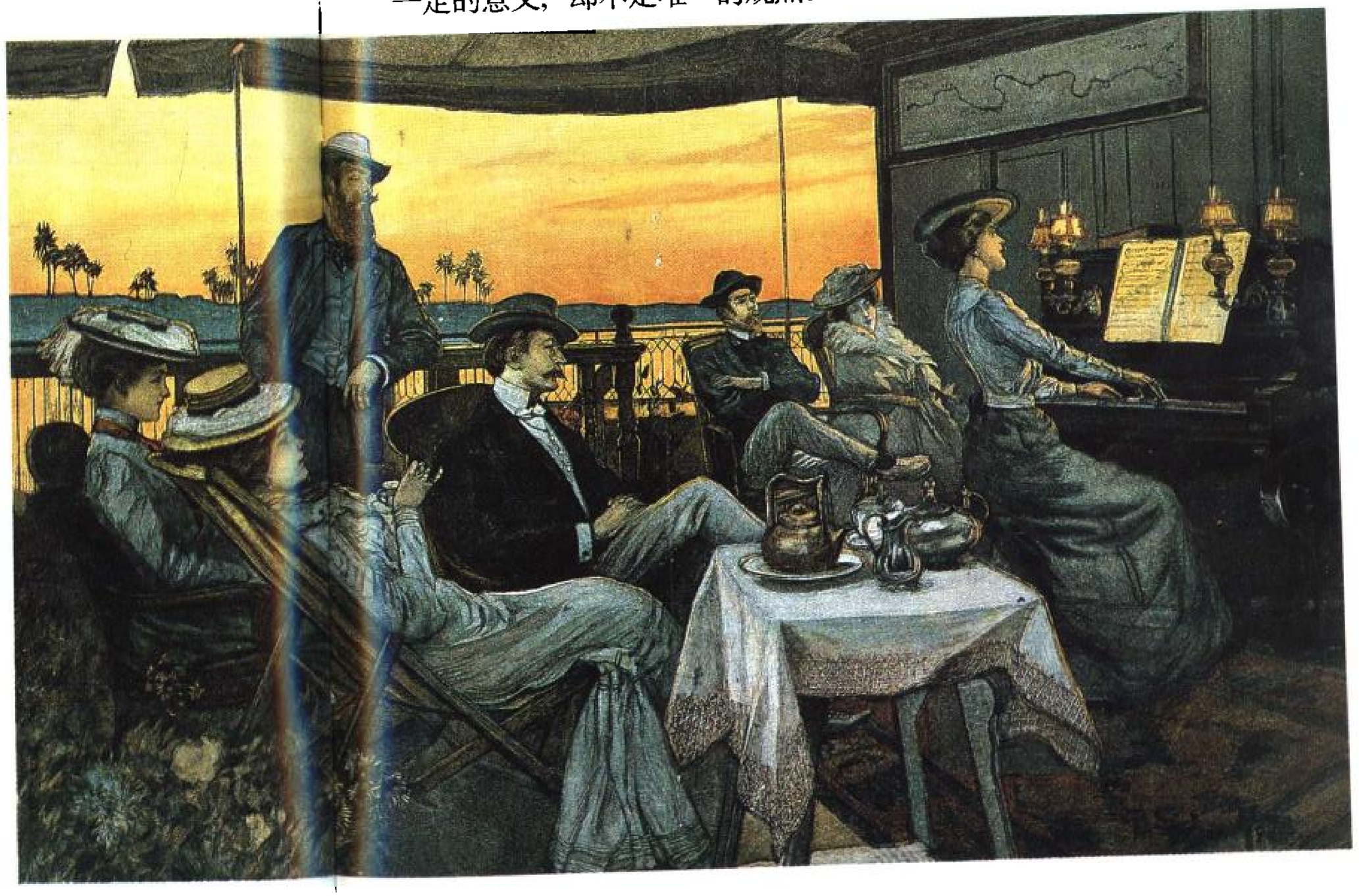
不过，写游记的探险者倒都没有辜负读者的期望，读者想为吃人盛宴的描写不寒而栗，为放荡场面的追忆气愤填膺。所以，书里总有一些“少不了的段落”，谈一谈这些引起轰动的主题。叙述这类话题时，作者的文风不同，金斯利谈来幽默，其他人则以或痛苦或厌恶的口气表达出来。

作者们之所以都谈论这些“少不了”的话题，乃是出于另一个因素：作者们都读过前人的作品。虽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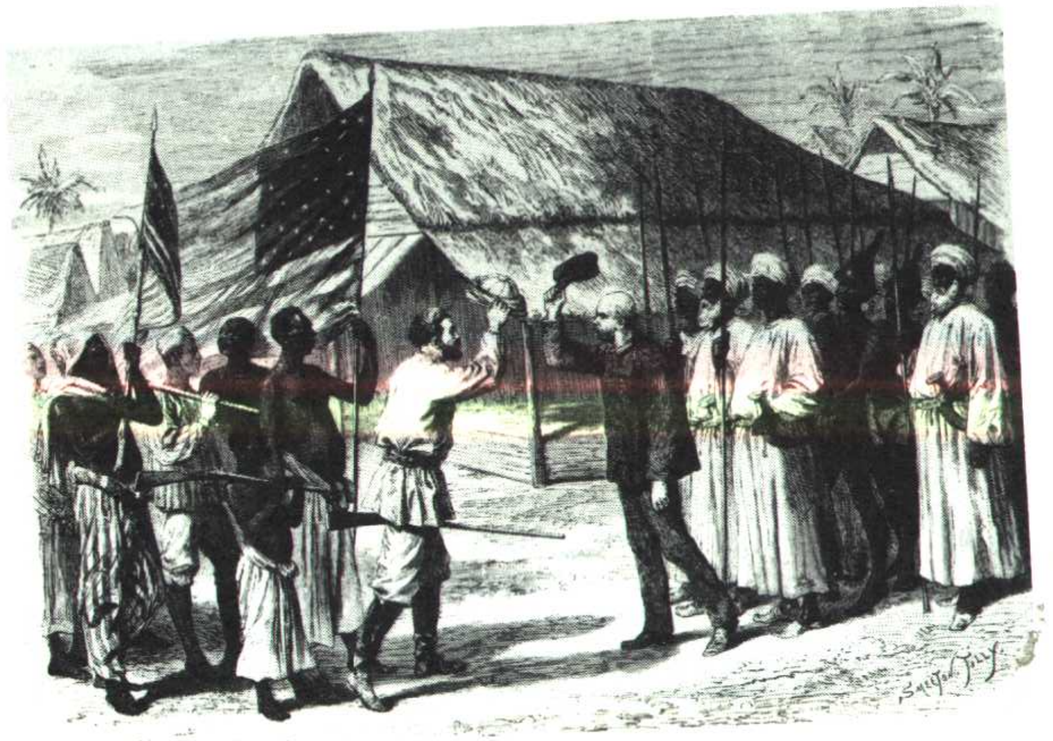
还不至于抄袭，彼此影响却是事实。二手的材料，甚至三、四手材料，在圈子里流传。读者未必知情。然而，探险家特别能博得读者信任：读者认为，既然是“亲身经历的探险”，那么记述就一定是真实可信的。真的可信吗？

这些旅行家熟知非洲当地情况，在地理学上自有建树。但他们呈现给读者的非洲形象，有许多是自己建构出来的——根据自己既有的观念和看法，提出观察和评语。他们认为，怎么可能不是这样？今天既已有眼见为凭，不就是如此？不！非洲旅行游记固然有一定的意义，却不是唯一的观点。

游记激起欧洲精英的兴趣，不久他们便航行在尼罗河上。20世纪初，去尼罗河旅行在英国成为风尚。非洲变成令人魂牵梦萦的土地。交通发达，殖民政权建立后，出入非洲更加方便。猎人也来到非洲，他们很欣赏东非和南非的狩猎远征。



见证与文献



探险家、资助者、记者、
史学家、电影人、小说家:
目光集聚于一段
两个世界相会的历史。

准备探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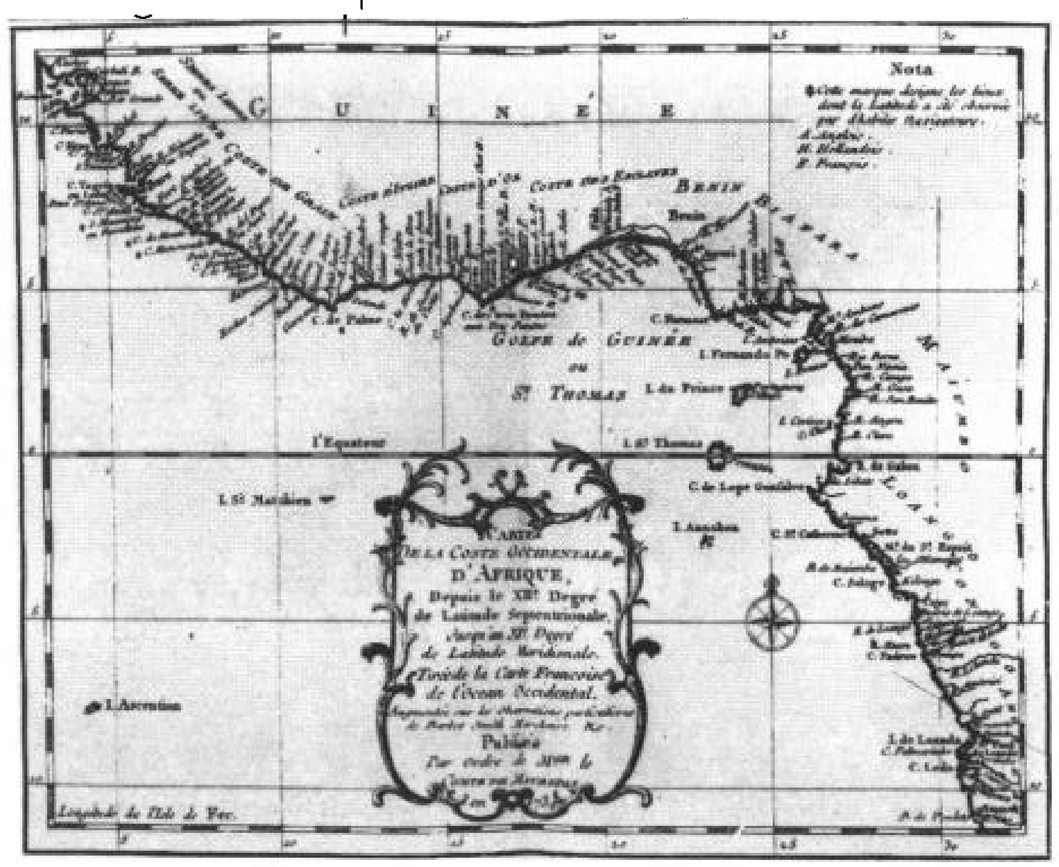
到非洲探险，不仅要有
周密的组织才干，
事前也要了解当地的情况。
探险者要花好几个月来准备。
玛丽·金斯利认为
说走就可以走，
结果很快便出现了困难。
伯顿曾在阿拉伯地区生活，
所以详尽组织旅行事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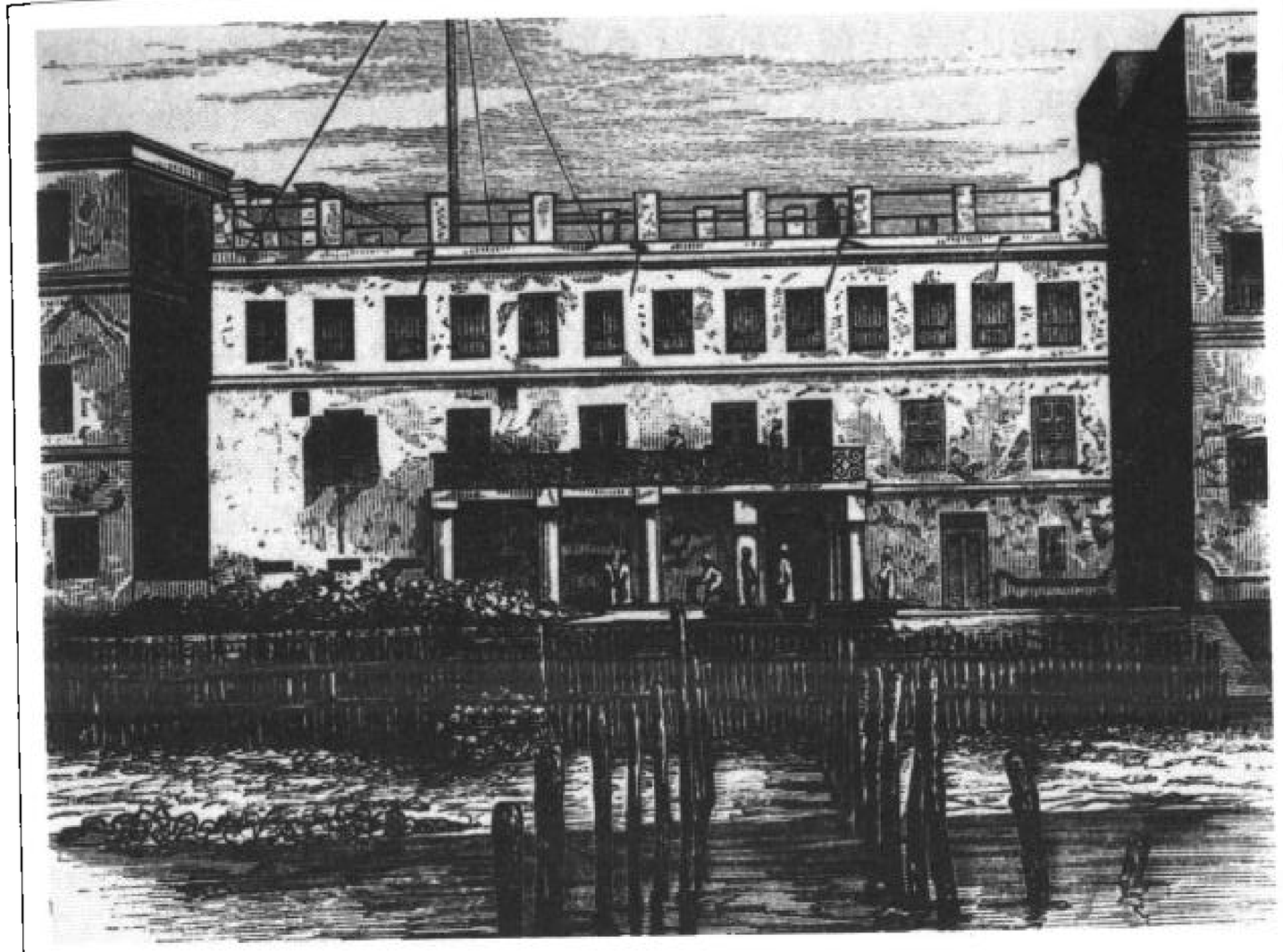
志向的根源

作者陈述促成她旅行的种种原因。

1893年，我平生头一遭有了五、六个月的空闲。我开心得像个刚得到五块钱的孩子，寻思着如何利用它。去发现热带，科学悄声对我说。可是究竟去什么鬼地方呢？热带不管在哪儿，总是热带。我抓住一册地图：马来西亚太远，旅费也太贵。我只能选择南美或西非。我读过一篇有关埃塞俄比亚的文章，很吸引人。但我顶住诱惑，选择了西非。〔…〕

我并不了解西非，但情况很快就要改变了。自然，我们有许多东西等着去学，但动身前我搜集了大量希奇古怪的情况。我故意用这个形容词，因为我向许多人请教，他们便借机乱





英国驻桑给巴尔领事馆，赴东非探险必经之地。

讲一通。尽管我鼓足勇气，把他们提供的情况分类，但我心里还是乱糟糟的。〔…〕最初，我向朋友打听，问他们对西非知道些什么。大多数朋友一无所知。不过某些朋友回答："别去那地方！那儿有狮子山（Sierra Leone），是白人的葬身之地。"

显然，那地区有害健康。〔…〕我决定询问医生。他们回答："那是世上最不卫生的地方。"语气带劲不说，还拿着地图，指出疾病在地球表面分布的情况。一个个国家涂上灰绿色或土黄色，样子的确不吸引人，绘制地图的人恐怕缺乏艺术眼光。但是当他使用黑色时，意图是再明白不过的。绘图者把狮子山以北、刚果以南的地区涂成了黑色。"换了我，我是不去的。"我的医生朋友一直这么说着。"你会得病的。"〔…〕

虽然有关西非的传闻令我不安，我的心却抗拒不了这地区的吸引。最后，我实在没有办法，决定动身。幸好我认识一位在西海岸生活过七年的先生。我打算去的地方，他从未住过，但他的意见非常宝贵。他长期在足以要人命的地区逗留，情况却并不太糟

糕。我把自己的计划告诉他，他说："对一个决定去西非的人来说，最明智的仍然是改变主意，到苏格兰去。如果你坚持做不理智的事，那么到达尼日尔三角洲前两周，你要每天服用四粒奎宁。还要想办法与卫斯理会（Wesleyens）传教士联络：全地区只有他们拥有头等的灵车。"〔…〕

1893年8月初，我第一次离开英国去"海岸"。出发前一刻我还收到奎宁制品（邮资未付）。一位朋友寄来两份剪报。第一篇文章《旧船上的一周》，描述一艘驶往西非的轮船上的生活、旅客和动物。我准备在这艘船上度过七周。第二篇文章选自《每日电讯报》，介绍达荷美（Dahomey）的一本法语会语教材。书中的第一句话是："救命，我快淹死啦！"然后是一大串疑问句和感叹句："这人是不是小偷？""船翻了！"和"起来，一群懒虫！"最后是一个问题："怎么没把这人埋掉？"接下来是个绝妙回答："因为他是物神杀死的，必须暴尸室外，直到只剩下骨头。"对一个即将在两次拜物教的调查之间，花许多

时间航行的人来说，所有的事都挺令人泄气的。我怀着不祥的预感，离开伦敦，前往赴利物浦。西非海运公司的习惯做法也实在不是什么安慰：他们告诉我：不发回程票。

玛丽·金斯利
《西非纪游》

旅行队的人员

离开尊戈梅罗（Zoungomero）时，我把手下人员逐个检查了一遍。请读者允许我在此做个介绍。首先是桑给巴尔的阿拉伯混血儿，赛义德·本·萨里姆，他受苏丹委托，为我们的旅行队带路，但他并不情愿。

萨里姆身后有四名奴隶，另外加上年轻的哈莉玛（Halimah）。我们的领队每次偶然要哈莉玛离开一会儿，她那过于丰满的体态，和那张哈巴狗似的面孔，便浮现在我脑海里。接下

来，是我雇来的贴身男仆马布鲁基(Mabrouki)，他是一个阿拉伯首领的奴隶，以每月五美金租给我。他是脖颈粗壮的那类黑人：低额头，小眼睛，扁鼻子，宽大的下巴，长着大肉食动物特有的发达肌肉。

在全队成员中，马布鲁基最丑，也最爱虚荣，迷首饰迷得不得了。他又笨又懒，脾气简直坏透了，不是发火，或趾高气昂，就是垂头丧气。他的同乡蓬波，胡思乱想了好长一段时间，然后又变成原来那个活泼诚实的仆人。

队上有两个印度和葡萄牙的混血儿，瓦朗汀（Valentin）和加埃塔诺(Gaetano)，属于贱民阶层。他们从小就到英属印度的富庶城市工作，给人家当保姆或厨房小伙计，挣几个卢比。〔…〕

他俩各有长处。瓦朗汀没几天就能说当地语言，学会了用时计和温度计，给我们帮忙。他既会做针线活，又会做咖喱酱。加埃塔诺照料病人无微不至，而且根本不怕危险。钥匙掉在丛林里了，他会一个人在夜间回去找，土著打群架，他奋不顾身去劝，总能让他们转怒为喜。〔…〕

苏丹给了我们八名俾路支人(Beloutchis)，保卫我们的生命和财产。他们携带旧式的火枪和军刀，还有贴了金属箔的印度盾牌、锋利的匕首，以及分放在身上的火蕊、火石、火药和铅弹头。〔…〕此外，朗吉(Ramji)还租给我八名奴隶，充当翻译、向导和士兵。

这八人从不离开火枪和原属德国骑兵的军刀。他们缺乏教养，爱慕虚荣，只买食品不做其他任何事。他们僭越职权，径自指挥脚夫，想要什么就偷什么。他们嗜酒如命。常对妇女轻狂，使我们尴尬。受到一点批评，他们便以开溜相威胁。

给我们赶驴子的五个人更是无耻之徒。队伍最后，是脚夫队的35名瓦尼亚－穆埃齐人(Ouanya-monezi)。他们承认，自己比驴子好不了多少，大多是瘦得皮包骨的顽劣小伙子。他们各有各的小性儿，都讨厌货物箱；箱子轻的可用一根长扁担来挑，重的则必须两人抬。大部分货物是白布、印花布、色彩艳丽的绸料和布匹，以及玻璃珠和瓷珠、黄铜丝等等玩意儿。

出发时，旅行队补充了30头驴，5头供人骑，25头驮货。现在只剩下20头。牲畜变少，我们大感不安。

伯顿

《在尼罗河源头．非洲湖泊的发现，1857-1863年》

拔营的困难

五点钟，开始窃窃私语，这是关键的时刻。原先脚夫们答应，一大早就动身，走一段艰苦的路。但在寒冷的清晨，他们已不觉得天气暖和了，而且说不定有好些人发烧。

在所有的旅行队中，总有那么一些大嗓门、性情乖戾的人。他们最大的乐趣，就是让你什么事也办不成。如果他们决定不动，就会待在炭火前面，头也不回地烤手烤脚，或者一边抽烟一边偷偷看你。如果全队意见一致，你只好回自己的帐篷。如果队上出现分歧，你将能把手下人的热情鼓动起来。

人群开始唠叨，嗓门提高了。不久，喊声响彻四面八方："装货！上路！旅行啦！"好夸口的人说："我是一头驴！一头牛！一只骆驼！"这

些话语，随着鼓声、笛声、哨子声和猎号声此起彼落。〔…〕

我和同伴如果有力气，便骑上驴子；体力不支时，就由两个人用挂在长杆上的吊床抬。〔…〕

等大家准备妥当，向导拿起最轻的一个包，举着被荆棘勾破的红旗在前面开路，身后跟着鼓手。向导身披一块华丽的鲜红呢子，它迎风飘扬，中间有道套头的缝。〔…〕

旅行队全体成员都必须服从他。为了确保成员个个听话，他送给他们一只绵羊或山羊。但他很快就收回了本：半路上或宿营时屠宰的牲畜，头都是他的，旅行结束时收到的礼品也归他一个人所有。探险队行进中，凡走到他前面的人必罚款。他拿走犯错者的一枝箭，晚上辨认是谁犯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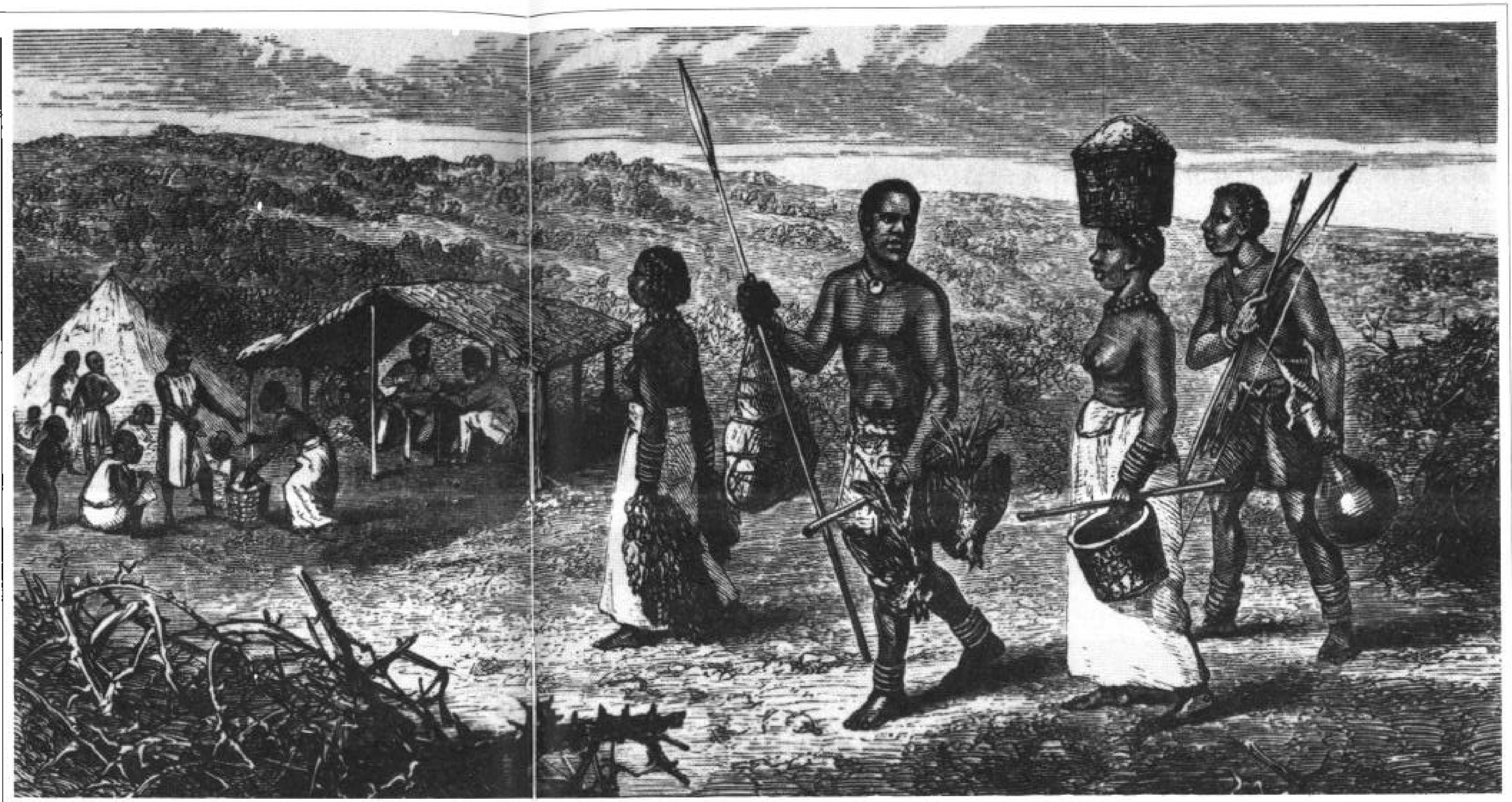
旅行队出动了。打头阵的是扛象牙的脚夫，他们负担最重，也最自豪。每根象牙的一端系着铃铛，另一端挂着脚夫的行李。象牙后面是衣料和玻璃珠子。

然后，是普通脚夫背的较轻的物资：犀牛牙、兽皮、食盐、烟草、铁锄、货箱和小包等。和这些脚夫一起走的，是扛着火枪的朗吉的奴隶。再后面是妇女和儿童，他们也总拿些东西，哪怕只有一斤重。最后是驴队，在水牛皮或长颈鹿皮的驮鞍上，驮着重负。

很少有旅行队不配上一名穆甘加（mgmanga），也就是巫师、大夫兼教士。穆甘加倒不蔑视脚夫的职务，但由于他身份神圣，他便请求承担最小的重物。他和队上的同类一样，也是吃得多、做得少，肥胖健壮，脑满肠肥，皮肤细腻柔嫩。

一旦走起来，弄出点声响便是消遣。人人争着打鼓，吹号，吹口哨，尖叫，吼叫，模仿鸟鸣和猛兽叫声，讲一些旅行时才讲的话。临近小镇，喧闹声更加变本加厉。

八点钟，如果发现了一块荫凉地



或一个水塘，红旗就卷起来。远远听好像猎号的巴尔古姆号（barghourm）响起，宣布休息片刻。担子放了下来。众人或躺下，或闲逛，或聊天，或喝酒。还有人抽烟，像吸大麻的人一样咳嗽，吐痰，透不过气来。

如果一直走到正午，旅行队便拖拖拉拉，溃不成军，痛苦之至。只要一停下，大家就争先恐后找荫凉，在灌木丛下蜷成一团。这时候，精力最充沛的人砍树搭棚。

等住房搭好，驴驮的东西也卸下了，烧火的木柴堆好，水罐里装满了水，就该忙晚餐了。听到厨房小伙计和捣碾谷粒的女人们唱歌，奴隶一边嚼一边研磨咖啡豆的响声，真是件乐事。炉子用三块石头或三个土块摆成三角形搭成，比我们野营和野餐用的炉子高级得多；这个三角架上放锅，一小群人顶着烈日围着它用餐。

伯顿

《在尼罗河源头》

面对非洲

探险者在非洲遇到
许多意想不到的事，
现实很少与想象相符。
地方风俗、王宫排场和
动物植物，是许多人
津津乐道的主题。
这非洲世界引发不同的看法，
有幽默，有赞赏；
有惊怪之情，有怜悯之心，
甚至有傲慢的态度。

布干达国君穆特萨，在斯坦利心中留下了好印象

穆特萨望着我，我也以同样的兴趣望着他。我俩对彼此的好奇心，不相上下。他对周围的人讲，他的印象中，我比斯皮克年轻，稍微矮一点，但穿得好些。

至于我，这位皇帝在我眼中是这样一个人：受到德高望重的慈善家的影响和帮助，他对中非的贡献，大过于传教士布道的成果；而早在他掌权之前50年，福音布道就已展开。我在见到他那晚写道："我觉得穆特萨王有资格博得欧洲好感。"

当年，斯皮克把穆萨特描写成暴君，说他爱慕虚荣、暴躁、轻浮、嗜血成性，这不是没有道理的。但我讶然发现，这个野蛮人冷静而稳重。从他提的问题和意见来看，他很聪明。

我没有料到在非洲会遇到这样聪明的人，由惊讶我生出敬佩。看到这片广大地区的最高首领穿戴讲究，廷臣同样聪明且衣着华丽；听到臣民尊敬地谈论他，客人们赞扬他，这一切足以使他在我心目中赢得敬重。他的馈赠慷慨，言辞谦恭，提供帮助时语气诚恳，我认为他是一个慷慨大度的人。尽管他深知自己的价值和威力，但他理解旁人的需要，晓得别人也有愿望和尊严。

我知道有些人仇视黑人。他们会说，非洲君主这样表现，是因为他天生表里不一的性格。这性格在14年的统治中养成，今日已臻完美。

我承认，穆特萨是位精明的政治家，深谙掩饰作假之道；但他有时看来直爽、开朗而活跃，有着年轻人的快活奔放。国家首脑必须具备的机敏和谨慎，他当然不缺，在外交上手腕灵活，但没有欧洲人的装腔作势。以后你们可以看看，他是否骗了我，我是否上了他当。

第一次见面三天后，我在日记中写下了这段话："穆特萨个子高大，约6.1英尺（1.85米）。他身材颀长，棕红色的皮肤细腻无比。他一脸聪明相，讨喜的面庞令我想到埃及底比斯（Thebes）的巨人，以及开罗博物馆里的雕像。丰满的嘴唇，衬着和蔼庄重的面部表情，以及美得出奇的明亮

斯坦利在穆特萨王宫受到隆重欢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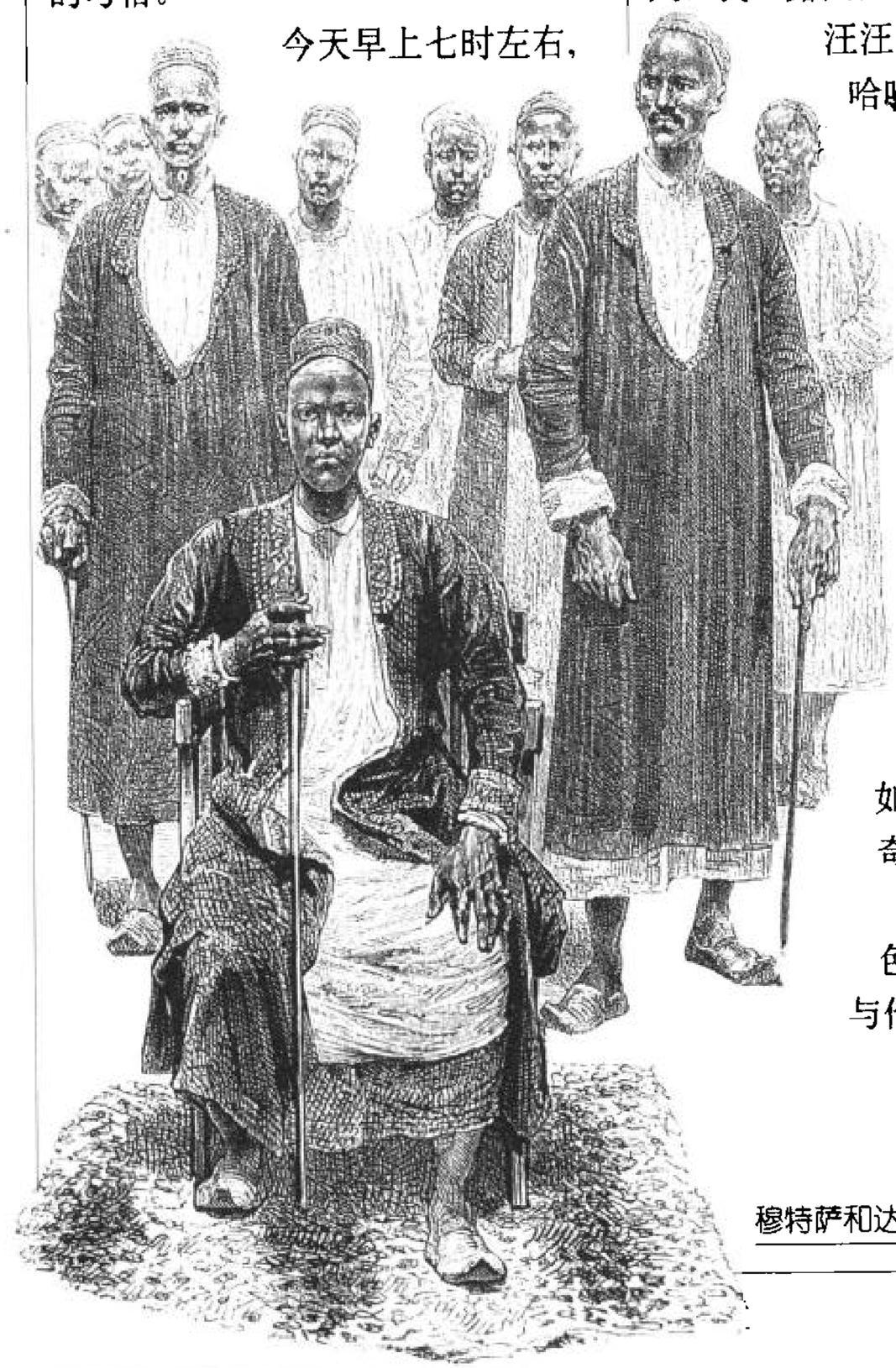
大眼睛，显得生动无比。我认为他出身的种族性情温和。

下朝之后，他一改在御座上的威严，开怀大笑，尽情渲泄愉快的情绪。他爱听人讲述文明的奇迹。一有人给他讲，他便立即翻译给嫔妃和首领们听，尽管他们大多也听得懂海岸的语言。他雄心勃勃，想尽可能模仿白人的习俗。

今天早上七时左右，一大群卫兵、年轻侍从、头领、旗手、笛手、鼓手、有事相求者，以及两百多名嫔妃陪着他出门。他经过我的住所，派人请我与他同行。我用旅行箱里的衣物，尽量把自己打扮得体面。然后，两名手下扛起我的枪，护送我来到湖畔与朝臣们会合。皇帝坐在一张铁凳上，四周是一群仰慕他的女人。我一露面，她们便投来两百双水汪汪发亮的目光，引得我哈哈大笑。

“斯坦利，你看看，我的女人们目不转睛望着你哩。我可不吃醋，坐到这儿来。”然后他向一名年轻侍从低声吩咐了一句，侍从一跃而起，奔向派他去的地方传达命令。只见40艘漆成棕红色——他们最喜爱的颜色——的华丽小船，如离弦之箭般驶出默奇森小海湾。

当地人偏爱棕红色，不知道是否因为这与他们的肤色相同。真正的乌干达人不是黑人，他们的皮肤和穆特萨的皮肤一样，棕色中带红，而且异常细嫩。土著的衣料，绝大多数人的服装，从右肩长及脚踝的大袍，同样呈褐色。所以我猜想，褐色是他们的民族色。



穆特萨和达官贵人。

斯坦利

《穿越神秘大陆：非洲》

1980年出版

旅行家对人种的描写通常很简短，甚至有错误，即便伯顿也如此

瓦尼亚穆埃齐人拥有土地，灵巧而活跃。他们的确比邻人强，是这个地区的典型居民。他们的皮肤呈深棕色，从他们身上所散发的气味来判断，他们与黑人乃同种同源。头发天生短而鬈曲，分成许多缕小辫子，垂在头部四周，像古埃及人。胡子短而稀疏，大多数人拔掉睫毛，身材高又匀称，四肢发达有力。

部落中，只有青少年、挨饿和有病的人才是瘦子。据说他们勇敢而长寿。他们的民族标记，是从眉毛外端到面颊中间的两道疤痕，有时直到下颌，有些人还有自额顶到鼻根的第三条线。男人用黑色纹身，女人用蓝色纹身，爱漂亮的女人在眼睛下方添几道小竖纹，所有的女人都拔掉下排两颗门牙，男人则只磨掉上面两颗门牙的尖。无论男女，都用很重的耳坠把耳朵拉长。〔…〕

有人迟疑不决，但最终还是参加了庆祝活动。

瓦尼亚穆埃齐人没有多少民事或宗教的手续。

女人临盆时，便躲进丛林，几小时后再背着孩子出来，经常还头顶着一捆柴。

如果妻子无后而亡，鳏夫可向岳父讨回聘金；如果她留下一个孩子，这笔钱便由孩子继承。〔…〕

父母只要有能力，都大摆酒宴庆祝孩子诞生，不过我们没有见到洗礼。孩子属于父亲。父亲对孩子有绝对的权利，可以把他们杀死或卖掉，而不受任何惩戒。〔…〕

男孩一能走路，便叫他照料牲口；四岁时给他一张弓和一束箭，并教会他使用；十岁一过，便负责看管畜群。从此他自认已经成年，为自己种一块烟田，幻想着盖一座自己的棚子。在部落里，十岁的娃娃没有不自己维持生活的。

女孩的情况同样值得一提。童年期一过，她们便离开父亲的家，与同年纪的人聚居。每个村8至12人，共同盖一座大茅屋，随便接待什么人。如果她们中间有人快当母亲了，闯祸的人必须娶她，违者罚款。如果她未婚而死于难产，死者的父亲可要求情人付钱赔偿。

年轻人一旦有能力买一个女人了便结婚。他要花一头牛到十头牛的价钱。妻子是他的私有财产，如果她与别人通奸，他有权要求诱惑者赔偿损失。除非是生意上的需要，否则他不可以卖掉妻子。

纵酒狂欢的婚礼结束后，丈夫搬到新娘家去住，住到他想与另一个女人同住时便搬走。有办法的人通常是一夫多妻。不难理解，这样的习俗使家庭关系不牢固，夫妻感情淡漠。

一个从海岸运布料回来的男人，会拒绝给妻子一块印花布；拥有个人财产的妻子，如果高兴，会听任自己丈夫饿死。至于家务，男人负责畜群和家禽，女人负责大田和菜园；但两人各种各的烟田，因为从配偶那儿得到烟草的希望，小之又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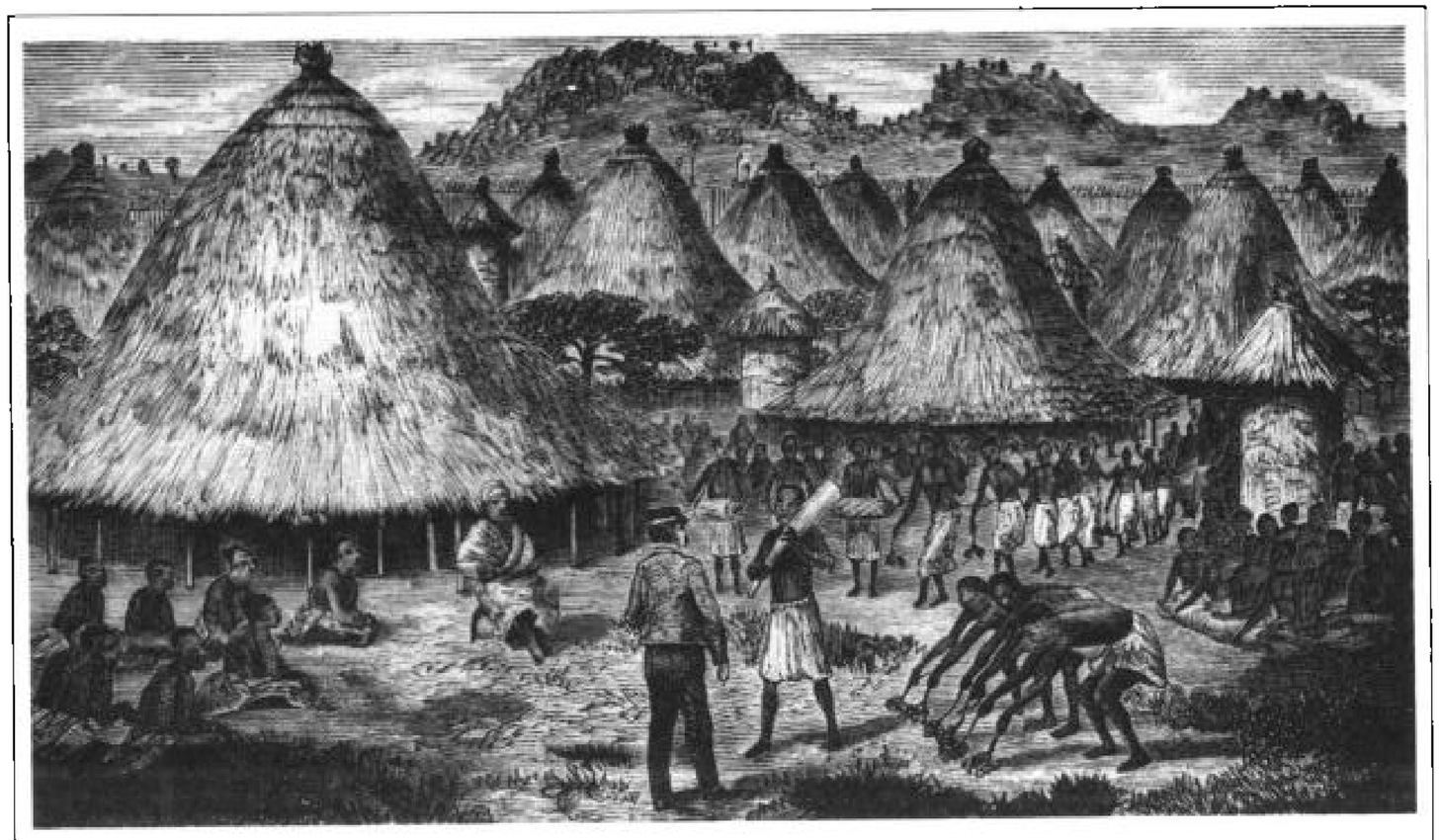
伯顿
《在尼罗河源头》

与鳄鱼交手

在水底下游，或张大嘴在沙洲上晒太阳的鳄鱼，形成一幕别致的风景。坐在轮船的甲板上，可以取来最漂亮的鹅毛笔，不费吹灰之力，便引得朋友们兴奋万分。

不过，当你划着独木舟，穿行于红树群中，碰到潮涨鱼多，鳄鱼十分活跃时，当鳄鱼能够倚靠在淤泥层上时，事情才真的有趣。麻烦的是你可能再也不能给朋友写信，而且轮到你大呼小叫了。因为鳄鱼可以掀翻独木舟，把你拖入水中。别以为这是不可能发生的。我认识的几名土著，便是这样遇难的。

除去这些小麻烦，海水退潮时沼泽也很危险。水一退，你就卡住了，



在坦噶尼喀湖畔的一座村庄里，村民送象牙给利文斯敦以示欢迎。

无法回到河里。在这种情况下，想登岸把小船往河里拉是不可能的，因为淤泥很深，只要一个脚趾头陷进去，整个人就进去了。在遥远的将来，当沼泽变为干燥地带，哪个地质学家说不定会找到已经变成化石的你。

如果你渴望留名青史，如果你相信科学，梦想两万年后进入博物馆，那么你尽管去。在这些高尚动机的驱使下，你就双脚并拢，跳进稀软发臭的泥塘。但如果你和我一样，有颗平常心，胆量也不大，就安安静静待在独木舟上等涨潮吧。

你全神贯注，看着鳄鱼和苍蝇，嗅着沼泽的臭味。你一想再想，究竟来西非做什么，竟落得陷在沼泽里无所事事。

这样有滋有味的事，〔…〕我碰到两次。我发誓再也不想碰到了。第二次，套用《每日电讯报》的话，一条大蜥蜴竟把前爪搁在我独木舟的尾部，好充分与我相互认识。我怕翻船，只好退到船头，用短桨猛击它的口鼻。它一做出后退的样子，我就把船划到潟湖中央，希望水的深度吓住蜥蜴，让它不敢再爬上小舟。

事实上我已没有麻烦了。对手长约8英尺，但别以为我测量过它。它的身长没有什么特殊之处：我测量过好多(别人杀死的)鳄鱼，有些长达15、18甚至21英尺。我这条只是个小无赖，不安分又缺乏教养。

金斯利

《西非纪游》

利文斯敦发觉，在这儿，任何欧洲人都是外国人

在非洲的这个部分和其他地方，白人被看作吃人的妖怪或魔鬼。我走近一个村庄，女人们隔着门缝看我走过来，然后躲进棚。孩子一见到我就高声喊叫，惊恐万状，让人担心他会发神经病。

人躲我，我还能理解，因为黑奴贩子犯下暴行；但为什么狗看见我也夹着尾巴逃，仿佛我是猛兽？〔…〕

我们多次注意到，白人的模样令黑人心惊胆战。我们进入欧洲人从未到过的村庄时，第一个瞥见“缝在袋子里”的那个人，他孩子撒腿就跑。他孩子受到的惊吓，不亚于眼见木乃伊活着走出博物馆的伦敦孩童。

听到娃娃狂叫，惊慌的母亲冲出茅屋，但一见到可怕的幽灵出现，便立刻匆匆退回屋里。狗儿把背转向我们，夹着尾巴仓皇而逃。母鸡抛下小鸡，咕咕叫着逃上屋顶。

不久前还静谧安宁的村庄，闹哄哄的乱成一片，直到赞比西河流域的人笑着说，白人是不吃黑人的，哄乱才歇。

在非洲，一句玩笑话，常常比最正经八百的话力量更大。

利文斯敦

《南非探险记，1840-1864》

贝克发表看法，认为种族差别是无法消除的

黑人是怪人。他们的性格特征无论好坏，总是混乱地显示出来，如同开花带刺的野生荆棘丛。他们冲动，很少三思而行。此外，他们前一秒还是迟钝发呆的状态，竟可以一下子变得感情外露，事先连招呼也不打，这着实令人惊讶。

根据我长期接触非洲野人的经验，我认为，不论是从整体上否定他们，抑或拿他们的智能与白人相比，都是荒唐的。有人常说黑人是上等人，另一些则不认为他们有理智。像这类的辩论实在无休无止，也没有任何结论，这足以证明，问题十分复杂，黑人中间存在许多差别。

贝克。

若认为白人和黑人可以用同样的法律治理，那么黑人就会为整个团体带来问题。这么说吧，能把马和骡子驾在同一辆车上的那一天，说不定白人和黑人可以在同一种制度之下融洽相处。

想把下等人提高到我们的水准，那是大错特错，而若欲作此尝试，只会恶化黑人的心态，使他们越来越信誉扫地。

处于野蛮状态的非洲人究竟是什么样子？一定非常差劲，但我相信，野蛮状态里的白人会更糟糕。黑人自然有人性所固有的诸般嗜好，但没有文明国家的人那样严重的恶习。

在他们的世界里，弱肉强食是生存原则，部落之间战争不断（可是我们欧洲人又怎样呢），独立部落的首领无恶不作。黑人实行奴隶制，但美国人抛弃这个制度才有多久（我们更不必说了）？说黑人冷漠，忘恩负义，但我们这儿就没有忘恩负义吗？黑人狡猾、爱说谎，但是欧洲人难道完全正直诚恳？

为什么黑人和白人不平等？两者的体格相当，难道在智力上黑人当真赶不上白人？

就我而言，我相信，黑人在童年时期甚至比白人强。年轻时他们头脑更灵活，但后来智力停止发育，花朵没有结出本可期望的果实。成年后，黑人个子大了，但智力没有进展。

假若有好的引路人，并且学会自我约束，我想黑人可以成为重要，甚至非常有用的人种。然而，绝对不可把黑人当成英国人来对待，如果这样做，他便会吸取文明社会的全部缺点，而不采纳它的优点。

一旦试图把黑人变成白人，他原有的好的一面就变坏了。

贝克

原载《东非探险家》

(East African Explorers)

1967年

利文斯敦的救星角色

姆巴梅(Mbame)告诉我们，有一队戴着枷锁的奴隶，即将穿过村子去太特。该不该干预？我们互相询问着。我们稍有价值的私人行李，全在太特市民的手里。如果我们解救奴隶，那么我们的财产，甚至为探险的需要而交给我们的物品，就有可能被抢走。但这些制造奴隶的人，靠了我们，才进入以前不敢去冒险的地点。

这些捕捉人的猎人发动内战抓俘虏，为了更容易达到目的，竟自称是我们的孩子。这种行径与我们肩负的使命相抵触，所以我们不能不采取行动。我们决定尽全力，务必阻止这种丑恶的交易，它正利用我们的发现而步步扩展。

得到通知后不过几分钟，一长列双手捆住，依次拴在一起的男人、女人和儿童，在山岗上蜿蜒而行，走上

贝克镇定自若，从坐骑上打量非洲士兵。

了通往村庄的小路。替葡萄牙人做事的黑人，肩扛步枪，服饰漂亮，在队伍的前后左右步伐坚定地走着。其中几个黑人，用白铁长猎号吹出欢快的曲调，个个都是一副自命不凡的样子，自以为做了高尚的事。

然而，一瞥见我们了，这些得意扬扬的人赶紧躲进森林。他们速度太快了，我们只隐约看到他们的红圆帽和脚底板。

头领独自坚守岗位，他在队伍前面。我们的一个人认出了他，热烈地与他握手。他是太特前指挥官的奴隶，也曾为我们服务。〔…〕

我们向他提出问题，他说这些人是他买来的。我们接着问俘虏，除了四个人之外，大家都说他们是打仗时被捉住的。

不久，我们割断了妇女和儿童的绳索，但解救男人比较困难。这些可怜的男人，脖子卡在一根长约2米的粗树枝的树杈里，树杈用铁杆固定住，两端牢牢铆着。幸好主教的行李里有把锯，我们用锯子恢复了男人的自由。

这时，我们叫女人取出扛着的面粉，为自己和孩子们做面团吃。起初她们根本不信：这不可能是真的。我们再次请她们照话做。这回她们立即动手，生了一堆旺火，把绳索、树杈扔进火里。这些该死的绳索树杈，曾陪伴她们度过多少痛苦的夜晚，多少辛苦的白昼。许多儿童还不到五岁，有的年纪更小。一个小男孩望着我们，以他那个年龄的单纯对我们的人说："你们把我们解开了，然后给我们东西吃，你们是谁？是从哪儿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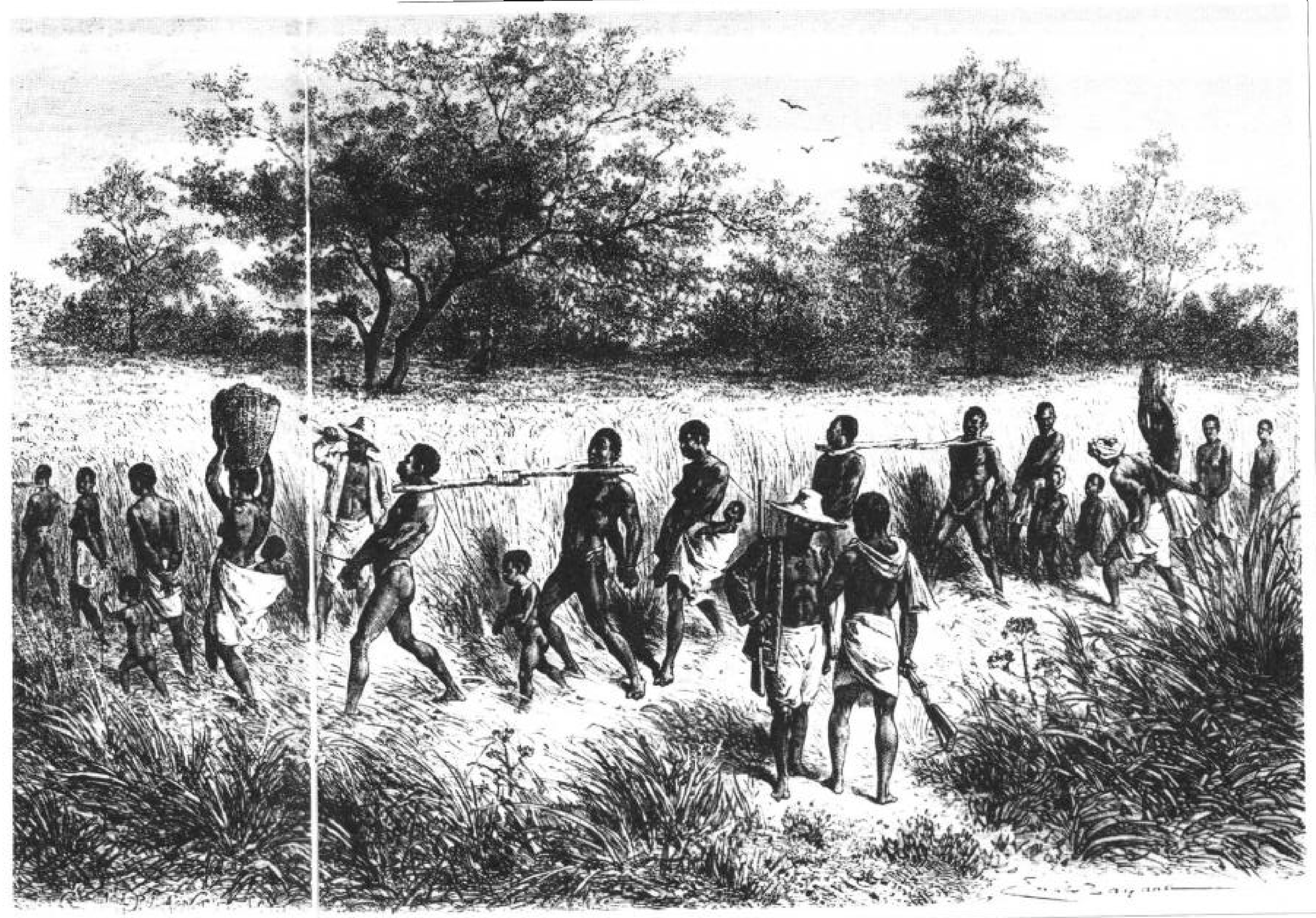
有两名妇女试图解开皮带，结果被杀了。全体俘虏被告知，如果他们想逃跑，就会遭到同样的下场。一位母亲为了抱孩子而不肯扛东西，她可怜的小孩立即被枪打得脑袋开花。一个疲惫不堪，跟不上队的男人，立即被一斧头砍死。

若能从利益的角度来衡量，虽说不是出于人道的考虑，但毕竟可防止这种残杀。可是在这一类骇人听闻的交易中，我们总是看到草菅人命的作法，以及嗜血成性的态度，把理性的声音压制了。

利文斯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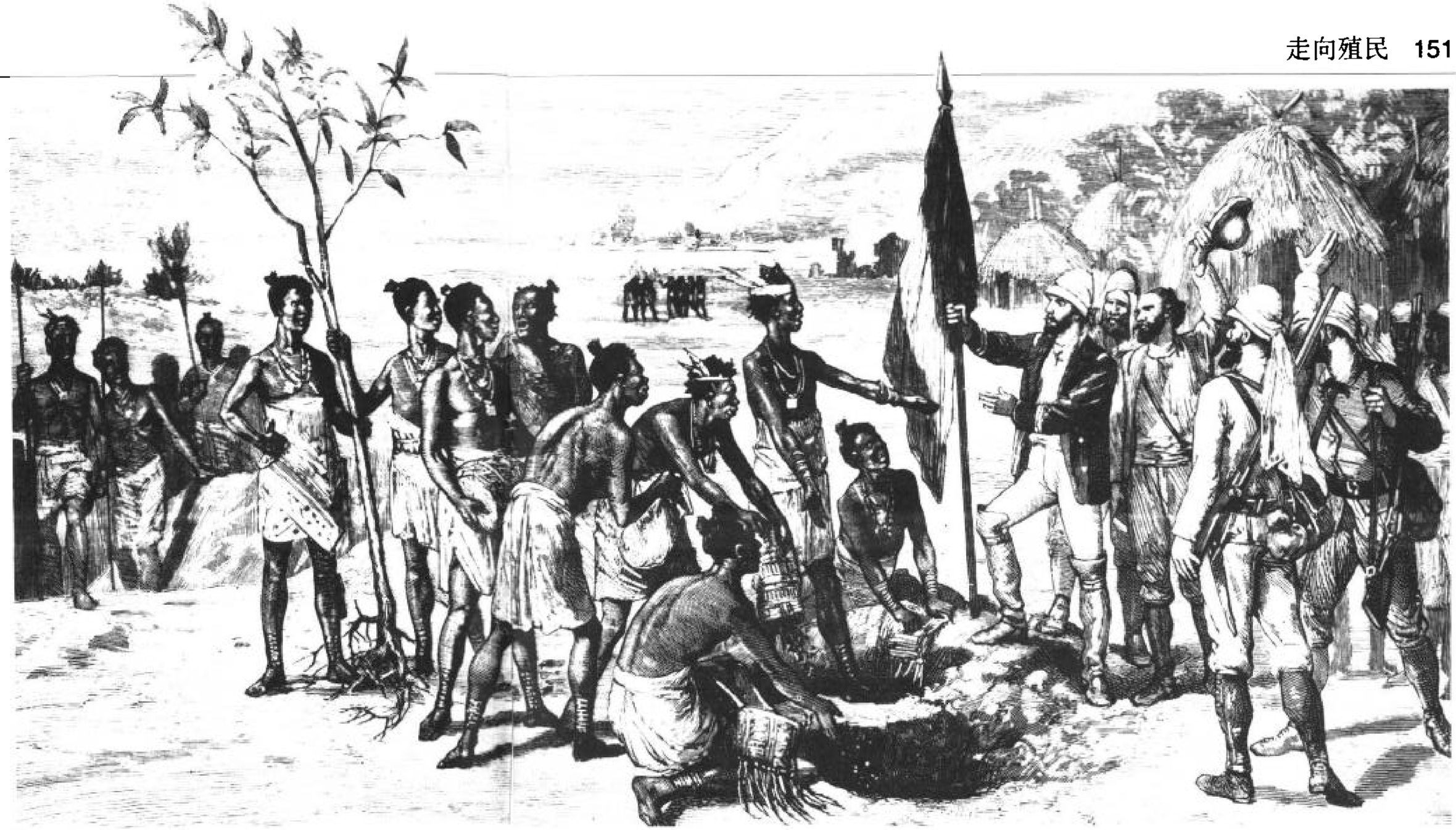
原载《东非探险家》

探险家谴责奴隶贩卖，但为了自身安全，不得不加入黑奴贩子的旅行队。



走向殖民

探险家即便不明白表示
支持殖民行动，也大肆吹嘘，
说黑色大陆拥有王牌，
鼓励欧洲列强移民。
来此开拓的人当中，的确有人
只想规规矩矩做生意，
不要求非洲国家放弃主权。
但1870年代起，
非洲全境卷入殖民风潮。



国旗可说是特殊利益同盟的象征，更可看成是领土占领的标志。

布拉柴与玛科科的条约

头儿们来玛科科家看我时，我向他们解释，白人建立村庄的目的，是保持道路畅通。货物可沿这些路达到本地来。村庄必须靠河，因为白人将会乘着冒烟的独木舟到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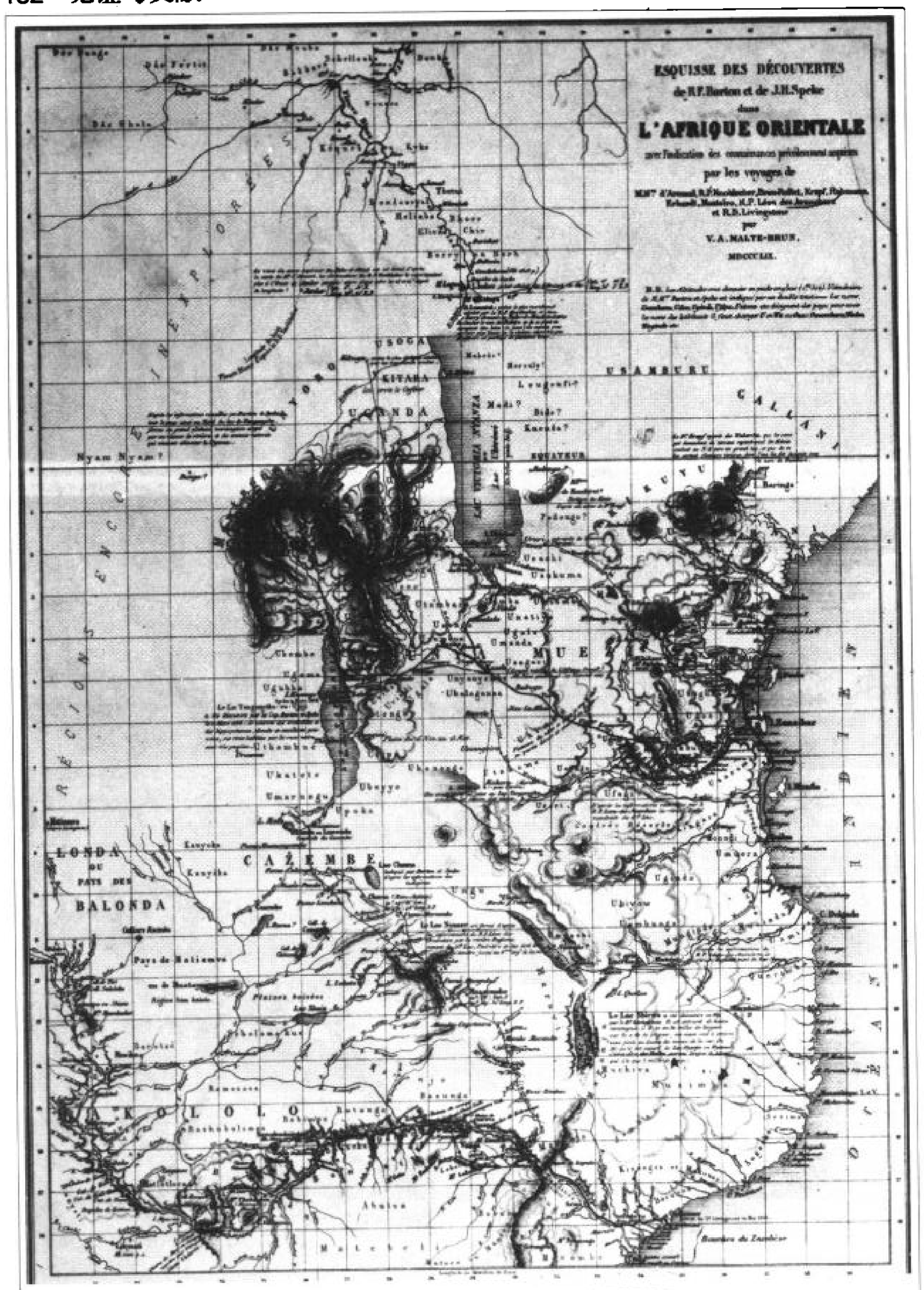
我不想放弃自己的货，便怀着几分忧虑，等着出发日期来临。我送给玛科科30米好衣料、一些镜子和一条项链，并为不能送更重的礼致歉，我还要走很长的路。玛科科看来很满意，回送给我81米欧洲布料，以及300块当地土布。

我动身那天（9月10日），他召集邻近部落的全体首领前来，当着他们的面，执起我的手，放在昂斯古莫（Nganscumo）的手里。

玛科科对昂斯古莫说："我把来看我们的白人交给你。他办完事后，如果想走水路去恩库纳（Nkouna），你就领他去。如果他想走陆路，你就把他带到这儿来。"

接着，玛科科朝我转过身来，对我说："你来这里对我们示好，你和我们一同生活，让我们忘记了有关白人的一切传闻。在你之后来的人都将受到欢迎，如果他们愿意，可以在本地定居。"他陪我走到村子的最后一排茅屋，与我相拥告别。〔…〕

没几天，12名奥班吉（Obanghi）的头儿来与我议和。大家在地上挖了一个大坑，两位大的头儿往坑里扔东西：一袋火药、一块火石和一些子弹，我也扔了一些子弹。坑填上，和约缔结了。



早期的非洲地图往往不够准确，但在后来的探险中得到修改和更正。

我和斯坦利旅行期间，在刚果和阿利玛也发生了流血事件。欧洲人的首要任务，是平息矛盾，安抚人心。我很高兴完成此事。

我与阿班科人（Abanko）的谈判结果圆满，决定派一名阿班科的头儿陪我去恩库纳，把局势告诉在那里做生意的其他人。

10月1日我到达恩库纳。全体头儿聚集一堂。我当着他们的面，凭玛科科赋予我的权力，占领了法国在西非的第二站。

我任命玛拉米纳（Malamine）中士为新站临时站长，并把他介绍给全体头领。

布拉柴书信
原载《探险家布拉柴》
1972年

卡梅伦看好非洲贸易，提出乐观的假设

〔…〕在热带非洲，运输全靠人背，造成人力损失。这些劳动力若用于农业，或种地，或采摘出口产品，将可带来更大的效益。

象牙并非取之不尽，在出口货物中，很快将失去领先地位。滥捕大象的后果日渐明显。几年前还常常遇到象群的地点，如今因大象成批死亡，大象已了无踪迹。

卡梅伦的画像。

既然象牙将变少，既然认为合法贸易是非洲向文明开放的唯一途径，那么就必须考虑，哪些产品可以取代象牙。

幸而不必花大力气寻找。这不可思议的非洲，蕴藏着世上最丰富的矿藏和植物资源。如果能利用土著来开发资源，开拓者将大发其财，付出将迅速得到回报。但首先必须引入有效的交通工具。〔…〕

传教士有了发达贸易的支持，反对黑奴贩卖的努力才能结出硕果。批发商和传教士应当合作，而不该互相竞争。哪里开通了道路，传教士就去哪里；他们在哪里定居，便证明该地可以居住，贸易前途无量。〔…〕

我建议，藉着条约或购买，先从桑给巴尔的苏丹那里得到一个港口（如蒙巴萨）。再从那儿修一条经过于尼亚尼昂布（Unyanyembe），通向

坦噶尼喀湖的铁路。接着修几条通往维多利亚湖，或朝南通往絮戈戈（Sugogo）的支线。这条铁路造价每公里约700英镑。〔…〕

有人认为，非洲首领治理本国事务的权利不可剥夺。但我相信，非洲没有一个地方的人，会不愿接受另一个组织得比较好的政权。那儿首领们的权力，通常以野蛮和专断为基础，喝醉酒的暴君下令杀谁，那人就会立即被处决。

我深信，一旦运输问题解决了，将可扼止人口买卖，而合法的贸易建立之后，可以彻底结束人贩交易。

卡梅伦
原载《东非探险家》

利文斯敦打从心底认定，非洲社会停滞不前，让土著开化是欧洲人的义务

至于非洲人的未来，我们发现，这块大陆的某些部落刚刚脱离野蛮状态，没有进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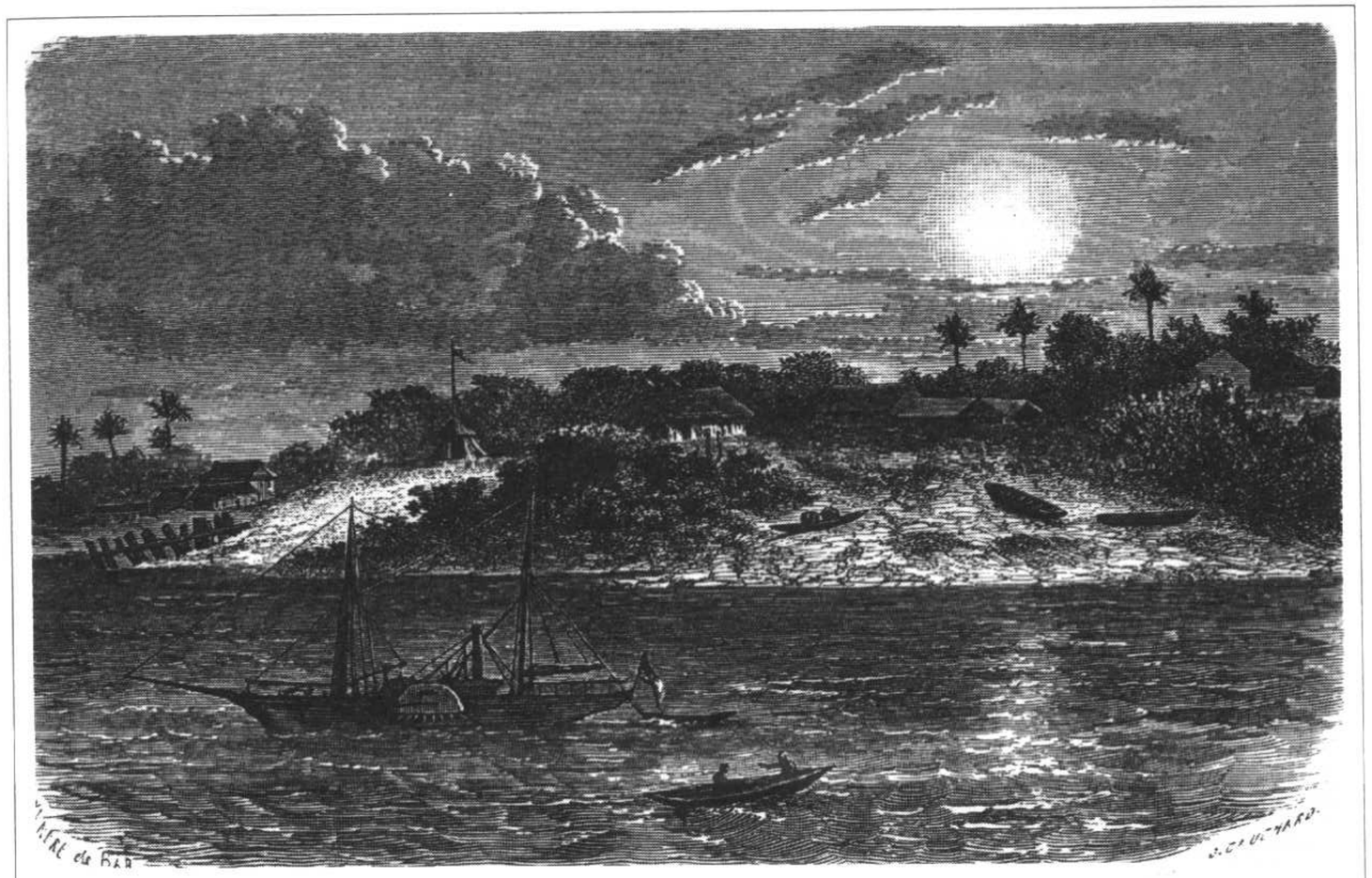
他们冶铁炼铜、纺纱织布的方法，他们的篮子和陶器，他们制造的所有东西——鱼饵、鱼网、刀、工具、针和武器，与多年前没有两样。这些有的是祖先的发明，有的来自上苍的启示。

我们不明白为什么，有些地方的人不思进取。我们为科学的进步感到自豪，甚至套用中国天朝居民的话来评论其他种族。

但是我们对中国人也有几分鄙夷。中国人比我们早许多世纪走上发现之路：他们了解磁铁的性质，发明了火药、印刷术和瓷器，制出丝织物，早在我们之前拥有文学和编年史。然后中国人的天才停步不前，这些华夏子孙，甚至没有改进他们已经拥有的发明。

其他亚洲人也给了我们棉花、食糖、漏壶和日

利文斯敦。



在非洲河流上，轮船无法穿越急流，探险者望河兴叹。

晷，多亏他们，我们才有了代数、象棋、咖啡、酒精和钢铁。但东方人的创造力不再发展，只晓得依样画照葫芦。印度人、中国人、日本人、阿拉伯人、非洲人，都在原地踏步。

我们欧洲人可不可能也精疲力尽呢？今天，我们确乎是走在先行者前面了，但是不是有一天，我们也会停下步伐？

不管怎么样，凡我足迹所至的地区，我决不留给奴隶贩子。〔…〕我这部游记发表以后，我将再次离开英国。〔…〕

我打算进入葡萄牙属地以北的地区，把在几内亚海岸产生了极好效果的制度引进来。这种制度里，合法贸易和基督传教团得以建立，与十字军东征异曲同工。

这一次，我希望溯罗夫玛河而上，或溯另一条河口在戴尔加多角（le cap Delgado）以北的河而上。我不会忽略刚才提到的工作。同时，我将尽一切努力，先后沿尼亚萨湖北岸和坦噶尼喀湖南岸而行，勘察非洲这一部分的分水界。

此行，我希望证实斯皮克和格兰特两位先生的发现，并不想动摇他们千辛万苦，冒了极大风险所做的事。

利文斯敦
《南非探险记，1840-1864》

探险家的形象

随着时间的推移，记述
探险的史书有了很大的变化。
在大探险时代，
总是一片歌功颂德之声：
发现者是英雄，
他令人不敢恭维的行径，
都巧妙地加以掩饰。如今，
他们的形象仍然魅力十足，
但史学家已带着批判的眼光
分析探险家的作用或行动。

颂扬利文斯敦

旅行家利文斯敦和斯坦利两位先生的探索，1872年8月10日。

当代旅行家中，若有一个名字是家喻户晓的，那必是利文斯敦博士。

30年来，这位勇敢的探险家马不停蹄，几乎走遍了南非。〔…〕传教士以朝圣者的身份，差不多独自从事这项事业。支持他的是非凡的毅力，以及行善的高尚意图。

他当然成了名人。他的名字周围有两道光环，因为他一直把意志和荣誉作为座右铭。这两个字眼不应该分开，没有它们，荣耀便不完整。

大家对这位出类拔萃的人大感好奇，原因正在于此。他不但可说是本世纪最杰出的旅行家，而且他正直的品格、无懈可击的名声和淳淳古风，备受尊崇。

利文斯敦是一位明察秋毫的观察家，颇为严厉的外表下，掩藏着一颗富于同情又坚定不移的心。他脸上流露出坦率和诚实，很有苏格兰殷实农民的气息。他讲话毫不造作，文笔虽艰涩累赘，却很朴素，一点不讲究，更没有华丽的辞藻。

打开他有关南非和尼亚萨湖的两部著作，将会发现，他对事实的陈述缺乏韵致，但从头至尾讲的是真话。他认为，作家必须诚实，以保持上流社会人士的正直风范。他讨厌含糊其词。他的叙述完全可靠，这是他家族源远流长的传统。

这就是我们所了解的那个人之外貌和精神，这就是人人给予好评的叙述者。

《画报》
巴黎，1872年

左图：利文斯敦和女儿。右页图：电影《在尼罗河源头》的两位主人翁，该影片改编自哈里森的小说。

小说家眼中的斯皮克和伯顿之争

“我找到湖了。”斯皮克说：“我相信它是尼罗河的主要源头。当然，我明白，我这样讲没有证据。但我读过有关温度测量的资料，我知道我是对的。现在就讲清楚，这个发现应该归于我个人。”

伯顿沉默不语。他不知讲什么才好。他的同胞说，这个功劳不是整个探险队的，而仅仅算在斯皮克自己身上，他十分惊讶。

“杰克，我为你的成功感到高兴。”他挤出话来。

“根据我所能够读到的温度测定资料，这个湖大约是海拔1200米。我确信自己没搞错，它正是尼罗河的源头。”

“除了温度计提供的说明外，你还有别的证据吗？”

“有在湖周围生活的阿拉伯人的见证。我确定，这片内海的北海角，位于北纬四、五度左右。”

伯顿吃了一枚无花果，又喝了一口茶。

“20年前，亲爱的杰克，穆罕默德·阿里帕夏派遣一支埃及探险队，到达离北纬三度仅22分钟路程的地点。如果你讲得对，那么他们本该乘船驶入尼安萨湖水域80公里。可是，杰克，这些埃及人根本没有见到湖，甚至也没听说过。”

“我不管。湖就是在我刚才告诉你的地方。”

伯顿两眼盯着斯皮克把茶喝完，津津有味地吃着。

“你不会讲阿拉伯语，”伯顿接着说：“蓬波给你当翻译了吗？他的阿拉伯语懂得有限，你又不是不知道。你确定自己没有理解错吗？”

“我知道我不可能搞错。我没有别的话可说了。这点我清楚。”

哈里森（William Harrison）
《伯顿和斯皮克在尼罗河源头》

利文斯敦在欧洲是头号英雄，在非洲却没有多少人记得他。

一名年轻女子以金斯利为榜样，在她一百年后走完了同样的旅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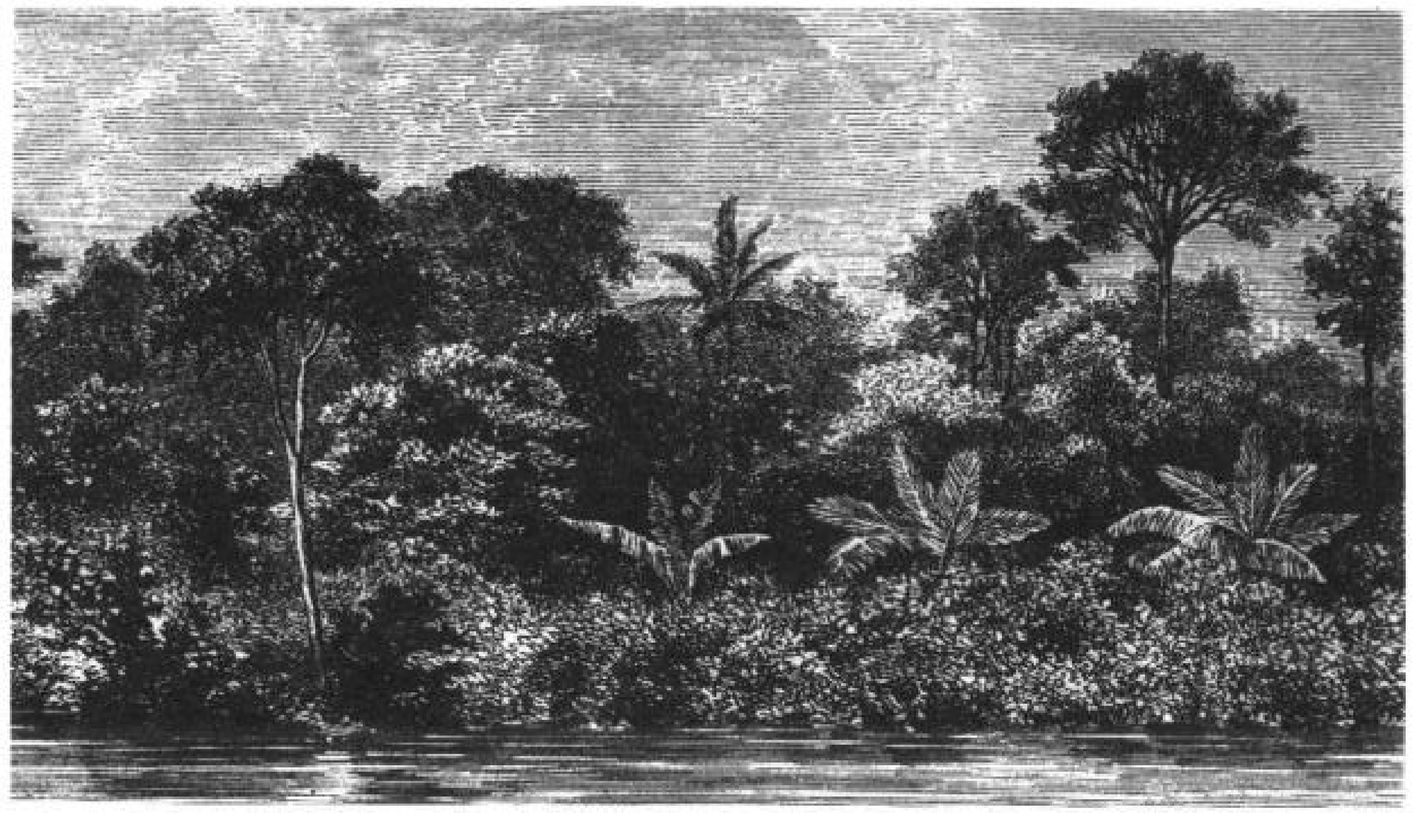
在加蓬旅行期间，我希望能遇到一个人，从祖辈的叙述中听说过玛丽·金斯利。口头传述的传统仍在，金斯利小姐的事迹也不太久远。桨手或脚夫的曾孙，可能会听说过这位奇女子，一百年前曾独自旅行。

但村庄、百姓、部落在迁移，分散各地。原有林中道路消失，村民不一定总住在祖先的村庄。不过，数十年来阿孔左（Akondjo）没有消失，如果有人记得玛丽，我就有机会在阿孔左听人说起她。

皮埃尔说，他从未听说过这位女旅行家，但他要我去看一位高龄老人家。这人名叫安德烈（Andre），曾经在阿孔左生活，目前住在利伯维尔。〔…〕

安德烈是酒吧侍者，头发全白，但样子并不显得很老。利伯维尔大概很对他胃口。〔…〕他如此回答：“我从未听说过这个女人。我们家如果有人认识她，我想我一定会知道。当年没有多少白人。”他妻子接口：“一定有人记得她。陪她的人总会把事情讲给孩子们听吧。一定有人会想起来。”从阿琴戈（Azingo）湖到阿孔左必定有条路，必定有人知道这条路。加蓬一定有人听说过玛丽·金斯利。但寻找工作我就留给别人了。

亚历山大(Caroline Alexander)
《旱季》，1989年



非洲史学家评利文斯敦

对19世纪的非洲人来，利文斯敦只是一名过路的欧洲人。他为非洲恐怕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失去了一个儿子和妻子，本人也死在非洲。然而，〔…〕利文斯敦的名字没有载入非洲史册，只在漫长的殖民史上留了名。他投向非洲的目光持久而敏锐，但也承载着思想遗产和思想创新的重负。

埃利基亚·穆博科洛
(Elikia Mbokolo)
原载利文斯敦著《南非探险记》序言

资助人士

政府和学术团体不但资助
探险家，也带头推动探险，
关注它的进展，
成功后并予以奖励。
探险者知名与否，
大大取决于他们
与资助机构的关系。

1864年在格兰特授奖仪式上的演说

罗德里克（默奇森）爵士向格兰特上尉颁发奖章时，讲了如下的话：

上尉！

11个月以前，我们在此接见你和探险队队长斯皮克上尉。你们打开了东非的门户，指出白尼罗河的源头，指出它的确注入你们同志先前发现的湖。你们立下大功，我们已表示由衷的敬意。斯皮克上尉一到贡多科罗，就因确定了维多利亚－尼安萨湖的位置而接受了奖章。今天，我们颁发奖章给你，并重申我们对你满怀信心。

你归来时，本年度的奖章已授给另一个人。否则，请相信，你本来会

更早获得我们所能颁发的最高奖赏。不过我们非常乐于见到，意大利国王率先承认了你的功劳，以及你那位颇富才干的队长功劳。他发给你们的奖章上，刻着恰如其分的铭文："荣誉归于尼罗河！"

至于我，我要衷心地说，我从未像今天这样高兴，能向探险者颁发荣誉奖章。现在，谨向你奉上带有维多利亚女王头像的奖章。

我们学会会员所奖励的，不仅是斯皮克上尉高尚无私的伙伴。我是一名老兵，我骄傲地向你，英勇无畏的年轻军官致敬。在印度一场暴动中，大名鼎鼎的哈夫洛克（Havelock），前来解救勒克瑙城（Lucknow）。你可虽身负重伤，却让他的后卫部队逃过一场灾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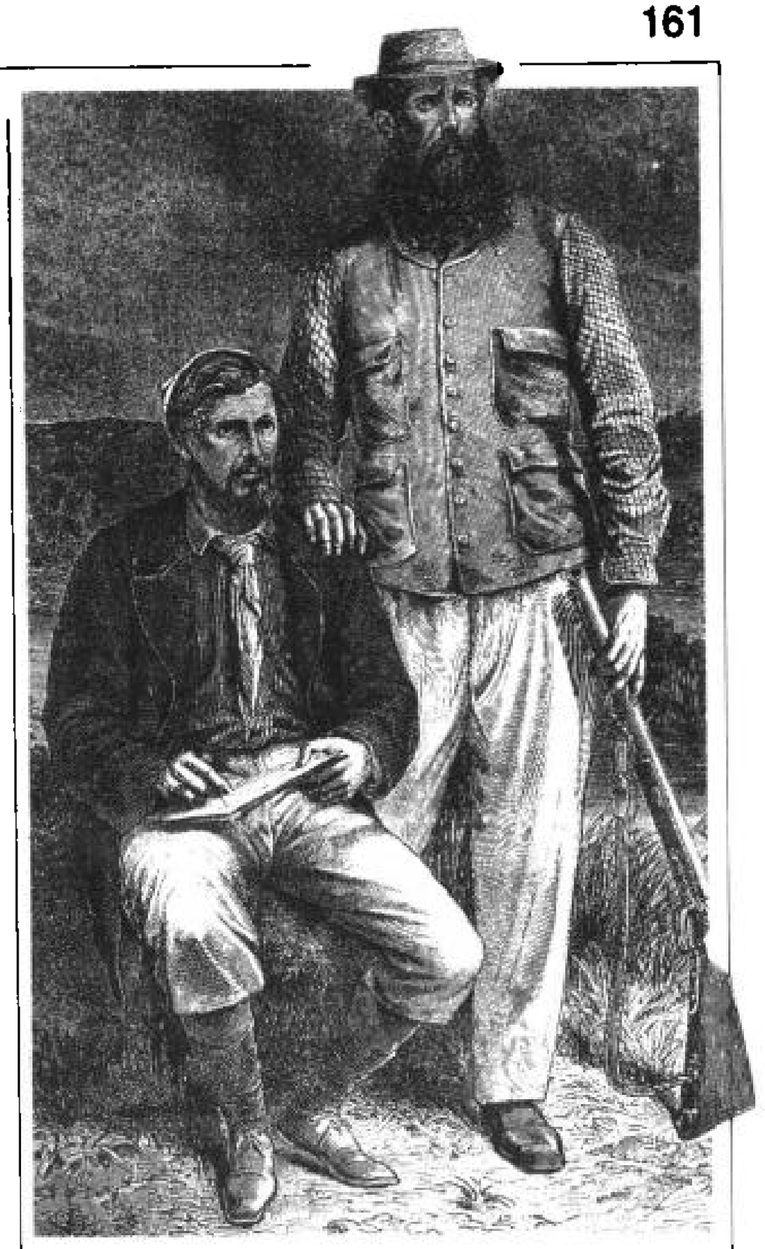
请从我手中接受这枚蒙受恩泽的奖章，你可以把它看作我们的维多利亚十字章。

格兰特上尉致答辞：

爵士、诸位先生：

最近在非洲大陆逗留期间，皇家地理学会理事通知我，已一致推举我为本年度金质奖章得奖人。这个消息令我欣喜万分，但我也十分惊讶。因我自认不配得到这样的荣誉。

爵士，你一直非常和蔼可亲。能从你手中接受这枚奖章，更提高了这



斯皮克和格兰特名垂千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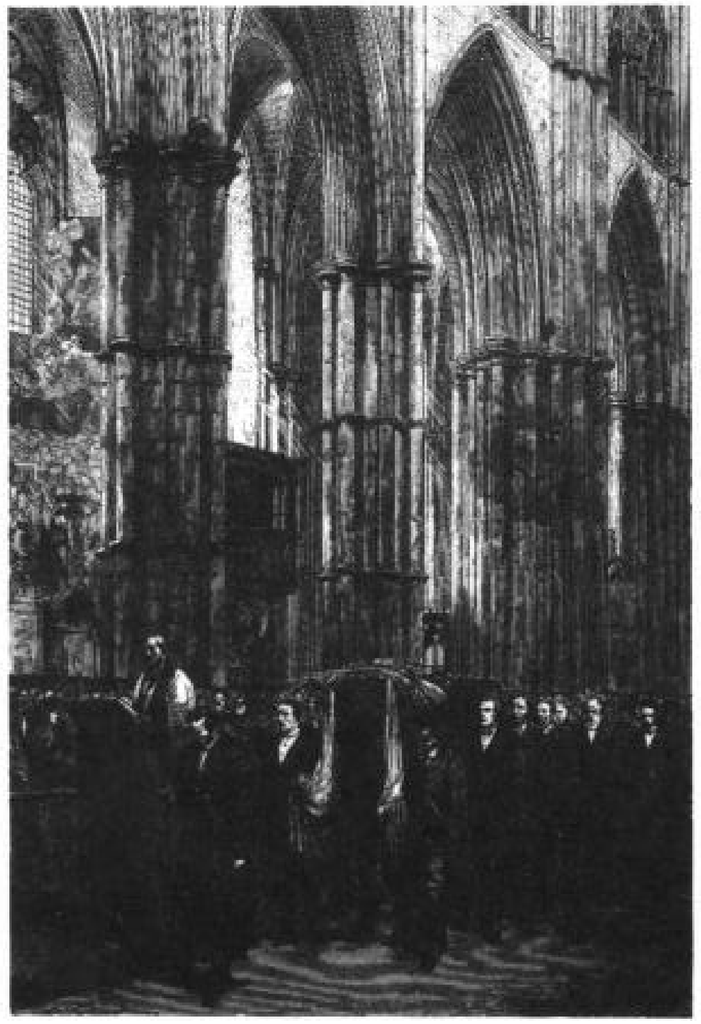
件礼物的价值。我将会永远珍惜它，直至生命终结。你们这份厚爱，我仍感到惭愧。

我没有做好在这种场合发言的准备，所以找不出话来讲。我用苍白无力的字眼，来感谢你们给予我的荣誉，希望你们能够原谅。

《皇家地理学会报》
墨里（John Murray）
伦敦，1864年

利文斯敦的葬礼

大家知道，1874年4月18日，利文斯敦的遗体埋葬于威斯敏斯特教堂。执棺扶灵的人如下：生前好友斯梯尔（Thomas Steele）爵士和韦伯（Webb）先生，他们曾去南非猎捕沙漠巨兽，受到利文斯敦的接待。奥斯威尔（Oswell）先生，他也是名好猎手，与利文斯敦一起发现了恩加米湖。柯克（Kirk）博士，赞比西河探险队的博物学家。沃勒（Waller）先生，希尔河上游考察团成员。扬格（Young）先生，奉派寻找利文斯敦的第一次探险队的指挥官。在乌吉吉找到利文斯敦的斯坦利。旅行队代表，温赖特。此外，利文斯敦的四名子女，两个姐妹，嫂子和岳父莫法特牧师，跟在灵柩的后面。



威斯敏斯特教堂是英国伟人的忠烈祠。

接着是上议院议员、苏格兰律师萨瑟兰（Sutherland）公爵、上议院议员沙夫伯里（Shaftesbury）和霍顿（Houghton）、巴特尔·弗里尔（Bartle Frere）爵士，长长一列社会名流、地理学会全体会员，以及英国全体学术界人士。

下葬前，覆盖灵柩的花圈和柩衣取下，露出了刻在铜牌上的铭文：

戴维·利文斯敦
1813年3月19日
生于苏格兰布兰太尔（Blantyre）
受封拉纳克（Lanark）伯爵
1873年5月1日
卒于中非伊拉拉

《环球》，1875年第一期

“务必找到利文斯敦”

1869年10月16日，我在西班牙马德里十字架街上，刚从发生了谋杀事件的瓦伦西亚回来。

早上十点钟，雅科波（Jacopo）送来一封电报，电文如下：“在巴黎见，有要事。”电报是《纽约先锋报》社长贝内特发来的。

三点钟我上了路。由于我必须在巴约纳停留，所以第二天夜里才到达巴黎。我直接去大旅馆敲贝内特先生的房门。

“请进。”有声音响起。

贝内特先生在床上。

“你是谁？”他问。

“斯坦利。”

“噢！请坐，我有个重要的任务交给你。”

他披上晨衣，急速地说：

“你认为利文斯敦在哪儿？”

“先生，我实在一无所知。”

“你相信他死了吗？”

“可能死了，也可能没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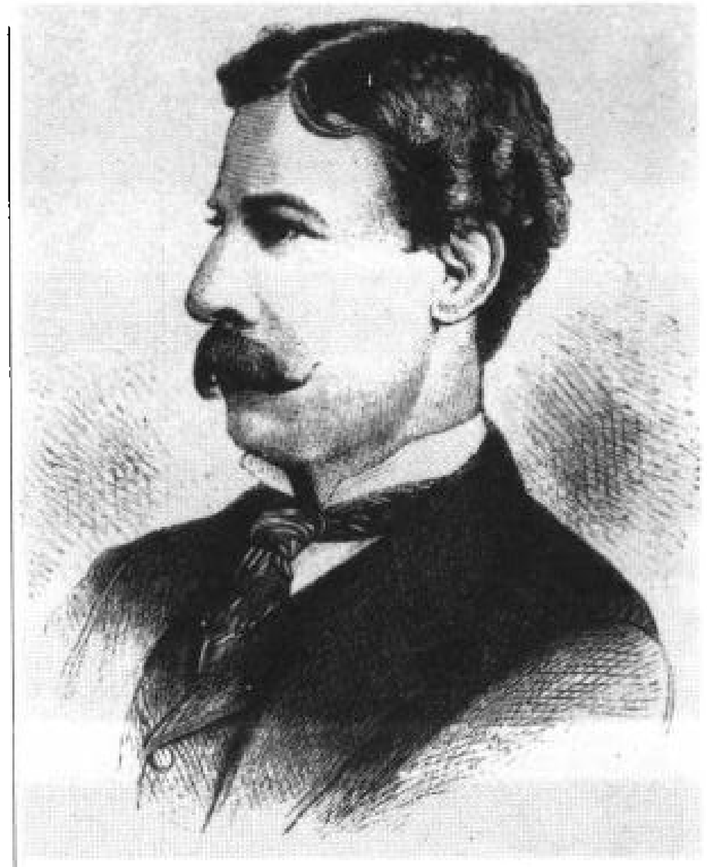
“我呢，我想他活着，可以找到他。我派你去找。”

“先生，你有没有考虑，这趟旅行开销有多大？”

“你先拿2万5千法郎，用完后再开一张同样数目的汇票，接着开第三张，依次类推。但是你一定要找到利文斯敦。”

“我应当直接去寻找他吗？”

“不。你先出席苏伊士运河开通典礼。从那儿，溯尼罗河而上。我听说贝克即将动身去埃及，你要尽量搜集他这次探险的情况。溯河而上时，描绘一下游客感兴趣的东西，给我们写本旅行指南，一本实用指南，包括所有值得看的东西和观赏的方式。然后，你去耶路撒冷，〔…〕再去君士坦丁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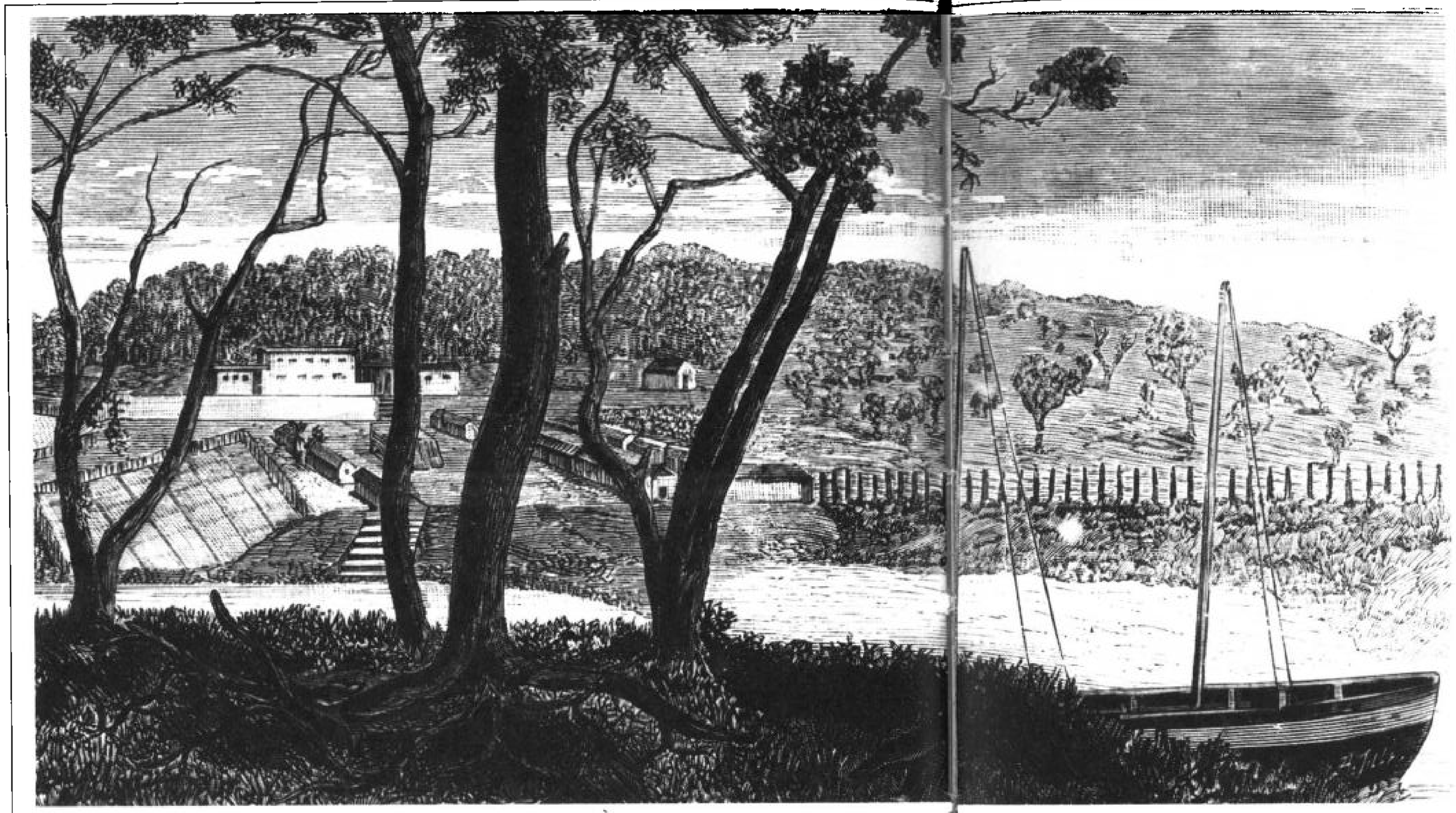


詹姆斯·戈登·贝内特。

他接着说：“然后横穿波斯，抵达印度；在波斯波利斯（Persepolis）你可以写一封有趣的信。路过巴格达，在幼发拉底河河谷铁路上，给我们发篇稿子来。到达印度后，你乘船去与利文斯敦会合。那时你可能得知他正在去桑给巴尔的路上。不然，就去内地找他，非找到不可。要尽可能了解他有哪些发现。最后一点，如果他死了，你要带回确凿的证据。现在，晚安，愿上帝与你同在。”

“晚安，先生。凡人力所及之事，我一定去做。”我还说：“在我执行任务时，愿上帝与我同在。”

斯坦利
《寻访利文斯敦》



1878年12月，回国不到一年的斯坦利，以上刚果考察委员会的董事身份又回到刚果。他的首要任务，是沿急流修一条直达斯坦利湖的铁路。

斯坦利为利奥波德二世效力

1878年1月，历经漫长的探险后，终于抵达欧洲。我尚未从饥饿和承受的种种考验中恢复过来，也万万没有想到，不出一年，我又准备前去让我们大吃苦头的河流两岸。

在法国马赛车站，我正从来自意大利的快车下来，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的两名使者迎上前来。他们用了快两小时的时间，向我解释国王对非洲的宏大计划，并指望我协助。他这建议产生的后果是不必多说的。知道我刚刚经受了多大磨难的人，想象得出我有多恨这个提议。我承认，君王的抱负大有价值，希望没有任何人使他 受挫。但我不想只为探险所需物资和指挥方法出主意，提供情况，便回到发生过史诗般惨痛事件的地点。

我向这两位先生解释时，深感疲惫，不可能考虑这样的行动。或许半年后我的想法会改变，眼下我只渴望睡觉和休息。〔…〕

（经过几个月休息，斯坦利的确重新考虑了早先向他提出的建议。）

1878年11月初，我接到布鲁塞尔王宫来的邀请。

在指定的日子和时间，我在宫里遇见了多位名人，都是英国、德国、法国、比利时和荷兰工商界小有名气的人物。不久，有人领我们进会议厅。几分钟后，这次会晤的目的逐渐清晰了。直截了当地说，就是要研究如何发展刚果河流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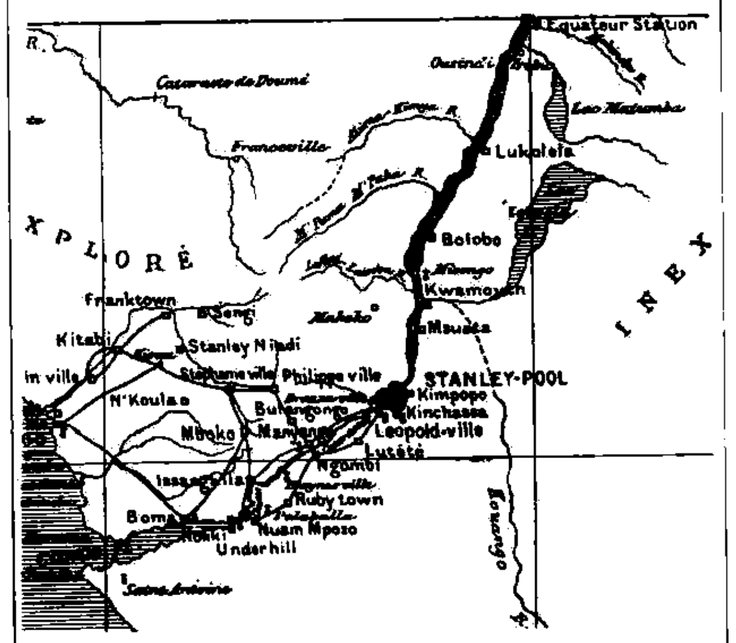
这些先生希望知道，这条河有多少公里可以行船；从善意的土著首领那里，可以得到哪些商业保障；土著是否精明，明白与白人维持良好关系对他们有利；首领对货物过境打算收取多少费用和捐税；土著能够提供哪些产品换取欧洲衣料；修一条通往斯坦利湖铁路要花多少钱；诸如此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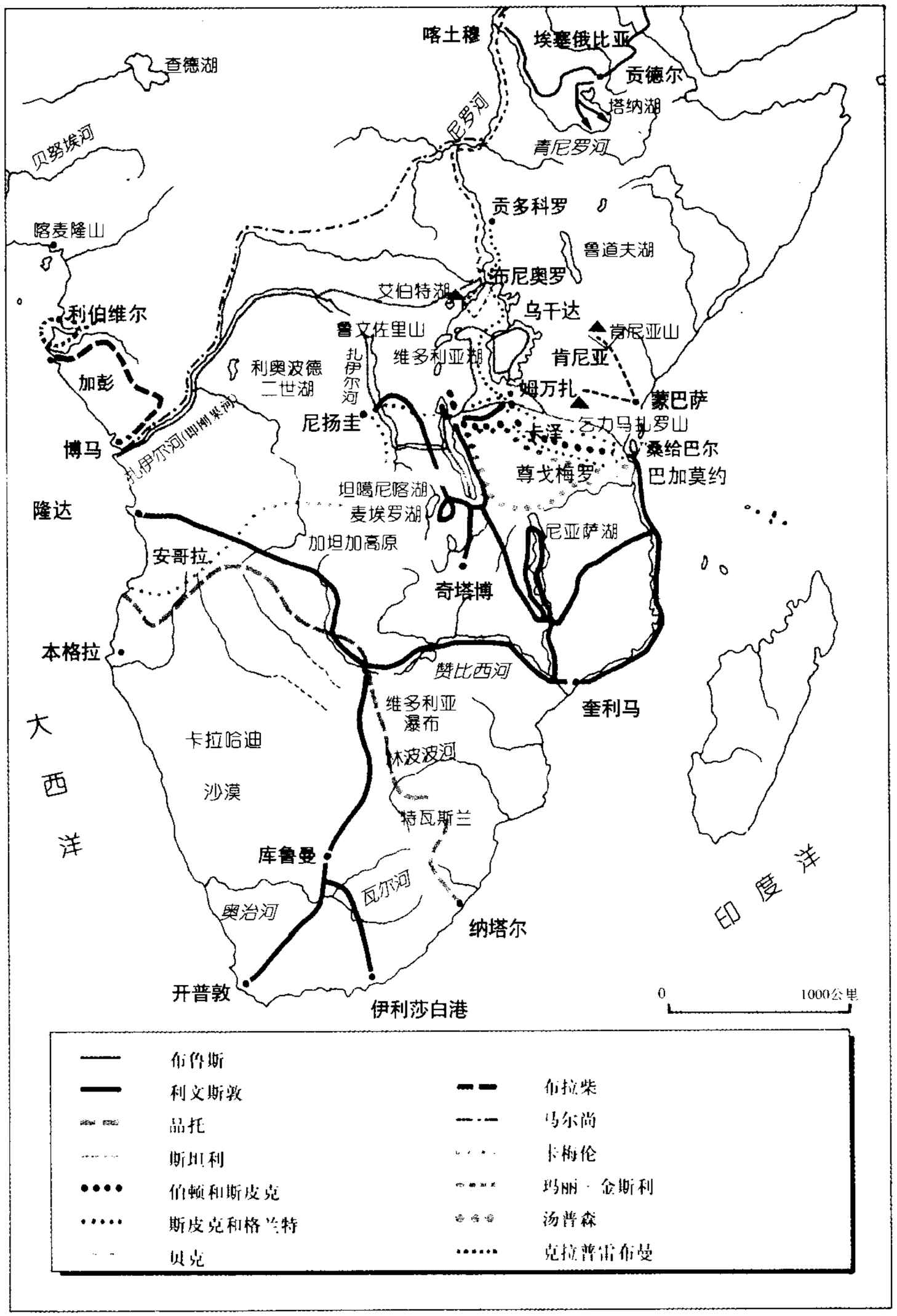
有些问题容易回答，有些问题，我则不知说什么好。最后，决定募集一笔探险基金去实地调查。此即上刚果考察委员会，立即筹集了2万镑资金。

斯坦利

《刚果及其自由之建立》

1885年





年表

1617	耶稣会传教士勘察尼罗河源头。
1769–72	布鲁斯在埃塞俄比亚和青尼罗河发源地旅行。
1788	非洲协会在伦敦成立。
1795–97	帕克前往西非探测尼日尔河河道。
1814–15	维也纳会议。
1820–22	在埃及两条尼罗河交汇处探险。
1831	皇家地理学会在伦敦成立。
1835–53	南非布尔人大迁徙。
1839–53	克拉普夫和雷布曼探险，测定肯尼亚山和乞力马扎罗山的位置。
1840	利文斯敦到达南非。
1849	利文斯敦在恩加米湖。
1853–54	利文斯敦得克洛洛人支持，朝西海岸旅行。
1855–56	利文斯敦朝东海岸旅行，发现维多利亚瀑布。
1856	桑给巴尔宣布独立，脱离阿曼统治。英国势力增强。
1856–57	迪沙吕在克里斯塔尔山旅行。
1857–58	伯顿和斯皮克寻找尼罗河源头， 发现坦噶尼喀湖和尼安萨－维多利亚湖。
1858–63	利文斯敦在赞比西河上探险。
1860–63	斯皮克和格兰特在维多利亚湖探险，证实白尼罗河发源于该湖。
1863	贝克夫妇动身去找斯皮克和格兰特。
1864	斯皮克失事身亡。
1864	贝克夫妇到达艾伯特湖，白尼罗河的第二个“源头”。
1856–73	利文斯敦在大湖区以南最后一次探险。 姆韦鲁湖和班韦乌卢湖的位置确定。
1869	苏伊士运河开通。
1871–10	斯坦利寻找利文斯敦，在坦噶尼喀湖畔的乌吉吉找到他。
1873	桑给巴尔苏丹迫于英国压力，宣布废除黑奴买卖。
1873–75	卡梅伦从桑给巴尔到西海岸探险。
1873.5	利文斯敦在非洲逝世。
1874–77	绕大湖区走完一程后，斯坦利顺刚果河而下，发现爱德华湖。
1874.4	利文斯敦的葬礼在威斯敏斯特教堂举行。
1875–79	布拉柴在奥格维河上探险。

1876 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创立国际非洲协会。

1879-84 斯坦利为利奥波德二世效力，垦殖上刚果。

1880-81 布拉柴第二次探险，建立法兰西城。
与玛科科签约，玛科科接受法国保护。

1882 英国占领埃及。

1883-85 布拉柴第三次探险，开始征服刚果。
（1886年布拉柴晋升为特派使节）

1883 汤姆森穿过（肯尼亚）玛赛人（Massai）的领土，从蒙巴萨去维多利亚湖。

1884.11 柏林会议。1885年2月结束。

1885 刚果受比利时国王托管，定名刚果独立国。

1887-89 斯坦利最后一次探险，以“解救”艾明帕夏。

1890 桑给巴尔受英国保护。

1893 玛丽·金斯利第一次旅行。

1894 乌干达受英国保护。

1894-95 玛丽·金斯利第二次旅行，横穿位于奥格维河和伦布韦河间的领土。

1898 法绍达事变，英、法殖民竞争达到顶点。

1910 多个南部非洲的殖民点联合，成立南非联盟。

1914 除埃塞俄比亚和利比亚之外，非洲受欧洲的殖民统治。
英国属地：埃及、苏丹、乌干达、南非联盟、英属东非
法国属地：赤道非洲、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西亚、法属西非
德国属地：喀麦隆、德属东非、西南非
比利时属地：刚果
葡萄牙属地：莫桑比克、安哥拉
意大利属地：索马里

1918-43 德国和意大利在非洲的殖民地交由英、法、比、南非等国托管。

1940 法国在北非的殖民统治渐衰。

1950 本年起，非洲各国脱离欧洲殖民纷纷独立。

1960 法属赤道非洲独立，改名为刚果人民共和国。
比属刚果独立，改名为刚果民主共和国。

1961 南非联盟脱离大英国协改名为南非共和国。

1971 刚果民主共和国改名为扎伊尔共和国，刚果河亦改称扎伊尔河。

图片目录与出处

封面

划定刚果河河界。原载《小报》*(Le Petit Journal)*，1913年11月。

书脊

斯坦利。照片。伦敦皇家地理学会。

封底

从穆鲁利向湖进发。水彩画。贝克作。伦敦皇家地理学会。

扉页

1 维多利亚瀑布。仿水彩画蚀刻。选自《维多利亚瀑布》，贝恩斯作，1865年。

2-3 维多利亚瀑布。同上。

4-5 维多利亚瀑布。同上。

6-7 维多利亚瀑布。同上。

8-9 维多利亚瀑布。同上。

10-11 探险家在维多利亚瀑布。同上。

13 拉图卡（Latookas）部落的首领科摩罗（Comorro）。水彩画。贝克作。 伦敦皇家地理学会。

第一章

14 非洲卷首插画。原载《百科全书》，Grasset Saint-Sauveur，1796年。巴黎。装饰艺术图书馆。

15 探险者。科特迪瓦小木雕像。

16左 阿拉伯旅行家伊本·巴图塔。版画。L.Bennett作。19世纪。

16右下 刚果河三角洲的红树群落。水彩画。传教士G.H.Swinney作，1880年。伦敦，福音传播联合会。

17 撒哈拉沙漠中的旅行队。原载J.Blaeu的《地图册》，1686年。 鹿特丹海洋博物馆。

18上 1820年英国移民到达开普敦。版画。据贝恩斯的一幅画所作。原载《好望角的历史、物产和资源》，John Noble著，1886年。

18-19 15世纪加泰罗尼亚语世界地图。摩德纳，Estense图书馆。

19右上 非洲协会创建者班克斯肖像。James Sharples绘。英国，布里斯托市立博物馆和美术馆。

19右下 东非奴隶。利文斯敦绘。

20上 倡导废奴人士请愿。原载《黑人哀歌》，Amelia Opie作，1826年，伦敦出版。纽约，Schomburg中心。

20下 被铁链锁住的黑奴。19世纪宣传废奴主义的版画。

21 1840年反奴隶制学会代表大会。B.R.Haydon绘。伦敦国家肖像美术馆。

22-23上 埃塞俄比亚绍阿人。原载《东非之旅》。克拉普夫作，1869年。巴黎地理学会。

23下 利文斯敦在南非讲道。版画。1877年。

24-25 桑给巴尔传教士住地。水彩画，1880年。伦敦，福音传播联合会。

26-27 传教团主教Weston在桑给巴尔的房子。水彩画。19082年。伦敦，福音传播联合会。

28 肯尼亚山和乞力马扎罗山。原载《东非之旅》。

29上 刚果天然金块“阿非利加”，470克重。

29下 在非洲洗选金沙。版画。1820年。巴黎，装饰艺术图书馆。

30上 伦敦港。Thomas Allom(1804-1872)绘。

30下 搬运象牙。原载为南锡食品公司所作《我国风光秀丽的殖民地》。19世纪。

31右上 布拉柴在刚果。原载《小报》、1905年3月19日。

31下 马尔尚上校。照片。

32下 1877年，探险者Serpa Pinto受到狮子袭击。原载《小报》、1881年8月7日。

33 拉图卡葬礼舞蹈。水彩画。贝克作。伦敦皇家地理学会。

34左 伯顿。照片。Orleans House Gallery。

35右 伯顿在特里雅斯特的办公室。Albert Letchozd绘。Orleans House Gallery。

35左 扎伊尔、鲁文佐里山的灌木林。

35右 斯坦利。照片。伦敦皇家地理学会。

36上 乌吉吉地区地图。斯皮克绘、1858年。伦敦皇家地理学会。

36下 维多利亚瀑布地图。利文斯敦绘、1850年。伦敦、大英图书馆。

37 希尔瓦湖地图。利文斯敦绘。伦敦皇家地理学会。

38上 皇家地理学会会长默奇森。F.Beadell绘。19世纪。伦敦皇家地理学会。

38下 维多利亚女王和她的子女。J.Horsley绘。纽约、《福布斯》*(Forbes)*杂志收藏。

39 尼罗河源头的默奇森瀑布。Grandsire根据贝克的描写所绘。原载《环球》、1867年。

第二章

40 斯皮克。J.W.Wilson绘、1871年。伦敦皇家地理学会。

41 尼罗河的贝类。原载卡约的《麦罗埃之旅》、1826～1827年。选自《地图集》第一卷。巴黎国立图书馆。

42上 尼罗河的瀑布。原载《麦罗埃之旅》。

43上 托勒密在亚历山大图书馆。原载《地理》、15世纪。威尼斯、圣马可图书馆。

42下–43下 托勒密的非洲宇宙志。1513年印行。巴黎国立图书馆。

44上–45上 吃蜜的鸟、植物、犀牛。原载《阿比西尼亚之旅》、布鲁斯著、1795年出版。巴黎国立图书馆。

44下 哈瓦什－利斯河。原载Bernatz的《埃塞俄比亚风景》、1852年、伦敦出版。纽约、Schomburg中心。

45下 布鲁斯。Batoni绘。苏格兰国立美术馆。

46左 尼罗河阿布西尔瀑布一景。原载《麦罗埃之旅》。

46右–47左 上努比亚的Melik du Fazogl和穿巴拉布拉族服装的妇女。原载《麦罗埃之旅》。

47上 苏伊士运河。19世纪。都灵、素描和拉丁石版画陈列馆。

48上 伦敦皇家地理学会所在地。Whymper绘。伦敦皇家地理学会。

48右 斯皮克。原载伯顿的《中非大湖区》、1860年。

50前 往麦加旅行的伯顿。作者不详。Orleans House Gallery。

51左上 哈勒尔城。原载伯顿的《哈勒尔东非探险记》、1856年。

51右上 晚年的伯顿。照片。Orleans Houose Gallery。

51下 伯顿在特里雅斯特的房屋内景。Orleans House Gallery。

52上 桑给巴尔往福加的路。伯顿和斯皮克所绘地图、1857年。伦敦皇家地理学会。

53上左 尼安萨湖和坦噶尼喀湖。斯皮克所绘地图、1858年。伦敦皇家地理学会。

53右上 日常用品。原载斯皮克的《尼罗河探源日记》、1863年、伦敦出版。巴黎国立图书馆。

53下 非洲探险者。原载《中非大湖区》。

54上 尊戈梅罗地区。水彩画。斯皮克作。伦敦皇家地理学会。

55上 穆特萨王。Godefroy Durand根据斯皮克的描写所绘。原载《环球》、1864年第1期。

54下–55下 斯皮克和格兰特的旅行队启程。Emile Bayard绘。原载《环球》、1864年第1期。

56上 里彭瀑布。Bar绘。原载《环球》、1864年第1期。

56–57下 斯皮克和格兰特受到皇家地理学会的接待。原载《伦敦新闻画报》、1863年7月4日。

57上 斯皮克和格兰特在贡多科罗与贝克夫妇相逢。版画。1880年。

58–59 佛洛伦丝和贝克在绍阿。水彩画。贝克作。伦敦皇家地理学会。

60–61 白尼罗河希尔地区的士兵和牧人。水彩画。伦敦皇家地理学会。

62左 佛洛伦丝·贝克。照片。Erica Graham藏品。

63上 奥博战斗舞蹈。水彩画。贝克作。伦敦皇家地理学会。

62下.63下 《卡姆拉西的使者承认贝克、并宣布他是斯皮克的兄弟》。Neuville绘。原载《环球》、1867年第1期。

64–65 在艾伯特－尼安萨湖上航行。水彩画。贝克作。伦敦皇家地理学会。

65上 鲁文佐里山、艾伯特湖和爱德华湖俯视图。原载斯坦利著《在最黑暗的非洲》、1890年、伦敦、巴黎国立图书馆。

第三章

66 讲述利文斯敦生平经历的一部书的封面。

67 利文斯敦亲笔签名。

68上 利文斯敦27岁抵达开普顿时的肖像。作者不详。私人藏品。伦敦。

68下–69下 桌湾（la baie de la Table）开普敦地区。原载W.Burchell著《南非记游》、1822年、伦敦。

69上 利文斯敦的出生地布兰太尔、和他幼时工作过的工厂。版画。19世纪。苏格兰。

70左 汤姆森肖像。Arthur Hacker绘。剑桥大学、卡文迪什实验室。

71 利文斯敦和家人到达恩加米湖。插图。19世纪。伦敦。

72–73 利文斯敦的船——我的罗伯特号。水彩画。贝恩斯作。伦敦皇家地理学会。

73上 利文斯敦日记片断。原载《环球》、1875年第2期。

73中 利文斯敦的六分仪。伦敦皇家地理学会。

74–75 维多利亚瀑布。仿水彩画蚀刻。贝恩斯作。同上。

76上 利文斯敦肖像。Charles Need绘。19世纪。伦敦皇家地理学会。

76下 利文斯敦通过奇瑟拉。Emile Bayard作。原载《环球》、1875年第2期。

77 太特市以西之赞比西河地图。利文斯敦探险队绘制。伦敦皇家地理学会。

78上 赞比西河河床。水彩画。贝恩斯作。伦敦皇家地理学会。

79 拴在一起的奴隶。利文斯敦游记插图。19世纪。

80上 肖潘加之家、玛丽·利文斯敦的坟墓。原载《环球》、1866年第1期。

80下 玛丽·利文斯敦肖像。照片。T.和R.Annan摄。格拉斯哥。

81 希尔河上的大象。贝恩斯绘、1859年。伦敦皇家地理学会。

82上 斯坦利与利文斯敦相逢。套色版画。19世纪。伦敦。

82下 斯坦利。根据照片所作的版画。

83 斯坦利的旅行队。Meyer绘。

84下 斯坦利和利文斯敦在鲁济济河上探险。原载《寻访利文斯敦》。斯坦利著、1872年。伦敦。巴黎国立图书馆。

84上–85上 利文斯敦日记的最后一页。原载《环球》、1875年第2期。

85 《在水上》，利文斯敦和他的脚夫。原载《环球》，1875年第2期。

86下 利文斯敦在金坦博村逝世。Riou绘。原载《环球》，1875年第2期。

87上 利文斯敦遭狮子袭击。19世纪通俗画片。

87下 温赖特在亚丁看管利文斯敦的衣物。原载《寻访利文斯敦》。

第四章

88 法英协议：康邦（Paul Cambon）和索尔兹伯里（Salisbury）勋爵。版画。原载《小报》，1899年4月。

89 在非洲森林里。水彩画。19世纪。巴黎、非洲和大洋洲艺术博物馆。

90 桑给巴尔一景。原载《东非纪游》，Kerften著，1869年。巴黎地理学会。

91上 1875年7月15日，卡梅伦经过洛夫瓦。原载《画报》，1876年4月。

91下 卡梅伦肖像。照片。

92 瀑布下游的赞比西河。水彩画。1910年。伦敦，福音传播联合会。

93上 提普·提卜肖像。照片。原载《在最黑暗的非洲》。

93下 科尔多瓦的奴隶贩子。Laguillermie绘。原载《环球》，1874年第2期。

94 斯坦利年轻时的肖像。版画。原载《画报》，1882年10月8日。

94–95 斯坦利亲笔签名。

95中 斯坦利探险队队员在桑给巴尔。原载斯坦利著《穿越黑色大陆》第一卷。1878年于伦敦出版。巴黎国立图书馆。

95下 搬运艾丽丝小姐号。Bayard绘。

96上 斯坦利的同伴耶弗森肖像。Erica Gzaham。

96下 艾丽丝小姐号启航。原载《穿越黑色大陆》。

97 波科克在急流中丧生。Bayard绘，1878年。

98 利奥波德二世的漫画造型。Vuillemot作。原载《闲差报》，1908年6月13日。

99上 为速食汤所做的广告，描绘比属刚果。彩色石印画片。1900年。私人收藏。

99下 1890年8月17日，艾明帕夏探险队在杜基河上的最后一张肖像。原载《和艾明帕夏在非洲心脏》。Frantz Stuhlmann著，1894年。

100–101 1888年的利奥波德维尔。Frans Hens绘。比利时，泰尔乌伦，中非皇家博物馆。

102上 斯坦利和妻子在欧加迪亚。伦敦皇家地理学会。

102下 布拉柴肖像。Thadeus绘。1886年。巴黎，非洲和大洋洲艺术博物馆。

103 猎捕大猩猩。原载《在西非野人居住区狩猎和旅行新历险记》。迪沙吕著，1875年。巴黎国立图书馆。

104 1892年11月，法国首相茹费里接见殖民地代表。Regamey绘。巴黎，非洲和大洋洲艺术博物馆。

105上 为父母戴孝的玛丽·金斯利。照片。伦敦皇家地理学会。

105下 加蓬圣骨盒小雕像。瑞士，纳夏泰尔博物馆。

106 玛丽·金斯利发现的鱼。原载《西非纪游》。1897年。伦敦。巴黎国立图书馆。

107上 芳格人头领和他的家人。照片。玛利·金斯利摄。原载《西非纪游》，同上。

107下 芳格人少女头像。巴黎，非洲和大洋洲艺术博物馆。

第五章

108 米宗（Mizon）中尉在刚果河上游探险。版画。原载《小报》，1892年7月。

109 伯顿的阿拉伯文护照。Orleans House Gallery。

110上 桑给巴尔基翁加里（Kiungani）传教团住地。水彩画。伦敦，福音传播联合会。

110–111下 桑给巴尔奴隶市场。Bayard绘。19世纪。巴黎装饰艺术图书馆。

111上 《在非洲旅行的方法》。原载《非洲之旅》，W.Hutton著，1821年。伦敦大英博物馆。

112上 伯顿在读书。照片。Orleans House Gallery。

112下 贝克。照片。Erica Graham OBE。

113上 伯顿的剑、剑鞘和手枪。Orleans House Gallery。

113下 伯顿的靴子和土耳其帽。Orleans House Gallery。

114 Faidherbe号汽船的一部分。马尔尚探险队。原载《小报》，1899年5月28日。

115上 皇家地理学会所在地摄政街。伦敦皇家地理学会。

115下 布拉柴在非洲探险时使用的炮舰。版画。19世纪。

116 马尔尚考察团在森林中。原载《小报》，1899年5月28日。

116–117 斯坦利探险队的脚夫穆纳·瑟拉和于莱迪。Rixens绘。

117中 马尔尚考察团在卢安果（Loango）。明信片。

118 斯坦利及其随行人员。版画。19世纪。

119上 在森林里宿营。原载《在非洲的旅行和发现》。H.Barth著，1852年。

119下 原属伯顿的人骨项链。Orleans House Gallery。

120–121 法绍达危机时的马尔尚上校。埃皮纳尔（Epinal）画片。1888年。巴黎国立图书馆。

122 斯皮克和格兰特的"忠仆"。原载《环球》。

123上 利文斯敦的同伴丘玛和苏西。

123下 斯皮克和伯顿的向导蓬波。伦敦皇家地理学会。

124上 传播疟疾的嗤嗤蝇。利文斯敦著《南非考察和传教旅行》插图。1857年。伦敦。

125上 斯坦利瞄准一名脚夫。原载《寻访利文斯敦》。

124下–125下 《赶德比驼鹿》。仿水彩画蚀刻。原载《非洲野外运动》。W.C.Harris著。伦敦。

126 玛科科王肖像。布拉柴探险队。原载《画报》，1884年11月。

127 在尼罗河上航行。原载《埃及之旅》，1901年。巴黎装饰艺术图书馆。

128 划定刚果河河界。原载《小报》，1913年11月。

见证与文献

129 斯坦利与利文斯敦相逢。版画。Smeeton-Tilly作。

130 非洲西海岸地图。原载《旅行通史》，1739年。法国，奥隆堡图书馆。

131 英国驻桑给巴尔领事馆。原载《在最黑暗的非洲》。

132–133 《进入依辛盖里亚（Isingerria）》，Schweinfurth的旅行。原载《环球》，1874年第1期。

134 黑人用黄金换取枪枝和甜酒。版画。19世纪。

136–137 《我们在乌屯固（Uthungu）河谷的营地》。原载《尼罗河探源日记》。

138–139 《在乌萨瓦纳（Usavara）受穆特萨王接待》。原载《穿越黑色大陆》。

140 穆特萨和达官贵人。原载《穿越黑色大陆》。

141 《格兰特与乌库利玛共舞》。原载《尼罗河探源日记》。

142–143 尼罗河的动物。原载《非洲描述》。Dapper著，1686年于阿姆斯特丹出版。巴黎国立图书馆。

144 《契塔潘格瓦接见利文斯敦博士》。原载《寻访利文斯敦》。
145 贝克肖像。照片。伦敦皇家地理学会。
146-147 贝克的护卫队。原载《环球》，1867年第1期。
148 巴布克尔奴隶。版画。1840年。巴黎装饰艺术图书馆。
149 一队俘虏。利文斯敦绘。原载《环球》。
150左 布拉柴。Jean Alexander Coraboeuf绘，1902年。
150-151 萨沃尼昂种树象征和平。版画。1882年。
152 斯皮克和伯顿东非发现地图。1859年。巴黎国立图书馆。
153 卡梅伦。Meyer作，1877年。
154 利文斯敦。照片。T.Annan和R.Annan。
格拉斯哥。
155 先锋号轮船在赞比西河上。利文斯敦绘。载《环球》，1866年第1期。
156 利文斯敦和女儿。照片。T.和R.Annan。格拉斯哥。
157 两名演员扮演伯顿和斯皮克，Bob Rafelson的电影《在尼罗河源头》一景。取自《电影手册》。巴黎。
158 奥戈韦河两岸。载《环球》，1876年第1期。
160 1838至1913年伦敦皇家地理学会所在地。伦敦皇家地理学会。
161 斯皮克和格兰特肖像。原载《尼罗河探源日记》，同上。

索引

A

安哥拉 22,72,78,93,105,116
奥兰治(Orange) 68
奥格韦河(Ogowe) 102,103,104
爱德华，王子(1841～1910) 38
爱德华湖 38,65
艾伯特，亲王(1819～1861) 38
艾伯特(尼安萨)湖 38,49,57,63,64,65,99,158
参见“尼安萨(艾伯特)湖”、“卢塔-恩济格湖”条。
艾明·帕夏(Emin Pacha，1840～1892) 99,114
艾丽丝小姐号(Lady-Alice) 94,95,117
埃及 41,42,43,56,65,99
埃塞俄比亚 22,44,45,46
参见“阿比西尼亚”条。
阿瓦雷斯(Alvarez) 46
阿比西尼亚 45,46,94,113,121
参见“埃塞俄比亚”条。
阿利玛河(Alima) 103,153
阿斯旺(Assouan) 42
阿曼(Oman) 47
阿尔·伊德里西(Al-Idrissi，约1099～1166) 16

B

伯顿(Richard Burton，1821～1890) 33,48,49-55,81,84,91,112,113,118,123,130,133-137,141-142,157,158
柏林会议 89
1844年11月15日至1885年2月26日，欧洲列强在柏林开会，解决瓜分非洲的问题。
巴加莫约(Bagamoyo) 48,91,117
巴克(Frederick Barker) 95
巴特凯人(Bateke) 103
本格拉(Benguela) 93

布干达(Buganda) 55,138
布尼奥罗(Bunyoro) 55,56,62
布拉柴·萨沃尼昂·德(Savorgnan de Brazza，1852～1905) 31,102～104,110,25,150～153
布拉柴维尔(Brazzaville) 103
布丰(Georges Buffon，1707～1788) 45
法国博物学家，现代动物解剖学之父。以耗时40年主持编写的44卷《自然史》闻名于世。
布隆迪(Burundi) 65
布尔人(Boers) 68,69,107
布鲁斯(James Bruce，1730～1794) 45-46,113,114
贝恩斯(Thomas Baines) 78,80
贝克，佛洛伦丝(Florence Baker) 57,62,63,64
贝克，塞缪尔(Samuel Baker，1841～1918) 38,57,59,62,63,64,126,145-147
贝内特(James Gordon Bennett，1795～1872) 83,84,162,163
美国报人，创立《纽约电讯报》和《巴黎先锋报》。其父亦名James，为现代报纸事业的开创者之一。
班韦乌卢河(Bangweolo) 82,84
班克斯(Joseph Banks) 19
班图人(Bantous) 68,119
佩里西克(John Petherick，1813～1882) 57
波科克(Franck Pocock) 94,95
博马(Boma) 97

C

《穿越非洲》(卡梅伦著) 94
《穿越黑色大陆》(斯坦利著) 97
茨瓦纳人(Tswana) 69

D

大英博物馆 105,106
大迁徙(Grand Trek) 68,69
1834至1839年，开普敦殖民地的布尔人为摆脱英国的控制，先后移居纳塔尔、特兰斯瓦和奥兰治等地。
达卡(Dakar) 121
德尚(Deschamp) 44
第欧根尼(Diogene，约前412～前323) 44
狄龙(Dillon) 91，92
迪沙吕(Paul Du Chaillu) 102,103,110

E

恩加米湖 69,70,71

F

法绍达(Fachoda) 120,121
芳格人(Fang) 102,106,107
非洲协会(African Association) 19,48
《发现尼罗河之旅》(布鲁斯著) 46

G

刚果河(扎伊尔河) 17,29,89,90,92,94,96,98,99,103,104,112,117,118,121,124,131,153,165

格拉斯哥(Glasgow) 69
格兰特(James Augustus Grant, 1827～1892) 38,54,55,56,57,155,160,161
贡多科罗(Gondokoro) 47,56,57,93,160
贡德尔(Gondar) 45

H

哈勒尔(Harar) 51
皇家地理学会(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38,48,49,53,54,56,57,69,73,81,90,94,113,114,123,125,161
《环球旅游》(杂志) 114

J

加丹加(Katanga) 28
加蓬(Gabon) 105,106,117,119,158
加尔瓦人(Galwa) 117
金坦博(Kintambo) 101
金沙萨(Kinshasa) 101
参见“利奥波德维尔”条。
金斯利，玛丽(Mary Kingsley, 1862～1900) 34,105-107,110,112,113,117,119,124,125,126,130-133,143-145,158,159
基奇纳(Kitchener, 1850～1916) 121
吉卜林(Rudyard Kipling, 1865～1936) 107
英国著名小说作家、诗人，1907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丛林故事》、《正是如此》等故事集描写英国人在印度的生活，为后世所熟悉。
吉布提(Djibouti) 121

K

孔皮埃涅(Comopiegne) 102
卡姆拉西(Kamrasi) 56,62,63
卡约(Frederic Cailliaud) 47
卡梅伦(Veney Lovett Cameron, 1844～1894) 90,91,92,93,94,113,123,153,154
卡盖拉河(Kagera) 55
卡卢卢(Kalulu) 118
卡泽(Kazeh) 49,52,53,56,84,91
克里斯塔尔山 102
克拉普夫(Krapf) 22,23
克洛洛人(Kololo) 70,122
肯尼亚山 28
奎利马(Quelimane) 76
库鲁曼(Kuruman) 69
喀土穆 57,63
喀麦隆 105
喀麦隆山 105
卡拉哈迪沙漠(Kalahari) 69
开普敦 48,68,69,70,121
开罗 48,56,63,121,139

L

利文斯敦，玛丽(Mary Livingstone, 1813～1873) 70,80,81
利文斯敦，戴维(David Livingstone, 1813～1874) 21,23,28,35,56,64,67,68-87,90,91,92,111,113,122,123,126,145,147-149,154-155,156,157,159,162
利尼安蒂(Linyanti) 70,71,73
利物浦 30,94,133
利奥波德二世(Leopold Ⅱ, 1835～1909) 98,99,101,164
利奥波德维尔(Léopoldville) 98,101
即今金沙萨，参见“金沙萨”条。
里彭(Ripon) 38,56
里彭瀑布 56,64
拉封丹(1621～1695) 53
法国诗人，曾被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他依据《伊索寓言》及希腊、罗马、印度寓言所写的寓言诗为世人所熟悉。
洛瓦勒(Lovale) 91
伦布韦(Rembwe) 105
伦敦 30,56,76,87,133,145,155
路易十五(1710～1774) 45
雷布曼(Rebmann) 23
鲁文佐里山 44,65
即月亮山，参见“月亮山”条。
鲁济济河(Ruzizi) 52,84
卢旺达(Rwanda) 65
卢阿拉巴河(Lualaba) 82,83,84,89,92,93,94
卢库加河(Lukuga) 92
卢塔－恩济格湖 38,49,57,62,64,65,99,158
参见“尼安萨(艾伯特)湖”、“艾伯特(尼安萨)湖”条。
罗夫玛河(Rovuma) 80,82,155

M

姆万扎(Mwanza) 52
姆韦鲁湖(Mwero) 82
马林·德·蒂尔(Marin de Tyr) 43
1世纪末年罗马地理学家。
马赫迪运动 99
马赫迪是伊斯兰教末世学中的救世主。1881年，苏丹人穆罕默德·阿赫美德·伊本·阿卜杜拉(1844～1885)自称“马赫迪”，起兵反抗埃及的统治，歼灭了一支支讨伐军。1885年马赫迪占领了喀土穆，并在恩图曼建立了自己的行政中心。1898年，马赫迪运动被英军镇压。
马尔尚(Jean-Baptiste Marchand, 1863～1934) 31,117,120-121
马尔什(Marche) 102
玛科科(Makoko) 103,150,151,153
墨菲(Murphy) 91,92
穆罕默德·阿里(Meheme Ali) 47,158
穆特萨(Mutrsa, 1838～1884) 55,65,138,139,140,141
穆鲁利(Mrooli) 62
默奇森(Roderick Murchison, 1792～1871) 38,54,160
英国地质学家，建立了古生代的地质层顺序。古地质学上的志留纪(Silurian)即由他命名。
默奇森瀑布 38
莫桑比克(Mozambique) 76
莫法特，牧师(Robert Moffat, 1795～1883) 69,162
莫法特，罗伯特(Robert Moffat, 利文斯敦的外甥) 91

麦加 51
麦罗埃(Meroe) 44、47

N

尼日尔河 18,19,43,48,132
尼安萨(艾伯特)湖
38,49,57,63,64,65,99,158
参见“卢塔～恩济格湖”、“艾伯特(尼安萨)湖”条。
尼安萨(维多利亚)湖
38,53,55,56,57,64,117,154,160
尼亚萨(马拉维)湖 80,82,155,156
尼禄(37～68) 42
罗马皇帝、著名的暴君。
尼扬圭(Nyangwe) 83,93,94,95
尼扬韦齐人(Nyamwezi) 117,135
尼罗河
18,19,38,41,42,43,44,48,63,64,84,93,121,127
白尼罗河 44,47,64,65,160
青尼罗河 44,45,47,64,65
《南非考察和传教旅行》(利文斯敦著)
76
纳塔尔(Natal) 68,91

P

帕克(Mungo Park) 48
帕埃兹(Paez) 46
蓬波 122,123

Q

丘玛(Chuma) 83,122,123
乞力马扎罗山 28,53
乔治湖 38,65
乔治三世(George Ⅲ) 46
乔奎人(Chokwe) 116

R

茹费里(Jules Ferry、1832～1893)
104

S

绍阿(Shoa) 22
桑给巴尔(Zanzibar)
47,48,55,86,87,91,92,93,94,95,97,99,109,110,133,153
斯瓦希利语 23,119
斯皮克(John Hanning, 1827～1864)
38,41,48～57,62,64,81,91,113,123,138,139,155,157,158,160,161
斯坦利(Henry Morton Stanley, 1841～1904)
35,38,54,55,64,65,82,83,84,89,90,92,94-99,101,102,103,107,109,110,112,113,114,115,117,118,122,124,125,138-141,153,156,162-163
斯坦利湖(Stanley Pool) 97,98,103
亦称马雷波湖(Malebo Pool)。
斯坦利维尔(Stanleyville) 98,101
斯坦利瀑布(Stanley Falls) 96
亦称波由马瀑布(Boyoma Falls)。
塞内加尔 105
塞克勒图(Sekeletou)
扉页,71,75,117,122
圣保罗－德－隆达(Saint Paul-de-Loanda) 72,73
撒哈拉沙漠 16,17
赛义德·本·萨里姆(Said bin Salim)
48,123,133
苏丹 42
苏伊士运河 47
苏西(Susi) 83,122,123

T

太西萨瀑布 45
太特(Tete) 76,79,148
托勒密(Ptolemee,90～168) 43,44
坦噶尼喀湖
49,52,64,65,81,82,83,92,94,117,154-155
特兰斯瓦(Transvaal) 68
今南非之一省。
汤普森(Joseph Thompson) 70
提卜、提普(Tippu Tib, 1837～1905) 92,93,95
塔纳湖 45,46

W

威斯敏斯特教堂 86,162
我的罗伯特号 81
乌干达 55
乌吉吉(Ujiji) 49,83,92,162
乌伦达(Ulunda) 91
乌桑比(Ussambi) 91
温赖特(Jacob Wainwright)
83,87,162
维也纳会议 21
1814年6月至1815年6月，欧洲各国在维也纳召开会议，讨论拿破仑帝国崩溃后的领土瓜分问题。在会上，英、法等国决定废除奴隶买卖。
维多利亚女王 38,39,62,64,94,161
维多利亚(尼安萨)湖
38,53,55,56,57,64,117,154,160
维多利亚瀑布 扉页,35,38,75

X

《西非研究》(金斯利著)
106,130-133,143-144
《西非纪游》(金斯利著) 107
希尔河 80,162
希罗多德(前484～前420) 41,43
谢谢科(Sheshcke) 70

Y

于莱迪(Uledi) 117,122
亚历山大 43
月亮山 44,65
参见“鲁文佐里山”条。
伊本·巴图塔(Ibn Battuta, 1304～1368) 16
中世纪阿拉伯著名旅行家，生于北非摩洛哥的坦吉尔，花了25年时间旅行，足迹遍及非洲、中东、波斯、印度和远东。他的旅行记录描述了欧洲兴起之前的东方文明
伊本·哈乌加尔(Ibn Haugal) 16
伊拉拉(Ilala) 84
尧人(Yao) 123

Z

《中非湖区》(伯顿著) 54
《在尼罗河源头》(伯顿著)
133～137,141～142
《在最黑暗的非洲》(斯坦利著) 99
赞比西河
35,70,73,75,78,79, 80, 81,86,162
《赞比西河及其流域探险记》
(利文斯敦著) 81
张伯伦(1836～1914) 107
英国政治家,1876年入英国国会、1895至1903年间担任殖民国务大臣。
扎伊尔(Zaire) 17,168,165
乍得(Tschad) 2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非洲探险: 黑色大陆的秘密 / (法) 于贡(Hugon. A.) 著; 王文融译.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9.12
(发现之旅)
ISBN 7-80622-618-4

Ⅰ.非… Ⅱ.[1]于… [2]王… Ⅲ.非洲-探险-史料 Ⅳ.N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65627 号

封面页
版权页
目录
正文